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一剑小天下

(上)

 **BOOK**
网络资料 非纸类

内容介绍

少侠上官平，年青英俊，风流倜傥，武功高强。奉先师遗命，上泰山寻找快活三。为完成师命上官平历尽艰险，几经周折，竟机缘巧遇，学到东岳派“十八盘剑法”中的绝招。“一剑小天下”练成玄门正气“紫气神功”武功大进，又获得东岳派镇山之宝“斩云剑”荣登东岳掌门。

隐逸二十几年的江湖邪道“朝阳教”“玄女门”一朝复出，江湖中一时道消魔长，血雨腥风，各大门派危机重重，为匡扶武林正道，上官平等武林正义之士，会战邪道于二郎庙，一场大的搏杀，空前绝后。上官平使出盖世神招，“一剑小天下”腰斩玄衣圣母，力助宇文靖，使“朝阳教”教主幡然悔悟，勇退江湖，一场武林浩劫被化解于无形。

此书写侠士仙风道骨，写魔头则鬼气惊人，写正邪斗法，大显神通。实为不可多得的一部武侠奇书。

东方玉

东方玉先生，本名陈瑜，字汉山，浙江余姚人，一九二五年出生，原台湾著名作家，被誉为武侠小说四大名作家之一，又有武侠长青树之称。六零年起以东方玉笔名撰写武侠小说达三十余年，作品五十部，约三千六百多万字，代表作有《东方第一剑》、《九转萧》、《金笛玉芙蓉》、《紫玉香》等，其作品笔力苍劲坚实、构思严谨巧妙、情节妙趣横生、文理通精幽雅，可谓人人争读如醉如痴、册

册神韵百看不厌，故东方玉之名无人不晓，倍受广大读者爱戴，其书几十年来出版量倍增，畅销海内外，确有长盛不衰之势。

一剑小天下

第一章于菟佳人

东岳泰山，二天门里有一座伏虎庙，大殿上塑的伏虎神像，黑面红须，右手执铁锤，左手扼猛虎，神威凛凛，栩栩如生。

据说：从前泰山上有两只黑虎，吓得路断人稀，没人敢上山去，后来修建了伏虎庙，那两只黑虎就不见了。凡是朝山的人，为免虎灾，一定先要到二天门伏虎庙敬香捐献，拜了伏虎神，可保一路平安。

这是古老的传说，但经过了数百年，上山的人，依然先要到伏虎庙求平安，伏虎庙也一直香火鼎盛。

可是最近半个月来，上泰山“朝山进香”的人，突然都裹足不前了，就是远道来的人，也在山麓接受劝告，纷纷回转，没人再敢上山。因为这半个月来，每当天色一黑，二天门一带，就经常会听到虎啸！

山君一啸，群山响应，大风起兮，百兽俱慑，这等威势，凡是不想膏虎口的人，谁敢以身犯险？

伏虎庙的方丈智通大师，出身少林，现在已经六十多岁，是有名的高僧，庙中一两百个和尚，都是他的徒子徒孙，也个个精通拳棍。

自从二天门一带入夜之后，时常可以听到虎啸，香客裹足，身为伏虎庙方丈的智通大师，自然有保境安民，为民除害的责任。

不然又何必建这座伏虎庙，一年四季又何必上庙烧香，捐献香油？因此智通大师特地派出了三路探虎小组，由三个武功较高的弟子率领，每组十人，各携戒刀，铁棍、弓箭分头找寻。

一连几天，派出去的人，陆续回来了，他们都没空着手回来，因为每组十个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人的是抬着回来的。

这些人只是被虎爪抓伤，还不算很重，奇怪的是每一组的领头之人，却都被虎爪撕裂胸膛，壮烈归西。

最怪的还是每一组的虎口余生，竟然人言人殊，所见各异，有的说：他们遇上的是比犊牛还大的白额虎。有的说：他们遇上的是凶猛的黑虎。有的说：他们遇上的是全身斑斓的大黄虎。三组和尚还当着方丈争论不休，而且把遇上的老虎，说得刀箭不入，神通广大。

智通大师眼看三个武功较高的徒弟惨死虎爪之下，皱起花白长眉，再三考虑，觉得寺中僧侣，纵有武功，却没有降龙伏虎的能耐，只有亲自修书，向少林寺求援。

怎知他派去求援的弟子，走到半路上，就被猛虎活生生的撕裂，弃尸半山。

这一来，更是风声鹤唳，行人绝迹！

这是晨曦初升，宿雾未消的清晨！

老高桥畔，从容的走来一个青衫少年。看他不过二十出头，生得玉面朱唇，修眉朗目，温文之中透着一股英气，当真如临风玉树，俊逸潇洒！

他好像是游山来的，临清流以徘徊，时矫首而遐观，安详的走着。自从二天门附近出了猛虎，行人早已绝迹，沿着这条山路，就只有他一个人踽踽独行，松云深处，落叶满径，啼鸟啁啾，溪流铮淙，听到的尽是天籁，清静得可涤尘俗，清幽得如入仙境！

就在青衫少年浏览景色，缓步行去，他迎面也有一个白衣人儿飘然行来！

两人一来一往，纵然走得最慢，也会迎面遇上，在人还没有碰面，一阵

非兰非麝的香风，已经扑面吹来！

青衫少年先前还没有注意，但闻到香风，目光一抬，不禁给怔住了！

因为白衣人儿已经到了他面前，那是一个清丽绝俗的白衣少女，一双黑白分明秋水盈盈的大眼睛，正在注视着他。

这姑娘就像是羊脂白玉雕琢成的，瓜子脸，娇美白嫩，晶莹有光，配着柳眉凤目、瑶鼻樱唇，和披在肩头像春云般的长发，人比花娇，冷艳无双，再加上一身云白的长裙，真如凌波仙子，广寒嫦娥。

这姑娘若是让李太白遇上了，那么：“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两句诗就该为她而吟才对！

四目相投，青衫少年拘谨的立即避开目光，侧身相让。这是礼貌，他应该让人家姑娘先行。

白衣少女已经停下步来，他让她，她却并没有动，只是凝眸望着他，轻启樱唇，说道：“你是游山来的？”

人娇，声音更娇，娇得像出谷黄莺，听来十分悦耳！

青衫少年避开的目光，又朝她投去，对面只有两个人，她这话自然是问自己了。这就连忙含笑：“在下正是游山来的。”

白衣少女娇柔的道：“你不可上去了，最好立即回下山青衣少年一怔，问道：“在下为什么不可上去？”

白衣少女道：“这一路上，你可曾看到有人上山来么？”

青衫少年道：“没有人上山，在下就上山不得么？”

白衣少女轻嗔道：“你这人……你难道在山下没听人说过么？”

青衫少年看她轻嗔模样，真是宜喜宜嗔，不觉多看了一眼，才道：“在下山下没遇见人，也没听人说过什么，难道山上出了吃人的妖怪不成？”

白衣少女脸上不禁微有愠色，哼道：“你要上去……只管上去……”

她想说：“你要上去送死，只管上去送死”，但不知怎的，看到他含笑的脸色，这“送死”两字，竟然不忍说出口来，一侧身，自顾自的朝林间小径行去。

青衫少年看她说完，就不再理自己，低头行去，心里希望她多留一会但又觉得脸嫩，不好意思叫住她，只得怅惘的举步走去。哪知走没几步，只听身后娇脆的“喂”了一声！青衫少年一听，就知是白衣少女的声音，不觉如奉纶音，赶忙转过身去，含笑道：“姑娘是叫我么？”

白衣少女已经回头走了过来，抿抿嘴道：“这里还有什么人？不是叫你，还会叫谁呢？”

青衫少年受宠若惊，立即迎将上去，说道：“姑娘有话要和在下说么？”

白衣少女问道：“你真是游山来的？”

青衫少年道：“在下小时候读过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久慕泰山之名，今日经过此地，自然要上去看看天下如何小法？骗姑娘作甚？”

白衣少女忽然嗤的一声轻笑，说道：“原来你是个书呆子！”

她这一笑，有如百合乍放，笑得好美，好甜！

青衫少年看得直了眼，说道：“姑娘不信？”

“信！”白衣少女抿抿嘴道：“你如果是读书相公，那就更不能上去了。”

青衫少年道：“为什么？姑娘总有理由吧？”

“好！”白衣少女道：“我就告诉你吧，山上出了吃人的老虎，你手无

缚鸡之力，上去平白喂了老虎。”

青衫少年又偷偷看了她一眼，不信的道：“姑娘不是从山上下来么？你怎么……”

他想说：“你怎么没被老虎吃掉？”但话到口边，觉得说出来岂不唐突佳人？才咽了下去。

白衣少女朝他嫣然一笑道：“我怎么没被老虎吃了，是么？我……”她欲言又止，接着道：“我是一番好心，信不信由你。”

说完转身欲去。

青衫少年看她要走，心里一急，叫道：“姑娘。”

白衣少女美目一抬，问道：“你还有什么事？”

青衫少年俊脸一红，嗫嚅的道：“在下想问姑娘贵姓芳名？”

白衣少女被他这一问，双颊不禁蓦地红了起来，赧然道：“我叫……冷雪芬，你……呢？”

她美眸轻抬，含情脉脉的朝他望来。

“原来是冷姑娘。”

青衫少年拱拱手道：“在下上官平。”冷雪芬道：“你不像游山来的，那是有事来的了？”

上官平只得点点头：“是的，在下是奉先师遗命，来找一个人的。”

冷雪芬问道：“你找的人是谁呢？”

上官平道：“这人叫快活三。”

冷雪芬抿抿嘴，笑道：“你没听错？”

上官平道：“这是先师临终时说出来，大概不致有误。”冷雪芬嗤的轻笑出声，说道：“泰山确实有一个快活三，那可不是人。”

“不是人？”上官平惊奇的问道：“那是什么？”

冷雪芬道：“那是一条路，从石经峪上去，一直到云步桥，全长三里，是泰山道上最平稳的一段道路，也是山色风光最美丽的地方。”

上官平听得一呆，心想“也许自己要找的快活三，就住在快活三这段路上了。”这就拱拱手道：“多谢姑娘指点。”他急着要走。

冷雪芬道：“喂，上官公子……你……”

上官平望着她，问道：“姑娘还有什么事吗？”

冷雪芬咬着红菱般嘴唇，说道：“你找人，不是什么急事，对吗？”

上官平道：“急是不算很急。”

冷雪芬轻轻吁了口气道：“这样就好，上官公子，你肯不肯听我相劝，过上十天半月再来。”

上官平道：“为什么？”

冷雪芬清莹的脸上，微有为难之色，沉吟道：“因为……因为从这里再上去，会有危险……”

上官平笑了笑：“姑娘说过，上面有老虎？”

冷雪芬道：“你……最好不要上去……”

上官平道：“在下不怕老虎。”

冷雪芬道：“不光是老虎，你上去了，会有危险，所以……最好听我相劝，过了半个月再来，我们虽是萍水相逢，我不会骗你的，请你相信我……”

上官平道：“在下自然相信姑娘；但师命难违，先师临终时，要在下务必尽快赶来，能够早日找到快活三，在下远道赶来，无法耽上十天半月，姑

娘的好意，在下只好心领了。”

“唉，你……”

冷雪芬只说了两个字，忽然抬头望望远处，脸色神色微变，急促的道：“我要走了，你最好别上去……”

话声一落，急匆匆朝一条小径上奔行而去。

上官平看她走去神情有异，心中好心奇怪，举头遥望，除了隐约可以听到远处似有一串极轻微的“铃”“铃”之声，什么也没有看到。心想：“这位冷姑娘何以走得如此匆遽？难道和这串铃声有关？她一再劝自己不可上去，又是为什么呢？她显然是一番好意，她……”

空山寂寂，玉人已杳，上官平好像失落了什么，痴痴的望着她行去的小径发呆！

过了良久，正好有一片树叶，飘飞下来，落在他额上。

上官平但觉额上隐隐生痛，心头一惊，才发现飘飞下来的，只是一片树叶，敢情是自己怔怔出神之故，不然树叶落到额上，怎么会隐隐生痛的呢？当即收起了迷惘之心，循着山径，继续往上行去。

山径渐渐陡了，一路上行，山势也愈见险峻，上官平青衫飘逸，依然走得十分从容，既不气喘，也没有一点汗水。

就在此时，但听前面一片深林间，响起一声震慑人心的虎啸！

上官平不觉脚下一停，暗道：“山上果然出了猛虎！”心念未已，突觉一道劲风，当头扑来。

上官平反应极快，身形往后疾退两步，抬目看去，那扑来的一团黑影，竟是一只全身黑毛的老虎，它一扑未中，才一落地，竟然人立而起，两只前爪作势，朝自己迎面抓来，这一抓，来势如风，迅疾无俦。

上官平喝了声：“孽畜！”

身形一偏，一个轻旋，已经转到黑虎后面，左手一掌朝虎腰拍会。

那黑虎倒也十分俐落，同时倏地转身，左爪顺势格向上官平左腕，钢钩似的右爪却朝上官平当胸抓到。

上官平看得不觉一怔，这只黑虎居然还会武功！

这原是电光石火的事，上官平待它右爪快要抓到胸口之际，右手三指一下扣住了虎爪脉门，用力往右一带，左掌疾落，切在它肩胛上。

这一下不但快速已极，而且还使了重手法。那黑虎痛得忍不住口中发出一声“啊唷”身子往前蹲了下去。

这下不禁大出上官平意外，黑虎居然还会口吐人言，此时他顺手还紧抓着毛茸茸的虎爪，心头一怔，哼道：“你是人扮的……”

话声甫出，陡觉身后疾风飒然，分明有人欺到了身后，他连头也没回，身子疾转，随手带转黑虎，朝身后摔去。

那黑虎右肩骨已被他一掌切碎，这一带转，直痛得它口中像杀猪般一声大叫，但上官平带转之势，何等迅速，叫声未已，已经蓬然一声，撞上了朝上官平身后扑来的一只白虎。两虎相撞，跌成了一堆，上官平身发如风，一个箭步，掠了过去，右脚一抬，落到白虎背上，冷然道：“说，你们是什么人，胆敢在泰山道上，扮虎害人。”

黑虎早已痛得昏了过去，白虎经黑虎这一撞，也撞得不轻，再经上官平右脚踩在它背上，口中“啊”了一声，并未说话。

上官平脚尖微一用力，喝道：“你再不说实话，莫怪我把你废了。”

白虎依然一声不作。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一声佛号，传了过来！

上官平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穿灰衲的老和尚双手合十当胸，迎面走来，一面说道：“小施主神威天生，连毙二虎，为泰山除害，老衲无任钦佩。”

老和尚身后，还紧随着八个青衣短靠，手持镔铁棍的和尚，只要看他们的神情，显然也是搜索老虎来的。

上官平右足一抬，拱拱手道：“老师父夸奖，在下愧不敢当，这两只老虎，其实并非真虎，而是歹徒假扮的。”

灰衲老和尚听得一怔，惊异的道：“会是人假扮的？”

上官平道：“老师父不信，且过去瞧瞧，在下正在问他们为什么要扮虎害人？老师父就来了。”

“有这等事？”灰衲老和尚一手拨着念珠，抬抬手朝身后的和尚吩咐道：“你们过去看看。”

他话声出口，早有四个青衣和尚分别走近黑虎和白虎身旁，蹲下身去，仔细察看了一阵，就有一个和尚站起身道：“回方丈，这两头老虎果然是人扮的，它肚下有着一排密扣，只是一张虎皮，虎爪也是纯钢铸的。”

灰衲老和尚点点头，说道：“你们把扣子解开了，剥下虎皮，让他出来，老衲和这位小施主有话问他们。”

四个青衣和尚奉了方丈之命，立即蹲下身去，七手八脚的一颗颗解开了虎皮肚上的一排密扣，里面果然是一个穿着黑布紧身劲装的汉子，和尚们又花了好一回工夫，才把两个黑衣汉子身上的虎皮剥下。

先前那和尚又站起身，躬着身道：“启禀方丈，这两人嘴中流着黑血，已经中毒身死。”

上官平奇道：“这怎么会呢？在下并未使用什么暗器，他们怎么会中毒死的呢？”

“阿弥陀佛。”

灰衲老和尚口中念着佛号，缓步走到两个黑衣人身前，俯下身去，伸手捏开一个汉子的下颚，看了一眼，回头朝上官平道：“小施主可曾看清楚了？这两人口内已经被剧毒腐蚀，想是服毒自戕的了。”

上官平道：“他们为什么要服毒自戕呢？”

灰衲老和尚轻轻叹息一声道：“他们也许是奉命行事，一旦行迹败露，怕泄露了秘密，才服毒自戕的了。”说到这里，朝八个青衣和尚吩咐：“你们就把这两具尸体埋了，卷好两张虎皮，带回寺去，今日之事，不准张扬出去。”

八个青衣和尚同声应“是”，就各自取出戒刀，在林边挖起坑来。

灰衲老和尚朝上官平合十一礼，说道：“老衲还未请教小施主尊姓大名？”

上官平连忙还礼道：“不敢，在下复姓上官，单名一个平字，不知老师父法号如何称呼？”

灰衲老和尚合十道：“老衲智通，恭为伏虎寺主持，这半个月来，山上常闹虎患，敝寺已有数名弟子丧生虎爪之下，老衲亲自率领他们，已经搜索了两天，真没想到这虎患竟是歹徒假扮的，也幸亏遇上上官施主，才能把他们制住。”

上官平道：“老师父又客气了，方才在下也深感奇怪，这两只老虎人立

而起，居然还会武功，后来被在下扣住它前爪，口中发出一声‘啊唷’，才知是人扮的了，只不知他们假扮老虎，在此害人，有什么企图？”

智通大师喟然叹道：“江湖上鬼蜮伎俩，无奇不有，可惜这两人服毒自戕了，无法问出他们的目的何在？看来他们党羽，绝不止是这两个人了。”

说话之时，八个青衣和尚已把两具尸体掩埋妥当。

智通大师合十道：“敝寺离此不远，上官施主请到敝寺稍作盘桓如何？”

上官平心中暗道：“自己到泰山找人来的，正好还没找到落脚的地方，也许寺中和尚知道快活三的下落，也未可知。”一面拱手道：“老师父宠邀，在下恭敬不如从命。”

智通大师合十道：“上官施主请。”

上官平忙道：“老师父请先。”

老和尚也不客气，就当先领路，不多一回，进入伏虎寺，老和尚一直把上官平让入方丈室落坐。一名小沙弥送上香茗。

智通大师含笑问道：“泰山道上出现虎患，已有半月，小施主怎么会上山来的？”

上官平道：“在下今天才来，先前还不知道山上闹着虎患，后来在山径上遇见一位白衣姑娘，她劝在下不可上山……”

“白衣姑娘？”智通大师听得一奇，这半月来，山上游客绝迹，何来白衣姑娘？这就问道：“小施主何处遇上白衣姑娘的？”

上官平道：“快到二天门了。”

智通大师更奇，问道：“不知道这位白衣姑娘有多大年纪了？”

上官平俊脸微微一红，说道：“年纪不大，最多不过十八九岁，穿着一身白衣。”

智通大师注目问道：“她和小施主怎么说的？”

上官平道：“她说山上出了猛虎，不可再上来……”

他少年脸嫩，不好意思把和冷雪芬交谈的话全部说出来。

智通大师看他俊脸都胀红了，知他脸嫩，也就不好多问，接着问道：“小施主看她下山去的么？”

上官平道：“她说完话，就朝一条小径上行去。”

智通大师白眉微攒，抬目道：“小施主有一身武艺，自然不惧猛虎；但小施主远上泰山，想必不是游山来的了？”

“老师父说得是。”

上官平道：“在下是奉先师遗命，找一个人来的。”

智通大师道：“不知小施主要找的是什么人？”

上官平道：“此人叫做快活三。”

智通大师一手拨着念珠，含笑道：“小施主只怕记错了，快活三只是泰山上的一段山路，并非人名。”

上官平道：“快活三离这里不知远不远？”

智通大师道：“不远，从石经峪上去，就是快活三。”

上官平道：“老师父可知那段路上，有没有人住么？”

“没有。”智通大师道：“如果山上不出现虎患，快活三这段路，是泰山最平稳的道路，沿途景物幽美，也是游人最多的一条路，并没有人住在那里。”

“这……”上官平听了大感失望，自己满以为老和尚在泰山住了几十年，

总可以知道了，如今连老和尚都不知道，自己又到哪里去找呢？

智通大师道：“尊师遗言，要小施主来找的快活三，是一个人的名字吗？”

上官平点头道：“不会错的，先师说过，这人名字叫做快活三，一点也没错。”

智通大师道：“那么尊师可曾告诉小施主，找到此人，有什么事呢？”

上官平道：“这个先师倒没有说，他老人家只是叮嘱在下，无论如何，非找到他不可。”

“这就难了。”智通大师攒着眉道：“老僧在山上住了几十年，从未听说过有一个叫快活三的人，不过尊师既然如此嘱咐了小施主，想必总是有这么一个叫快活三的人了，小施主也不用急，暂时就在敝寺住下来，慢慢的打听，总会找到他的。”

上官平道：“多谢老师父。”

“小施主毋须客气。”

智通大师含笑道：“敝寺客房是现成的，若在平时，香客较多，有时就没有房间，这几天都空着，只住了一位老施主，体弱多病，自从发生虎患，无法下山，还留在山上。”

上官平点头道：“在下那就打扰了。”

智通大师抬目叫道：“青芝。”

门口小沙弥赶紧应道：“弟子在。”

智通大师道，“你领上官施主去看看客房、膳堂。”

小沙弥答应一声，就朝上官平合十道：“施主请随小僧来。”

上官平向智通大师告退，跟着小沙弥出了方丈室，穿过伽蓝殿，西首是一个月洞门，门外是一片花圃，前后共有两排房舍，长廊宽阔，就是客舍的房门了。

小沙弥走在前面，打开第一间房门，陪着笑道：“上官施主，这排房间，只有这一间最好，因为是边间，东道还有一个大窗，可以看到园中的景色，除了这一间，只有最西首的一间，也是边间，但却是西晒，住着一位老施主，他年纪大了，体弱多病，喜欢晒太阳。”

上官平跟着走入，这间房还算宽敞，左首果然有两扇木窗，小沙弥已经走过去，推开窗户，可以欣赏小园中的花木，清风徐来，这就点头道道：“就是这一间好了。”

小沙弥道：“现在山上出了猛虎，香客都不敢上山，若在平时，这间房就很少有空出来的时候。”

上官平道：“西首住的那位老人家，姓什么，你知不知道？”

小沙弥道：“好像姓别，大家都叫他别老施主，这姓很怪……”忽然压低声音说道：“他人也很怪，嘴里整天喃喃自语，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也不和什么人打招呼，你多看他一眼，他就会拿眼珠瞪你，待会吃饭的时候，施主就会看到他了。”

中午时光，上官平果然见到了那位姓别的老人家。

那是在膳堂里，僧侣们一共是十桌，另外一桌，只有两个人，那是给香客开的，一个是上官平，一个就是小沙弥口中的怪人别老人家。

上官平到得较早，独自占了一席，正觉得不大好意思，别老人家就在膳堂门口出现。

这位老人家身上穿一件蓝布大褂，看去约有六十七八岁，个子瘦小，腰

背微弯，两须花白，秃顶尖腮，两眼无光，手里拿着一支竹根旱烟管，走起路来两脚虚飘飘的，好像随时有跌倒之虑。

小沙弥说得不错，他一边走路，嘴唇微动，似在喃喃自语，不知他在说些什么？

这一桌素斋，只有他和上官平两人，上官平看他走来，立即站起身，招呼道：“老人家请坐。”

这位别老人家却恍如未闻，自顾自走到桌边，根本连看也没朝上官平看上一眼，把旱烟管朝桌上一放，拿起饭碗，去装了一碗白饭，坐下来就吃。

上官平只当他耳朵重听，也就过去装了一碗饭，回到凳上坐下，自顾自的吃了起来。

别老人家吃起菜来，可一点也不客气，筷子一夹一大把，连饭都没扒一口，第二筷又下来了。

上官平吃完两碗饭，就舀了一碗汤喝着。

这位老人家一碗饭还没吃完，六盘素菜，已被他吃下了一大半，他却意犹未尽，还在一筷又一筷的往嘴里送。等他一碗饭扒完，盘子里的菜肴已经所剩无几，接着又舀了一碗汤，咕嘟咕嘟的喝了下去。敢情喝得太快了，接着就是一阵连珠的咳呛，随手拿起旱烟管，一路咳呛，往外就走。

上官平本待再和他打个招呼；但却连和他打招呼的空隙都没有，心中暗自忖道：“看来这位老人家确实有些怪！”

一天很快的过去，晚斋之后，上官平回到客房，一名小沙弥送来了茶水，他打开东首的窗户，移了一张椅子，坐到窗下，取起茶壶，斟了一盅茶，慢慢喝着，坐看月色，倒也极为悠闲！

想起师父临终遗言，要自己务必找到快活三，但现在连山上住了几十年的智通大师，都不知道快活三其人，自己又到哪里去找呢？这一想，决定从明天起，就上山去走走，至少也要找遍全山，看看能否找得着他……

就在此时，猛听一声震天价的虎吼，传了过来。

这是真正的虎啸之声，此时天色刚黑了没有多久，但山中夜静，这一虎声啸，听来真有山林响应，慑人之极！

上官平方自一怔，只听又是一声大吼，相继传来，紧接着只听一阵云板之声，“当”“当”的连续响起。

上官平心中暗自忖道：“两声虎啸之后，云板声就连续响起，莫非上午自己打了两只假虎，如今真虎寻上门来了？击撞云板，很可能是寺中出了什么事，自己何不出去看看？”

心念这一动，立即放下茶盅，站起身，往门外走去，刚跨出月洞门，就看到人影幢幢，有的持杖，有的持刀，行色匆匆，像一阵风般朝前方奔行而去。

上官平看他们匆忙的样子，心里已可料到几分，这一定是和方才那两声虎啸有关，暗自忖道：“莫非是那些扮虎的歹人，来向伏虎寺寻衅不成？”

这就加快脚步，跟着这些僧侣身后，朝外走去。

此时云板已经停住，前面奔行的僧侣们，在快要抵达前殿之时，已经迅快的排成了两行，有规律的整队而出。

上官平看得暗暗赞道：“看来这伏虎寺的僧侣们平日倒是训练有素！”

这两行僧侣是从大殿西首长廊走出，和他们同时，大殿东首的长廊上，也有两行僧侣，列队走出。他们都在大天井左右两边，站定下来。

上官平因为不明情况，也就在走廊上站定，凝目看去，但见接近大门的天井上，直挺挺躺着两个身穿青色僧袍的和尚，一动不动，不知是死是活。

这时从大殿石阶上，缓步走下四个青衲中年和尚，稍后一个则是灰衲老者——伏虎寺的方丈智通大师。他步下天井，走近那两个躺在地上的青衣和尚前面，面色凝重，双手合十，口中低低的念了声：“阿弥陀佛。”

他这声佛号甫出，两边的僧侣们同时双手合十，躬身施礼，随着响起了一片梵唱之声。

上官平虽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看情形，他们似是在对着那两个躺在地上的青衣和尚念什么经，同时也可以从他们的一片梵唱声音中，听得出充满悲愤的声调来。

上官平心头一动，暗道：“看来这两个和尚敢情是刚才被猛虎咬死的了。”

梵唱突然停止下来，大天井上登时一片静寂！

智通大师朝那两个死去的和尚合十一礼，然后又朝身边一个中年和尚挥了挥手。那中年和尚立即命四个青衣和尚把那两具尸体抬了进去。

智通大师随着缓缓转身，举步朝庙外行去。

四个青衲中年和尚紧随他身后走出。接着站在左右两边最前面手持镔铁禅杖的十八名和尚，也由左右两边，随着朝山门外走去，其余的僧侣，依然凝立不动。

上官平心中暗道！：“莫非寺外还有什么事情不成？”

心念转动，不觉走下石阶，悄悄跟了过去，但在大门口弥勒佛神龛旁站停下来。

这时智通大师已经走下石阶，四名中年和尚一直跟在他身后，十八名手持镔铁禅杖的和尚，则已在山门外左右两边雁翅般排开。

他目光抬处，发现山门前面的一片广场平台上，面向山门，赫然蹲坐着一只比牯牛还大，锦毛斑斓，目光眈眈的大虎。

这虎倒是如假包换，不是人假扮的，敢情刚才那两声虎啸，就是这只老虎发出来的吼声了。

奇怪，虎背上还坐着一个人，那是一个黄衣女郎！

月光之下，那黄衣女郎看去不过二十二三岁，长发披肩，生得眉眼盈盈，楚楚动人，体态妖娆，腰间还挂着一支黄色剑穗的长剑，那份模样，简直可以入画，只是她身上似乎有一股说不出的冷意，目光冷，面情更冷。

在那只白额锦毛虎的两边，还有四个面情冷漠的灰衣老者，年龄都在五旬以上，紧闭着嘴唇，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好像人家坟墓前面的翁仲一般。

智通大师走下石阶，面对着稳坐在虎背的黄衣女郎双手合十，施了一礼，口宣佛号，徐徐说道：“阿弥陀佛，女施主要找贫衲，他们自会进去通报，贫衲两个徒孙，并无开罪女施主之处，女施主怎好纵虎伤人，残杀佛门弟子？现在贫衲已经出来了，女施主有何见教，贫衲自当洗耳恭听。”

老和尚果然不愧是佛门高僧，口气之中，虽有责问对方之意，却仍然说得甚是和缓，不着嗔念。

黄衣女郎抬目看了老和尚一眼，她目光亮如秋水，却也冷若寒霜，问道：“你就是伏虎庙的当家智通老和尚了？”这一开口，声音固然娇美；但也其冷无比！

这样一个美娇娘，真使人纳罕，何以会有如此冷法？智通大师合十道：“贫衲正是智通。”

黄衣女郎格的一声娇笑，说道：“那很好，我先回答你，你两个徒孙，一见到我的坐骑，就口中大喝着孽畜，这两个字是我大黄最忌讳的，触犯了它，就死无赦，你们做和尚的整天念着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让他们早些去极乐世界，面见世尊，又有什么不好呢？至于我来找你老和尚，却有两件事儿……”

智通大师道：“女施主有两件什么事，但请直说。”黄衣女郎道：“第一件，我不喜欢你们这伏虎庙的名称，明天就把这三个字改了……”

智能大师合掌道：“请问女施主第二件事呢？”

黄衣女郎道：“第二件，据报杀我手下两个虎侍的人，就在你们庙里，你立时把他交出来。”

“阿弥陀佛。”智通大师手拨念珠，肃然道：“女施主提出的这两件事，贫衲深感抱歉，敝寺都无法办到。”黄衣女郎冷哼一声道：“老和尚，你不答应？”

智通大师道：“贫衲实在抱歉，第一，敝寺名为伏虎，已有数百年了，贫衲只是继承先师，主持敝寺，无权更改寺名。第二，住在敝寺的施主，乃是敝寺的客人，敝寺也无权把客人交给女施主，还望女施主多多原谅。”

黄衣女郎哼了一声道：“老和尚，我一向言出如山，从无更改，你不答应，可知后果么？”

智通大师合掌道：“贫衲只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黄衣女郎冷然道：“老和尚，你以为你出身少林寺，有少林寺给你撑腰，我就不敢动你了？告诉你，就算少林方丈慧通，我也并不把他放在眼里，这两件事，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智通大师：“阿弥陀佛，敝寺都是出家之人，与世无争，女施主高抬贵手，不可在此滋事。”

黄衣女郎格格笑道：“老和尚，你如果不更改庙名；不交出杀死我两个虎侍的凶手来，我就要把你伏虎庙火其居，人其尸，信是不信？”

“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智通大师合掌向天，徐徐说道：“女施主那是存心寻衅来的了。”

“就算我寻衅来的，凭你伏虎寺又能怎样？”

黄衣女郎抿抿嘴道：“我耐心有限，现在我给你老和尚一个考虑的时间，就以我座下三声虎啸为限，到时你再不答应，那就休怪我出手毒辣了。”

话声出口，就伸出一只纤纤玉手，在虎头上轻轻一按。那锦毛大虎果然目光眈眈，昂首发出一声震天价的大吼！

这一声虎啸，正当对面，听来就更觉得有山摇地动，群峰响应之威，每一个人都被震得心头狂跳，耳朵嗡嗡作响！

智通大师双掌当胸，岸然峙立，依然宝相庄严，丝毫不动声色，徐徐说道：“用不着三声虎啸，贫衲就可以答覆女施主，敝寺碍难遵办。”

黄衣女郎坐在虎背上，神态安闲，恍似未闻。

淡淡的月色，徐徐的轻风，如果她不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如果不知道扮虎歹徒是她手下，此景此情，她当真美得像天上仙女一般！

黄衣女郎没有理会老和尚的话，是为了表示她言出如山，她说过让你考虑三声虎啸的时间，就要等三声虎啸完了再说。

智通大师也没有说话，像一尊石像一般站着不动，他知道黄衣女郎非等

三声虎啸过后，才会有行动，心中只是默默的在筹思对策。

双方都没有说话，庙门前紧张的形势，似乎暂时静止下来，几乎恢复到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息。

这种静止，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每一个人心头反而因为太沉寂而产生了压迫感！

约莫过了盏茶光景，黄衣女郎纤手再度摸了摸虎头，锦毛大虎又抬起笆斗大的虎头发第二声震慑人心的啸声。第三声虎啸，和第二声差不多又隔了盏茶工夫。

黄衣女郎一直等到第三声虎啸过后，她一双冷如秋水的眼光老远朝智通大师逼视过来，冷声道：“老和尚，三声虎啸已过，你到底怎么打算呢？”

智通大师冷凛道：“贫衲已经说过，敝寺碍难遵命。”

黄衣女郎格格的笑出声来，她笑声之冷，似乎有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寒意，笑声乍歇，接着冷冷的道：“三声虎啸，我心意已经尽了，老和尚，这是你执迷不悟，莫道我心狠手辣，我也知道你从少林寺出来的，大概没把我们几个人放在眼里，这叫做不到黄河心不死，在劫难逃吧！”

她缓缓说来，声音娇是娇，但娇柔之中带着几分冷酷！

智通大师道：“贫衲主持伏虎庙，为了维护佛门清净之地，死而无怨，女施主要待如何，只管划下道来，贫衲就算接不下，也要承担的了。”

“好！黄衣女郎点着首，回头道：“四老都听到了，咱们已经不用多说，哪一位先出去给他看看颜色，老和尚也许会改变心意，也说不定呢！”

她话声甫落，站在她右首的一个灰袍老者已经一声不作，缓步朝智通大师面前走来。

侍立在智通大师身后的四个青衲中年和尚，乃是智通大师一手调教的四大弟子，法善、法慈、法空、法悟。

此时法善看那灰袍老者逼近师父，立即合十一礼道：“弟子出去接他几招。”

智通大师微微颌首，口中低低的说了声：“小心。”

法善躬身一礼，迎着那灰袍老者走去，合十道：“小僧跟施主讨教了。”

灰袍老者紧闭嘴唇，依然一声不作，右手抬处，就是一掌迎面拍出，一股强猛绝伦的掌风，直向法善撞了过来。

法善心中暗道：“天下竟有如此不懂礼数的人！”

他早已蓄势戒备，一见对方掌风击到，身形一闪，避开掌势，右足欺上，左手一掌反击过去，左掌甫发，右手握拳，随着击出，左掌右拳，去势连环，十分迅速。

灰袍老者没有想到法善出手竟有这般迅捷，口中嘿了一声，双掌交替，加快击出。

法善使的是少林嫡传的“伏虎拳”，忽掌忽拳，掌如巨斧开山，拳似铁锤撞岩，记记都带了呼呼风声，好不凌厉！

“伏虎拳”是少林寺中最刚猛的拳法，法善正当中年，正是年富力壮的时候，使出这套拳法来，更能发挥威力，举手投足，都显得威猛绝伦。

灰袍老者被他这一轮强猛攻势，逼得连退了三步，左手扬处，击出一掌。法善正占了上风，着着进逼之际，突觉一股奇寒澈骨的冷风，袭到身上！不，这应该说是透身而过，他立即打了一个冷噤，攻势略为一停。

灰袍老者一掌出手，就转身退后了一步。

法善大声喝道：“胜负未分，施主怎么退下去了？”

灰袍老者依然没有作声，只是望着法善微微一晒。

法善还待再说，突觉身上一阵奇寒，宫血脉都快冻僵了，身子起了一阵剧颤，“砰”然一声，往后就倒。

法空、法悟睹状大惊，不约而同飞身抢出，正待去抢救大师兄。

不料那灰袍老者竟然一声不作，双手扬处，分向两人袭到，这等于是偷袭，法空、法悟骤不及防，但觉一股奇寒，掌风撞到胸口，法空跃出去先了一步，躲闪不及，只觉澈骨奇寒，打了一个冷噤，几乎窒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咬牙喝道：“你用阴功偷袭……”

话未说完，身子摇了两摇，又“砰”的一声倒了下去。法悟比三师兄迟了半步，一见灰袍老者挥掌击来，急忙向左闪出，一道冷飕从他身侧掠过，虽未被击中，也觉寒气逼人，令人不由自主的打着寒颤！

智通大师看得不觉激起怒意，伸手朝侍立身后的和尚招了招手。那手捧钵铁禅杖的一名和尚立即把禅杖送到方丈面前。智通大师接过手拄禅杖，缓缓朝前走去，一面喝道：“你们去把法善、法空扶进去，这里自有老衲抵挡。”

当下由法慈、法悟抢出救人，智通大师目光如炬，紧盯着灰袍老者，防他出手袭击。

果然那灰袍老者一见法慈、法悟前去救人，他喉头沉嘿一声，双手齐扬，正待拍出。

智通大师自幼剃度出家，从未有过嗔念，但自从这半月来，泰山闹虎，门下弟子连遭惨杀，直到今日，才知虎患竟是歹徒所扮，如今这灰袍老者又连番暗施外门阴功，连伤了四大弟子中的两个，生死未卜，一时但觉满腔悲愤，忍无可忍，一步跨上，大喝道：“施主连续出手，以阴功偷袭贫衲门下，贫衲实逼处此，不得不出手了。”

举手一掌期灰袍老者劈了过去。

他这一掌含愤而发，几乎用了八九成劲力，但听呼啸生风，有如风雷突发，泰山压顶，使的正是少林寺“大力金刚掌”，禅门中威力最猛的掌功。

灰袍老者目睹老和尚这一掌威势奇强，却也不敢硬接，往右后方斜闪出去，避开了一掌。

智通大师哪还容他还手，点足之间，直欺而上，口中大喝一声：“施主怎么不敢接吗？”

又是一掌迎面击到。他左手持杖，右手发掌，神威慑人，果然不愧是少林寺出身的高僧。

那灰袍老者自知练的阴功掌力，难与少林“大力金刚掌”抗衡，不敢硬接他掌势，一招退让，先机尽失，被老和尚逼得连退了三步，才抬手掣出一柄阔剑，振腕之间划出重重剑影，朝智通大师反击过去。智通大师左手举杖，迅即交到右手，朝外横扫出去。这一记杖法名为“横扫山林”，杖势迅猛无比使出来的正是少林“伏虎杖法”。

灰袍老者和禅杖乍然相接，但听“当”的一声大震，他就算内功深厚，也是承挡不起这雷霆万钧的一击，一个人立被震得后退了四五步，阔剑几乎脱手！

黄衣女郎斜骑在虎背上，目睹灰袍老者连番被老和尚逼退，左手轻轻抬了一下。

她抬手的姿势，美妙已极，但经她玉手这一抬，但听嘶然飘风，其余三

个灰衣老者不约而同飞身而出，身在中途，就响起呛呛剑鸣，三支阔剑同时出鞘，一下落到智通大师身边，也不打话，三个人品字形把智通大师围在中间，手腕振处，三支阔剑同时攻出。

这三人剑上造诣均极深厚，剑势出手，又攻向智通大师三个不同的要害，剑影重重，寒锋砭骨，攻势十分凌厉。智通大师一支禅杖力敌三大高手，有守有攻，剑杖交织，光影如山，依然威猛毫不稍减！

那先前的灰袍老者经过一阵调息，双目乍睁，露出浓重的凶光，阔剑一抡，正待扑起，加入战圈。

上官平站在弥勒神龛侧面，方才听了双方对话，心头有着强烈的冲动，早就跃跃欲试，此时眼看老和尚力敌三个灰袍老者，虽无败象，也只能和他们打成平手，如果再加上一个去，可能就会落败，心念一动，哪还怠慢，身形急闪而出，经过十八名手持禅杖的和尚身边，口中低低说了声：“你戒刀借我一用。”

一手从那和尚腰间抽出戒刀，身形不停，朝外飞出。

那和尚被他从身边抽出戒刀，几乎连人家人影都没有看清，上官平已经一下落到先前那个灰袍老得面前，哼道：“你想加入战圈，四个人围攻一个？那就由在下来接你几招好了。”

灰袍老者眼看微风一飒，一个手持戒刀的少年人挡在他面前，心头不由大怒，右手一起，阔剑挟着一股利锋朝上官平前胸就刺。

他自从和法善交手以来，从未说过一句话。上官平也不和他多说，一招“腕底翻云”，戒刀当作长剑由下撩起，往对方阔剑上削去。

灰袍老者嘿了一声，剑势下沉，寒芒一闪，反削上官平执刀右腕。上官平戒刀再翻“当”的一声压住了方阔剑。

灰袍老者居然任由他压住阔剑，左手及时闪电一掌，拍向上官平胸口。

这一招，他是早有存心，他练的旁门阴功“阴风掌”，虽然不敢和智通大师的禅门“大力金刚掌”硬打硬接；但对付智通大师的门人弟子，那却绰绰有余（他因上官平手持戒刀，当作是智通大师的俗家弟子）。

上官平戒刀压住对方阔剑，就见他举掌拍来，心头暗暗冷笑，自己练的“纯阳玄功”，何惧你旁门阴功？也立即功凝左掌，迅快迎击出去。

双掌乍接，响起“拍”的一声，灰袍老者顿觉自己“阴风掌”被一股炙热如火的掌力击散，口中大叫一声，暴退寻丈，一条左臂业已下垂若废！

要知“纯阳玄功”乃是旁门阴功的克星，阴功一旦被击散，他这条左臂自然也报废了。

黄衣女郎一双冷峭如霜的目光，注视着上官平，缓缓举足跨下虎背，朝上官平俏生生走近，冰冷冷的道：“你叫什么名字，不是老和尚的徒弟吧？”

她当然看得出上官平使的武功路数，不像少林派的武学。

上官平和她四目相投，只觉这黄衣女郎生得也很美，只是眉宇之间，有着一股冷肃之气，不似冷雪芬那样娇柔温婉之美，一面也冷声道：“在上上官平，就是你要老师父交出来的人，现在在下已经出来了，你要待怎样？”

黄衣女郎看着他，忽然格的笑出声来；但她笑得还是冷冰冰的，点头道：“你倒很坦白，一人做事一人当，早该挺身而出，唔，你是什么人门下？”

上官平道：“你们扮虎害人，这就不对了，何况两个扮虎的人，是他们服毒自戕而死，又不是在下杀的，有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难道还要在下抵命不成？”

黄衣女郎听他口气，分明只是一个初入江湖的雏儿，眼角眉梢不觉有了笑意，只是她一向冷惯了，就是真有笑意，也依然冷冰冰的，她眨眨眼，问道：“我问你是何人门下？你还没回答我。”

上官平道：“在下师门一定要告诉你吗？那你的师父是什么人？”

黄衣女郎一张吹弹得破的脸上骤然一寒，冷声道：“凡是问我师父名号的人，都得死，你不想活命了？”

上官平理直气壮的道：“你可以问我师门，我为什么不能问你？”

黄衣女郎怒声道：“你找死！”

上官平道：“你想和我动手？”

黄衣女郎冷声道：“凭你这点微末之技，还想和我动手？”上官平初生之犊不畏虎，尤其这话出自一个年纪并不比自己大上几岁的女子之口，心头大是不服，把戒刀往地上一掷，哼道：“你可想试试？老实说，你如果不是女子的话，支使手下扮虎伤人，还到伏虎寺来上门寻衅，杀死两个无辜的和尚，这等行为，在下早就把你拿下了。”

黄衣女郎听得怒从心起，冷叱一声：“这是你自己活得不耐烦，休怨我出手不留情！”

右手一挥，纤纤玉掌朝上官平拍了过来。

上官平岂肯退让，口中喝一声：“来得好！”同样右手一起，迎着她手掌击出。

双方掌势，一来一往，何等快速？但听“拍”的一声脆响，双掌接实。

黄衣女郎被震得后退了半步，如云秀发也被吹得随风飘扬，一丝丝的飞了起来，她本已寒着的脸更是变了颜色，其冷如冰，沉哼一声，忽然身形飘动，一双玉掌向上官平连绵攻出。

她身法曼妙，双掌翻飞，姿态更是优美已极；但每一掌所取的部位，却是非死即伤的要害大穴，这一路掌法，无以名之，如果称之为“美丽的陷阱”，应该当之无愧了。

上官平从师学艺，和奉了乃师遗命，前来泰山，这还是第一次和人交手，但第一次和人交手，就遇上了这么一个出手狠辣的对手，心头又是紧张，又是兴奋，抖擞精神，同时施展所学，以掌对掌，以快打快，和对方展开抢攻。

上官平这一路使的是“风雷掌”，掌势大开大阖，隐挟风雷，记记都含有极强的震力，不过几个照面，黄衣女郎那一套姿势柔美的掌法，立时屈居下风，大有受制于人之感！这下直把不可一世的黄衣女郎气得又惊又怒，又急又恨，口中冷冷一哼，掌法倏变，一只欺雪凌霜的皓腕，朝上官平当胸递来。

她纤纤玉指，洁白晶莹，宛如五根玉管，涂着凤仙花汁的指甲，美得嫣红，随着皓腕的伸出，玉掌在轻轻的转动，转得不快不慢，手势十分柔和美妙，轻盈得柔若无骨！

你别看她玉掌转得轻盈，递来的手势看似缓慢，实际上却丝毫不慢！

上官平看到她手掌递来，立即挥掌迎击出去，明明可以接住的掌势，竟然慢了半拍，一掌接了个空，心头不由一惊，左手立即随着推出，拦截对方掌势，哪知依然比对方迟了一步，没有拦截得住。

这两掌都拦了个空，人家的手掌已经按到胸口，但觉胸头如被压上千斤巨石一般，几乎透不出气来，两眼一黑，咕咚往后便倒。

黄衣女郎使出杀手，看上官平应掌倒下，她脸上忽然浮现出一丝惋惜和

黯然之色！

但就在此时，耳中突听一个苍老声音喝道：“小丫头，你敢出手伤人，老夫看在你师父份上，快些给我走吧！”

话声入耳，黄衣女郎突觉身子受到轻震，无故离地飞起，一下就回到了虎背之上。

这可把黄衣女郎惊得不得了，心想：“此人武功之高，胜我何止百倍，有此人在暗中作对，自己就未必讨得了好，倒不如卖他一个面子吧！”

一念及此，伸手从怀中取出一枚银哨，“嘘”“嘘”吹了两声。

那三个灰袍老者三柄阔剑和智通大师已经打出百招以外，三个人像走马灯一般围着智通大师急攻；但智通大师一支禅杖使得矫如神龙，威势奇猛，任你三人如何联手，他终是稳扎稳打，攻守兼顾，毫无半点破绽，与人以可乘之机。

三个灰袍老者几乎气得吹胡子、瞪眼睛，但人家杖法精妙，找不到他一丝破绽，纵有通天本领，也无法破他。

双方攻势正在愈战愈烈之际，突然间银哨响了！

这是停手撤退的记号，三个灰袍老者不知黄衣女郎何以会在此时吹哨撤退？但大家因今晚之事，由她全盘处理，不好过问，只得各自虚幌一剑，托的跳出圈子，三人同时朝智通大师略一抱拳，就收剑退下。

智通大师觉得大感惊奇，他们三人并未落败，何以要后退呢？

那三个灰衣老者刚退到原处，黄衣女郎骑在虎背上说了声：“走！”

锦毛大虎及时站起，驮着黄衣女郎缓缓行去，四个灰衣老者也随着虎后而去，转眼工夫，便已走得不知去向。

等老和尚回过身去，看到法慈蹲在上官平身边，一脸俱是惶急之色，心头不觉一惊，急急问道：“上官施主怎么了？”

法慈站起身合十道：“回师尊的话，这位上官施主，只怕不成了……”

智通大师听得心头一沉，急忙蹲下身子，只见上官平双目紧闭，脸如白纸，一息奄奄，伸手朝他胸口摸去，饶你平日定力极强的有道高僧，这回也感到伸出去的右手了起一阵颤抖，手掌轻轻按到上官平胸口，发觉上官平心跳动微弱，几乎有随时即将断绝之虑，显然伤得极为沉重。

老和尚口中低低诵着佛号，站起身，吩咐道：“你把上官施主抱起来，随我到方丈室去。”一面朝法悟吩咐道：“法悟，敌人退得奇怪，你要所有弟子加强戒备，严防他们去而复返。”

法悟躬身应“是”。

法慈答应一声，小心翼翼的双手抄起上官平身子。

智通大师走在前面，法慈紧随师尊身后而行。

走了几步，智通大师回头问道：“法善、法空伤势如何？”

法慈回道：“大师兄和三师弟，中的极似旁门‘阴风掌’一类阴功，伤势不重，人也清醒，只是嘴唇发黑，全身冰冷，不住的发抖，喊着寒冷。”

智通大师攒着眉道：“这是劫运，为师想不通这些人向咱们伏虎庙寻衅，究是所为何来？”

不多一回，回到方丈室，智通大师要法慈把上官平放到禅榻之上，转身走到左首壁厨前面，开了厨门，从抽屉取出一颗黄蜡固封的少林疗伤灵药“大桷檀丸”，捏碎蜡丸，命小沙弥青芝倒了一盅开水，把药丸浸入杯中，用手指轻轻压碎，调成药汁，然后走近过去，一手捏开上官平牙关，把半杯药汁

灌了下去。接着又回到壁厨前面，取出一个瓷瓶，关上厨门，才道：“青芝，你守着上官施主，不可离开。”

青芝应了声“是”。

智通大师回头道：“法慈，领为师去看看你们大师兄、三师弟的伤势。”

法慈躬身领命，走在前面。师徒二人出了方丈室，来至前进右侧一排禅房之中。两名青衲和尚看到方丈和法慈行来慌忙躬身行礼。

法慈走到一间禅房门口，脚下一停，躬身道：“师父请进，这是大师兄的禅房了。”

智通大师举足跨入，只见禅榻前面点燃着一支红烛，法善躺卧榻上，身子不住的颤抖，口中发出“啍”“啍”之声。

法慈走上几步，大声说道：“大师兄，师父来了。”

法善好像没有听到，口中还是“啍”“啍”的响个不停。

智通大师看他目光散乱，脸色灰黯，嘴唇紫黑，果然是中了“阴风掌”，这就把手中药瓶交给法慈，说道：“这是‘纯阳驱寒丹’，专治旁门阴功所伤，每次服九粒，每隔二个时辰，服一次，快去给他服了。”

法慈接过瓷瓶，倾出九粒药丸，倒了一盅开水，过去替大师兄捏开牙关，把药丸纳入他口中，灌了下去。

然后又陪同师父来至隔壁禅房，法空的情形，和法善的情形完全一样，法慈也喂了他九粒药丸，才陪师父离去。

智通大师眼看法善、法空虽然中了“阴风掌”；但并无大碍，他担心的还是上官平，不知是被黄衣女郎何种手法所伤？少林“大桷檀丸”乃是疗伤圣药，服药之后，不知伤势是否已经稳定下来？因此急于回转方丈室，去看上官平的伤势。

法慈随侍师父走近方丈室，智通大师回头道：“法慈，你也可以回去休息了。”

法慈躬身应“是”，说道：“弟子那就告退。”转身自去。

智通大师双掌合十当胸，跨上石阶，进入方丈室，小沙弥青芝是个十分机伶的人，平日只要听到脚步声，一定会迎了出来，现在他却没有迎出来。

智通大师倒也并不在意，那是因为他要他看守上官施主的，他自然不敢擅自离开。

方丈室的右首，是方丈的禅房，禅房中依然有灯光透出，一切安静如常！

只是智通大师在跨进方丈室的一瞬间，鼻中隐隐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非兰非麝，似有若无。

智通大师不由微微一怔，这种香气，他从未闻到过，心头暗暗称奇，缓步跨进禅房，目光一注，老和尚不觉神情猛然一震！

小沙弥青芝倚着禅榻边上的茶几在打盹，看样子已经睡熟了，躺在禅榻上奄奄一息的上官平，却已不知去向！

上官平伤势沉重，纵服了少林疗伤圣药“大桷檀丸”，一时之间，也不可能完全恢复，那么可以断言他决不会是自己离开的。

小沙弥青芝练习达摩“易筋经”已有数年，也绝不可能晚一点睡觉，就会困倦得打盹，连听到自己的脚步声都不曾惊醒过来。

还有方丈室那股淡淡的香气，也十分蹊跷，这种香气应该只有女孩子身上才有，莫非会是那黄衣女郎趁自己不在，把上官施主劫走了？

这原是老和尚目光一瞥之间，心头闪电般转了个念头之事，他急忙一个

箭步，掠到小沙弥面前，喝道：“青芝，你快醒一醒！”

小沙弥歪着头依然酣睡如故，根本没有听到。

智通大师心中明白，伸手在他身上轻轻拍了两下。

小沙弥发梦初醒，口中“啊”了一声，睁开眼来，看到老师父站在自己面前，心头一惊，急忙站起身，合十道：“弟子不知方丈回来了……”

智通大师拦着问道：“你可知上官施主哪里去了？”“上官施主？”小沙弥惊奇的道：“他不是……”回头看了禅榻一眼，本待说：“他不是躺在禅榻上么？”但话说到一半，才看到禅榻上空空如也，哪有上官平的影儿？下面的话就缩住了，口中惊“咦”一声道：“上官施主怎么不见了呢？”

智通大师问道：“你没看到上官施主是怎么离去的吗？”

小沙弥一张脸都吓红了，合十道：“弟子该死，弟子不小心打了个盹，竟然睡熟了，不知道上官施主何时离去的。”

智通大师听得更觉惊异，他连被人点了睡穴都一无所知，一面问道：“你没有看到什么人进入方丈室来吗？”

“没有。”小沙弥道：“弟子近年练习‘易筋经’，耳朵可以听出很远，只要有人走近方丈室前面的院子，弟子就会清晰的听到，刚才真的没有人进来。”

智通大师面情凝重的道：“这么说，你被人家点了穴道，连来人是谁都没看到了。”

小沙弥吃惊道：“弟子被人点了穴道？”

智通大师道：“不然上官施主又怎么会被人劫走了呢？”小沙弥道：“上官施主是被人劫走的么？”

智通大师道：“你快去叫法慈、法悟进来。”

第二章夜传绝技

小沙弥答应一声，立即飞奔而去。

法慈、法悟很快就跟着小沙弥奔了进来。法慈一进来就合十躬身，请示道：“师父见召，不知有何吩咐？”

智通大师道：“上官施主被人劫走了。”

法慈听得吃了一惊，说道：“上官施主不是躺在师父的禅榻上么，怎么……”

智通大师道：“就是刚才为师回来的时候，发现青芝被人点了睡穴，上官施主已不知去向。”

法悟道：“青芝一定看到是什么人劫走的了？”

智通大师微摇头道：“他根本什么也没有看到。”

法慈道：“这会是什么人呢？”

智通大师道：“为师进来之时，鼻中隐隐闻到一股极淡的香气，还留在室中不散，因此据为师推想，上官施主极可能是那黄衣女郎劫走的了。”

法悟道：“师父，咱们要不要追呢？”

智通大师苦笑道：“如以情理来说，上官施主身负重伤，又在咱们庙中被劫走的，咱们自然非追不可；但一来咱们对那黄衣女郎一无所知，不说她师们来历，和此次在泰山闹事的目的何在？就是连她在何处落脚，都不知道，偌大一座泰山，咱们到哪里去找？……”

法悟道：“但咱们岂能就此罢了不成？”智通大师续道：“第二是此女武功高强，她手下又有四个练有旁门阴功的人相助，方才为师力敌他们三人，已经略屈下风，若是他们四人联手，为师就非落败不可，何况还有一个黄衣女郎，武功更高，咱们就算追上了，也未必能把上官施主救得回来……”

法慈道：“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

智通大师双眉攒拢，痛苦的道：“所以为师也想不出善策来，为今之计，咱们只有采取暗中查访，先查明那黄衣女郎落脚何处，再作救人之计。”

法慈道：“师父想必已有计较了？”

智通大师道：“先清查泰山上下的佛寺、道观、尼庵，务必把他们住处查出来。”

法慈躬身道：“弟子遵命。”

便和法悟一齐退了出去

淡淡的月色，照在像笼了一层轻纱的山林间，夜色山影，深得朦胧之美！

这是三里最平整的山道——快活三，芳草如茵，山花成簇，这时虽然看不清楚，但你如果缓步而行，就可以闻到野草的气息，山花的幽芬！

只可惜如此美好的夜色，山上给虎患一闹，游人绝迹，再也没有人敢来欣赏快活三的夜晚。

就在此时，朦胧的山林间，出现了一条朦胧的人影，他走得不算太快，但也不慢，低头疾行，一望而知并不是浏览景色来的。

黑夜之中，山林如墨，如果他身上穿的不是一件白衣，只怕连朦胧人影都看不见呢，现在朦胧人影渐渐走近，月光虽淡，已可清晰的看清她的轮廓了。

她是一个清丽绝俗的白衣少女，长发披肩，长裙曳地，双手半托半抱的抱着一个人，从石经峪来，朝云步桥去。

她抱在怀里的，赫然是一个大男人，此时虽双目紧闭，脸如金纸，显然是负了重伤！

白衣少女低着头疾走，一双清澈的眸子，不时凝注在他脸上，逗留不去。

这一份深情款款，忧心忡忡，而又带着几分幽怨的神情，是一个少女只有对她钟情的人儿才有的关切！

她虽然没有说话，但她心里早已说了一千遍、一万遍：“叫你不要上来的，你偏是不听，现在可好，你真把人都急死了！”

云步桥，渐渐接近了，隆隆如雷的瀑布声，趁着天风，早已传播下来。

云步桥左依削壁，右临深渊，因为这里山高云多，一年四季都被白云弥漫，走在桥上，如步云中！

白衣少女一直低头疾走，自然是希望赶快回去，趁早给他疗伤。被“玄九女转掌”击伤内腑的人，只有本门中人不惜耗损本身真气，以“九还手法”推宫过穴，打通十二经络，方可得救。少林“大楠檀丸”虽是疗伤圣药，也未必治得好伤在“九转掌”下的人。

云步桥上，飘洒着一丝丝冷风，一丝丝冷雨，白衣少女上身更往前弯俯了些，好以她的身子来替怀中的他挡住寒风和雨丝，只要过了桥，风雨就没有了，就在她正待举足跨上桥去，耳听一声“格”的轻笑，传了过来。白衣少女蓦然一惊，这声轻笑，听来竟是如此熟悉，她脚下急忙站定，螭首抬处，朝前望去！

这一望，顿教她心头狂跳，好像做贼心虚一般，全身一阵燥热，脸颊上热烘烘飞起两片红云，喉头也好像塞住了一团棉花，一阵窒息之感，使她几乎透不过气来。

原来云步桥头，俏生生站着个黄衣女郎，同样长发披肩，长裙曳地，窄窄的纤腰上挂着一柄鹅黄剑穗的长剑。

这女郎正是骑着白额锦毛大虎，率人前去伏虎庙，掌伤上官平的黄衣女郎，此刻冷艳的脸上，含着似笑非笑的笑容，正好朝白衣少女看来。

白衣少女一阵强烈的羞涩，袭上心头，低垂粉颈，低低的叫了声：“大师姐……”

声音细得稍远的人就会听不到。

“三师妹，是你……”

黄衣女郎一双冷清清的目光，直投到白衣少女双手抱着的那人身上，含笑问道：“你手中抱着的是什么人呢？”

白衣少女红着脸嗫嚅的道：“他是……我表哥……”

黄衣女郎格的一声娇笑，说道：“表哥，就是情郎的别称，莫非是生了急病？”

白衣少女道：“大师姊休得开玩笑，他……真的是我表哥……”

“一表三千里。”黄衣女郎撇着嘴，冷哼道：“他不是三师妹的情郎，你会巴巴的赶去把他抱出来？”

白衣少女身躯一颤，说道：“大师姐……”

“不用说了。”黄衣女郎话声愈来愈冷，说道：“他叫什么名字？”白衣少女娇急的道：“他……他……”

黄衣女郎脸色一沉，冷冷的道：“你不说我也知道，他叫上官平，对不？”

白衣少女一张白玉般脸色，已经又羞又急，红到了耳根子，低垂粉颈，幽幽的道：“是的。”

黄衣女郎冷哼一声，两道秋水般眼神逼视着白衣少女，问道：“他真是你表哥么？”

白衣少女抬起脸来，点着头道：“大师姐，他真是小妹的表哥。”

黄衣女郎道：“你知道他是伤在‘玄女掌’下的了？”

白衣少女只得点点头。

黄衣女郎冷哼道：“三师妹，你好大的胆子？”

白衣少女娇躯机伶一颤，双手抱着上官平，扑的跪了下去，流泪道：“大师姐，小妹求求你，小妹姨妈只有他一个儿子，所以……所以……”

黄衣女郎没待她说下去，截着道：“所以你才会吃里扒外，不顾师门训诫，想偷偷的救他了。”

白衣少女泪流满面，咽声道：“小妹不敢，小妹只求大师姐开恩……饶了他吧……”

黄衣女郎披披嘴道：“饶他？咱们奉师父老人家之命，到泰山做什么来的？上官平差点就破坏了师父的大事，你求我饶他？你也不想想师父的金令，令出如山，谁敢违拗，就算师父疼你，但这件事要是给师父知道了，连你也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呢，三师妹，天下男人多的是，你何必对他这般死心塌地呢，来，把人交给我。”

白衣少女抱着上官平，站起身子，后退了两步，说道：“大师姐，小妹没有骗你，他真是小妹的表哥，小妹没有投到师父门墙之前，我……和他……是青梅竹马……的表兄妹……大师姐看在小妹同门师姐妹的份上，你就高抬贵手……”

“不成！”黄衣女郎脸色铁青，说道：“你又不是不知道，凡是伤在‘玄女掌’下的，本门中人都不准救治，就算他真是你表哥，也死定了。”

白衣少女哭道：“为什么呢？大师姐为什么一定要把他置之于死地呢？”

“不为什么？”

黄衣女郎咬着下嘴唇，冷冷的道：“我这是执行师父的金令，凡是和咱们作对的，都得死。”

“他不会跟咱们作对的。”

白衣少女含着泪道：“触怒了大师姐，小妹保证他以后……他绝不敢再和大师姐作对了。”

黄衣女郎举足跨上一步，说道：“三师妹，你把人放下。”

白衣少女又后退了一步，惊怯的叫道：“大师姐，你……”

黄衣女郎道：“我怎么了？我叫你把人放下，你敢不听？”

白衣少女道：“小妹不敢，小妹只求大师姐开恩。”

“好！”黄衣女郎又是格的一声娇笑，说道：“三师妹，你看看这是什么？”

她从怀中掏出一块玉牌，掌心一摊，送了过去。

白衣少女看得花容失色，赶忙双膝一屈，跪了下去，俯首道：“弟子冷雪芬叩见令牌。”

黄衣女郎徐徐收起玉牌，冷声道：“见牌如见师父，我要你把人放下，你不肯听话，现在见了令牌，你总不至于再敢”违抗了吧？”

白衣少女身躯一阵颤抖，咽声道：“小妹不敢。”

“那好！”黄衣女郎格格的笑道：“三师妹就把他从桥上抛下去吧！”

白衣少女低头看了手中奄奄一息的上官平一眼，一串泪珠从她脸颊上，一颗颗滚落到他的脸上，她横上了心，咽声道：“小妹遵命，表哥，我没有法子救你了，我……只有陪你一起死了……”

她抱着他，毅然朝云步桥上走去。

黄衣女郎双目之中满含妒意，冷酷的笑道：“看来你们这一对表兄妹，当真多情得很，这样也好，我为了执行师父金令，不能徇私，但我可以成全三师妹，让你和他可以永远在一起……”

白衣少女没有作声，跨上云步桥，蓦地踊身朝千丈深渊跃了下去。

是抱了必死之心，才奋不顾身跳下去的。

他虽然不是她的表哥，她和他也只是一面之缘；但她一颗芳心，就暗暗的系上了他。

她听说大师姐大闹伏虎庙，还以“玄女掌”把他击伤，她夜入伏虎庙，偷偷的把他抱出来，是希望能治疗他的伤势；如今大师姐亮出了师父的金令，这一来，他是死定了，他死了，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倒不如和他一同死了的好。

这是殉情，她这份毅然不顾自己的勇气，和她平日柔顺的个性，适得其反，这也正表示了她是外柔内刚的人。

她这一奋身跃下，不知怎的突觉腰上一紧，好像腰带被什么东西钩住了，竟然没有跌下去。

没有跌下去的这一刹那，她本能的双手一紧，想把上官平抱得紧些，哪知双臂一拢，手上竟然空空如也，敢情在自己奋身跃下之际，手上一松，他已经跌堕下去了。

她这一急，几乎比自己跌下去还要伤心，双目泪如泉涌。低低的叫道：“上官平，平哥哥，我也来了。”

她知道自己只是被桥上的东西钩住了腰带，只要自己用力一挣，即可挣脱，因此话声一落，奋力一挣，朝下扑去。

这一挣，果然给她挣脱了，但听“拍”的一声，背脊碰在实地上，她还以为落到万丈深渊之下，睁目一瞧，自己竟然躺卧在云步桥上，水声隆隆，起自桥下。

白衣少女心下大奇，自己明明朝桥下跃去的，怎么会躺在桥上的呢？上官平已经先自己而去，自己何忍独生？她想到这里，泪水又夺眶而出，一下跃起，低头看着下面黑越越深不可测的深渊，叫道：“上官平，你等等我……”

猛地双脚一顿，朝桥下扑去。

这回她清清楚楚的记得，自己奋力一跳，足足跳出寻丈光景，才往下落下。

哪知身子刚刚往下沉落之际，忽觉腰上一紧，又被什么给钩住了腰带，一个人像腾云驾雾一般，不知是往下落，还是往上飞？接着又是“拍”的一声，背脊又碰在实地上，和上一次一样，摔得不算太重。

她再次睁开眼来，自己依然躺在云步桥上，依然是原来的地方，丝毫没有移动。

千古难艰惟一死，死也这么不容易。

白衣少女翻身坐起，突然她脑中灵光一闪，想到这也许是有人救了自己，不然怎么会两次跳下去，又会飞起来呢？

她想到可能有高人暗中出手救了自己，心头也登时升起一丝希望，这人既会两次出手救了自己，当然也有可能救了上官平。

一念及此，急忙抡目顾，此刻夜色如墨，黑沉沉的哪里看得清四周的景色，更没看到半点人影，大师姐大概早就走了！

她心头大感失望，难道是救自己的人，不愿和自己见面？他纵然不愿和自己见面，但他救了上官平，也总该告诉自己一声，免得自己担心了。

她从桥这边，一直走到那边，再走回来，桥上冷雨丝丝，根本没有什么人影，她又从桥头走到一片松林前面，仍然没找到人。

但她鼻子隐约闻到浮散在空中的一股烟味，浓烈的淡芭菰味，显然在不久之前，有人在这里吸着烟。

这时夜色已深，哪会有什么跑到这里来，坐在松林之下，猛吸着烟？那么可见这人准是救自己的人了。

此处只剩下浮散在空中的烟味，这人自然已经走了，上官平身负重伤，他把他救下，自然不能耽搁，所以才匆匆的走了。

白衣少女心中想着，也就低垂着头，缓缓的朝山路上行去。

她坚信上官平是被人救走了，他不会死的，只有他没死，她活下去才有意义。

上官平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好像有人把自己投入烧红的炉子里一般，全身经络，炙热得如同火烧，这一种闷热，连想开口大叫都叫不出一声声音来，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弄不清自己是昏死过去了？还是睡熟了，总之直到此时，才悠然醒转。

他睁开眼来，发现自己好好的躺在木床上，除了一身衣衫尽湿，自己好像做了一个噩梦。

他依稀记得自己听到虎啸和一阵云板之声，才出去的，骑在白额锦毛虎背上的黄衣女郎要老和尚取消“伏虎庙”，交出自己去，老和尚不答应，双方动上了手，自己被黄衣女郎一掌击中胸口……

难道这会是梦？梦境历历，就在眼前；但自己躺在床上乃是事实，何况这里是伏虎庙的客房，也是事实。

敢情自己连日赶路，太劳累了，一旦休息下来，就发生了一场惊险的梦境。

他翻身坐起，除了感觉头脑还有些昏沉沉，就别无感觉，略为运气，觉得体内真气流畅，似乎比平时还要充沛，好像睡了一觉，功力又增进了甚多！

他伸足下床，天色甚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了？随手从小几上取过了火石，打着纸媒，点燃起油灯。

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冲进走廊，人数大概不下七八个人，接着有人轻轻叩着房门。

上官平急忙走过去打开房门。

叩门的竟是法悟，他看到上官平，脸上现出深感意外的惊愕之色，过了半晌，才双掌合十道：“上官施主回来了？”

上官平看他神色甚是怪异，连忙问道：“大师父有事吗？”

法悟缓缓舒了口气，才道：“上官施主回来了就好，家师正在因上官施主失踪，深感不安，上官施主最好请到方丈室去一趟，面见家师，以免家师挂念才好。”

“在下失踪？”上官平听得像一头雾水，一面点头道：“好，在下这就去见方丈。”

法悟合掌道：“上官施主请。”

上官平跨出卧房，只见房门口左左右右两边，站着八名手持戒刀的和尚，简直如临大敌，心中更觉暗暗纳罕，忖道：“莫非伏虎寺真的出了什么事不成？”

出了客舍月洞门，一路上，每逢殿宇、回廊，都可以看到腰跨戒刀的和尚，戒备森严。

不多一回，来至方丈室，法悟匆匆越过上官平，在阶前高声说道：“启禀方丈，上官施主回来了。”

里面传出智通大师的声音低“啊”了一声，惊喜的道：“快快有请。”

法悟躬身应“是”，退后一步，合十道：“上官施主请进。”上官平举步跨入，智通大师已经起身相迎，看到上官平，一双目光盯在上官平身上，不住的打量，一面含笑合十道：“上官施主回来就好了，快快请坐。”

上官平眼看智通大师看自己的眼光，和法悟一样，包含着惊愕和惊喜之状，心中更觉不解，依言在下首坐下，说道：“在下听法悟师父的口气，好像是在下失踪了，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

智通大师惊奇的望着他，说道：“上官施主可是认为你没有失踪么？”

上官平道：“在下好端端睡在客房里，方才刚醒过来，法悟师父就来叩门，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就奇了。”智通大师目注上官平，缓缓说道：“这么说，上官施主好像不记得今晚敝寺发生的事了？”上官平听得一呆，说道：“宝刹今晚发生了什么事？”

智通大师听了他这句话，比他还要感到惊奇，暗想：“一个人失去记忆，神志就会不清；但上官施主明明神清志朗，不可能失去记忆，也不像是失去记忆的人，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心中想着，一面说道：“上官施主还记得今晚在山门外和一个骑锦毛虎的黄衣女郎动手的事么？”

上官平骇然道：“原来那不是梦，那是真实的事？”

智通大师道：“上官施主怎么会把它当作梦境的呢？”

上官平道：“因为在下梦中，好像被人投入了洪炉之中，全身炙热无比，连每一条经络都胀得快要裂开了，在下大声嘶叫，却叫不出一声声音来……”

智通大师听得暗暗点头，忖道：“听他所说，那是在失踪之后，有人以无上内功，替他打通十二经络，治疗掌伤了。”

上官平续道：“后来……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清醒过来，全身衣衫都被汗湿透了。”

智通大师道：“上官施主醒来之后，人在哪里呢？”

“就在客房木床之上。”

上官平道：“在下回想起来，好像做了一个噩梦，梦境历历，如在眼前，那就是在山门外和黄衣女郎动手，她掌势奇幻，在下两次封架，都架了个空，被她一掌击在胸口之上，人就昏了过去，但在下明明好好的躺在床上，试一运气，体内真气似乎比平时还要充沛，那自然没有负伤了，因此在下只当是作了个梦；但听老师父口气，倒好像在下确曾在山门口和黄衣女郎动过手了？”他这番话，听得智通大师只是点头，口中低喧一声佛号，说道：“阿弥陀佛，这是我佛保佑，上官施主有高人暗中施救，才能使重伤之躯，迅即

复原，才把未受伤前到负伤昏迷这一段时间所经之事，认作了梦境……”

接着就把黄衣女郎纵虎伤人，以及上官平挺身而出，和黄衣女郎动手，一直说到上官平负伤之后，黄衣女郎不战而退，自己要法慈把他送到方丈室禅房，喂下少林“大桷檀丸”，以及自己去看了法善、法空两人的伤势，回转方丈室，发现小沙弥被人点了睡穴，上官施主也不见了影子，详细说了一遍。

上官平奇异的道：“这会是什么人救在下呢？”

智通大师道：“那黄衣女郎和上官施主动手之时，老衲也正在和三个灰袍老者力战之中，并未看清她使的是什么掌功？但敝寺所藏‘大桷檀丸’，乃是少林寺药王殿所监制，为武林首屈一指的疗伤圣药，内外重伤，均可一服见效，但老衲喂上官施主服下‘大桷檀丸’之后，却如石沉大海，不见一点起色，据老衲猜想，那黄衣女郎使的必是一种独门手法的阴功无疑，老衲惭愧，对医道只是一知半解，无能为力，如果上官施主的伤势，到了天亮之后，尚无半点朕兆，老衲就打算派人赶去少林寺，请药王殿长老师兄赶来替上官施主疗治，好在上官施主吉人天相，不到一个时辰，已经完全康复，真是可喜可贺，至于替上官施主疗伤的这位高人，如果他肯和上官施主见面，早就现身了，既然不愿露面，那就无法知道他是谁了。”

上官平道：“老师父说得是。”

智通大师起身合十道：“上官施主重伤初愈，天色也快亮了，就请回房休息吧！”

上官平起身告辞，回到客房，天色已现鱼白，掩上房门，正待上床睡觉，目光一瞥，忽见枕下露出一角白纸，心中觉得好奇，翻起枕头，下面果然压着一张纸条，上面还有字迹，取起一瞧，只见纸条上写着潦潦草草的一行字，那是：

“好好睡一觉，午后可去云步桥北，松林间有一茅棚，不妨进去瞧瞧。”不但字写得歪歪斜斜，下面也没人具名。

这纸条不用说是给自己的，但这是谁留在这里的呢？他要自己好好睡一觉，午后到云步桥北首松林间的茅棚里去，这是做什么呢？

上官平一时猜不透这人的用意何在？心想：“他既然要自己好好睡一觉，那就睡上一觉再说。”

当下收好字条，脱了长衫，倒头就睡。他一晚未睡，确实感到有些困意，阖上眼皮，不觉沉沉睡去。

一觉醒来，差不多已是午牌时光，耳中听到用斋的云板之声，匆匆洗了把脸，赶去膳堂，他们那一桌上，八碟素斋已经摆上，只是那位别老人家还没有来。

上官平一个人不好开动，只得坐下来等他。过了一回，才见到别老人家一手拿着一支竹根旱烟管，两脚虚飘飘的走了进来。

上官平赶紧站起，拿了两个饭碗，装好两碗饭，把一碗放到别老人家的空位前面，才回到自己凳上坐下。

这位别老人家一边走路，一面在喃喃自语，脚下又拿不稳，走起路来，上身直往前冲，两只脚拖着走路，自然走不快；从膳堂门口，走近桌子，不过三四丈路，他却颤巍巍的走了。好一回工夫。

上官平起身招呼道：“别老人家请，饭已经给你老装好了。”

别老人家连看也没看他一眼，放下旱烟管，自顾自拿起饭碗，走过去装

饭，等他装了饭回来，在板凳上坐下，口中喃喃的道：“饭凉了还有什么好吃的？我自己不会装么？”

他喃喃说着，声音虽低，但上官平就坐在他横头，这几句话，却听得清楚，心中暗道：“自己还以为他重听，原来他耳朵并不聋

别老人家可不和你客气，一坐下来，就举筷开动，一筷接一筷的吃了起来。

上官平因自己和他招呼，他理也不理，如果他是耳聋，倒也罢了，但他明明听得见，那是有意不理自己的了，自己何必自讨没趣？当下也就自顾自的低头吃饭。

饭后回转客房，小沙弥沏了一壶茶送来，上官平倒了一盅，慢慢的喝着，心想：“昨晚那张字条上，要自己午后到云步桥北首的松林中去，自己该不该去呢？”

“自己初到泰山，并没有熟人，这字条莫非是那黄衣女郎留的？她约自己，难道还想和自己打一场？”

“不管他是谁，既然留字约了自己，自己非去看看不可。”心念一决，放下茶盅，起身就走。

刚走近山门，只见法悟迎了上来，合十道：“上官施主要出去么？”

上官平道：“在下想在附近走走。”

法悟道：“上官施主不可走得太远。”

上官平点头：“多谢师父，在下知道。”法悟目送他走出山门，赶紧往后进方丈室而来，到得门口，合十道：“启禀方丈，弟子法悟有事禀报。”

智通大师道：“进来。”

法悟跨进方丈室，立即躬身道：“弟子见过师尊。”

智通大师蔼然道：“法悟，你有什么事？”

法悟合十道：“弟子看到上官施主出庙而去，特来真报师尊。”

智通大师道：“你可曾问他到哪里去吗？”

法悟道：“弟子问了，上官施主只说在附近走走。”

智通大师缓缓点头，说道：“上官施主年事虽轻，一身修为大是可观，尤其昨晚伤在黄衣女郎掌下，伤势极为沉重，但前后不过一个更次，即告复原，此事十分怪异，他既然不肯明说，那就随他去好了。”

法悟应了声“是”

智通大师又道：“以后有关上官施主的行动，咱们不用过问，你去吧！”

法悟又应了声“是”，才合十退出。

云步桥北面有一片松林，多是数百年之物，老干拿云，遍山苍碧。

松林间，突出一堵高大的石壁，叫做万丈碑，和万丈碑对峙的也是天然生成的一块大石。据古老的传说，这块大石在山顶上受了日月精华，本该飞到天上去的，因为它生性耿直，触怒了山神，被山神打下凡尘，这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事，历来的游人都很同情它，有人给它焚香，也有人向他膜拜，于是就有人在它边上，挂上“有求必应”的小匾，于是就有人在它边上盖上一个茅棚，向善男信女收取香油金。

上官平找到云步桥北首的松林，看到大石，自然也就找到了茅棚。茅棚自然是用茅草盖的，前面有一扇板扉，板门掩着，只闻松涛，不闻人声，每一个人到了这里，都会有空山寂寂之感。

上官平走到门口，便自停步，问道：“里面有人么？”

茅棚中没人应声。

上官平走下一步，举手叩了两下板扉，又道：“里面有人么？”

茅棚中还是没人答应。

上官平想到晚昨那张字条上曾说：“松林间有一茅棚，不妨进去瞧瞧。”“不妨进去瞧瞧”的意思，是说就是没有人，自己也可以进去瞧瞧的了。

心中想着，右手轻轻一推，板扉呀然开启，里面黑黝黝的只是不很宽敞的一间茅屋，除了靠里首有一堆稻草编的草席，可以睡人之外，就别无他物。

进入屋中，一股秽臭的霉气，触鼻而来。

上官平目光一瞥，这茅屋中一目了然，并无可观之处，只不知留字条的那人，何以要自己“不妨进去瞧瞧”，这要自己“瞧”什么呢？

这原不过是他跨进茅屋一瞬间的事，眼看没什么好“瞧”的，正待回身退出！

板扉忽然砰的一声自动关上，茅屋中的光线，全是从门外进来的，板扉这一掩上，屋中登时一片黝黑！

上官平只觉眼前一黑之际，突听“嘶”的一声，一缕劲急指风袭向“魄户穴”，心头一惊，急忙一个轻旋，避开指风，转过身去喝道：“阁下是什么人，在下和你无怨无仇，何故出手偷袭？”

他身形刚刚过去，连袭击自己的是谁还没看清楚，对方一声不作，又是呼的一掌迎面劈了过来。

上官平心头不觉大怒，这回不再退让，右手直竖，推掌迎击出去。

哪知对方竟然不肯和他硬接，右掌倏收，左掌闪电朝他右肩“潮脉穴”切来，同时收回去的右掌又紧随着拍向后头“肺俞穴”，出手奇快无比。

这茅屋之中，十分黝黑，根本看不清面貌，看到的只是一团黑影而已，双方动手，几乎全凭听觉。

上官平后退半步，双手疾发，拍出两掌。对方却乘机抢进，双掌挥舞，接连攻来，掌势绵密，愈见凌厉！

上官平不敢大意，同样双手交替，以攻还攻，一面喝道：“阁下到底是什么人？”

那人始终一言不发，双手愈打愈快，着着紧逼，上官平也只好专心运掌，见招拆招，守攻兼顾，和对方周旋到底。

现在两人都没有说话，在一间方圆不及一丈的黝黑茅屋之中，进退盘旋，四掌翻腾，抢战不休，不大工夫，两人已经交手了五六十招，大半都是对方抢攻，上官平解拆较多。

那人久战不下，似是渐感不耐，忽然一掌逼退上官平，身形一弓，疾退五六已远，右手抬处，凌空拍出一掌。

这一掌来势和方才一轮抢攻的掌势迥然不同。方才的掌势快速轻灵，以掌法变化制敌，这一掌使出来的却是掌功，以浑雄霸道克敌，一掌出手，风声如涛，隐挟雷鸣，直似雷霆一声，势道奇猛。

上官平骇然后退，心中暗叫一声：“风雷掌！”

“风雷掌”是本门掌功，他从师十余年，当然也会施展；但如果两人同时使出“风雷掌”，风雷交击，必有一伤，何况上官平没想到会在泰山遇上同门，自然不肯再使出“风雷掌”来，但对方既已使出“风雷掌”来，此刻几乎已无躲闪的余地，本门中唯一能和“风雷掌”相抗衡的，只有“一拳石”。

“一拳石”是一记拳风，也是唯一可以挡住“风雷掌”的功夫。

上官平不加思索，身形后退之际，右手握拳，运起功力，迎着对方掌风捣出，口中也同时大喝一声道：“住手！”

一团拳风，和“风雷掌”风乍然相接，掌风是被挡住了；但两股奇猛绝伦的内劲，被阻在两人中间，无处可以宣泄，只听“轰”然一声，一齐朝上进发，把茅棚屋顶揭去了一片。

这一刹那，那灰尘断草纷落如雨，飞扬弥漫一室，几乎使人睁不开眼睛！

上官平也被震得后退了两步，耳中依稀听到有人说道：“孺子可教，记住，今晚二更到这里来。”

上官平定睛看去，茅屋屋顶已被揭去了一片，阳光从屋顶照射下来，室中哪里还有那人的影子？敢情他是在掌风冲破屋顶的时候已经走了。

上官平一时不禁怔立当场，对方一身造诣，明明高过自己不知多少，光以适才的一记“风雷掌”来说，他最多只用了三成力道；但自己这一记“一拳石”，却已使出了八九成功力。

莫非他会是本门的前辈？不然他如何会使本门的“风雷掌”？如果他是本门前辈，又何以不肯现身相见？

哦，他临走时好像约自己今晚二更再来，莫非他此时有某种顾虑，不方便和自己见面，才约自己二更再来。

心中想着，这就拍拍身上灰尘，伸手拉开柴扉，举步走出茅屋，不觉缓缓吁了口气，正待穿林而出。

只听一个娇脆的声音说道：“大哥，我们走了很多路，该找个地方歇息啦，真扫兴，山下的人说得活灵活现，我们找了半天，却连老虎的影子都没见到。”

另一个清朗声音笑道：“好了，前面就是万丈碑，我们到崖下找块大石坐下来休息就是了。”

随着话声，从松林间转出两个人来。

走在前面的是一个身穿粉绿衣裤的女郎，粉绿绸帕包着秀发，生得粉脸杏腮，黛眉如画，杏眼如星，肩头背着长剑，丰胸纤腰，脚登小蛮靴，英姿婀娜，十分俐落，一望而知是个会武的姑娘。

她身后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少年，一身青绸劲装，生得浓眉朗目，甚是清秀，只是脸色被太阳晒得稍呈紫红，更显得英气飒飒，手中持一支纯钢无樱枪，大步行来。

这两人面貌相似，敢情是同胞兄妹，在两人身后，还跟着四名一身青布劲装，手持长枪，腰悬匣弩的壮汉，那自然是他们的庄丁了。

那兄妹二人看到上官平，青衫飘逸，风仪隽雅，像个徜徉山水的读书相公，不觉怔得一怔，如今泰山道上，游人绝迹，他们自然想不到会在这里遇上这样一个文质彬彬的人！

绿衣少女一双水样清盈的美眸，忍不住朝上官平瞟了一眼，目中自然会流露出讶异之色。青绸劲装少年却面露笑容，走上几步，拱拱手道：“兄台请了，想不到兄弟一行，会在此地遇上兄台这样的雅人。”

上官平连忙还礼道：“兄台好说，雅人二字，在下愧不敢当。”

青绸装少年道：“兄台想是游山来的了？”

上官平道：“正是，在下久闻登泰山而小天下，昨日路过此地，顺道一游……”

绿衣少女眨着美眸，问道：“你没听到山下的人都说什么？”

上官平轻哦一声道：“在上山的时候，不曾遇上什么人，所以也没听人说过什么，后来到了山上，才听说这一带有猛虎出现……”

绿衣少女没待他说完，就抢着问道：“你不怕老虎？”

上官平含笑道：“其实这老虎是歹人扮的。”

绿衣少女奇道：“你怎么知道的呢？”

上官平道：“是昨天在下亲身遇到的。”

“你昨天遇上了扮老虎的歹徒？”绿衣少女好奇的道：“你快说出来听听嘛！”

青绸劲装少年忙道：“妹子，我们还没请教这位兄台尊姓大名呢！”

上官平道：“在下上官平，不知贤兄妹如何称呼？”

“原来是上官兄。”青绸劲装少年抱了抱拳，才道：“兄弟祝士谔，她是我妹子倩倩。”

上官平也抱抱拳道：“祝兄，祝姑娘。”

祝士谔道：“上官兄请坐，我们萍水相逢，总算有缘，上官兄昨日遇虎之事，还请乞道其详。”

三人各自在大石上坐下，那四名庄丁中，有人带着水壶，倒了三盅茶送上。

上官平正觉有些口渴，忙道：“祝兄贤兄妹还带了茶水，真是多谢了。”

祝倩倩催道：“上官兄，你快说咯，昨天怎么遇上歹人扮虎的呢？”

上官平就把昨日在山径上遇虎之事，约略说了一遍。

祝倩倩听得美眸发光，说道：“上官兄原来也会武功！”

祝士谔笑道：“妹子，你这话就不对了，上官兄英气内敛，分明是一位身怀绝技的高手，你把他看作了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么？”

祝倩倩粉脸一红，披披嘴道：“大哥几时看出来？不是上官兄说出来，你也不知道他是会武的人呢！”

祝士谔没去理她，却向上官平问道：“不知上官兄是哪一门派的高弟？”

上官平道：“祝兄好说，在下只是跟先师练过几年，先师不曾在江湖走动，也没有门派。”一面问道：“贤兄妹也是游山来的了？”

“才不是呢！”祝倩倩抢着道：“我们就住在莱芜祝家庄，听说山上出了猛虎，我和哥哥是上山打虎来的，可惜我们迟了一天，如果早一天上山，那两个扮虎的歹人，就被我们逮着了。”

祝士谔道：“妹子，你老是把事情看得这么容易，伏虎庙的当家，是少林寺通字辈的高僧，山上出了猛虎，伏虎庙怎么会不管呢？”

祝倩倩红菱般小嘴一掀，说道：“他们做和尚的不是要以身饲虎么，还会打虎？”

上官平道：“贤兄妹侠义心肠，赶上山来，要替世人除害，在下至表钦佩。”

祝倩倩朝他笑了笑，道：“但真正为世人除害的却是上官兄呀！”

上官平谦然道：“祝姑娘夸奖，其实在下遇上的，只是人家两个手下而已！”

祝倩倩明亮的目光一注，说道：“上官兄，你说那两个扮虎的歹人，只是人家手下，那么他们还有主子？那是什么人呢？”

上官平道：“在下也不知道，那是一个骑着锦毛虎的白衣女郎。”

“骑锦毛虎的白衣女郎？”祝倩倩偏着头问道：“你也遇上了吗？”

“是的。”上官平又把当晚白衣女郎向伏虎庙寻衅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祝倩倩一双清澈的眼睛望着他，流露出关切之色，问道：“上官兄中了那妖女一掌，伤势很厉害么？”

上官平道：“在下当时已经昏迷过去，据伏虎庙智通老师父说，他喂了在下一颗少林寺的‘大梅檀丸’，躺在方丈室里，但在下醒来，已经躺在客房里，伤势也完全好了。”

祝倩倩道：“上官兄出来是找那妖女的么？”

上官平微微摇头道：“不是，在下只是出来随便走走而已。”

祝倩倩忽然望着他们问道：“上官兄要不要去找妖女？我们和你一起去，会会那妖女好不好？”

上官平道：“泰山山区广袤，不知他们落脚之处，又到哪里去找？”

祝倩倩道：“找不到她，上官兄难道白白挨了她一掌，就此算了不成？”

她是个生性豪爽的人，和上官平认识才交谈了几句话，就激于义愤，好像非找白衣女郎算帐不可。

上官平微微一笑，说道：“她向伏虎庙方丈智通大师提出的两点要求，一是伏虎庙须把‘伏虎’二字改掉，二是要伏虎庙交出伤害她两个手下的在下，这两点，智通大师都没有答应，后来那白衣女郎掌伤在下后，就骑虎走了，她的目的并未达成，因此在下认为白衣女郎一定还会再去伏虎寺寻衅。”

“对！”祝倩倩眉毛一挑，喜孜孜的道：“上官兄这话可对极了，那妖女昨晚并未得逞，今晚可能还会再去……”说到这里，立即回头朝祝士谔道：“大哥，我们就到伏虎庙去借宿，那妖女来了，我们就协助伏虎庙，也好为世除害。”

祝士谔笑道：“伏虎庙方丈，和少林寺方丈同属通字辈高僧，庙中二百僧侣，都是从小出家，也就是从小练武，每个和尚的武功，都高过我们甚多，听上官兄的口气，昨晚伏虎庙出动了全体僧侣，依然并未获胜，我们这点微末之技，管什么用？”

祝倩倩道：“我们上山来，就是找老虎来的，还没有落脚之处，到伏虎庙去住，不是一举两得吗？大哥，你说好不好嘛？”

祝士谔只得点点头道：“好吧！”

祝倩倩喜孜孜的道：“我们那就走咯！上官兄，请呀！”上官平道：“祝兄贤兄妹请。”

祝士谔朝他笑道：“舍妹一向骄纵惯了，心直口快，稚气未脱，想到什么，就要去做，上官兄最好不要理会她。”

“啊！”祝倩倩口中娇啊了一声，不依道：“人家做哥哥的都会帮亲妹子，你这做大哥的却只会编排妹子，我不来啦！”

大家穿林而出，来至伏虎庙，跨进山门，就遇上法空。上官平迎着含笑道：“大师父伤势已经痊愈好了？”

法空合十道：“多谢上官施主，小僧只是被‘阴风掌’扫中，伤得不重，总算好了，这几位施主是……”

上官平忙道：“他们二位是莱芜祝家庄祝氏贤兄妹……”法空没待他说完，连连合十道：“莱芜祝家庄，有一位老英雄，人称石敢当的祝老施主……”

祝士谔抱拳道：“大师父说的是家父。”

法空又连忙合十道：“祝施主二位，原来是祝老施主的令郎令媛，小僧

真是失敬之至，祝老施主是敝庙的大施主，和敝庙方丈，还是方外之交，每年都要到敝庙来上一两次，盘桓上几天才下山。”

祝倩倩道：“大师父，我们就是想在贵庙借住几天，不知方不方便？”

法空面有难色，合十道：“女施主好说，本来二位施主，别说是祝老施主的令郎、令媛，就算不是熟人，施主们前来借宿，只要尚有客房空着，都在欢迎之列。只是近半月来，山上闹着虎患，实在不便留客……”

祝倩倩道：“我们就是因为听说山上闹虎患，上山来打虎的，住在贵庙，这有什么不便？”

法空道：“只是……只是……”出家人不打诳语，他说了两个“只是”，底下的话，竟然说不出来。

祝士谔道：“大师父，我们已听上官兄说过昨晚之事，大师父大概是怕在下兄妹借住贵庙，受到牵连了，这个大师父只管放心，在下兄妹上山的目的，就是找老虎来的，山上虎患，即是歹人作祟，在下兄妹自然要会会他们，住在贵庙，自然最恰当了。”

法空道：“这是方丈的意思，祝施主既然这么说了，先请到客室奉茶，容小僧禀明方丈，再来奉告。”

说完，就抬手肃客，把祝士谔兄妹，领到客室，上官平也随着他们一同进入客室。一名小沙弥随着送上茶来。法空合十道：“祝施主二位请稍坐，小僧告退。祝士谔道：“大师父只管请便。”

法空合十一礼，匆匆退去。

祝倩倩披披嘴道：“这和尚还说爹是他们庙里的大施主，和他们方丈又是方外之交，连我们要借宿都这样阴阳怪气的，好像我们来白吃他们的了。”

祝士谔笑道：“这是妹子多怪他们了，昨晚有人上庙寻衅，来人武功又极高强，他怕我们住在庙里，就牵连上我们……”

祝倩倩不待她大哥说下去，抢着道：“我们是怕事的人么？”

祝士谔道：“妹子又逞强好胜了，总而言之，这是他们的一番好意。”

上官平也道：“祝兄说得不错……”

祝倩倩美眸瞟着他，娇声道：“你也帮着我大哥说话！”只见法空匆匆走入，朝祝士谔兄妹合十道：“方丈听说二位施主来了，极为高兴，要小僧奉请二位施主到方丈室一晤。”

祝士谔兄妹站起身来。

法空又道：“小僧给二位施主带路，二位请随小僧来。”祝倩倩回身道：“上官兄，你住在哪里，我们回头再来看你。”

上官平含笑道：“在下就在大殿上等二位好了。”

祝士谔兄妹随着法空往后进行去。

上官平走出客室，穿过长廊，跨上大殿石阶，只见那位别老人家坐在石阶上晒太阳，嘴里吸着旱烟管，一百喷着烟，一面朝自己看来。这回他没待上官平开口，先出声招呼着道：“小伙子，你……就是和……我老头同一桌……吃饭的，你……也住……在庙……里？”

他说话口齿不大清楚，像是在喃喃自语，说得很吃力，但脸却朝着上官平。

上官平耳朵敏锐，他说话虽极低沉，却听得清楚，连忙拱手道：“老人家说得是。”

别老人家偏了下耳朵，说道：“小伙子，你……说什么？”他耳朵重听！

上官平凑近了些，大声道：“就是在下。”

“唔！”别老人家点着头，又道：“你……叫什么……名字？”上官平道：“在下上官平。”

别老人家道：“上官平……很好……你是做……什么来的……”

上官平道：“在下是游山来的。”

别老人家道：“泰……山……有什么好游的？整座泰山……只有……快活三……还好走些……”

“快活三”三个字，听得上官平心头不禁一动，但看这位别老人家，连说话都吃力，自然不可能会是师父要自己来找的快活三了，一面试探着问道：“老人家时常去快活三么？”

别老人家吸着旱烟，喷出满口烟雾，含含糊糊的道：“我……我老头年纪大了，哪里……还能游山，但……到了泰山，总……得去走走，就去快……活三……走了一回，那……段路……真不错，我老……头可惜……没有女儿……也没人可以……托付……不然，我真想留……个遗……言，再过个七……八十年，我老人家死了，就……把我这……把老骨头，葬……到……快活三去……”

上官平听得暗暗好笑，这位别老人家，连走路都只能拖着脚移动，还要再活个七八十年，那岂不是要活到一百五十岁了？

别老人家接着又道：“泰……山还有一个地方也不错，那是碧霞宫……碧……霞元君是玉皇太帝……的女儿，长得美……得很……她的……侍儿……也个个都是……仙女……你们……年轻人应该去……瞧瞧……挺……有意思……”

他虽然上了年纪，但一说到仙女，还是咽着口水，好像很羡慕仙女似的！

上官平听得很好笑，这位老人家简直满口胡说八道，荒诞透顶。

只听一个娇脆的声音叫道：“上官兄，你等久了。”

那是祝倩倩的声音，人还在走廊上，话声老远就传了过来！不，她人也像一阵风般轻俏的快步走来。

上官平转身过去，祝倩倩已经到了面前，喜孜孜的道：“我们已经见过方丈了，他答应我们住在庙里呢！”

住在庙里，她竟有这般高兴！

祝士谔走在后面，他走路当然不会比妹子慢；但他却落后甚多，这时才刚从长廊转出，可见祝倩倩是一路跑出来的。她为什么这般性急呢？因为上官平说过在大殿上等他们的。

祝士谔脸上不觉有了笑容，妹子一向眼高于顶，从不假人词色，许多武林世家和自己同辈的少年，她很少理睬过人，对这位上官平，居然一见投缘，不但对他有说有笑，就是刚才一出方丈室，她就刻不容缓抢在自己面前，快步急行，恨不得一下飞到前进大殿上。上官平的人品，确是千中挑一之选，妹子眼光倒是不错。

祝倩倩回头望着大哥，娇嗔道：“大哥，你又不是秀才，干么一步三摇，走得真慢。”

祝士谔含笑道：“这可不是我走得慢，该是妹子走得快了。”

祝倩倩粉脸不禁飞红，举手掠掠鬓发，说道：“在爹面前，你走几步规行矩步，好让爹夸奖你少年老成，出来了这样慢吞吞的，讨厌死啦！”

祝士谔笑道：“所以爹要骂你像一匹没缰的野马，说要给你找一条缰

绳……”

祝倩倩被他说得粉脸更红，娇急的跺脚道：“大哥，你又乱嚼舌根，我不来啦！”回身朝上官平问道：“上官兄，方才你在和谁说话呢？”

“别老人家。”上官平随着话声，回头看去，刚才还坐在石阶上的别老人家已经不见，敢情祝倩倩出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祝倩倩眨着眼睛，问道：“别老人家是谁呢？”上官平道：“贤兄妹没来之前，住在庙里的，只有在下和别老人家两人，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待回吃晚餐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了。”

正说之间，法空匆匆走来，合掌道：“小僧领祝施主二位去看看客房，二位请随小僧来。”

祝倩倩回眸问道：“上官兄，你住在哪里呢？”这话是要上官平和她一起去了，姑娘家自然不好意思明说。

祝士谔知道妹子的心意就接着道：“上官兄如果没事，就和我们一同去看看客房如何？”

上官平道：“贤兄妹刚来，在下自当奉陪。”三人由法空走前面，来至客舍，法空推开上官平隔壁的一道房门，说道：“上官施主就住在隔壁一间房中，祝施主看看这一间房如何？”

祝士谔点头笑道：“太好了，和上官兄住在一起，就不会岑寂了。”

祝倩倩问道：“大师父，我呢？住在哪里？”

法空道：“女施主的客房，还在后面。”

祝倩倩道：“这里不是有很多房间空着么？”

法空合掌道：“回女施主，这里是男客舍，女客舍还在后面，也有两排房舍，和男客舍中间隔着一道墙，要从方才进来的长廊折向后面，另有一道门进去。”

祝倩倩道：“哪有这么麻烦？叫我一个人住到后面去？”

法空合十道：“这是敝庙的规矩，也是男女有别之意。”

祝倩倩道：“大哥，你们要不要去看看我住的房间？”

法空又道：“女施主原谅，女客舍中，男客止步，小僧也只能陪女施主到门口，里面另有一位老婆打扫管理，她会领女施主去看房间的。本来这里男客舍，女客也应该止步的，因为目前只有上官施主和一位别老施主住着，女施主和祝施主又是兄妹，才破例让女施主进来的。”

祝倩倩道：“你们庙里规矩真多。”

法空双手合十，陪笑道：“天下各大丛林，凡是设有客房的，都是如此。”

“好吧！”祝倩倩道：“那就麻烦大师父，领我去看看了。”

法空合十道：“女施主请随小僧来。”

祝倩倩跟着法空走了几步，又回头道：“大哥、上官兄，我去去就来。”

上官平紧记着茅棚中那人说的话，一半也为了好奇心所驱使，二更不到，他悄悄起床，推开东首窗户，穿窗而出，就长身掠起，越墙而出，施展轻功，来至云步桥北首一片松林之中，循着石径行去。

他因茅棚中那人敌友未明，一路上功凝百穴，耳目并用，暗自戒备，快走近茅棚，只见茅棚前面的一片空地上，站着一个人头戴斗笠，身穿宽大长衫的人，因为他面向茅棚，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不觉脚下一停，心中忖道：“这人大概就是约自己前来的那人了。”

正待走出林去，讯问他约自己前来，有何见教？但继而一想：“此人敌友未分，不如先看看他站在茅棚前面做些什么？”心中想着，就悄悄闪到一棵松树后面，隐住身子，凝目看去。

今晚月色朦胧，松林间更是树影迷离，但上官平自幼随师学艺，目能夜视，和对方相距，虽有七八丈距离，还能看得清楚。

只见那人手中执着一根树枝，抱元守一，凝立不动。他虽然不动，但上官平已可看出对方这一姿势，正是师门练剑的起手式——“紫气东来”，照说应该面向东方，剑竖胸前，向朝霞吐纳剑气，然后徐徐发剑。

“原来他在练剑。”上官平心念方动，那人身形已动，一剑缓缓递出，剑势乍展，身形又随着盘转，又是一剑斜划而出。

这剑势，上官平一看就知，那不是师父传给自己的“南天十八剑？”他练了十年剑法，自然十分熟悉，心中暗道：“这人果然和自己师门大有渊源！”

对方剑势已经展开，他就不好出声招呼，就是要出声招呼，也得等他把这趟剑法练完之后。上官平此时敌意已去，就静静的看他练剑。

他这一静下心来，才发现那人剑上造诣十分精纯，自己练剑十年，同样一套“南天十八剑”，从他手上使出，居然轻灵威猛，兼而有之，每一招式的精微之处，都是自己所无法体会的奇奥变化，自己所想像不到的精妙诀要，都从他剑（松枝）上发挥无遗，一目了然，一时看得上官平如醉如痴，默默记忆，心领神会。

“南天十八剑”，一共只有十八个剑式，那人演练到最后一剑，眼看即将练完，上官平耳中忽然响起一缕极细的声音喝道：“这是最后一式‘一剑小天下’，看仔细了！”

“南天十八剑”顾名思义，自然只有十八式剑法；但这人却说还有最后一式，那不成了十九剑么？

上官平耳中听到这缕极细的喝声，那人手中松枝已经展开，他使得十分缓慢，似是有意使给上官平看的。

上官平听到他的喝声，已知这人一定是本门前辈无疑，这一机会，岂肯放过？赶紧双目凝注，以手代剑，跟着那人松枝划出的移动变化式样，依样画葫芦的比划。

这一剑粗看起来，只是人随剑转，长剑只在身外划了一个圆圈，剑式十分简单；但在这一剑划出之间，却含蕴了博大精深的剑术原理，有凌厉猛攻，也有严密防守，真有剑势一出，攻守兼顾的绝世奇学。

上官平人本聪明，对本门“南天十八剑”，苦练了十年，这一招“一剑小天下”，既是继“南天十八剑”之后的一招剑法，自有其脉络可循之处。

那人敢情也怕上官平记不住，演完之后，又重复的演练两次，上官平也一心一意的跟着他练了三遍。那人练完第三遍，忽然把手中松枝朝地上一掷，口中发出一声长笑，突然腾空而起！

第三章痴情女子

上官平看他要走，急忙从树后掠出，口中叫道：“老前辈请留步……”等他掠出，但听笑声已杳，人影已渺，空山寂寂，惟余松涛！仰首向空，月色朦胧，流云如絮，哪里还有那人的影踪？

这人会是谁呢？莫非他就是师父要自己远来泰山找寻的快活三？

对了，大概这一招“一剑小天下”，本门之中，只有快活三才会，师父临终要自己来找快活三，也就是希望快活三把这一招剑法传给自己。

这一点，也许早已得到快活三的同意，所以昨晚他留下字条，要自己到茅棚里来，同时，他也要试试自己，是不是本门弟子？会不会有人假冒，才出手相试。

因为本门“风雷掌”，只有本门“一拳石”才能挡得住，自己使出“一拳石”，就可证实无误，所以约自己今晚二更前来，把“一剑小天下”传授给自己。

只是他既是本门前辈，又传授了自己剑法，何以不肯和自己见面呢？

他站立当场，想了一会，觉得这招剑法，自己不过初学乍练，万一忘了，岂不辜负了这位老前辈的一片苦心？当下俯身拾起松枝，就在当地依式练习起来。剑法虽然只是一招，但练习起来，却总是有些小地方未能尽如人意，而这些小地方，却正是剑法的变化精致之处，往往毫厘之差，下面的变化就全走样了。

这样的小心翼翼，细心揣摩，把它慢慢的改正过来，一直练到百遍之后，才能把身法步法和剑法合而为一，也逐渐的领悟出其中变化的精微之处，使出来也渐中规矩了！

正在练到心领神会之际，突听林间有人轻“咦”了一声。上官平耳朵何等敏锐，这一声虽轻；但在万籁俱寂的黑夜里，听来自自然特别清楚。剑势一收，立即一个轻旋，朝身后林中喝道：“什么人？”

松林间白影一闪，飞快的迎着奔出一个白衣少女，一脸惊喜的道：“上官平，果然是你！”

她好像遇上了亲人一般，一直奔到上官平身前，几乎就要扑入他的怀里。

上官平看清奔过来的正是自己初上山时遇见的那个白衣姑娘冷雪芬。他虽然只和她见过一面，但她的一颦一笑，不时的会从脑海中浮现，心里也常常会生出怀念的怅触，此刻竟然会在这里遇上她，心头觉大喜，急忙丢去手中松枝，叫道：“冷姑娘，会是你！”

冷雪芬奔到他面前，心里纵然想一下扑入他怀里去，但她总是姑娘家，没有见面的时候，心里一直叫着他的名字，也暗暗叫他平哥，见了面，反而有些羞人答答，赶忙刹住身子，粉脸一阵热烘烘的烧红，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望着他，幽幽的道：“这真是吉人天相，你没有掉下云步桥去，你的伤势好得这么快？是什么人给你治好的呢？”

她一连串问出几句话来，听得上官平一头雾水，几乎无从回答，看着冷雪芬问道：“姑娘说在下没掉下云步桥，在下几时掉下云步桥去了？”

冷雪芬举起纤手，轻盈的掠掠鬓发，脸上微赧，幽幽的道：“你那时正在昏迷之中，自然知道了。”

上官平听得一奇，想到智通大师曾说自己负伤之后，躺在方丈云床上，一直昏迷不醒，等智通大师回到云房，发现小沙弥被人点了睡穴，自己也离

奇失踪，但后来自己清醒过来，却睡在客房床铺上，伤势也完全好了。从失踪到伤势全好，这中间似乎有一段时间，少说也有一个多更次，没有人知道去了哪里，莫非她知道？心念这一动，就望着冷雪芬问道：“在下负伤昏迷，姑娘怎么知道的呢？”

冷雪芬粉脸一红，低垂粉颈，说道：“我也不想瞒你，那打伤你的黄衣女郎，就是我大师姐冷雪娥。”

“她是你大师姐？”上官平惊异的道：“你叫冷雪芬，她叫冷雪娥，你们还是亲姐妹？”

“不是的。”

冷雪芬续道：“我们小时候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由师父扶养长大，我师父姓冷，所以我们也姓了冷，雪字是我们排行。”

上官平道：“原来如此，只不知令师……”

冷雪芬脸色微变，急急说道：“你不要问我们师父的事，你问我，我也不会说的。”

上官平道：“对不起，我不问就是了。”

冷雪芬嫣然一笑道：“我们还是说你负伤的事吧，你是伤在大师姐‘玄女九转掌’下的，凡是被这种掌力所伤的人，内腑受到极大的震力，五脏六腑都会被震得离位，只有本门中人以‘九还手法’，推宫过穴，可使离位的脏腑恢复原位，再以真气打通十二经络，方可得救，我听说你被大师姐打伤，心里很着急……”

她粉颊上又飞起两片红云，一个姑娘家，对一个只见过一面的男人，怎可说出“心里很着急”的话来，她口气顿得一顿，立即解释道：“我虽然只和你见过一面，但……但你……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中了‘玄女九转掌’，只要超过六个时辰，就会呕血而死，所以……所以我……想救你……”

上官平感激的道：“在下真该谢谢你。”

“谁要你谢了？”冷雪芬瞟了他一眼，接下去：“我匆匆赶去伏虎庙，找了好一回，才在方丈室找到你，那时你已昏迷不省人事……”

上官平道：“这就对了，在下躺在方丈室，据说失了踪，那是你把我抱出去的了？”

冷雪芬想到自己抱着他的情景，心头不小鹿已经跳了，再经他口中说了出来，她更觉得羞不可抑，低着头道：“当时我抱着你出了伏虎庙，心里六神无主，不知到哪里去好？后来我想到这里有一片松林，不虑被人发现，才一路朝这里奔来，不料在云步桥上遇到了大师姐……”

上官平哦了一声道：“她很冷酷，看到了一定会很生气，对不？”

冷雪芬道：“她问我你是什么人？”

上官平道：“你怎么说呢？”

冷雪芬含羞道：“我只好说，你是我表哥，请她高抬贵手，放过了你。”

上官平道：“冷姑娘，真是谢谢你，哦，她肯答应吗？”

冷雪芬摇摇头，凄然道：“她要我把你丢到桥下去。”

上官平问道：“后来呢？”

冷雪芬道：“我求她开恩，她不肯答应，还拿出师父的金牌逼我，师父的金令，我自然不好违背，心想：这是我害了你，要不是我把你抱了出来，伏虎庙方丈也许会想出办法来，给你疗伤，现在你却一点生路也没有了，这一想，我觉得很对不起你，只有和你一起死了的好，我就奋不顾身，抱着你

往桥下跳去……”

上官平听得一阵感动，忍不住伸出手去，捉住了她一双玉手，低低的道：“冷姑娘，你……”

他还是第一次握住女孩子的手，一双又软又腻的柔荑，握在掌心，柔若无骨，禁不住心头狂跳，说了一个“你”字，底下的话，喉头好像塞住了，再也说不出来。

冷雪芬一张粉脸红上了耳朵，娇羞欲滴，却并没有挣动，任由他握住了双手。

上官平俊脸也红红的，说道：“姑娘……我……可以叫你雪芬么？”

冷雪芬心头一甜，轻轻的点着头。

上官平低声叫道：“雪芬……”

冷雪芬轻“嗯”了一声。

上官平道：“后来呢？你抱我跳下云步桥，我们两人怎么都没有死呢？”

冷雪芬轻轻挣脱了他的手，嗤的笑道：“死了我们还能见面么？”

上官平道：“后来呢，你快说呀，真急死人！”

冷雪芬又掠掠她被山风吹乱的秀发，才道：“我跳下去的时候，忽然被什么东西勾住了，并没跌下去，我想双手抱紧些，但这一拢，只拢了个空，你已经不知去向，我心里一急，就叫着你的名字，奋力一挣，朝下扑去，身子就像腾云驾雾一般，忽然‘拍’的一声，背脊落到实地上……”

上官平道：“云步桥下，水势湍急，你怎么会落在实地上呢？”

冷雪芬道：“我睁眼一看，竟然躺在桥梁上。”

上官平奇道：“你跳下桥去，怎么会躺在桥上的呢？”

冷雪芬白了他一眼，嗔道：“你不要插嘴好不好，听我说下去呢！我想：你已经跌下去了，我何忍独生？”

上官平心头一阵激动，又伸手过去，握住了她的手，说道：“雪芬，你真好。”

冷雪芬红着脸，这回因为上回已经给他握住过手，心中羞意，就少了几分，含嗔道：“叫你别打岔，你又打岔了，我再次往桥下跳去，这回我看得清清楚楚，桥下黑黝黝的，水声隆隆，但当我纵身跃下之际，又和先前一般，人像腾云驾雾般朝上飞起，又是砰的一声，跌在桥板上……”

上官平道：“莫非有什么能人在暗中救了你？”

“我也这样想。”

冷雪芬道：“但我纵目四顾，什么人也没有看见，我想照这情形看，你大概也不会跌下桥去，很可能是这人把你救了。”

上官平又道：“这人究竟是谁呢？”

冷雪芬道：“就是不知道咯，我一直找到这片林前，仍没找到人，但却闻到了一股浮散在空中的烟味，一股浓烈的淡巴菰气息，显然那人在这片林前吸过淡巴菰烟，烟味还留在空中，显然是刚走不久……”

上官平突然想到傍晚前在大殿前面遇上别老人家，他就坐在石阶上吸着旱烟，有一股浓烈得令人呛喉的淡巴菰烟味，莫非会是别老人家？”

不对，别老人家连走路都迈不开脚步，只是拖着两条腿在地上移动，根本不像是会武的人！

冷雪芬看他只是沉吟不语，眨着一双亮晶的眸子，问道：“你在想什么呢？”

“没有。”

上官平含笑道：“我只是在想，这救我们的人，一定是一位隐世的高人了，哦，后来呢？”

“没有了。”

冷雪芬道：“我找不到人，想来你一定是他救去了，我……只要你活着，我也要坚强的活下去，没想到今晚……竟然真的会在这里遇到你。”

上官平一手握着她的手，另一只手又轻轻的覆在她手背上，说道：“雪芬，我蒙你如此关爱，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

冷雪芬低低的道：“你知道就好……哦，现在该你说了，你的伤势好得这么快，到底救你的是谁？”

上官平笑道：“我和你一样，也不知道他是谁。”

冷雪芬道：“你怎么会不知道的呢？”

上官平道：“我只像是做了一个梦，好像身子被投在洪炉里，又闷又热，醒来的时候，衣衫尽湿，人却好好的躺在伏虎庙客房床铺上，那时天还没亮，我略为运气，发觉和平常一样，根本没有负伤，所以把遇上令师姐，和中掌负伤的事，当作了梦境……”

冷雪芬道：“所以我刚才看到你，觉得很奇怪，中了‘玄女九转掌’，因为内腑受到创伤，纵然由本门中人救治，最少也要休养七天，才能复原，照你这么说法，前后只不过一个更次，你就醒过来了，醒来之时，就伤势若失，这不是奇迹吗？”

上官平道：“可惜这位高人，救了我，也救了你，我们却不知道他是谁？”

冷雪芬眨眨眼睛，俏皮的笑道：“我们虽然不知他是谁，但我们可以称他为淡巴菰仙。”

上官平道：“淡巴菰仙？”

“是呀！”冷雪芬娇笑道：“我们连他人影都没有看到，只有在林外闻到一股淡巴菰烟味，所以只好称他淡巴菰仙了。”

上官平也笑道：“你这淡巴菰仙，起得很妙，以后江湖上会有人传为美谈，说从前有一位姓冷的女侠，跳了两次云步桥，都没有跳下去，是淡巴菰仙救的。”

冷雪芬也道：“那时也会有人说：从前还有一位年轻侠士，中了‘玄女九转掌’，也是淡巴菰仙救的。”

两人说到这里，都不觉笑了起来。

上官平两只手掌一直合着她的纤手，这时看她笑得好美、好甜，尤其她一双秋水般清澈的目光之中，脉脉含情，射出万缕情丝，叫人又怜又爱，心头不禁一荡，大着胆子，把她轻轻拉了过来。

冷雪芬给他这一拉，拉得六神无主，娇躯缓缓的偎入他怀里，心头又是羞涩，又是甜蜜，但也有些害怕，低着头，紧紧的躲在他怀里，不敢看他一眼，连身子都随着起了一阵轻微的颤抖。

上官平还是破题儿第一次和软玉温香的娇躯相依相偎一颗心不由得怦怦乱跳，几乎跳到了喉咙里，连气都透不过来，口中嗫嚅的道：“雪芬，今晚，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

冷雪芬一颗头埋在他怀里，幽幽的道：“我得不到你的消息，不知道你伤势好转了没有？只有到这里来碰碰运气，也许会给我遇上淡巴菰仙，因为他昨晚就在这松林下一块大石上坐着吸的烟……”

上官平道：“你……真好……”

他情不自禁，低下头去，轻轻的吻着她秀发，把脸贴在她秀发之上，再也不肯移开。

两颗心隔着薄薄的衣衫，彼此都可以感觉得到跳得很厉害！

两个人也都没有再说话，此时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反正不用说话，也自有心灵相通。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冷雪芬轻轻推开了他，粉脸飞红，默默含羞的抬起眼来，幽幽说道：“平哥哥，我有一句话，你肯不肯听？”

上官平跨上一步，伸过手去，又拉起了她的玉手，说道：“你说的话，我自然会依你的。”

冷雪芬眨着眼睛，说道：“真的？”

上官平道：“你快说出来吧！”

冷雪芬道：“你明天就离开泰山，好不？”

上官平一怔，问道：“为什么？”

冷雪芬道：“你不要问为什么？你肯听我的话，明日一早就下山去。”

上官平道：“你是怕令师姐不肯放过我，对吗？”冷雪芬点着头道：“大师姐如果知道你伤势好了，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她身边有师父的金令，如果她逼着我和你动手，我怎么办呢？不是叫我难做人吗？”

上官平气愤的道：“她出手伤人，我不去找她，她还要找我？这不是太过份了么？”冷雪芬目中露出央告之色，望着他道：“平哥哥，我们今晚一见，我冷雪芬已经把一颗心交给你了，我也永远是你的人了，为了我，也为了你，你一定要听我这句话，算是我求你的，明日一早，就下山去，好吗？”

上官平握着她的手，说道：“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如果是别的事，你就是说一千件，我也都会依你；但上泰山来，是先师临终时的遗命，我不能违背师命，你不会怪我吧？”

冷雪芬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接着为难的道：“既然是你奉有师命，我自然不能催你下山，只是大师姐的脾气，我最清楚，她是个生性好强的人，你伤在她掌下，又很快好了，这要给她知道了，她是绝不肯放过你的，你武功再高，也挡不住她一掌，你又不肯走，这……叫我怎么办呢？”

上官平握着她的手，柔声道：“你只管放心，我会避开她的。”

冷雪芬还是摇着头道：“大师姐手下有很多人，消息灵通得很，也许现在她已经知道了，平哥哥，这样好不……”她偏头说道：“你奉了师命前来办事……”

“不！”上官平道：“我是找人来的。”

冷雪芬道：“我听你说过，一个叫快活三的人，泰山只有一条路，叫快活三，并没有这样一个人……”

上官平肯定的道：“先师交代的事，一定有这个人。”

冷雪芬道：“你既然是找人来的，晚几天，自然没有关系了，你明天先下山去，过一段日子再上来，这不算违背师命吧？”

“不！”上官平道：“找人这事，不能耽搁，万一这人过几天下山去了，我又到哪里去找？”冷雪芬目含幽怨，说道：“说来说去，你是不肯下山去了？”

刚刚说到这里，忽听“哈啾”一声，有人在林外打着喷嚏！

冷雪芬蓦地一惊，低声道：“林外有人！”

上官平急忙一个箭步，掠出林去，林外，夜色虽浓，还有朦胧月光，举目四顾，那有什么人影？

冷雪芬跟在他身后，纵出林来，问道：“你看到人影么？”上官平道：“没有。”

冷雪芬道：“这就奇了，方才明明有人打着喷嚏，怎么会没有人呢？”话声未落，只听“嘶”的一声、一道人影，从一棵大树上飞泻而下！

上官平大喝一声：“什么人？”

“砰！”那人落到地上，竟然往地上摔倒，一动不动。冷雪芬凝目看去，只见那人一身黑衣，是个标悍汉子，不由得脸色大变，轻声道：“不好，他是大师姐手下，莫非是跟踪我来的？”

上官平走到那汉子身边，低头看去，只见那汉子似是被人点了穴道，耳朵、鼻孔，和口中都被人塞了许多泥巴！

这情形生似他遇上了鬼，着了鬼的戏弄。

上官平轻笑道：“他是被人点了睡穴。”

冷雪芬神色紧张的道：“我要回去了。”

上官平恋恋不舍的道：“我们几时再见面呢？”

冷雪芬羞涩的看了他一眼，微微摇头道：“大师姐派他跟踪我，一定对我起了疑，这几天我们最好不要见面，有机会我会来找你的，我走啦！”

说完，急步奔行而去。

上官平目送她白影渐渐的在夜色中消失，他顿然感觉到好像失落了什么，怔怔的站了一会，眼看夜色已深，也就悄悄回转。

一宿无话，第二天清晨，上官平起身之后，刚刚盥洗完毕，只听走廊上传来一声娇呼：“上官兄，你起来了没有？”那是祝倩倩的声音，上官平慌忙开门出去，含笑道：“祝姑娘早，祝兄还没起来么？”

祝倩倩道：“大哥刚起来，现在正在洗脸呢，他还是我来才把他叫醒的。”

朝霞映在她脸上，白里透红的娇靥，漆黑而灵活的眸子，鼓腾腾的酥胸，纤细的腰肢，每一处都充满了美好的青春气息，更显得她予人以清新活泼之感！

如果以她和冷雪芬相比，那么她像春花般娇丽，冷雪芬就像秋月般皎洁！

祝倩倩忽然发现他看着自己，一声不作，好像看出了神，不禁粉脸一红，娇声道：“上官兄，你怎么不说话呢？”

上官平哦了一声，一张俊脸蓦地红了起来，嗫嚅的道：“在下没……没什么……”

祝倩倩噗哧一笑道：“我看你好像在想心事。”

上官平脸色更红，说道：“在下……没想……”这时祝士谔已从隔壁房中走了出来，含笑道：“妹子，你把我吵醒了，又把上官兄也叫起来了。”

祝倩倩道：“才没有呢，上官兄早就起来了。”

她没待两人开口，两条黛眉一挑，笑吟吟的接着说道：“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吃过早餐，就可以上山找假老虎去了。”

上官平想着昨晚冷雪芬的话，劝自己今天就下山去，她的意思，自然是希望自己暂时避开她大师姐，如今祝倩倩却要约自己去找假老虎，那不是自己找上门去么？但他究竟是年轻好强，岂肯说不去？而且这么说，岂不是表示自己怕了黄衣女郎？年轻人又岂肯示弱？

祝士谔道：“你就是喜欢找事。”

祝倩倩道：“我们上山来，本来就是找老虎来的，如今既然知道老虎是歹人扮的，难道我们就不去找歹人了？”

祝士谔道：“自然要找，只是……”

祝倩倩道：“只是什么，难道我们莱芜祝家，还怕了一个妖女不成？”

祝士谔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前晚到伏虎庙来寻衅的黄衣女郎，必有企图，也必有来历，我们最好应该先查出她的来历和企图，不宜轻举妄动。”

祝倩倩道：“大哥，我们住在庙里，不出去走动，就会查得出她的来历和企图吗？我们要调查她的来历和企图，至少也先知道她在哪里落脚？才能着手侦查这些人的行动，所以早餐之后，我们要到处去走走，说不定可以找到她落脚的地点呢！”

祝士谔道：“我想……这件事最好还是先去禀报爹知道，看他老人家有什么指示？”

祝倩倩道：“我们上山来什么也没有遇上，就去禀报爹了，不让爹笑我们少不更事才怪，至少我们要查到一点踪迹，或是摸到对方一点底细，再去禀报他老人家，才不至小题大做。”

刚说到这里，一阵清朗的云板之声，传了过来。

上官平道：“贤兄妹不用争论了，该是用早餐的时候了。”

三人就一路朝膳堂行来，从昨晚起，膳堂上多开了一桌素斋，一桌是别老人家、上官平和祝士谔兄妹，另一桌则是祝家庄的四个庄丁。

别老人家上了年纪的人，晚上睡不熟，早晨也起得特别早，云板还没有响，他早就坐在桌子旁等着吃早餐了。

三人走近桌子，别老人家朝他们点着头招呼道：“你们……都来了，快请坐下来。”

上官平道：“别老人家早。”

“不……不早了。”

别老人家面前早已装好了一碗稀饭，说道：“今天……天气好你们要去……去游山！就……要吃……得饱些，快去装……装稀饭了。”

三人各自装了一碗稀饭，另外每人还有一个馒头，别老人家早已舀了两匙白糖，拌在稀饭里，然后夹起一个馒头，用手撕着就吃。

上官平、祝士谔也各自取了一个馒头，祝倩倩不吃馒头，只是慢慢的喝着稀饭。

别老人家一面吃着馒头，一面叽叽咕咕的说着：“泰山……没什么好玩的……只有……快活三……我去过，那……地方着实不错……路也平稳好走……上了年纪的人……也只有快活三……还走得动，……你们年轻人……倒可以……到碧……霞宫去……看看……”

他口齿本来就不大清楚，嘴里又在吃着馒头，因此说的话断断续续，不大听得清楚。

祝倩倩道：“老人家你去过碧霞宫么？”

“没……没有……”别老人家道：“我那……里还跑……得动？所以游……游山要年……轻的时候，我……已经老了……”

他喝了口稀饭，又道：“我……是听人说的，碧霞宫供的是玉皇太帝……的女儿，她……长得很美，连她手……下的侍女也……也都是……仙女，你们……应该去看看……”这话上官平昨天已经听他说过了，但今天他是说给

祝士谔兄妹听的。这位老人家不知从哪里道听途说，听来了这些古老的神话，但因他已经走不动山路，无法去碧霞宫游玩，才如此念念不忘，逢人就说。

祝倩倩觉得他说的好玩，忍不住笑道：“真的，那我们一定要去。”

别老人家上了年纪的人，看到有人相信他的话，心里大是高兴，不觉放下馒头，一本正经的道：“玉皇大帝……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封她为……泰山玉女，不过她……她在天上住的时间多，住在泰山的……只是些……侍……侍女……这些……侍女……都会……仙法……有时仙……女也会思……思凡……”

祝倩倩听得噗哧笑了出来，说道：“老人家，你是在说故事？”

别老人家点着头道：“是故事，但……也真……真有其事……”

他越说越起劲，居然放下稀饭，打着火石，吸起烟来，一面吸烟，一面说道：“小姑娘，泰山的……故事，我……听得多……着呢，你喜欢……听故事，以后……我慢慢的讲……讲给你听……”

听他说故事：实在很吃力！而且这一吸烟，呼出一阵阵的淡巴菰味，也不好受。

祝倩倩几乎要咳出声来，站起身说道：“老人家，我们要走啦，回来再来听你讲故事吧！”

上官平、祝士谔也已吃好，跟着站起，那边一桌四名庄丁也早已吃好了，跟着走出膳堂。

上官平心中暗自嘀咕，这位别老人家吸的正是淡巴菰，前晚救自己的，会不会就是他呢？虽然别老人家看去不像丝毫会武功的人；但一个人武功到了化境，就不容易看得出来，难道他真是一位隐世的高人不成？

祝倩倩一边走路，一双秋波只是注意着上官平，看他在走路的时候，只是低头沉思，心中觉奇怪，忍不住偏头问道：“上官兄，你在想什么心事呢？”

上官平抬头道：“在下没有想什么？”

祝倩倩披披嘴道：“我看得出来，你好像是在想什么心事，只是不肯说出来罢了！”

上官平道：“在下真的没有。”

祝士谔笑道：“妹子，你就是自作聪明，怎么知道上官兄在想心事呢？”

祝倩倩道：“方才我去找上官兄，他也这样心不在焉的想着心事，现在又这样沉思着，不是想心事还是什么？”

祝士谔笑道：“我怎么没看到呢？”

他没看到，不是说妹子时常在关心上官平么？

祝倩倩脸上一红，娇声急道：“大哥，你……”“好了！”祝士谔含笑说道：“现在我们谈谈正经的，你看我们该到哪里去？”

祝倩倩偏头道：“上官兄，你说呢？”

上官平道：“在下初来泰山，路径不熟，悉听贤兄妹作主，要去哪里，在下无不奉陪。”

祝倩倩喜孜孜的道：“我们从这里出发，走快活三、御帐坪、云步桥，一直到万丈碑，一路慢慢搜索，如果时间来得及，就再上去，大哥，你看好不？”

祝士谔道：“好吧，咱们把它当作游山玩水一样，能找得到这些人的下落固好，找不到也不要紧，泰山有偌大的山区，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走得完。”

祝倩倩道：“好了，我们这就走吧！上官兄，你来呢！”

她和上官平认识还不到一天，却叫得比她大哥还要亲切，好像一刻也离不开他一般，连走路都要和上官兄走成并肩，把她大哥都冷落了。

祝士谔是故意落后的，妹子一向眼高于顶，难得被她看中意的，她既然喜欢上上官平，做哥哥的自然要全力促成他们了。因此由上官平和祝倩倩走在前面，祝士谔和四名庄丁走在一起，稍稍落后了些。

一行人刚走出前殿长廊，就遇上了法善，他看到祝士谔手中提着一支无缨枪，身后四名庄丁也各自持长枪，腰悬匣弩，准备要出发模样，不觉迎着合十道：“祝施主几位，不知要去哪里？”

祝士谔抱拳道：“在下兄弟，原是上山找虎来的，如今既然知道虎是歹人扮的，自然要去找找这些歹人，落脚何处了？”

法善面有难色，合十道：“祝施主贤兄妹，为世除害，贫僧无任钦佩，只是家师认为这批人行动诡谲，武功极高，扮虎之事，只怕另有图谋，因此敝庙除了日夜加强戒备，并已派师弟法空专程赶去少林寺求援，目前山上危机隐伏，祝施主一行，此时如去找他们落脚之处，似有未妥，还望祝施主贤兄妹三思。”

祝士谔还没开口，祝倩倩已经走了过来，抢着道：“大师父，我们上山来，原是想找害人的老虎来的，如今知道了老虎是歹人扮的，我们如果撒手不管？岂不是怕了他们？再说他们到贵庙寻衅，贵庙除了加强戒备，已专程派人去少林寺求援，我们上山来了，总不能等到少林寺的人来了再出动，贵庙的行动，和我们是两码子事，何况今天我们只是去山上到处看看，也不是一定要和他们动手，大师父的好意，我们心领啦！”

法善听得一怔，依然合十道：“女施主……”

祝倩倩不待他说下去，就道：“大师父不用说了，我们只是暂时借住贵庙，贵庙也不能干涉我们的行动，莱芜祝家的行动，几时受人限制的了？”

祝士谔道：“妹子不可对大师父如此说话。”

祝倩倩道：“难道我们的行动，还要人家来干涉么？”

法善连连合十道：“贫僧不敢，女施主幸勿误会。”

祝倩倩道：“大哥，上官兄，我们走。”

法善被她抢白了一顿，自然不好再说，双手合十，看着他们一行七人出庙而去，立即转身朝后进方丈室禀报去了。

祝倩倩出了伏虎庙，就冷冷一笑道：“大哥，你看气不气人，伏虎庙不敢去招惹人家，却要来干涉我们的行动。”

祝士谔道：“妹子，法善师父原也是一番好意。”

“好意。”

祝倩倩哼道：“我们莱芜祝家，岂是怕事的人？”

上官平心中暗道：“她一再提到莱芜祝家，看来莱芜祝家在武林中一定是很有名的了。”

一行人由石经峪，经快活三、御帐坪，又来到万丈碑的松林里。

祝倩倩娇靥如花，侧着脸，娇声道：“上官兄，我们昨天就是在这里认识的咯，就在这里坐下来休息一回好么？”

她说得含情脉脉，言中自然是含有这里是初次见面的地方，值得纪念的意思。

林间有一方横卧的大石，也正是昨晚上官平和冷雪芬并坐谈心的地方。上官平来到这里，不禁使他想起温柔多情的冷雪芬来。

祝倩倩看他没有作声，只是怔怔的望着大石出神，心中暗道：“他时作沉思之状，到底有什么心事呢？”心中想着，一面俯身吹吹石上灰沙，就先行坐下，抬头叫道：“上官兄，你也坐下来呀！”

上官平“噢”了一声，如梦初醒，但她坐的位子，正是冷雪芬昨晚坐的地方，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坐下去，这就含笑道：“你累，你就坐一回，我还不累。”

祝倩倩小嘴一噘，不依道：“上官兄，你怎么啦？是不是不愿意和我坐在一起？”

上官平道：“祝姑娘，你这是多心了……”

祝倩倩披披嘴，不待他说下去，就抢着道：“我才不是多心呢，你大概觉得男女有别，对不？其实我们都是江湖儿女，如果上官兄还有这种想法，不是太迂了么？”

上官平道：“祝姑娘觉得在下很迂么？”

祝倩倩娇笑道：“迂还不算迂，只是有些头巾气罢了。”

她这一笑，就像初放的百合花，既娇又美！

上官平笑道：“依你说要怎样才算没有头巾气呢？”祝倩倩用手拍拍身边的大石，说道：“上官兄坐下来了，就证明你没有头巾气了。”

上官平道：“好，在下就坐下来。”

果然傍着她在石上坐下。

祝倩倩偏头笑道：“还不错，只是……”她故意拖长着不说下去。

上官平道：“祝姑娘怎么只说了只是两个字，就不说下去了？”

祝倩倩抿抿嘴，笑道：“你是我激了你，才坐下来的，不能算数。”

上官平笑了笑：“祝姑娘很会说话，在下说不过你。”

祝倩倩忽然小嘴又噘了起来，说道：“人家叫你上官兄，你叫我什么呢？”

上官平道：“在下称呼你祝姑娘，难道也不对么？”“自然不对了。”

祝倩倩道：“只有陌生人，才姑娘、在下的，听得憋扭死啦！”

上官平道：“那要在下怎么说呢？”

祝倩倩道：“我叫你上官兄，你就应该叫我名字倩倩。”

上官平忽然发现祝士谔和四个庄丁，一直没有进入林来，这里只有自己和祝倩倩两人，这自然是祝士谔有意让自己和倩倩有说话的机会了。一念及此，不觉脸上一阵热烘烘的，感到有些坐立不安。

祝倩倩偏头道：“上官兄，你怎么不说话呢？”上官平道：“祝兄他们怎么还不来呢？”

祝倩倩道：“大哥他们也许到附近……”

话声未落，突听一声“嘶”的衣袂飘风之声，一道人影，朝两人面前泻落。

上官平站起身道：“祝兄来了……”

目光一注，才看清泻落面前的竟是一个面目冷森的灰袍老者！这人他前晚见过，在伏虎庙前面，是黄衣女郎手下的四个灰袍老者之一。

上官平方自一怔，祝倩倩也发现来人不是大哥，倏地站起身来，叱道：“你是什么人？”

灰袍老者目光炯炯，注视着上官平，冷森一笑，说道：“上官平，你果然没死！”

上官平大笑一声道：“在下活得好好的，怎么会死呢？”祝倩倩一手按

剑，怒叱道：“你才该死，哼，你就是黄衣妖女手下的爪牙，我们就是找你们这些江湖败类来的！”

灰袍老者目中隐射精光，嘿嘿干笑道：“小丫头，你找死！”右手抬处，一掌拍了过来。

上官平看得大怒，喝道：“你敢出手伤人！”抢上一步，右手一举，迎着击出。

两人出手均极快速，但听“拍”的一声，双掌接实，两人各自退后了一步。

上官平但觉对方掌力之中，含有一股逼人的阴冷之气，心中不觉一怔。

祝倩倩看那灰袍老者举掌朝自己拍来，却被上官平抢着接了过去，她岂肯甘休，“锵”的一声掣出长剑，叫道：“上官兄，这老不死是冲着我来，还是由我对付她。”

上官平左手一摆，拦着她道：“不，他使的是‘阴风掌’……”

灰袍老者眼看上官平硬接了他一掌，这小子内力居然和他不相上下，心头暗暗惊异，狞笑道：“不错，老夫使的正是

‘阴风掌’，你小子再接我一掌试试！”

话声出口，右手闪电般一掌朝上官平胸前拍来。

他方才那一掌，只不过使了三成力道，被上官平接了下去，这一掌上，却使了八成力道。

上官平拦在祝倩倩身前，朗声道：“再接你一掌，又有何妨？”

右手平推，又朝前迎了出去。他因自己练的是“纯阳玄功”，不惧“阴风掌”一类旁门阴功；但也不敢大意，这一掌出手，暗自吸了口气，运起功力，朝前击出。

一个当胸击来，一个平胸推出，双掌自然很快就接着了；但听“拍”的一声，这回情形和方才不大相同，因为方才大家只用了几成力道，掌力并不太强；但这回双方几乎都用上了全力，双掌接实，劲风飞卷，吹得两人长衫都猎猎飞舞！

上官平依然凛立不动；灰袍老者忽然脸色大变，一个人被震得往后连退了三步，一条右臂也下垂若废，一声不作，回身顿足，一道人影顿时腾空掠起，飞射而去。

祝倩倩娇叱道：“你还往哪里走？”正待纵身追去。

上官平急忙一把把她拉住，说道：“由他去吧！”

祝倩倩嗔道：“你这人怎么……”

“妹子，发生了什么事？”

祝士谔和四名庄丁都在树林外面，听到了妹子的一声娇叱，急忙赶了进来，目光一落，看到上官平拉着妹子的手，妹子一脸娇嗔，只当两人在打情骂俏，做哥哥的就是要成全妹子，才没进来的，在这种节骨眼上，自然不便留下，只当不见，正待返身退出！

上官平脸上一红，急忙放开手，叫道：“祝兄……”

他底下的话还没出口，祝倩倩也抢着叫道：“大哥，你方才到哪里去了呢？你要是也在这里，就不会让老贼逃跑了。”

“老贼？”祝士谔经两人一叫，只得走了进来，讶异的道：“什么人逃跑了？”

上官平道：“方才有一个灰袍老者突然现身，兄弟和他对了两掌，他掉头就走，兄弟因他练的是‘阴风掌’，祝姑娘要追上去，兄弟劝她不可追。”

这番解释，是说出他为什么拉住祝姑娘手的。

祝士谔愕然道：“这人上官兄可曾见过么？”

上官平道：“是一个灰袍老者，兄弟前晚见过他，是黄衣女郎手下的四个灰袍老者之一。”

祝士谔目注上官平，问道：“上官兄说他会使‘阴风掌’，你不是和他硬对了两掌？你快运气试试……”

祝倩倩“哦”了一声，回头望着上官平，一脸俱是关切之色，埋怨着道：“不是大哥说，我倒忘了，你说他使的是‘阴风掌’，叫人家不可硬接，你却硬接了他两掌，我听爹说，‘阴风掌’一类旁门阴功，只要被他击中，阴风就会透体而过，你还不快运功试试，如果感觉不对，我们就赶快回去，我家有‘纯阳驱阴丹’，可治被‘阴风掌’击伤的伤势，你是不是身上感到有些发冷？”

她太关心他了，以至说话就像连珠一般，说得又快又急。

上官平朝她笑了笑：“多谢祝姑娘，在下不惧‘阴风掌’，才敢和他连对了两掌。”

“你……”祝倩倩粉脸一红，说道：“……也真是的，怎么不早些说呢？害得人家替你着急！”祝士谔微微一笑道：“妹子也没白着急，至少现在知道上官兄不惧‘阴风掌’一类旁门阴功了。”

祝倩倩嗯了一声，娇笑道：“大哥说得对，如果没有那老贼和你对上两掌，你还深藏不露，不肯说呢！”

上官平俊脸微微一红，笑道：“祝姑娘这么说，好像在下真是深藏不露了。”

“难道还是假的？”祝倩倩披披樱唇，说道：“讨厌，姑娘，在下的，听得多憋扭？我不是和你说过？你叫我倩倩就好了。”

祝士谔忙道：“上官兄，妹子说得没错，咱们萍水论交，兄弟相称，和我小妹也不用客气，就叫她名字好了。”

上官平道：“这个在下如何……”

话声未落，只见一名庄丁匆匆走入林来，朝祝士谔行了一礼，说道：“启禀公子，庄主已经赶上山来了，现在伏虎庙中，请公子、姑娘立即回去。”

祝倩倩喜道：“爹也来了，大哥，上官兄，我们快回去。”

祝士谔道：“爹大概是不放心我们，才亲自赶来的。”

一面朝上官平抬抬手道：“上官兄，我们走吧！”

三人走出松林，祝倩倩喜孜孜的看了上官平一眼，说道：“上官兄，我爹十分随和，你见到他老人家，一定会很谈得来的。”

祝士谔笑道：“爹见到上官兄，一定会很高兴。”

祝倩倩自然听得出大哥的口气，粉脸蓦地红了起来，没有再作声。

一行人脚下加紧，不过半个多时辰，就赶回伏虎庙。只见门口伺立着一个青衲和尚，看到祝士谔，连忙合十道：“祝施主回来了，老庄主正在方丈室中，刚才方丈传谕，要小僧在此恭候，祝施主等一回来，就请到方丈室去。”

祝士谔点点头道：“多谢师父。”

祝倩倩回头道：“上官兄，我们快走了。”

三人来到方丈室，祝士谔脚下一停，抬手道：“上官兄请。”

上官平道：“祝兄怎么和兄弟客气起来了，伯父来了，自该祝兄走在前面。”

祝士谔道：“兄弟那就不客气了。”

举步走入。

祝倩倩道：“现在总该上官兄请了。”

上官平不好再谦让，只得跟着走入，祝倩倩则喜孜孜的跟在上官平身后。

方丈室中，老和尚智通大师陪着一个两鬓花白，神情威重的红脸老者正在谈话。那老者浓眉鹄目，鹰鼻海口，颔下留着一把花白长髯，身穿古铜长袍，双目炯炯，棱威逼人，正是莱芜祝家庄的老庄主，江湖上人称石敢当的祝南山。

祝士谔恭敬的走上前去，行了一礼，说道：“孩儿见过爹爹。”

祝倩倩像一阵风般奔到爹的身边，娇声道：“爹，你老人家怎么也赶来了。”

祝南山含笑道：“为父是不放心你们，才赶来看看的。”

目光一抬，注视着上官平，问道：“这……”

他“位”字还没开口，祝倩倩已经抢着道：“爹，他叫上官平。”

一面回头朝上官平娇美一笑道：“上官兄，这就是家父咯。”

上官平走上一步，抱拳作了个长揖，说道：“小侄上官平，见过祝伯父。”

祝士谔在旁道：“他是孩儿新结交的好友。”

祝南山欠欠身，呵呵笑道：“上官贤侄不可多礼，唔，老夫方才也听方丈大师谈起过你，英雄出少年，果然是难得的隽才！”

他看了上官平，又回头看了女儿一眼。

上官平躬身道：“祝伯父夸奖。”

祝倩倩听到爹夸奖上官平，比夸奖她还要高兴，一脸俱是喜色，娇声道：“爹，方才我们出去，在万丈碑松林里，遇上一个灰衣老贼，上官兄说他是黄衣妖女手下的四个灰衣贼之一，他打了女儿一记‘阴风掌’……”

祝南山听得一惊，问道：“你有没有被他掌风扫中？”

祝倩倩娇笑道：“没有，被他掌风扫中了，女儿这时候还能和爹爹说话么？幸亏那老贼击来的一掌，被上官兄抢在女儿身前接了过去。”

祝南山目光又转向上官平，问道：“上官贤侄硬接了对方一记‘阴风掌’，没有事么？”

祝倩倩娇笑道：“上官兄不惧‘阴风掌’，连接了对方两掌，我看那老贼被震得连退了四五步，一条右臂都举不起来了，才知难而退，转身逃走。”

祝南山听得目中寒芒闪动，暗自寻思：“不惧‘阴风掌’，可能是此子练成了玄门护身真气，也会把对方震得连退数步之多；但对方一条右臂无法举起，分明是遇上克制‘阴风掌’的功夫，两人双掌交击，被破去所练的阴功，才会右臂若废，能破旁门阴功的，除南岳狱派的“三阳神功”，只有泰山一派的‘紫气神功’，此子若非衡山门下，那就是泰山派的弟子了。”

想到这里一手捋须，呵呵笑道：“这么说是上官贤侄救了小女。”

上官平脸上一红，说道：“那灰衣老者，原是冲着小侄来的。”

祝南山沉吟了一下，问道：“黄衣妖女手下四个灰衣老者，都会使‘阴风掌’么？”

“阿弥陀佛！”

智通大师合十道：“不错，那四个灰衣老者确实都擅‘阴风掌’，前晚老衲两个小徒，都是伤在他们‘阴风掌’下的。”

祝南山朝上官平问道：“上官贤侄还记得他们四人的长相么？”

上官平道：“他们四人看去神情很冷漠，年龄都在五旬以上，紧闭着嘴唇，不说话的时候，像石翁仲一般，一点表情都没有。”

祝南山口中“唔”了一声，点头道：“果然是他们！”祝倩倩道：“爹知道他们是谁么？”

祝南山道：“是阴谷老妖门下的四大弟子。”

祝倩倩奇道：“阴谷老妖，女儿怎么从没听说过呢？”

祝南山莞尔笑道：“你这点年纪，当然没有听说过了。”

“阿弥陀佛。”

智通大师合掌道：“不说令媛了，就是老衲也没听人说过了。”

祝南山大笑道：“大师佛门中人，很少在江湖上走动，这些黑道魔头，自然也不会知道，只是奇怪的阴谷老妖一向自视甚高，他门下弟子怎么会和黄衣妖女沆瀣一气，充当他的手下了？”

祝士谔道：“爹，阴谷老妖很厉害么？”

祝南山道：“阴谷老妖，是咱们叫他的，他自称阴谷子，练成一身阴功，在黑道魔头中，算得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三十年前，他听说南岳派‘三阳神功’，是异派旁门各种阴功的唯一克星，特地找上衡山，要和南岳派的‘三阳神功’较量较量，当时南岳派前代掌门南灵子，自知‘三阳神功’不如师弟赤灵子，就命赤灵子接受他的挑战……”

祝倩倩偏着头问道：“后来呢，是谁胜了？”

祝南山道：“自然是阴谷老妖胜了，他练的‘阴风玄冰掌’，已有十二成火候；但赤灵子练的‘三阳神功’，不过十成，何况南岳派‘三阳神功’，只能对付普通的旁门阴功，像‘玄冰掌’一类功夫，‘三阳神功’就无法破解，结果赤灵子只接了他一掌，就当场全身僵冻而死，阴谷老妖之名，也从此大著。”

祝倩倩道：“玄冰掌有这么厉害？那是他们没把看家本领传给他的门人了。”

祝南山大笑道：“傻丫头，‘玄冰掌’有这么好练？阴谷老妖岂不就成了武林之王了么？据说要练‘玄冰掌’，必须先把‘阴风掌’练到了十二成火候，再在地底冰窖中苦练十二年，方有小就，他们下弟子练成‘阴风掌’，已可纵横江湖，很少有人能接得下，何须再去花十二年坐在冰窖中苦练？而且在冰窖坐关，如果功力稍差，一两个晚上，就会被冻僵了，如何熬得过十二年，所以很少人能练成‘玄冰掌’，被‘玄冰掌’击中，全身血肉，立被冻僵，再也无药可救。”

祝倩倩道：“玄冰掌有这么厉害，难道没有破它的功夫么？”

祝南山含笑道：“破它的功夫，当然有，譬如练成少林‘无相神功’，武当‘太极神功’，泰山‘紫气神功’，都不是‘玄冰掌’所能伤害，要本身先不怕它的玄冰真气侵袭，才能破它，譬如少林‘般若掌’，武当‘太极掌’，泰山‘风雷掌’，都能破它……”

上官平听他提到“风雷掌”，上面冠上“泰山”二字，心中暗暗奇怪，“风雷掌”是本门的功夫，他怎会说泰山派的呢？祝倩倩秋水般清澈的眼睛忽然一亮，说道：“爹，我们不是泰山派吗？你老人家怎么没教我们呢，

原夹爹也藏私！”祝南山微微一笑道：“爹怎么对会你们藏私？因为你祖父一辈，有师兄弟三个，每人都得到师父传授的一种绝艺，那是剑、掌、枪，你祖父得到的是枪法，所以不会‘风雷掌’了。”

祝倩倩道：“那要什么人才会呢？”

祝南山道：“只有本派的掌门人才能学全本派四种绝艺；但本派已经几十年没有掌门人了。”

祝倩倩问道：“为什么？”

祝南山道：“这个为父也不知。”

“哦！”祝倩倩好似忽然想到了什么，接着问道：“爹方才说的‘紫气神功’，也是本派的功夫了？”

“不错。”

祝南山道：“那是本派四种绝艺之首，也只有本派掌门人才能练习。”

祝倩倩小嘴一撇，说道：“当时祖师订这条规矩的时候，就已经不公了，为什么本派武功，只有掌门人才能练习，同是本派弟子，为什么不能练习？”

智通大师合十笑道：“女施主说的，各大门派差不多都是有这种情形，因为每一门派，门下弟子在人数上虽多寡不同；但所收弟子，有的是自己慕名投来的，也有各方朋友推介来的，既在江湖上开门立派，不能不收弟子，因此门派越大，门下弟子的人品也越发流杂，良莠不齐；但各大门派对甄选继承人，都十分严格，从小开始，一言一动，就一一记录下来，以品德为第一，经过几十年考核，才正式决定，因为有这种慎重，各大门派才能屹立迄今，没有出过差错，因为各大门派有他们独特的心法，和秘传的武学，这些武功，也可以称之为镇山之宝，大抵都是威力极强，如果每一个门人弟子都能练习，传给正人君子还可无事，如若一旦传之匪人，就足以使本来一向不宁静的江湖，更为混乱，岂非还是不传的好么？”

祝南山捋须笑道：“倩倩，老师父这番话，说得极为明白，你现在懂了吧？”

祝倩倩点点头道：“女儿懂，哦，爹，你说我祖父有两位同门，他们在哪里呢？”

祝南山微微摇头道：“爹当时也问过你祖父，连你祖父都不知道他们的去向。”

“多可惜！”祝倩倩道：“我们泰山派的武功，也从此失传了。”

祝南山道：“也许那二位老人家也各有传人，亦未可知。”

这话听得上官平心头不期又是一动，暗道：“师父从未告诉过自己是什么门派，但从‘风雷掌’、‘一拳石’两种功夫来说，‘风雷掌’方才祝伯父已经说过是泰山派的功夫，‘一拳石’则是泰山一处名胜，再由师父要自己到泰山来找人，这种种加起来，自己是泰山派的人，该是没有疑问了。那么师父和他老人家要我到泰山来找的快活三，是不是祝倩倩祖父的师兄弟呢？”

只见小沙弥青芝走了进来，合掌道：“启禀方丈，素菜已备，可以请祝老施主几位入席了。”

智通大师点点头，站起身，合十道：“祝老施主，素菜已备，就请去用斋了。”

祝南山跟着站起来，说道：“多打扰贵寺了。”

智通大师含笑道：“老施主乃是敝庙的大施主，而且如今贵派已只有你老施主这一支巍然独存，老施主虽无掌门人之名，武林同道却早已把老施主视作泰山派的掌门人了，敝庙能够接待老施主，岂不是荣宠之至！”

这话听得祝南山大为受用，呵呵一笑道：“岂敢，岂敢！”

素斋摆在方丈室外间，那是方丈的会客室，中间一张紫檀八仙桌上，佳肴杂陈，虽是素斋，却极为丰盛。

智通大师抬手肃客，祝南山也不客气，坐了首席，祝士谔、上官平、祝倩倩也依次入席。祝倩倩坐在上官平下首，她当着老父，当着方丈大师，毫不避嫌，不时夹着菜肴送到“上官兄”碗里，口里也不时的叫着：“上官兄，你干么只吃饭，不吃菜？”生怕“上官兄”饿着了。

上官平本是个拘谨的人，给她这般殷勤亲密的样儿，闹得个脸红耳赤，几乎食难下咽。

知女莫若父，祝南山看在眼里，脸上也不禁挂起了笑容，看看女儿，看看上官平，当真是珠联璧合，天生的一对，自然也老怀弥慰，甚是高兴。

饭后，智通大师因须坐功，由大弟子法善陪同祝南山来至宾舍休息。上官平要把自己住的一个房让出来，祝南山怎么也不肯接受，结果住了第五间。（从东首算起，第一间住的是上官平、第二间是祝士谔）这间房，居这一排房的中间，是九间客房中最宽敞的一间，除了一张大床，和临窗一张横桌，两边还有四把椅子。小沙弥沏了一壶茶送上。

祝南山高兴的道：“坐、坐，大家坐下来好谈。”

上官平、祝士谔就在下首的椅子落坐。

祝倩倩从茶盘中取出四个茶盅，斟好了四盅茶，一盅送到老父身旁的茶几上，说道：“爹，请用茶。”

然后捧起一盅，送给上官平，说道：“上官兄，这是你的。”

上官平慌忙站起，伸手接去，说道：“这个在下如何敢当？”祝南山含笑：“上官贤侄，倩儿年纪比你小，你就当她妹子看待好了，不用和她客气。”

祝倩倩溜了他一眼，说道：“是啊，女儿也这么说，叫他叫我倩倩就好，不要再姑娘、在下的，听得好不别扭，他就是不肯。”

祝南山含笑道：“上官贤侄一看就知是拘谨的人，和你大哥同一类型，谁像你像匹没缰的野马，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

祝倩倩粉脸一红，扭着腰肢，不依道：“爹也真是的，没事就拿女儿消遣，当着上官兄就编排女儿了。”

祝南山呵呵一笑道：“上官贤侄也不是外人，为父这话几时编排你了？”

“上官贤侄也不是外人”，这话听到祝倩倩耳朵里，就特别敏感，红着脸，就没有作声。

祝南山抬目问道：“上官贤侄今年几岁了？”

上官平道：“小侄今年二十一。”

祝南山笑道：“很巧，你比士谔小一岁，比倩儿大一岁，正好居二人之中。”

祝倩倩偷偷的看了他一眼，脸上含着甜甜的笑意。祝南山又道：“上官贤侄府上何处？家里还有什么人？”这是盘问他的家世！

上官平道：“小侄原是徐州人氏，父母双亡，由先师扶养成人。”

“哦！”祝南山道：“你一身武功，大非弱手，令师想必也是武林知名

之士了？”

上官平道：“先师道号放鹤山人，一直住在云龙山，从未在江湖走动。”

“名山大川，都有隐世不出的高人！”

祝南山点着头道：“上官贤侄此次远来泰山，不知有何贵干？”

祝倩倩抢着道：“上官兄是他师父临终遗命，到泰山找一个叫快活三的人来的。”

祝南山心中一动，含笑道：“快活三是山上一段路的名称，并非人名。”

祝倩倩道：“人的名字也可以叫快活三呀！”

祝南山问道：“不知上官贤侄找到了此人没有？”“没有。”

上官平道：“泰山道上，近半月来，为了虎患，行人裹足，就更不容易找了。”

祝南山道：“老夫世居泰山脚下，也从未听说过山上有一个叫快活三的人，但令师既然命你专程来找此人，那就应该有这个人的了，只要有这个人，就不难找得到……”口中“哦”了一声，注目问道：“令师要你来找快活三，不曾告诉你有什么事吗？”

上官平道：“先师没有说，他老人家当时已在弥留之际，只命小侄到泰山来，务必找到一个叫快活三的人，小侄问他找到了快活三，有什么事？他老人家只张了张口，就溘然仙逝了。”

祝南山点点头道：“那是令师没有说出来，其实必然有事了。”

上官平道：“小侄也是这么想。”

祝南山道：“贤侄毋须焦急，咱们祝家庄的庄丁，对泰山山上的一草一木，个个都十分熟悉，你要我的人，只要确有其人，不会找不到的，士谔，你要士强带二十名庄丁来，协助上官贤侄找人。”

祝士谔应了声“是”。

上官平感激的道：“多谢祝伯父。”

祝南山呵呵大笑道：“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贤侄何须言谢？”

正说之间，只见房门口走进一个小沙弥来，手中拿着一个信封，说道：“上官施主，这封信是刚才有人送来的。”

口中说着，把信封递了过来。

上官平听得一怔，自己在泰山并无熟人，有谁会送信给自己呢？从小沙弥手上接过信封，果然上面写着：“送伏虎庙转交上官相公亲启”字样。

“这会是谁，一面撕开封口，抽出一张素笺，只见写着一行极为娟秀的字体：“今晚二更，在云步桥北松林前等你”。下面也没有具名。

上官平看得心头一阵跳动，这不是冷雪芬写的，还会是谁？她约自己今晚二更到云步桥北首的松林见面。

第四章假快活三

上官平立即收起信笺，把信封往怀中一塞，朝小沙弥道：“小师父，谢谢你了。”

小沙弥道：“不用谢。”合十一礼，返身退出。

祝倩倩问道：“上官兄，是什么人送信给你呢？”

上官平从没说过谎，不禁脸上一热，说道：“是我一个朋友写来的。”

他怕她追问下去，立即朝祝南山拱拱手道：“祝伯父，小侄有些事去，告退了。”

祝南山看了他一眼，含笑道：“贤侄请便。”

上官平又朝祝士谔兄妹抱抱拳，便自退了出去。祝倩倩要待跟去，祝南山叫道：“倩儿。”

祝倩倩站停下来，问道：“爹有什么事吗？”

祝南山含笑道：“上官贤侄也许有事，你跟去作甚？”

祝倩倩粉脸一红，说道：“上官兄说过，他初来泰山，这里自然会有什么朋友，这封信来得奇怪，女儿打算去问问他……”

祝南山道：“这是人家私事，他不肯说，你怎么好去问他！”祝倩倩道：“他下午和那灰衣老贼对了两掌，那老贼右手垂了下去，好像还负了伤，女儿猜想，一定是那老贼遣人送来的，约他去哪里见面了。”

祝南山含笑道：“你很关心他，是不？”

祝倩倩粉脸更红，娇急的叫道：“爹……”“为父看得出来。”祝南山含着慈笑，说道：“上官贤侄论人品确是上上之选，只是他说的身世……”

祝士谔望着爹问道：“爹的意思是……”

祝南山微微一笑道：“他说父母双亡，由他师父扶养长大，他有一身武功，连‘阴风掌’都伤不了他；但他师父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道士，他到泰山来，是奉师命找一个叫快活三的人，却又不知道是什么事？身世、师门、找的人，这三件事，听起来好像不假，实则都是无根可究之言。”

祝士谔道：“爹怀疑他什么呢？”

祝南山微哼道：“据为父看，他说的话未必可靠。”

祝倩倩道：“那他为什么要编这番话呢？”

祝南山道：“为父只是凭多年江湖经验，觉得他所说不实，至于他到泰山究是做什么来的？他不说出来，别人如何会知道？除非等他有什么行动……”

祝倩倩道：“爹，女儿觉得他不是这样的人。”

祝士谔也道：“孩儿也觉得上官兄不是口是心非的人。”

祝南山嘿然道：“但愿他不是这样的人。”

祝倩倩想了想道：“爹，对了，女儿看他好像有什么心事，时常一个人低头作出沉思之状，女儿问过他，他都说没有。”

祝南山咀嚼微撇，嘿然笑道：“这就对了，为父推想得不错吧？”

祝倩倩道：“女儿不是这个意思，女儿是说：他心里一定有一件不容易解决的难事。”

祝南山沉吟了下来，点点头道：“他到泰山来，遇上了不容易解决的事，唔……”

祝倩倩眨着眼睛，问道：“爹，你想到了什么事吗？”

祝南山脸上又含了笑容，说道：“你们兄妹两个，既然和他交了朋友，他不容易解决的事，可能就是找快活三了，为父不是说过了，明日去叫士强带二十名庄丁来，协助他找人么？”

这话，显然不是他内心想说的话，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初更方过，月影朦胧，山影更朦胧，伏虎庙一排客舍，在树影迷离中，显得十分宁静！

这时东首两扇木窗徐徐开启，一条颀长的人影，穿窗而出，然后又转身掩上了窗户，双足点处，长身掠起，快得有如流星一般，划过小园围墙，往外投射出去。

在颀长人影纵身掠起之后，树影间轻轻闪出一个头包绢帕的纤巧人影，悄悄跟踪跃起，掩掩藏藏盯着前面那条人影，尾随下去。

这同时，对面屋脊上也出现了一条高大人影，他却尾随着纤巧人影后面，腾空掠起。

最前面的颀长人影，正是上官平，他依约而来，赶到云步桥北首，一片松林前面，看看天色；还不到三更。

昨晚。他和冷雪芬互诉衷情的地方，是在飞来石附近的一方大石之上，是在松林之间，那么今晚她当然不会在松林前面等自己的。

他缓缓穿林而入，走近大石，横卧的大石，恬静如故，在它身上，不知有多少情侣，并肩坐下来，说着绵绵情话，也不知有多少游人，山路走倦了，坐下来歇足，它都是默默的承受着，与人方便，套句近代的话，是为游山的人们服务。时间不早，她当然还没有来，那是自己来早了！上官平脸上含着微笑，俯身在大石上坐了下来，仰首看着从松针丛里漏下来细碎的月光，耳中静静的听着松涛的清吟，夜色竟然如此美好！

一个人的感触，往往随着心情而变易，情绪恶劣的时候，眼前纵然花团锦簇，也都变得令人可憎，情绪好的时候，就是穷山恶水也觉得十分美好。

上官平还是第一次赴情人的约会，心头怀着无比的兴奋，也一直想着和她见了面，应该如何说些体己的话。

等人，是一件相当令人不耐烦的事儿，一对情人见了面，好像没说了几句话，不知不觉时光快得像跑马一样；但如果是等人呢，那么时间就会尽情的捉弄你，故意走得比蜗牛还慢。

上官平想着要和她倾说的话，一遍又一遍的，已经不知想得多少遍了，偏偏还没挨到二更天，他站起来在松林间转了一圈，又回到石上坐下，坐了一回，又站起身，在松林间走着！

风吹枝叶动，疑是玉人来，就在他举首张望之际，一声清脆的轻笑，起自身后，上官平急忙转过身去。

“你来得倒早！”朦胧月色，迷离树影间，影绰绰走出一个人来。

上官平业已听出这娇脆的说话声音，并不是冷雪芬，他定睛看去，从迷离的树影间，俏生生走来的竟是一个长发披肩，眉眼盈盈，体态妖娆的白衣女郎，她，正是用“玄女九转掌”击伤自己的冷雪娥！

她今晚似乎是刻意修饰而来，柳眉添黛，凤目凝注，一张楚楚动人的脸上，也含着盈盈浅笑，笑得很甜，和前晚那种全身都笼罩冷意的模样，简直换了一个人似的。

上官平不觉一怔，冷然道：“是你。”

冷雪娥轻笑道：“你想不到吧？”

上官平望着她，说道：“你约在下到这里来，有何见教？”冷雪娥眨动着一双明澈如水的眼波，偏头说道：“你好像对我有着很深的敌意？”

上官平淡淡一笑道：“在下伤在你‘九转掌’下差点送了性命，你说能不存敌意么？”

冷雪娥格的一声娇笑，缓缓走下一步，说道：“但你并没有死呀！”

上官平怒声道：“在下若是死了，今晚还能到这里来么？”“这就是了。”

冷雪娥轻笑道：“我就是听说你没死，才约你到这里来的。”

上官平依然冷声道：“这么说，你今晚还想第二次使用‘九转掌’了？”

冷雪娥微微摇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上官平道：“那你是什么意思？”

冷雪娥抬眼道：“我们见了面，难道非动手不可么？”上官平道：“在下想不出还有什么事？”

冷雪娥澈如水的美眸，凝注视着，问道：“难道我们不能坐下来谈谈么？”上官平道：“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冷雪娥目含幽怨，徐徐说道：“你……还生我的气，那天也是你……逼我出手的……我……原也不想伤你的。”上官平看她说得不像有假，气也渐渐了，说道：“你约在下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句话么？”“嗯！”冷雪娥轻轻嗯了一声，然后朝他神秘一笑，才道：“我还想你一句话……”

上官平道：“你要问什么？”冷雪娥道：“你认识我三师妹？”上官平故作惊异的问道：“你三师是谁？”

冷雪娥讶异的道：“她没告诉你”

上官平道：“你在说什么？”冷雪娥心中暗道：“看来他还不知道三师妹和我的关系，对了，前晚他昏迷不省人事，自然知道了。”一面说道：“我说的就是冷雪芬你现在知道了吧？”

“她是你三师妹？”上官平故作惊讶，接着道：“她从前不叫冷雪芬。”

“从前当然不叫冷雪芬。”冷雪娥道：“冷雪芬是她进了师才改的，你从前就认识她？”

上官平点点头道：“认识。”冷雪娥问道：“你怎么会认识她的呢？”

上官平俊脸微微一红，说道：“我们很小时，就在一起玩……”

冷雪娥暗道：“看来三丫头倒是没有谎。”

一面又道：“她和你是什么关系呢”

上官平道：“她是我姨母的女儿我们是表兄妹。”

冷雪娥轻轻哼了一声，又道：“那你怎么知道她叫冷雪芬的？”

上官平道：“在上山来的那天，在路上遇到的，在下已经认不出她来了，是她叫我的。”冷雪娥又道：“她和你了些什么？”

上官平道：“我那时认出她是十多年不见的表妹，她告诉我现在她已改名叫做冷雪芬了。”冷雪娥问道：“还有？”

上官平道：“她要赶快回去，说山上出了猛虎，不可再上山去，在下没有听她劝告……”冷雪娥道：“你为什么不听她告呢？”

上官平道：“因为在下有事的。”

冷雪娥睁大了眼睛，问道：“你到泰山来，有什么事呢？”上官平道：“在下奉先师遗命，是找一叫快活三的人来的。”

冷雪娥抿嘴笑道：“活三又不是人。”

上官平道：“在下命找的人就叫快活三，在下自然要找到他为止。”

他怕冷雪芬受责是以这番话，说得半真半假，但雪娥已听三师妹说过，他们是姨表兄妹，此倒也相信，接着问道：“你上山时见过三师妹，以后还见过她么？”上官平道“以后没有再见过。”

他负伤迷，自然不知道冷雪芬从伏虎庙抱他出来的事。这话冷雪娥当然相信，缓缓走上一步，朝他含笑道：“现在说清楚了，你既然找人来的，那晚之，双方出于误会，是我误伤了你，你还怪我么？”

她这走上一步，和他相距极近，四目相对，口脂微闻，她那双盈盈秋水般的眼睛凝望着他，好像含蕴着千万缕柔丝，连话声也娇娇的，柔柔的！

上官平究竟是男人，是初出江湖的雏儿，觉得人家已经向自己认错道歉了，你能不接受人家道歉么？他俊脸微微一红，话还没说出口。

就在这当口，忽听有人冷冷的哼了一声！

冷雪娥眼角眉梢间流露出来的柔情蜜意，在这一瞬间倏然尽收，冷峭的叱道：“是什么人偷听我们说话？”

“不要脸的妖女！”一条纤巧的人影，从松林间闪了出来，冷笑道：“是姑娘我！”

上官平听出声音来了，她是祝倩倩，心头方自一怔，说道：“祝姑娘，你怎么也来了？”

祝倩倩冷笑道：“你能来，我不能来么？”

冷雪娥面罩严霜，两道眼神更是充满了杀机，冷冷的看了她一眼，问道：“你是什么人？”

祝倩倩道：“姑娘姓祝，莱芜祝家庄，你听人说过吧？”

冷雪娥冷冷的道，“莱芜祝家庄也唬不倒人，你说，你是做什么来的？”

祝倩倩道：“做什么来的？我就是找无耻妖女来的。”

冷雪娥冷叱道：“小丫头，凭你这句话，你就该死！”

右手抬处，伸出一只纤纤玉掌正待拍出！

上官平慌忙伸手一拦，说道：“冷姑娘……”

冷雪娥冷声道：“上官平，你让开。”

祝倩倩已经“锵”的一声撒出长剑，叫道：“上官兄，你只管让开，我会怕了她这妖女不成？”

上官平哪里肯让开，他知道祝倩倩绝非冷雪娥的对手，着急道：“冷姑娘，祝姑娘如有开罪之处，在下给你道歉就是了。”

冷雪娥冷漠的哼了一声道：“你给我道歉，你是她的什么人？”

祝倩倩岂肯让人，冷笑道：“他是我什么人，你管得着么？你这妖女，你想勾引上官兄，对不？天底下哪有你这样不要脸的女人，打伤了人家，又回头来跟人家使狐媚手段……”

“贱婢，你是找死！”冷雪娥气得一张脸青里透白，白里发青，身形一侧，挥手一掌拍了过去。

她这一掌怒极而发，出手凌厉，一道劲风，隐含着逼人寒气！

上官平拦在两人之间，冷雪娥侧身发掌，掌风还是从上官平身边掠过，发现她掌风之中含蕴着寒气，只当冷雪娥这一掌是“阴风掌”，他知道祝倩倩生性好强，岂肯不接？但“阴风掌”又岂是祝倩倩所能接得下来？心头一急，急忙挥手截去，“拍”的一声，双掌交击，硬把冷雪娥一掌接了过去。

要知冷雪娥乃是玄女门的弟子，练的是“太阴真气”，是以掌风之中，隐含阴寒之气，但和“阴风掌”却又完全不同，“阴风掌”只是旁门中一种掌功，“太阴真气”乃是玄女门练气的功夫，除了都有阴寒之气，可说绝不相类。

上官平从小练的乃是一“纯阳玄功”，这一掌互击，冷雪娥但觉从他掌心传来一股炙热的劲气，几乎把自己“太阴真气”震散，心头蓦然一凛，目注上官平，冷笑道：“紫气神功，原来你是泰山门下！”

跟随祝倩倩身后来的高大人影，此刻正隐身一棵大树之后，听到冷雪娥说出“紫气神功”四字，黑暗中眼神陡地一亮，暗暗嘿道：“好小子，果然是泰山派的弟子！”

上官平一怔道：“在下使的并非‘紫气神功’，也不是泰山派门下。”

冷雪娥脸罩寒霜，“呛”的一声，抬手抽出三尺青锋，冷然道：“上官平，不用多说，你亮剑。”

祝倩倩玉腕一振，娇声道：“你要比剑，本姑娘陪你几招。”

冷雪娥丝毫没把祝倩倩放在眼里，叱道：“上官平，你还不亮剑？”

上官平道：“冷姑娘……”

冷雪娥冷喝道，“你再不亮剑，我可要发剑了。”

祝倩倩往前逼上一步，叱道：“无耻妖女，你还要纠缠大哥是不是，怎地不敢和我动手？”

刷的一剑，朝冷雪娥近面劈了过去。这一剑剑风嘶然，一道银虹，飞劈出去，剑势极盛！

上官平看得一怔，这招剑法，他最熟悉不过，名为“独守天门”，正是自己从小就勤练不辍的“南天十八剑”中的第一招，她怎么会使这招剑法的呢？

就在上官平微一怔神之际，冷雪娥冷笑一声，手中长剑轻轻一拨，就把祝倩倩一招“独守天门”破去，剑尖一下搭上祝倩倩的剑身，随身一抖，祝倩倩连变招都来不及，连剑带人一下朝左首冲出去了三四步，差点跌倒！

祝倩倩在第一招上就被人家摔了出去，别说她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就是换一个人，也会忍不住，但就在她刚刚稳住身子，正待出声，忽听耳边响起极细的声音说道：“倩儿不可逞强，此女武功高你甚多，不妨让上官平和她动手，为父就可从剑法上看出她的来历来了，记住，你不可出声，别让她知道为父来了。”

冷雪娥原也没把祝倩倩当一回事，一剑把她震出之后，立即朝上官平面前逼上一步，长剑一振，漾起几缕精光，像银蛇般乱闪，喝道：“你再不亮剑，我就不客气了。”

上官平眼看剑光闪动，已经逼到面前，只得上身微往后仰，右手抬起，使了一招“日出东海”，剑尖划起一圈银虹，朝前推出。

这是“南天剑法”的第二招！

冷雪娥长剑一收再发，其势如射，一缕精光从银圈中穿射而入。

这一招名为“后羿射日”，正好把“日出东海”破去。上官平不由一怔，急忙撤剑斜退了半步，第三招“笑指南天”，剑尖朝前点出。

冷雪娥剑势一转，化为“天外飞虹”，匹练横卷，“叮”的一声，把上官平剑尖撞开，回剑横扫过来。

上官平不觉又后退了一步，他一连三剑，都被冷雪娥破去，心头止不住

暗暗恼怒，手中剑势一紧，“南天十八式”源源出手，一剑快似一剑，像疾风骤雨般使了出来。那知冷雪娥的剑法，竟似专门破解他“南天十八式”的，你使一剑，她就破一剑，两人一攻一破，居然配合得天衣无缝，有如拆招一般，上官平一路使了出来，冷雪娥也一路破了下去。

冷雪娥着着进逼，上官平就只好不住的后退。

祝倩倩手待长剑，看得心头惊异不止，暗自忖道：“上官兄怎么会使我们‘十八盘剑法’的呢？这妖女竟然把我们‘十八盘剑法’全都破去了！”

上官平越战越惊，师父传自己剑法的时候，曾说“南天十八式”，正中有奇，乃是正宗剑法，施展开来轻灵如云，矫捷如龙，武林中很少有人能接得下十招八招剑法，练熟了纵然不能说纵横江湖，但足可卫身自保；但自己踏人江湖以来，今天还是第一次使剑，却就给她一路破解无遗了！

这不过是转眼工夫的事，两人出手均快，上官平已把“南天十八式剑法”使到了最后一招，冷雪娥突然一声，纤手连震，剑光如电，倏然幻起七八道剑影，寒芒流动，直逼过来。

上官平已把十八招剑法使完，再出手该是第十九招了，他逼不得已，立即剑随身走，使出刚学了不到两天的第十九招剑法“一剑小天下”来。

剑法甫一展开，立时青光缭绕，随身而起，剑风砉然声如裂帛，同时但听一连响起七八声金铁交鸣，把冷雪娥一个人震退了七八步。

上官平没想到被她连破了一十八招之后，这一招居然把劣势扳了回来，举目看去，冷雪娥脸色煞白，怔立当场，右肩衣衫已被自己剑尖划破，渗出涔涔鲜血，不觉心头有些歉意，抱抱拳道：“在下一时收剑不及，误伤了姑娘……”

祝倩倩柳眉一挑，喜孜孜的道：“上官兄，干么要和她说这些话？”

冷雪娥冷冷的看了上官平一眼，一语不发，突然双足一点，纵身掠起，一道人影，飞快的穿林而出。

祝倩倩耳边同时响起一缕极细的声音，说道：“倩儿，你不准问他剑法，更不准提起泰山派，知道么，为父要先走了。”

上官平缓缓返剑入鞘，心头止不住暗暗纳闷，冷雪娥把自己练的“纯阳玄功”，说成“紫气神功”，认为自己是泰山派门下。就因为她把自己认作泰山派门下，才要和自己比剑的了。“南天十八式”，何以都会被她破去？从她剑招上看来，她这套剑法，似是专为对付“南天十八式”而设计的。

这当然不是她和泰山派有仇，也许是她的师门和泰山派有甚梁子，亦未可知。自己到底是不是泰山派的人呢？祝倩倩使出来的一招剑法“独守天门”，正是“南天十八式”的剑招，她是泰山派的人，那么这“南天十八式”莫非就是泰山派的剑法？

这几天来，自己因遇上有人假扮猛虎，而和黄衣女郎动手，也因此邂逅了祝氏兄妹，这些本来都是无意中遇上的事，萍因风聚，凑在一起；但如今好像冷雪娥、祝倩倩都和自己有着牵连了。

他心头有着一连串的疑问，无从解答，不觉回身朝祝倩倩望去。她也睁大双目，正好朝自己望来，四目相投，祝倩倩忽然像小鸟投林一般，一下朝他怀中扑入。

上官平不好拦她，只好任由她偎在怀里，一面问道：“祝姑娘，你怎么了？”

祝倩倩使劲的把一颗头埋在他胸口，说道：“上官兄，我好高兴。”

上官平胸前拥着一个软玉温香娇滴滴的少女的娇躯，全身有如通上了电流，暖烘烘的，一颗心也从心窝一直涌到喉头，几乎快要窒息了，他双手不自觉的环住了她娇小的身躯，低低说道：“祝姑娘……”

“不要叫我祝姑娘，”祝倩倩扭下了腰肢，说道：“上官大哥，叫我倩倩嘛！”

“倩倩……”上官平俊脸通红，问道：“你怎么会跟着我来的？”

祝倩倩埋着脸，幽幽的道：“你接到小沙弥送来的信，不肯说有什么事，我猜想一定有什么事，所以……所以晚饭之后，就悄悄的躲在宾舍走廊上，后来你果然出来了……”

上官平问道：“倩倩，你怎么会‘南天十八式’的呢？”“南天十八式？”祝倩倩忽然抬起脸来，当她发现她被他紧紧的搂着，两张脸竟然距离得这么近，她粉脸蓦地飞起两片红霞，羞涩的道：“我不会……”

说完三个字，赶紧又把脸藏了起来。

上官平看她娇羞模样，心神不觉一荡，低下头道：“你骗我，刚才你使的那一招‘独守天门’，难道不是‘南天十八式’？”

他头又低了些，轻轻吻着她鬓边秀发。

祝倩倩发现他呼出来的热气，就在她鬓角和耳朵边上，给予她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痒痒的，她心里又害怕，又害羞，但也甜蜜蜜的，心头小鹿跳得好猛，轻轻摇着头，嘻的笑道：“谁说那是‘南天十八式’？”

上官平只觉她摇头的时候，好像在胸口轻轻揉着，轻轻叩着自己心扉，心被她揉得发慌，问道：“谁说不是‘南天十八式’？”

他左手忍不住托着她下巴，把她一张脸抬了起来，一双亮得发光的眼睛盯注在她的脸上。

祝倩倩羞红的脸，被他托起，好像没有地方好躲避了，又不敢看他，只有缓缓的合上了眼睛。

上官平一颗头慢慢的低下去，在她阖着长长睫毛的眼睛上，轻轻吻了一下。

祝倩倩眼睛闭得更紧，娇躯也抖了起来。上官平炙热的嘴唇，离开她眼睛，缓缓的往下移动，寻到两片薄薄的樱唇，他情不自禁的吻住了。她颤栗，但也飘犀轻启，容纳了他，四片嘴唇像胶住了一般，任由他舌尖去探索，去吮吸，代表着两颗心的交流。

良久、良久，两个人影还是拥在一起，没有分开。祝倩倩轻轻的“嗯”了一声，用手把他推开，她羞得无地自容，低垂着头，幽幽的道：“你坏……”

上官平胀红了脸，歉然道：“倩倩，对不起。”

祝倩倩含羞理理鬓发说道：“我不怪你。”

上官平道：“我真的对不起你。”

祝倩倩抬眼看了他一眼，说道：“上官大哥，你不用自责，我……我真的没有……怪你。”

上官平伸手过去，握住了她软软纤手，说道：“倩倩，你真好。”

祝倩倩又垂下头去，说道：“只要你不忘记我就好。”上官平哦了一声，问道：“刚才我们在说些什么？”祝倩倩嗤的笑道：“你把‘十八盘剑法’，说成了什么‘南天十八式’。”

上官平奇道：“十八盘剑法？”

“是呀！”祝倩倩渐渐恢复了常态，说道：“这是我们泰山派的剑法，

我不会说错。泰山派武功，取的名字，都是泰山山上的名称，‘十八盘剑法’，就是南天门有一段路，十分峻险，叫做十八盘。”

上官平低哦一声，忖道：“是了、十八盘在南天门，师父才把它叫做‘南天十八式’，这么说，难道自己真是泰山派的人？师父为什么不肯告诉我泰山派呢？还要把‘十八盘剑法’改称‘南天十八式’，其中究竟为了什么？”

祝倩倩道：“你在想什么呢？”上官平道：“我恩师一直没有告诉我是什么门派，直到现在，我想我应该是泰山派了，但师父他老人家为什么一直不肯说？而且把‘十八盘剑法’，改称为‘南天十八式’，其中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祝倩倩道，“你师父也许有一个很厉害的仇人，怕你遇上了会吃亏，所以不肯告诉你。”

上官平点点头道：“你说的很有可能。”

祝倩倩忽然哦道：“对了，刚才那黄衣妖女，本来是冲着我来，后来，她说你练的是‘紫气神功’，就要和你比剑了，她使的那一路剑法，正好破解我们‘十八盘剑法’，她会不会就是你师父的仇家呢？”

上官平笑道：“她年纪最多只比我大了两三岁，怎么会是师父的仇家？也许是她师父了。”

“对！”祝倩倩道：“上官大哥，你说的不错，一定是她师父了，她们到泰山来闹事，很可能就是冲着咱们泰山派来的了！”

上官平点点头，沉吟道：“难道我师父要我到泰山来，也是为了她们到泰山来闹事的事么？”

祝倩倩喜孜孜的道：“上官大哥，你是泰山派的人，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以后我就要叫你师哥了。”

上官平道：“我直到现在，只知道师父叫做放鹤山人，连他老人家的名号来历，都一无所知，我想师父要我到泰山来找快活三的目的，就是只要找到快活三，他一定会告诉我这些了。”

祝倩倩道：“爹不是答应帮你找快活三么？我想一定会很快就找到了。”说到这里，就催道：“上官大哥，我们快些回去了，我要告诉爹去，你也是我们泰山派的人。”她因爹对上官大哥起了疑，但现在听了上官大哥的话，应该不用再怀疑他了。这件事，对她来说，当然很重要了，因为她已经把心交给了上官大哥，自然不能再让爹对他有半点怀疑。

上官平道：“你最好暂时不要把今晚之事，跟祝伯父说，万一我不是泰山派，岂不闹出笑话来了？”

“不会的。”祝倩倩道：“你会使‘十八盘剑法’，明明就是本门中人了。”

上官平微微摇头道：“还是等找到快活三，再说不迟。”祝倩倩眨着眼睛，咕的笑道：“今晚的事，你当爹不知道吗？”

上官平道：“祝伯父如何会知道的？”

祝倩倩朝他甜甜一笑，说道：“告诉你，爹方才也来了。”上官平一怔，脸上也跟着热，问道：“祝伯父什么时候来的，我们刚才……”

祝倩倩赧然道：“谁说是刚才……他老人家是跟着我来的，你把那妖女打跑了，爹也走了。”

上官平舒了口气道：“还好，要是刚才……给伯父看到了，那……那怎么办……”

祝倩倩红着脸，白了他一眼，才抿抿嘴，轻笑道：“看到了也不要紧，爹最疼我了。”

第二天，祝士强果然带了二十名祝家庄的庄丁，赶上山来。

祝士强是祝南山的远房侄子，年龄比祝士谔兄妹大上十多岁，为人沉默寡言，甚为精干，祝家庄大小事儿，差不多全由他经管，是庄主祝南山的左右手。

他是奉命率领庄丁，协助上官平上山找寻快活三来的。

莱芜祝家，虽然并不标榜泰山派，但泰山派只有硕果仅存的这么一支，仍然屹立江湖，也是事实，因此江湖上人就吧莱芜祝家视作了泰山派，这可从祝南山的外号“石敢当”，就可以看出来——泰山石敢当。

莱芜祝家的庄丁，出生在泰山脚下，对山上的一草一木，自然极为熟悉，伏虎庙和尚虽然住在山上；但出家人除了撞钟诵经，很少外出，若论山上人头之熟，也自然不能和祝家庄的庄丁比了。

这天不但祝士强率领的二十名庄丁，分作几路出发，连祝士谔兄妹，上官平也随着出动，展开访问。

祝倩倩更是高兴，和上官平寸步不离，走了许多大寺小庙，就是访问不到快活三的下落。

先前上官平还耽心会遇上冷雪娥这一帮人引起纷争，他心中也很惦记冷雪芬，但也怕遇上了她，她看到自己和祝倩倩在一起，会引起她的误会。

一连三天，总算并没出事。这三天，也差不多走遍了许多地方。泰山山区何等广袤，别说三天，就是三十天也未必走得遍，三天来，上官平经过的地方，只是一般游人必经之处罢了。

另外二十名祝家庄丁，却四散开来，分头访问，结果依然一无所获，找不到问不出快活三这个人来。

祝南山含笑道：“上官贤侄，令师临终时说的话，会不会神志已经模糊，说错了人名？譬如真有快活三这个人，至少有人知道，或者从前确有这个人在某处住过，现在去向不明；但经过这三天来的查访，竟然连一点影子都问不出来，不禁使人怀疑是否有这个人呢？”

上官平作难的道：“先师临终说出要小侄到泰山来找快活三，说话时神智很清楚，绝不会说错。”

祝南山点点头，说道：“贤侄为了贯彻令师遗志，纵然找不到快活三，也不肯就此放弃找寻的了，老夫觉得贤侄一个人住在寺庙里，诸多不便，依老夫之见，敝庄就在泰山脚下，贤侄和士谔兄妹情同手足，不如暂时搬到敝庄去住，一面仍由士强要庄丁们扩大查访，对泰山脚下每一个村庄，依次找寻，也许可以问出快活三的下落来，不知贤侄意下如何？”

祝倩倩听了老父的话，没待上官平开口，就抢着道：“上官大哥，爹说得对，就这么办，你搬到我们庄上去住的好。”

上官平道：“这个……太打扰贵庄了。”

祝南山呵呵一笑道：“贤侄又来了，你还和老夫客气什么，你看倩儿巴不得你搬到咱们庄上去呢！好了，就这样决定了，咱们午后就回莱芜去。”

这话说得很露骨，上官平和祝倩倩都不禁脸上发热。

祝士谔道：“爹，难道孩儿不欢迎上官兄吗？”

祝南山大笑道，“反正咱们父子三个没有不欢迎上官贤侄的就对了。”

莱芜祝家庄，一方之雄，自然十分气派。

上官平搬来之后，几乎成了祝家庄的娇客，至少祝家庄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这样想法。谁都看得出来，祝姑娘几乎从早到晚都在东花园迎曦轩里，陪着上官大哥寸步不离。

祝士谔为了给妹子机会，有时故意推说有事，匆匆走开，有时来到迎曦轩外，听到妹子有说有笑的正在屋里，就悄悄回了出来，因此，也可以说自从上官平搬来之后，祝士谔好像和他渐渐疏远了，他把自己的一份，也都让给了妹子。

祝南山很少到迎曦轩来，回到庄上，他有他的事，何况他是一个很开明的父亲，上官平是儿子、女儿的朋友，年轻人在一起，有年轻人谈话的资料，自己何必夹在他们中间，让大家都受拘束，所以他不便来。

庄上其他的人，也很少到迎曦轩来，那是祝士强特别交代的，不准庄上的人去惊扰。

这一来，迎曦轩除了一名伺候的使女迎春之外，就只有上官平和祝倩倩相处的时间最多了。

自从那天晚上，上官平吻了她以后，祝倩倩心里就印上了他不可磨灭的影子，对他也更柔情如水，虽然还没有名份，好像他们两人的事，连爹都完全同意了，她自然更不用避什么形迹。

上官平从小跟随师父，但他师父只是一个穷道士，生活都过得很清苦，自从搬到祝家庄来之后，一庄的人都把他视作娇客，生活不但富庶安乐，又有祝倩倩这样一个娇滴滴的美姑娘整天陪伴着他，日子自然过得十分舒适。

他虽然也时常想起冷雪芬，但又不知道她在哪里，也只有心里想想而已！一晃十几天过去了。这天，上官平正和祝倩倩在房中下棋。

只听外面走廊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响起祝士谔的笑声，叫道：“上官兄，哈哈，你们在做什么……”人随笑声，一脚跨了进来。

祝倩倩连头也没抬，摇着左手，急叫道：“大哥，你别吵好不，我这炮快要给他吃了。”

祝士谔大笑道：“别下了，我有话要和上官兄说。”

祝倩倩道：“我不管，你有什么话，等我们下完了这一盘，再说不迟。”

祝士谔正容道：“妹子，不许胡闹，我是刚从爹书房里来，有好消息要告诉上官兄的。”

祝倩倩伸手一推棋子，说道：“你就说嘛！”

上官平忙道：“祝兄有什么事见告？”

祝士谔笑道：“刚才听士强大哥说，有一名庄丁来报，找到快活三了。”

“真的？”上官平喜道：“他人在哪里？”

祝士谔笑道：“你说的快活三，那是一辈子也找不到的，那人叫做蒯乐山。”

祝倩倩眨眨眼，问道：“大哥，是谁找到的呢？”

祝士谔道：“是刘标找到的，他经过徂徕山下，听到土地庙里，住着一个香火老人，大家都叫他快老头，他就进去问问清楚，才知道那老人姓蒯，叫做乐山，刘标因他名字和上官兄要找的快活三很接近，就赶回来禀报士强大哥，士强大哥也作不了主，就向爹请示。”

上官平问道，“那叫蒯乐山的人，在徂徕山土地庙里，如何走法？”

祝士谔笑道：“上官兄不用性急，爹已叫士强大哥赶去徂徕，把那个蒯老头请来，最迟傍晚时候可以到了，爹要兄弟来请上官兄到书房去一趟。”

祝倩倩道：“那就快走。”

三人出了迎曦轩，来至书房。祝南山坐在窗口一张太师椅上，他看到上官平和女儿并肩走入，脸含慈笑道：“你们都来了。”

上官平朝他行了一个礼，说道：“小侄见过祝伯伯。”

祝南山笑道：“贤侄不用多礼，你们都坐下来。”

三人依言在下首落坐。上官平道：“刚才士谔兄说，已经找到一个叫蒯乐山的人……”

“不错。”祝南山道：“所以老夫要士谔把贤侄找来，也是为了此事。”

上官平道：“祝伯伯有何吩咐？”

祝南山道：“因为令师临终告诉你的是快活三，如今刘标找到的却是蒯乐山，这三个字虽然完全不一样，但声音颇相近似，咱们在泰山找了这许多日子，始终没找到快活三，此人也许就是令师要贤侄来找的人亦未可知。”

上官平点点头。

祝南山又道，“但老夫却想到一件事……”

上官平道：“请祝伯伯明示。”

祝南山笑了笑：“老夫听倩儿说，你会使我们泰山派的‘十八盘剑法’，但令师却把它易名为‘南天十八式’，再从令师始终没告诉你学的武功，出于哪一门派，从这两点看来，令师要贤侄到泰山来找快活三，尤其是直到临终时才说出来，其中必有深意。”

上官平点点头，应了声“是”。

祝南山又道：“因此贤侄遇到蒯乐山时，必须十分审慎，先问清楚对方来历，才可吐露真言，如果先直截了当说了出来，万一对方不是贤侄要找的人，但他是徂徕山一间土地庙的香火，自然也是老于世故的人，他看到咱们把他请到庄上来，也许存了私心，想藉此讹诈，贤侄不可不防。”

祝倩倩道：“他是不是快活三，爹会看出来么？”

祝南山朝女儿笑了笑，说道：“为父是泰山派，没错，上官贤侄据为父推断，八成也是本门弟子，也没错；但一门之中，另有许多规定，上官贤侄的令师没有明白告诉他，却要他来找快活三，此中必然和本门某些规定有关，等蒯乐山来了，为父和你大哥、你，都不宜在旁，只能由上官贤侄一个人单独和他晤谈，因为有些话，不能让第三者听到的，他才肯说出来。”

上官平道：“祝伯父设想周到。”

祝南山呵呵一笑道：“咱们泰山一派，数十年来，一直默默无闻，也许上官贤侄一来，再能经蒯乐山的证明，晤，也许令师昔年没有学到的武功，希望蒯乐山能传给贤侄，那么咱们泰山派定可在贤侄手中，光大门户了。”

祝倩倩喜孜孜的道：“爹，上官大哥的师父会不会是本门的掌门人呢？如果是的话，上官大哥就是咱们的掌门人了。”

祝南山听了女儿的话，脸上很不自然的笑了笑道：“那要看蒯乐山如何说了？”

直到晚餐之后，祝士强才陪同蒯乐山来到祝家庄，像接待贵宾一般，把他安置在东花园水榭之中，水榭三槛，四面环水，翠荷亭亭，石桥九曲，是园中最幽静的地方了。

祝士强把蒯乐山接来之后，就通知了上官平，现在上官平由祝倩倩陪着走来。

两人并肩而行，踏着白石小径，走近桥边，祝倩倩脚下一停，说道：“上官大哥，你一个人进去吧，我不进去了。”

上官平点点头，举步跨上九曲桥，师父遗命要我的人，终于找到了，他心头自然极为兴奋，走了几步，回头看去，祝倩倩还站在桥边一棵柳树下，夜风轻轻吹拂着她轻盈的衣裙，看去飘飘欲仙！

他突然想起冷雪芬来，已有多月不见，不知她还在不在山上？她见不到自己，一定会怀念着自己，如果她已经离开泰山，茫茫天涯，又到哪里去我呢？一时之间，不觉脚下一停，望着亭亭如盖的荷叶发怔。

祝倩倩看看他忽然停下来，望着自己出神，心头自然甜甜的；但他是到水榭去见蒯乐山的，怎好半途停下来呢？她急忙朝他挥着手，催他快些进去。

上官平出了会神，才举步行去，九曲桥尽头，是一片石栏围绕的小小平台，迎面三楹小树，雕帘画栋，饰以彩绘，看去古色古香，甚是精雅。

跨上石阶，还没叩门，只见一名青衣小环迎了出来，欠身道：“是上官公子来了，蒯大爷正好用过晚餐，公子请进。”

上官平跨进屋去，这是一间布置得相当精致的起居室，这时正有一个身穿蓝布大褂的老者踞坐在一把太师椅上。

这老者看去已有六十出头，个子瘦小，两鬓花白，头顶盘着一条小辫，两颊瘦削，肤色黑中带黄，满脸俱是皱纹，嘴上留着苍苍短髭，一望而知是个久经风霜的人，他自然是祝士强从徂徕山接来的蒯乐山了。

那踞坐着的人，一眼看到走进来的是一个少年公子，慌忙站了起来，双手抱拳，连连陪笑说道：“公子把老朽接来，如此款待，老朽如何敢当？”

上官平也抱抱拳，说道：“蒯老丈不可客气，快快请坐。”这时青衣小鬟端着一盏茶进来，送到上官平身边，放下茶盏，嫣然说道：“上官公子请坐呀！”

蒯乐山也连声说着：“公子请坐。”

上官平在他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待青衣小鬟退出之后，才欠身道：“在下上官平……”

蒯乐山又抱着拳道：“是，是，上官公子，老朽久仰得很，公子要祝总管（祝士强）把老朽接来，不知有什么吩咐？其实公子有什么事，要祝总管交代一声就好。”

他说话之时，一副巴结嘴脸，十足是个庙祝遇上富家公子模样。

“蒯老丈好说。”

上官平道：“在下想请问老丈一个人。”

“是，是。”蒯乐山耸着双肩，伸长脖子说道：“公子垂询的什么人？”

上官平道：“蒯老丈认不认识一位道号叫做放鹤山人的道长？”

蒯乐山脸上神色微微一动，连忙摇头道：“不认识，老朽一向住在徂徕山下，几十年都没下山一步，小庙平日很少有人上门，香客不多，庙里更没有和尚道士，老朽除了当地一些山家，并不认识一个叫什么山人的人，老朽不认识。”

他虽是矢口否认；但听上官平提到“放鹤山人”四字之时，脸上神色耸动，即可证明他不是不认识放鹤山人，而是不肯承认而已！

这一点，上官平纵使没有江湖经验，自然也看得出来，这就恭敬的道：

“不瞒老丈说，在下所提的这位放鹤山人，实是在下恩师，在下原是徐州人氏，父母双亡，自小就由恩师扶养长大……”

蒯乐山只是口中“哦”了一声，并未说话。

上官平续道：“恩师在上月初旬忽然仙逝……”

蒯乐山坐着的人身躯微震，张目道：“公子尊师去世了？”

上官平神色一黯，点点头道：“是的，恩师临终时遗命，要在下专程赶来泰山，找寻一个叫快活三的人……”

蒯乐山问道：“尊师要公子来找快活三，总有什么事吧？”

上官平道：“先师只说出要在下务必找到快活三，就溘然长逝，并没说出什么事来。”

蒯乐山问道：“公子可曾找到快活三么？”

“没有。”上官平道：“在下找上泰山，问过许多人，都不知道快活三这个人，后来蒙祝伯伯要士强兄出动庄上庄丁，四处查访，也问不出快活三的下落，昨天这里一名庄丁在徂徕山听到蒯老丈的名号，才把老丈请了来，也许先师临终时说的就是蒯老丈了。”

蒯乐山笑了笑道：“尊师要你来找快活三，你却找到了老朽，这不是错把冯京作马凉么？”

他不待上官平开口，接着问道：“老朽也想问你，尊师要你来找快活三，可曾交给你什么信物没有？”

他口气渐渐转变了，神态也随着在转变，现在已经没有方才庙祝遇上富家公子那种巴结的模样了。

上官平道：“没有，先师只是交代在下来找快活三，并没有交给在下什么信物。”

“哈哈！”蒯乐山大笑一声道：“口说无凭，公子真要遇上快活三，他怎么肯相信你说的话呢？”

上官平听得一呆，说道：“这个在下倒是没有想到。”

“唉！”蒯乐山轻轻叹息一声道：“何况公子只知道尊师叫做放鹤山人，放鹤山人，也许是尊师隐居云龙山以后才取的道号，因为云龙山上，有一座放鹤亭，才以此自号，他从前自然不是这个名字了。”

上官平道：“这个在下就知道了。”

蒯乐山笑道：“这就是了，试想快活三当年和尊师相识之时，尊师未必就叫放鹤山人，你如今知道师父是放鹤山人，是以你说出尊师的名号来，快活三也未必知道了。”

上官平听他口气，愈来愈像是快活三了，心头暗暗焦急，他说的没错，你师父明明是快活三的老朋友，或是昔年的同门师兄弟；但你既说不出师父昔年的姓名，又没有足可令人置信的信物，就算遇上了快活三，人家也不会相信的了。

一时不禁面有难色，说道：“老丈说得极是；但在下一无所知，这……怎么办呢？”

蒯乐山摇摇头，想了想才道：“尊师可曾告诉过你是什么门派吗？”

上官平道：“先师在日，除了教在下读书和练武之外，并没说过什么门派。”

蒯乐山道：“公子跟随尊师练武，连练的是哪一门派的武功，都不知道吗？”

上官平脸上一红，说道：“在下记得也曾问过先师，先师说：武功一道，贵在精纯，天下各门各派，异流同源，万法不离宗，你目前年纪还小，不用多问，等你长大了为师自会告诉你的，后来在下一直没敢再问师父了。”

蒯乐山微微颌首道：“大概尊师也没想到他会很快去世的了。”说到这里，伸手取起茶盏，轻轻喝了一口茶，忽然目光一抬，望着上官平，徐徐说道：“老朽倒想起一件事来了，尊师虽没告诉你什么门派，但从公子练的武功上，就可以看得出门户来，也可以从这一点上，推想得到尊师是谁了。”

上官平道：“老丈看得出来么？”

蒯乐山含笑说道：“老朽虽然武功平平；但昔年老友的武功路数，老朽还看得出来。”

上官平喜道：“这么说，老丈果然就是在下奉先师遗命要我的快活三了？”

蒯乐山笑了笑道：“老朽蒯乐山，从未改过名字，如果公子说的尊师，确是老朽昔年故人的话，那也许是尊师临终时口齿已经不清，公子听错了也说不定。”

上官平不觉站起身朝蒯乐山扑的拜了下去，说道：“晚辈不知蒯老丈就是先师遗命要我的人，还望老前辈恕罪。”

蒯乐山慌忙把他扶住，说道：“公子请起，目前还很难确定老朽是否公子要我的人？老朽也不知道尊师是否老朽的敌人，有话不妨待回再说，老朽想看看尊师教公子的武学路数，公子可否使几招出来，给老朽瞧瞧？”

上官平答应一声。

蒯乐山摇手道：“且慢，公子先去把门关上了。”

此老果然细心得很！

上官平依言过去掩上了门，然后说道：“在下自幼练剑，先师所授剑法，名为‘南天十八剑’，请老前辈指正。”

说完退后数步，缓缓抽出长剑，抱元守一，凝立不动，竖剑当胸，目注剑尖，徐徐吸气，这一式名为“紫气东来”正是“南天十八剑”的起手式！

蒯乐山看得脸色一变，摇手道：“公子不用练了。”上官平收剑道：“老前辈……”

蒯乐山怫然作色道：“公子使的是泰山‘十八盘剑法’的起手式‘紫气东来’对不？公子明明是石敢当祝庄主的高足，何用编一套说词，来消遣老朽，老朽在徂徕山当了几十年庙祝，纵然一贫如洗，从不求人，公子也莫要再为难老朽了，老朽不是快活三，老朽告辞。”

他一脸不豫之色，大有拂袖而去之意。

上官平不由一怔，连忙拱手道：“老前辈……”蒯乐山嘿然道：“公子认错了人，老朽不敢当你老前辈这个称呼。”

上官平道：“老前辈这是误会，在下并非此地祝伯伯的门下，而且在下认识祝伯伯也只是几天前的事。”

蒯乐山道：“老朽老眼并非昏花，公子方才使的明明是泰山派‘十八盘剑法’起手式‘紫气东来’难道还会错吗？”

上官平道：“这套剑法，确系先师所授，名为‘南天十八剑’，在下当日也不知道就是泰山派的‘十八盘剑法’改称‘南天十八剑’，其故何在？但想来先师改变名称，他老人家必有原因的。”

蒯乐山脸色稍霁，点头才道：“好！老朽相信你所说的是实话，老朽再问

你一件事……”

他故意拖长语气，没再往下说去。

上官平望着他道：“老前辈要问什么？”

蒯乐山道：“你师父可曾传你内功？”

上官平道：“先师在下七、八岁时，就要在下修习内功，每日一早，都要对着晨旭吐纳功夫。”

蒯乐山问道：“尊师教你的叫做什么功夫？”

上官平道：“叫做‘纯阳玄功’。”

蒯乐山微笑道：“纯阳玄功，应该在正午面向南方，吐纳丙火之精，怎么会在清晨面向东方做吐纳功夫？莫非又是尊师不愿人知，把玄门正宗内功，也改了名称不成？”

上官平道：“这个晚辈就知道了。”

蒯乐山微笑道：“你师父改了名称，你自然不会知道……”

他目光盯注在上官平的脸上，面情肃然，徐徐说道：“你把尊师传你的‘纯阳玄功’口诀念出来给老朽听听！”

上官平目光抬处，只见他面情严肃，双目神光湛然，正在瞧着自己，显然要从自己念出来的“纯阳玄功”口诀上，证明师父究系何人？由此看来，这位蒯乐山，准是自己师父的同门无疑，不然他就不会说出“玄门正宗内功”的话来，也不会知道“纯阳玄功”的口诀，自己念得对不对了。

本来每一门派的内功心法，（口诀）是不能向外人泄漏的；但上官平心念这一转动，认定蒯乐山是师父的同门，现在除了内功口诀，可以证明师父是谁，他就别无信物，可以使蒯乐山相信了。

这就点点头道：“晚辈遵命。”一面接着念道：“东方有圣人焉，悟天地之大道，道曰无名，骑青牛，入函谷，紫气西迈……”

“哈哈！”蒯乐山忽然仰天大笑，说道：“且慢，你师父果然是云中鹤，哈哈，他本是云中之鹤，到了云龙山，归隐山林，不再入世，这只鹤果然放了……”

上官平听得一喜，再次拜倒下去，说道：“老前辈果然认识先师了？”“岂止认识？”

蒯乐山蔼然笑道：“你师父乃是老朽的二师弟……”

“啊！”上官平喜得拜伏在地，说道：“弟子上官平，叩见大师伯。”

蒯乐山含笑把他扶起，说道：“二师弟临终时要你到泰山来找老朽，他虽没有明说，老朽大概也可以猜得出来了。”

上官平道：“先师要弟子来找大师伯，不知究系何事？还望大师伯明示。”

蒯乐山徐徐说道：“二师弟传你的‘纯阳玄功’，其实即是本门‘紫气神功’，因二师弟当年练成的是剑法，对本门‘紫气神功’，未能尽窥奥秘，他临终才要你来找老朽，正是含有托孤之意，要老朽成全你了，哈哈，你资质不错，果然是练武的奇材，别说老朽并无门下，就是看在二师弟的份上，自然也要把本门最上乘玄门正宗内功传授给你，只是……。”

他一手捋须，望着上官平只是沉吟不语。

现在他是大师伯了，上官平自然不敢多问。

蒯乐山似乎正在考虑什么，过了半晌，才道：“二师弟教你从小练习内功，基础是打好了，只是二师弟对本门神功，当年也只是一知半解，因为本门武功，一向分别传授，门下弟子，所学各不相同，二师弟练的是剑，内功

并非所长，他教你的，多半是晚年自己领悟出来的，未必全是本门心法，但内功一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老朽要传你心法之前，必须对你所学内功，逐步检查，才能纠正得过来，唔，你把全部口诀，念一遍给老朽听听，是否有谬误之处？你要念得慢一点，其中如有谬误之处，老朽自会指点出来的。”

现在上官平自然深信不疑，就把‘紫气神功’口诀，逐句缓慢的背诵出来。

蒯乐山早已缓缓闭上了眼睛，作出聆听之状，右手食指，还在空中点着，好像正在默默的查核上官平有否背错，有时还微微的点头。

不多一回，上官平已把口诀背完，停了下来。

蒯乐山也及时睁开眼来，点头笑道：“口诀倒是没错，是也难为了二师弟，这样吧，此刻时光已是不早，你回去休息吧，明晚再来，老朽要查考你内功火候，再指点你修习之道。”上官平起身道：“弟子那就告退了。”

躬身一礼，退出水榭，走过九曲桥，举目看去，不见祝倩倩的情影，敢情她已经回去了，正待循着原路回去！

忽听右首树林间有人‘咕’的一声轻笑。

上官平听出是祝倩倩的声音，急忙朝林中寻去，一面叫道：“倩倩，你还没回去么？”

等他走入林中，那里还有祝倩倩的影子。

他和祝倩倩相处多日，知道她童心未泯，一定在林中躲着自己，这就脚下一停，倾耳听去，果然在右侧不远处，一有棵大树后面，有着极轻微的声音，正待扑去，那极轻的声音，忽然闪出，朝另一棵大树后面闪去。

上官平暗暗好笑，也立即身形一晃，朝那棵树后迎了过去。祝倩倩是从右首闪过去的，上官平却从左首朝树后掠去。

祝倩倩刚刚轻巧的闪到，上官平也同时掠到，两人迎面相遇，上官平一下捉住她的双手。

祝倩倩吓得‘啊’了一声，迅快的朝他怀中扑入，娇嗔道：“上官大哥，你好坏，吓了我一跳。”

上官平笑道：“谁要你躲起来跟我捉迷藏的？”

祝倩倩道：“你怎么看到我的呢？”

上官平道：“我不是看到的。”

祝倩倩眨着眼问道：“那你怎么知道我躲在树后的？”

上官平道：“我是用鼻子闻到的。”

祝倩倩道：“你骗人，你怎么闻得出来？”

上官平道：“因为你身上有一股甜甜的香味……”

“嗯！我不信。”祝倩倩披着嘴道：“我衣上从不熏香。”

“真的。”上官平低低的道：“不信，你让我闻闻看？”

他随着话声，一颗头缓缓的低了下去。

祝倩倩知道他要做什么了，羞红了脸，但并没有躲避，只是把眼睛闭得紧紧的。

上官平一颗头低到快要和她的脸接触了，就在这当儿，他耳中突然听到头顶上‘嘶’的一声破空轻响。

那是有人从林梢掠过，急忙抬头看去，但见一道人影宛如流星一般，朝西南方向划空掠过，好快的身法。祝倩倩看他好久没有动静，忍不住睁开眼来，悄声问道：“你怎么啦？”

上官平双手一松，低声道：“有人从树林上掠过，好像朝祝伯伯书房去的。”

祝倩倩道：“这时候还会有什么人到爹书房里去？”

第五章人心叵测

上官平一怔，点头道：

“唔，这人身法好快，武功大是不弱，莫要是贼人，我们快去瞧瞧！”

祝倩倩催道：

“那就快走。”

上官平点点头，立即长身掠起，当先追了上去。

书房在花园的西南方，上官平怕祝伯伯已经入睡，没有防范，因此提吸真气，施展轻功，一路也跟着从树梢掠过，远远看去，前面那条人影飞掠的身法极为快速，果然朝书房泻落，和他只差一步，那人泻落之际，上官平也到了书房左首，身形一蹲，隐入暗隙，要看看他有何动静？

书房中还有灯火，此时响起祝南山的声音问道：

“是李兄么？”

那人在阶前应道：

“正是兄弟。”举步朝屋中走入。

这人一开口，听得上官平不由一怔，心中暗道：

“此人明明是大师伯蒯乐山，祝伯伯怎么会叫他‘李兄’的呢？”

忍不住悄悄移动身子，在靠近东首窗户的一棵花树后隐住了身子。

只见祝南山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迎着问道：“事情如何了？”

现在可以看清楚了，那人正是大师伯蒯乐山，他含笑道：

“庄主交办的事儿，幸不辱命，上官平毫不起疑，把兄弟当作了快活三……”

上官平不期又是一怔，忖道：

“原来他并不是自己大师伯，只是祝伯伯要他假扮的！祝伯伯为什么要伪称蒯乐山，骗自己呢，大概是找不到快活三，要他假扮来宽宽自己心的。”

祝南山一手捋须，呵呵一笑道：

“他只是个雏儿，自然深信不疑。”

这时一名使女端着一盏茶送上。

祝南山挥了挥手，那使女很快退了出来。

那伪称蒯乐山的端起茶碗，喝了一口，就把他和上官平的对话，一句不漏的说了一遍。然后从左手大袖中取出几张白纸，双手送上，说道：

“这是上官平背出来的‘紫气神功’心法口诀，由庄主派去的迎香姑娘抄录下来的。”

上官平暗暗“哦”了一声，忖道：

“原来祝伯伯觊觎我的‘紫气神功’，才设下的计，要他伪装蒯乐山，来套取自己口诀，想不到祝伯伯竟是这样的人！”祝南山接到手中，仔细看一遍，得意的点点头道：

“很好，李兄办得好，请用茶。”

那伪称蒯乐山的人谄笑道：

“庄主好说，你交办的事、兄弟敢不全力以赴。”

说话之时，捧起茶盅又喝了口茶。

上官平心中暗道：“

这姓李的身手不弱，祝南山称他‘李兄’而不名，姓李的既称他‘庄主’，又自称‘兄弟’，不称属下，那是自居客卿地位，是祝南山聘请来的江湖上

人，故而不在于护院之列。”

祝南山抬目问道：

“李兄没问他‘十八盘剑法’最后那第十九招是什么剑法么？”

那伪称蒯乐山的人道：

“兄弟怕问多了，会引起他的疑窦，所以没有多问，先把神功心法口诀背出来，至于那招剑法，明晚再问不迟。”

“也好。”祝南山阴森一笑，点着头道：

“那就让那小子多活一天。”

上官平只觉祝南山说这句话的时候，神色阴沉得可怕，和他平日说话时慈蔼笑容，完全是两个人！

祝南山忽然目注那伪称蒯乐山的人，徐徐说道：

“李兄也看过这神功心法的口诀了？”

那伪称蒯乐山的人悚然一惊，接着淡淡一笑道：

“兄弟只是在他背诵之时听过，迎香姑娘抄录好之后，兄弟并未过目，再说这是贵派心法，就算兄弟看了也没用。”

祝南山微笑道：

“但李兄总是听到了，武林中红莲白藕，万法同源，以李兄之能，自可一点即透，何况兄弟对这件事，也不愿让第三个人知道……”

那伪称蒯乐山的人听出他口风不对，不觉站了起来，目注祝南山说道：

“祝庄主要如何呢？”

祝南山朝他微微一笑道：“李兄家中，兄弟明日会派士强送五千两银子去的，有五千两银子，李兄一家自可不虞冻馁了……”

那伪称蒯乐山的人身躯陡地一震，往往疾退一步，喝道：

“姓祝的，你想灭口？”

他双掌护胸，回头瞥了窗户一眼，似想穿窗而出。

祝南山目光闪烁，森然一笑道：

“李兄走也没用，你不妨运气试试？”

伪称蒯乐山的人果然吸了口气，不禁又惊又怒，骇然道：“祝南山，你在我茶中下了‘散功散’，你果然恶毒……”

“李兄不用说了。”祝南山一步跨到他面前，狞笑道：

“兄弟绝不食言，明天你家里可以收到五千两银子。”

一指朝他死穴点下，那伪称蒯乐山的人连哼也没有哼出，砰然一声，往后就倒。

上官平看清了祝南山的真面目，心头暗暗感叹人心险恶，倏地转过身去，只见祝倩倩脸色苍白，眼中有着歉疚之色，朝自己望来。

两人甫一对面，上官平也不说话，双足一点，长身掠起，朝外飞去。

祝倩倩忍不住流下泪来，口中尖叫一声：

“上官大哥，你等一等……”

同时急忙飞身而起，跟踪追出，但她的轻功，怎能和上官平相比，等到掠上墙垣，上官平早已走得不知去向？她心知上官平这一去，绝不会相理自己，急得哭出声来，叫道：

“上官大哥……”

深夜之中，这一声凄清叫声，自然立时惊动了书房中的祝南山，一条高大人影，宛如灰鹤一般，一下落到女儿身边，问道：

“倩儿，上官贤侄怎么了？”

祝倩倩没有理他，纵身往墙外扑去。

祝南山跟着扑下，一把抓住女儿手臂，喝道：

“倩儿，为父问你，上官平方才可是就在书房外面么？”

祝倩倩挣扎着哭道：

“爹不用问我，只要问你自己就好，你做了什么？快放开女儿。”

她又哭又说，挣扎着要追下去。

祝南山手指起落，点了祝倩倩昏穴。

祝倩倩这一哭闹，惊动了前院的人，祝士强首先抢出，躬身道：

“大伯父，倩妹她……”

祝南山一手挟起女儿，说道：

“士强，你来得正好，随我到书房里来。”飞身越墙而进，回入书房。

祝士强应了声“是”，随着进入书房。

祝南山把女儿往椅上一放，神色凝重，和祝士强低声说了几句。

他每说一句，祝士强就点一下头，直等他话说完，祝士强立即躬了躬身，迅速往外行。

上官平心头愤慨已极，急于离开祝家庄，不顾祝倩倩的叫喊，提气疾掠，奔出祝家庄，深恐祝南山追出来，一路仍然发足狂奔。此时夜色已深，他也不辨路径，这样奔行了一个多时辰，就在一处松林前面停了下来，找了块大石坐下，心中想起前情，确是自己缺乏江湖经验，师父传自己的内功心法，怎可随便就背诵给人家听？

祝南山虽然心术不正，但他总算是泰山派的人，内功心法，已经收不回来，那就只好随他去了。

至于师父要自己找的快活三，很可能就是教自己“一剑小天下”的那人，自己当晚没有留得住他，显然他已经知道自己是谁，才传自己剑法的，只是不愿和自己见面而已，明明就不可能会是蒯乐山的了，总算自己没把那一招“一剑小天下”也说出来。

他坐了一会，山风吹来，渐渐觉得有些凉意，人也感到有些困倦，忽然间，一阵凉风吹过，空中飘下一阵黄豆大的雨点来。

上官平赶紧站起，移到一棵大树底下，躲了一回，偏偏雨越下越大，等到雨势渐小，一身衣衫也已湿透，放眼看去，黑蒙蒙的，全是山岭阴暗、一片荒野，连一间农舍也找不到，只得顺着山径走去。

这一段路，本是崎岖小径，再经过下了一场大雨，山水沿着小路流下来，更是泥泞难行，这样又走了二三里路，忽见山麓一片树林间，有一大片黑沉沉的屋宇。

上官平心头一喜，急忙穿林走入，来至一座高大的黑漆大门前面，走上一步，举手拍门，大声叫道：

“里面有人么？请开开门。”

他把大门拍得“澎”“澎”震响，里面还是没人答应。

这时雨势虽小，还是淅沥不停，他站在雨中，心头甚是焦急，好不容易找到了人家，偏生没人开门，他几次要想越墙进去，总觉得不妥，忍不住又举手朝门上拍去。

这回他手掌刚刚拍上大门，发出“澎”的一声，两扇大门竟然应手而启！

大门启处，一阵冷风从门内直灌出来，上官平一身衣衫尽湿，经冷风一吹，忍不住打了一个冷颤，就在此时，他发现大门内有一双震动的眼睛，朝自己看来。

夜半荒山，黑沉沉的屋宇和忽然开启的大门，看不到人，只看到一双震动的眼睛，此情此景，什么人都会吓上一跳！

上官平口中“啊”了一声，脚下不由得后退了一大步。

只听那眼睛在暗处道：

“深更半夜，敲门的就是你么？”

这一开口，上官平听出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心头稍微定了定，既然会说话，那就是人了，当下就抱抱拳道：

“在下赶路遇雨，远处看到这里的屋宇，特来避雨，请老婆婆行个方便，借宿一宵，等天明雨停了，在下就可上路。”

那老妇声音生硬的道：

“进来。”

上官平说了声：

“多谢。”举步跨进大门，才看清那老妇人生得极为矮小，穿着一身黑衣，难怪站在外面，只能看到她两只震动的眼睛了。

那老妇人道：

“你随我来。”

大门里面是一个大天井，老妇人领着他从回廊过去，推开东首厢房的一扇木门，走了进去，冷声道：“进来呀，这里本是一间客房，你就住在这间好了。”

她已在里面“噤”的一声，打着火种，点起一盏油灯。

上官平随着走入，室中果然有一张床，临窗口还有一张案桌，灯盏就放在桌上，一灯如豆，只是灯光有些绿阴阴的，但有灯总比没灯好！

老妇人转过身来，望着他，口气依然冰冷的道：

“你把湿衣服脱下来，别把被褥弄湿了。”

上官平这回看清楚了，这老妇人生成一张鸠脸，脸颊上满是皱纹，一双眼睛绿阴阴的，灯光一照，也有些绿阴阴的，看去有着说不出的诡秘，教人不敢朝她多看，看了会心里发毛，但只得点着头道：

“多谢老婆婆，在下省得。”

老妇人没有多说，就转身自去，跨出房门，随手“砰”的一声，阖上了木门。

上官平心下暗自嘀咕：

“这老婆婆生相好怪！偌大一座屋宇，难道只有她一个人？”

他一面脱下长衫，拧干了雨水，搭到椅背上，老妇人说过，别把被褥弄湿了，他自然不能穿着湿透了的内衣裤睡到床铺上去，这就过去拴上门闩，然后把内衣裤也脱了下来，拧干了，晾到木床栏杆上，再脱下鞋袜，放下帐子，拉开薄被，钻入被窝，用手伸出帐外，扇熄油灯。

窗外大天井中依然雨声淅沥，并未停止，鼻中却闻到油灯熄灭之后，灯芯冒出来的一般焦油气味，隐隐含着些腥气，敢情灯盏里点的是鱼油了，倒也并未在意。

上官平躺在床上，正觉昏昏欲睡之际，忽然听到大天井中“扑”的一声轻响，传了过来，他练的究竟是玄门内功，耳朵十分敏锐，“扑”声入耳，

人也立时清醒，暗道：

“这声音分明有人从墙外纵落天井，难道会是夜行人不成？”

心念方转，接着但听西首又是扑扑扑三声，又有三个人翻墙而入，跃落天井。

这一来，连同先前一个，已经有七个人落到天井之中。

声音虽轻，但上官平却听得极为清楚，心想：

“这些夜行人不知是做什么来的，难道会是强盗？”

心念转动，不觉留神倾听起来，真要是强盗的话，自己在这里借宿，岂容宵小横行？

哪知倾听了一回，那七个人纵落天井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一点动静，好像他们在大天井中忽然消失了！

上官平心中不禁暗暗泛疑，自己绝不会听错，那声音明明是有人越墙而入，而且轻功颇为不弱，如果只有一声，也许听不真切；但他们一连纵落了七个人，纵然他们轻功最高，落地之后，立即再次纵起，也该有衣袂飘风之声，怎会纵落之后，就再也听不到半点声音，除非他们一下钻入地底去了。

也许他们纵落之后，站在原地，没有移动，这也不可能，已经过了好一回，他们不会一直站着不动的！

一时觉得好奇，正待悄悄下来，到窗下去戳个洞，往外瞧瞧，哪知心念转动，要待坐起，上肢竟然不听使唤，好似瘫痪了一般，一点也动弹不得。

心头不禁大吃一惊，再抬了下手，依然软弱得连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急忙吸了口气，缓缓提聚真气，一身功力，竟似全散，哪里还提取得起来？

这下直把上官平惊出一身汗来，忖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会是那老妇人在自己身上使了什么手脚？这也不可能，她把自己领来这里，连手也没举一下，何况她离去之后，方才还好好，那就可证明不是老妇人使的手脚了，再说江湖上什么迷魂香，蒙汗药之类，大半也要下在饮食之中，自己连茶也没喝一口……哦，莫非毛病出在床前这盏鬼火似的油灯之上，刚才熄灯之际，自己曾闻到一股焦油气味，中间隐隐似有腥气，只闻到了这点气味，就会使自己一身功力尽行散去？但除了闻到那股焦油气味，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使自己动弹不得了！”

上官平躺在床上，四肢不能抬动，神智却甚为清醒，接着想道：

“那老婆婆若是有心把自己迷倒，那么动机是为什么呢？这且不去管它，她既在油盏之中，下了散功的药物，自己功力既已全失，想必她一定会来找自己的，目前只好躺在床上，等她来了再说。”

一念及此，心头也就放宽下来，闭目养神，静静的等待下文。

果然过没多久，只听门上“喀”的一声轻响，门闩被人拨开，房门呀然开启，老妇人弯着腰走了进来，接着又是“嚓”的一声，点起了灯盏，她走近床前，伸手撩起帐子，目光投到上官平的脸上，不禁得意一笑，双手疾发，一下连点了上官平五处穴道，才从怀中摸出一颗白色的药丸，纳入他口中。

上官平先前还心头清楚，但被她点上五处穴道，有一处是睡穴，他就迷迷糊糊的睡熟了。老妇人在他长衫内衣上仔细搜索了一遍，然后一掌拍开他的睡穴，冷冷的道：

“你把衣服穿起来，我有话问你。”

上官平睁开眼睛，双手抬动了下，果然已能活动，再暗暗吸了口气，真气却依然无法提聚，不觉望着老妇人道：

“老婆婆，在下和你无怨无仇，你这是为了什么？”

老妇人冷冷的道：

“不用多说，快些把衣服穿好了下来，我有话要问你。”说完，背过身去。

上官平伸手从木床栏杆上取过衣裤，在帐内穿好，才跨下床来，又取过长衫穿到身上。衣衫还没有干，穿在身上，凉凉的，湿湿的，很不舒服，望望老妇人，问道：

“老婆婆要问什么？”

老妇人缓缓转过身来，伸手一指木椅，说道：

“你坐下来。”

上官平依言坐下，老妇人的身高本来只到上官平的肩头，他这一坐下来，她就显得比他高了，说话就毋须仰着头了，这就冷冷的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上官平道：

“在下上官平。”

老妇人又道：

“在七星会里，是什么职位？”

“七星会？”上官平道：

“在下不是七星会的，七星会这三个字还是老婆婆刚才说出来才听到，从前从未听人说过。”老妇人怒声道：

“你还不承认，还想抵赖，看来不给你吃些苦头，你是不肯说实话的了。”

右手一抬，从左手衣袖中抓出一条纯白色的小蛇，朝上官平面前晃了下，那纯白小蛇一颗三角形的头上，有一对蓝宝石般的眼睛、口中吐着细得像线一般的红信。

这条小白蛇，如果它的名字不叫蛇，（因为人们心里对蛇字早就存着几分怕意）那么它纯白得只见其可爱，并无半点“可怖之处”了。

上官平道：

“在下从不说谎，说的都是真话。”

老妇人手腕一抬，那小白蛇吐出来的红信，几乎快要接近上官平鼻尖，哼道：

“你以为这条小蛇不会咬你，其实它比普通毒蛇毒上一千倍、一万倍，给它咬上一口，就会立时毒发无救，你再不说实话，我就叫小白从你左鼻孔游进去，右鼻孔游出来，看你怕不怕？”

上官平俊目发光，怒声道：

“老婆婆把在下看作何等人了，我说的话，你如果不信，大可把我杀了，士可杀、不可辱……”

老妇人讶然道：

“我几时辱你了？我要用小白游你鼻子，就是辱你么？”

上官平道：

“你不相信我的话，就是辱我，侮辱我的人格。”

老妇人一手轻轻抚摸着白蛇，说道：

“难道你不是七星会的人，他们派你来作内应的吗？”“不是。”上官平道：

“在下真的是赶路遇雨，才来投止借宿的，老婆婆怎么会把在下当作七

星会的人？”

老妇人看着他、看着他，似乎有些相信了、说道：

“难道还是我多心，认错了人，但哪有这么凑巧的事呢？”

上官平听她口气，忽然想到刚才翻墙而入的七人，忍不住问道：

“老婆婆说的七星会，就是刚才翻墙进来的七个人么？”

老妇人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上官平道：

“是在下听到的。”

老妇人哼了一声道：

“你耳朵倒是尖得很。”

上官平道：

“在下只是奇怪，他们明明跳进墙来，怎么会忽然间都没有声音了？”

老妇人道：

“人死了还会有声音？”

上官平道：

“是老婆婆杀了他们么？”老妇人冷声道：

“难道会是他们自杀的？”

上官平心头一寒，这老婆婆眨眼之间，就杀了七个人，一面问道：

“老婆婆和七星会有仇。”

老妇人哼道：“是你在问我，还是你在问我？”

上官平耸耸肩道：

“老婆婆还要问什么，那就问吧！”

老妇人道：

“你会武功？”

上官平点点头道：

“会一点。”

老妇人又道：

“你是哪一门派的人？”

上官平道。

“在下没有门派。”

老妇人道：

“你师父是什么人？”

上官平道：

“我恩师道号放鹤山人，已经去世了。”

老妇人又道：

“你是什么地方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上官平道：

“在下是徐州人，从小父母双亡，是恩师抚养长大了，此次原是奉先师遗命，到泰山来找一个人的，后来……后来……”

老妇人道：

“后来什么？”

上官平道：

“这一段话，在下不能说出来。”

老妇人道：“为什么？”

上官平道：

“因为我在泰山认识了一个人，这人的名字我不能说，他要我住到他家里去，没想到他不怀好意，暗中要谋害我，今晚给我无意中听到了，才逃出来的，不想中途遇雨，才找到这里来。”

老妇人目光乍然发亮，她目光这一亮，登是绿阴阴的发光，怒声道：

“这人是谁？这种口是心非的人，真是该死！”

上官平心中暗道：

“这老婆婆生相诡异，原来人倒不坏，很有正义感。”心头不觉对她有了几分好感，说道：

“这人是谁，在下不能说。”

老妇人哼道：

“你到了这里，还怕他作甚？你只管说出来，几时遇上了，我就给你出气。”

上官平心中暗道：

“我被你散去了功力，你要真是好人，应该替我解了才行。”一面说道：

“谢谢老婆婆，这人并没害到我，我逃出来了，也就算了。”

老妇人道：

“你这人年纪轻轻，却有些婆婆妈妈。”

刚说到这里，突听屋上传上一声尖锐的泉鸣！

老妇人哼道：

“不好，七星会又有人来了。”

呼的一声吹熄灯火，一个人像幽灵一般闪了出去。上官平走到窗下，耳中就听到大天井四面都有“扑”“扑”之声，心头暗暗吃惊，忖道：

“这下少说有一二十个人！”

他手指沾着口水，在纸窗上戳了一个小孔，凑着眼睛往外瞧去，大天井上，此刻大雨已停，果然有十七八个人影，聚在一起，其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似是众人之首，他挥挥手，喝道：

“搜！”

喝声出口，就有十数个人身形闪动，朝两边长廊掠来。上官平听到一阵脚步声直向自己住的厢房奔近，立即悄悄回到床前，脱下长衫，躺到床上。

他动作迅速，实则不过转眼之间的事，但听“砰”的一声，房门被人撞开，接着就见两条人影闪了进来，其中一个“嚓”的晃亮火摺子，火光一照，他们已发现床上躺着的上官平。

手执火摺子的喝道：

“床上有人。”

另一个手持钢刀的汉子奔到床前，用刀尖挑开帐子，厉声喝道：

“好小子，你躲在床上，咱们就找不到了么，起来，起来！”

上官平跨下大床，说道：

“好汉，在下是过路人，遇到大雨到这里来借宿的。”

执火摺子的汉子喝道：

“少噜嗦，跟咱们出去。”

上官平伸手取过长衫，披在身上，被两人押着走出房去。这时许多人还在逐间搜索，那为首的人已经进入中间大厅，厅上也点起了灯烛。

两个汉子押着上官平走入大厅，只见那为首之人约莫五十出头，浓眉鹄

目，紫脸虬髯，生相极为威猛。

押着上官平的两个汉子，左首一个道：

“回香主的话，小的在厢房里找到了这小子。”

紫脸老者一双巨目精光熠熠，朝上官平投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苗山庄的什么人？”

上官平道：

“在下上官平，只是过路的人，方才遇到大雨，到这里来借宿的，并不认识苗山庄。”

紫脸老者看他衣衫尽湿，倒也有几分相信，问道：

“你到苗山庄投宿，可曾遇见什么人？”

上官平听了他的话，好像苗山庄是这座宅子，并不是人，一面回道：

“在下敲了半天门，来开门的是一个老婆婆，她领我到厢房去睡的，没见到什么人。”

紫脸老者问道：

“你就住在厢房里，方才可曾听到什么声音吗？”

上官平道：

“没有，在下一躺下去就睡熟了，刚才还是两位好汉闯进去把在下叫醒的。”

紫脸汉子一摆手道：

“把他押到一边去。”

两个汉子应了声“是”，押着上官平退到边上，一个取出绳索，把上官平双手反剪着捆了起来。

上官平道：“二位好汉，在下不会逃的，你们捆得轻一点好不？”

那汉子用手肘狠狠的在他腰上顶了一下，喝道：

“小子，你嚷什么，再嚷就宰了你。”

这时只听厅外一阵喧哗，接着响起老妇人的声音大声道：“你们推什么？老婆子自己会走，我一大把年纪了，跌上一跤，就不得了啦。”

上官平心中暗道：

“这老婆婆也被他们逮住了，她方才闪出房去的身法，分明很高，怎么会落到他们手中的呢？”

心念转动之际，只见四五个汉子簇拥着老妇人走了进来。走在前面的汉子朝紫脸老者行了一礼，说道：

“全宅都搜遍了，只有这个老婆子，她自称是看宅子的。”

紫脸老者目光射到老妇人身上，喝道：

“苗山庄只有你一个人吗？”

老婆子似是被这些手执钢刀的汉子吓得两腿发软，连连点着头道：

“是，是，这宅子里只有老婆子一个人，是看宅子的。”紫脸老者哼道：

“方才本会七个弟兄进入宅子，到哪里去了？”

老妇人骇异的道：

“没……没有人进来，只有……一个少年说是途中遇雨，淋成落汤鸡一般，是老婆子开门放他进来的，就没有人来过。”上官平被两个汉子押着站在大厅左首，她没看到。

紫脸老者疑信参半，说道：

“那么咱们七个弟兄到哪里去了？”

老妇人打着哆嗦道：“老婆子真的不知道。”

紫脸老者又道：

“你们庄上的人呢？”

老妇人道：

“老爷、太太、小姐，三天前上京里去了，老婆子是郝管事的远房亲戚，所以把老婆子找来看宅子的。”

紫脸老者哼了一声，抬手道：

“把这两人押下去，带走。”

老妇心里在一急，连连躬着身子说道：

“好汉……大王……你要什么只管拿去，老婆子只是替他们看宅子的，求求你放了老婆子吧！”

几名汉子不由分说拿麻绳捆了老妇人双手，押着和上官平在一起，一名汉子喝了声：

“走！”正待押着两人走出大厅去。

忽见一名汉子匆匆走入，朝紫脸老者低低说了两句。

紫脸老者沉哼一声，问道：

“可知来人是什么路数吗？”

那汉子道：

“属下只看到几个人，朝这里奔行而来，身手颇为矫捷，还没摸清他们路数。”

紫脸老者微一点头道：

“那就待会再走，看看他们是不是冲着咱们来的。”

那汉子答应一声，返身退出，过了不多一回，他又匆匆回入，躬身道：

“回香主，那几个人到了庄外，只是在四周徘徊了一阵，就朝原路折回去了。”

紫脸老者嘿然道：

“他们那是忌讳苗山庄，也并不知道本会有人在这里了。”接着站起身道：

“好，咱们也该走了。”举步往外行去。

几名汉子押着上官平和老妇人走出大厅，只见阶前已经雁翅般排列着两排劲装汉子，等紫脸老者走下石阶，他们分作两行跟在他身后就走。

这时大雨虽已停止，天色却黝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上官平和老妇人走在一起，他们身后还有五个手持钢刀的汉子押着而行。

上官平一身武功虽被老妇人暗使手脚，给制住了，但他自幼练功，目能夜视，却并未因功力失去而失去，就在走出大门之际，他看到老妇人被反剪双手捆绑着的人，左手忽然一缩，轻巧的从她大袖中脱了出来，本来满是皱纹像鸡爪般的一只手，这回伸出来的却变成一只又白又嫩的小手了。

只见她小手往后轻扬，从她掌心飞闪出两缕极细的寒芒，一闪而没，那只小手迅疾而熟练的缩入大袖之中，仍然反剪着双手，捆绑得好好的，丝毫看不出异处。

老妇人似是怕人发现，横眼朝上官平看来。

上官平急忙移开目光，装作没看到一般，心中却暗暗惊异，忖道：

“老婆婆这是什么功夫呢？缩骨功虽然能把骨骼缩小，但她一只满布鸡

皮的手爪，不可能脱去一层皮，变成一只又白又嫩的小手，她使的那是脱皮换骨功了，天下哪有这种功夫？自己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觉得这位老婆婆有些古怪，看来果然怪异得很！”接着又想到：

“她掌心飞闪出去的两缕寒芒，不知是什么东西，身后并没听到有什么动静，那么她会飞射出去的两缕寒芒，是做什么的呢？再说，以她方才闪出房门去的身法，绝不至被人逮住，她故意让他们擒来，又是为什么呢？”

他边走边想，越觉得老婆婆行动诡奇，令人莫测高深，忍不住转脸朝她看去，那是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妇人，反剪着双手，被人押解而行，也看不出什么来，心中寻思：

“莫非她是个巫婆不成？”

正在思忖之际，忽听前面有人叫道：

“来的是哪一条道上的朋友？可否请亮个万儿？”

上官平一听声音，就知说话的是祝士强了，心中暗道：

“莫非他追踪自己来的了？”

紫脸老者自恃身分，只是脚下一停，右手朝前一抬，便有一名汉子越众而出，大声道：

“北斗在天，东方甲乙木。”

前面那人失声惊啊道：

“原来是七星会青龙堂曹香主的侠驾在此，在下失敬了。”

走在前面的汉子抱抱拳问道：

“阁下是道上哪一位朋友？”

前面那人已经迎了上来，拱手道：

“不敢，在下祝士强，莱芜祝家庄管事。”

果然是祝士强！

紫脸老者问道：

“祝朋友有何见教？”

他开口答话，那走上去的汉子立即往后退下。祝士强道：

“在下冒昧动问一声，曹香主刚才可是从苗山庄来的？”

紫脸老者道：

“不错，祝朋友有什么事？”

祝士强道：

“敝庄今晚走失了一个人，据敝庄丁一路找寻的结果，他进入了苗山庄，在下闻讯赶来，正好遇上曹香主一行，从苗山庄出来，是以不揣冒昧，跟教主请教一声。”

上官平听得心头大急，他果然追踪自己来的，自己此刻武功全失，若是被他弄回去，那该如何是好？”

紫脸老者嘿然道：

“贵庄走失的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祝士强道：

“是家伯一个世侄，叫做上官平。”

紫脸老者道：

“兄弟在苗山庄逮住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好像就叫上官平……”

祝士强喜道：

“如此就好，曹香主可否顾全江湖义气，把上官平交给在下，家伯和贵

会几位当家，也是素识，大家都是自己人……

在他们说话之时，上官平又看到老妇人左手缩动，那只又白又嫩的小手从绳索中脱出，朝后轻扬，又是两缕极细的精芒，一闪而没，小手随着又缩入她衣袖之中。

上官平对她这只又白又嫩的小手，有着说不出的诡奇之感，把妇老人看作了妖怪一般，心头有些发毛！紫脸老者道：

“兄弟此次行动，乃是奉命行事，就算上官平是贵庄的人，也只好等兄弟回去，查明之后，再通知贵庄，此刻要兄弟放人，兄弟无法应命，只好请祝兄原谅了。”

祝士强已经抬出“莱芜祝家庄”来了，眼看七星会的曹香主并不卖帐，只好拱拱手道：

“如此也好，在下那就回去恭候贵会通知了。”说完，便自退去。

紫脸老者转过身来，朝身后的人挥了挥手，示意大家上路，哪知目光一瞥，发现跟在自己身手的八名劲装汉子一个不少，但押着上官平和老妇人，走在后面的五个汉子，却只剩了一个，心头一怔，问道：

“郑良，你四个同伴呢？他们到哪里去了？”

那个叫郑良的汉子口中“唷”了一声说道：

“他们没有走开。”回头一看，四个同伴果然不见了。不觉咦道：

“他们……没有走开，怎么会不见了呢？”

上官平忽然心中一动，他想起先前有七个人翻墙而入，就没有了声音，后来老婆婆曾说：人死了还会有声音？那是给她杀死的无疑；但人死了，总会有尸体，等到紫脸老者率人进入苗山庄，却没找到那七个人的尸体。

后来自己看到老婆婆两次从大袖中脱出一只小手，每次都有两缕极细的寒芒飞出，莫非这四个人是她杀死的了？她打出的寒芒，很可能是化血针一类歹毒暗器了。

紫脸老者沉哼一声道：

“好个祝士强，他敢跟我曹某来这一手！”说到这里，振腕一挥，怒声道：

“给我追！把那姓祝的给我拿下了。”

他身后四名劲装汉子听到香主的命令，立即纵身扑起，朝祝士强迫了下去。

紫脸老者率同其余的人，也脚下加快，一齐跟了下去。奔行了不过半里光景，只见前面已有一簇人站停下来。那正是祝家庄的祝士强，和五名庄丁。祝士强站在前面，五名庄丁一字摆开，站在他身后，手中已经亮出了兵刃。

在他们对面，则是刚才追上去的四名劲装汉子，也手持钢刀，和祝士强对峙着。双方箭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祝士强手持一支三尺长的无缨枪，一眼看到紫脸老者率人赶到，不觉抱了抱拳道：

“曹香主，敝庄和贵会一向毫无过节，家伯和贵会几位当家，也是素识，在下方才只不过和曹香主情商，可否把上官平交给在下，曹香主作不了主，在下也无话可说，更无开罪之处，曹香主竟然要贵会四位弟兄，来追在下，还声言要把在下拿下，在下因不明曹香主此举究竟有什么误会，所以要贵会四位弟兄暂且稍待，等曹香主来了问问清楚。”

紫脸老者洪笑一声道：

“不错，正是兄弟要他们追上来的。”

祝士强强自忍着一口气，问道：

“曹香主这是什么意思？”

紫脸老者怒笑一声道：

“祝士强，你少来这一套，你自己做了什么事，还来问曹某么？”

祝士强愕然道：“在下做了什么事？听曹香主的口气，好像在下冒犯了曹香主？在下就是因不知道原委，才向曹香主请问的，还请曹香主明白见示才好。”

“你装的真像！”紫脸老者冷冷的道：

“方才是你自己说的，咱们七星会和你们祝家庄一向毫无过节可言，既然毫无过节，你为什么乘人不备，从后面掳走本会四名弟兄？”

祝士强吃了一惊，说道：

“曹香主，这是天大的误会，在下怎会掳贵会弟兄呢？”

紫脸老者嘿然冷笑道：

“你是不是因为兄弟不答应把上官平交你带回去，你无法向祝南山交代，掳去本会四名弟兄作为人质，好跟本会交换上官平？”

祝士强道：

“曹香主这完全是误会，在下明知家伯和贵会几位当家都是朋友，怎么会做出有伤两家和气的来？”

紫脸老者脸色一沉，哼道：

“姓祝的，你不用抬出祝南山来压人，石敢当三个字，还唬不倒我曹继善，我手下四名兄弟不是你掳去的，还会有谁出的手？”

祝士强听他提到伯父，心头更觉有气，大声道：

“曹香主，你这话就不对了，江湖道上，道义为先，谁也并不怕谁，你硬指在下掳了你四名手下，不知可有证据？”

紫脸老者洪笑一声道：

“方才曹某不答应把人交给你，你就暗使手脚，掳走我走在后面的四名弟兄，这已经很明显了，还用得着什么证据？咱们多言无益，此时唯一的办法，就是你随我到本会去一趟。”

祝士强怒笑道：

“在下不曾掳你手下，为什么要随你去呢？”

紫脸老者道：

“曹某说出来了，你不去也得去。”

祝士强冷然道：

“曹香主是依仗人多势众，想和在下硬来了？”

紫脸老者不待他说完，喝道：

“给我拿下。”

他喝声甫出，和祝士强对峙着的四名劲装汉子，手中钢刀一摆，就朝祝士强逼了上去。

祝士强怒笑道：

“曹继善，这是你逼我动手的了，后果就得由你负责了。”一抬手，从身后一名庄丁手中接过一支四尺长的无缨铁枪，枪杆一横，喝道：

“你们给我退下去，要曹继善亲自上来。”

那四名劲装汉子正待朝他扑去，祝士强身后五名庄丁中有人说道：

“总管，这几个人由小的来对付他们。”

祝士强点头道：

“好，你们可得给祝家庄争口气，别输给人家了。”

祝家庄的庄丁，一向把祝家庄比作少林、武当，“他们只是江湖上一个门派，我们也是江湖一个门派。”

说实在，江湖上人也一向把祝家庄视作泰山派，因此，祝家庄的庄丁也一向以泰山派的人自居，走在江湖上，确也受人尊重。试想这些庄丁哪会把七星会几个弟兄放在眼里？祝士强为人稳重，不愿开罪七星会，五名庄丁早就横眉瞪眼，跃跃欲试，这时听了祝士强的话，不觉同声道：

“总管放心，咱们不会输给人家的。”

五个人抢着闪身而出，他们每人手持一支五尺长的铁枪，一跃而上。

祝士强低喝道：

“任富，你不用上去了。”

任富就是给他扛枪的一名庄丁，也是祝士强的亲随，他答应一声，果然停步，站到了祝士强的身边。

四名七星会的劲装汉子一见对方四名庄丁迎了上去，谁也没打话，立即刀枪齐举，厮杀起来。

七星会弟兄使的是七星刀，刀光霍霍，出手倒也凌厉。祝家庄四名庄丁，使的是五尺长的无缨铁枪，无缨枪是莱芜祝家庄的绝技，号称“祝家枪”。

祝南山雄踞一方，不收门人，祝家庄的庄丁，就是他的本钱，平日训练庄丁，也从不藏私，凡是祝家庄的人，个个都会使“祝家枪”；但泰山派的“十八盘剑法”，却只有祝南山、祝士强和祝士愕兄妹才会使。

“祝家枪法”可以说集枪、棍两种兵器招术大成，是以枪上无缨，一件兵器，两种用途，四名祝家庄丁施开枪法，个个身手矫捷，忽刺忽点，忽挑忽打，枪中有根，纯熟无比。而且他们使的铁枪，要比七星会弟兄使的刀长，使刀的只适宜近搏，使枪的却可远攻，这一来，七星会弟兄无形中就吃了亏。

双方这一阵刀光枪影的厮杀，虽没分出胜负来，七星会四名弟兄却显然已有些缚手缚脚之感了。

曹继善（紫脸老者）洪笑一声，抬手之间，跄然龙吟，掣出七星剑来，沉喝道：

“祝士强，你要他们住手，曹某要单独考究你们的祝家枪，究竟有如何厉害？”

祝士强早已持枪而立，闻言说了声：

“好！”举枪一挥，喝道：

“你们退下。”

四名庄丁果然依言跃退，七星会的四名劲装汉子也抱刀退下。

经过一阵厮杀，七星会的人倒也不敢小觑了祝家庄的庄丁。

祝士强跨上一步，沉声道：

“曹香主可以赐教了。”

曹继善嘿然道：

“老夫让你先出手。”

祝士强肚子里暗暗骂了句：

“好个狂妄的老匹夫！”右手一抬，无缨枪枪尖上挑，就挽起一个海碗大的枪花，口中喝道：

“曹香主那要看枪！”

振腕朝前送去，急如星火！

曹继善身为七星会青龙堂香主，号称七星会七大高手之一，看到祝士强一枪刺来，身形微侧，右手七星剑寒光一闪，一招“龙顶摘珠”，直奔祝士强的咽喉刺去，这一招狠辣之极！祝士强急忙滑步旁闪，无缨枪一抡，当作虎尾棍使用一记“横扫千军”，朝七星剑上格去。

曹继善手腕一转，长剑闪电般射出，又朝祝士强左肩刺到。

他出剑迅捷无伦，祝士强要待回枪化解，已经迟了，上身忽然往后一仰，白练闪处，“当”的一声，架开了曹继善刺夹的一剑，原来他在上身后仰之际，左手已经多了一柄青铜长剑，才把对方剑势架开。

原来祝南山的父亲祝绍基原是泰山门下弟子，泰山派以剑、掌、枪三种武学，分传三个弟子，他得到的是枪法，所以祝家以枪法名世，被人称为祝家枪。

“十八盘剑法”，原是入门的剑法，只要泰山门下人人都会使用，他得到的既是枪法，就以枪法为主，但经他多年苦练，又把“十八盘剑法”练左手，对敌之时，可以右枪左剑，同时施展，这就成为莱芜祝家庄的独门绝技了。

却说祝士强左手一剑，挡开曹继善的七星剑，右手铁枪呼的一声横扫过去。

曹继善大笑一声，纵身而起，刷刷刷三剑，剑势劲急，逼得祝士强挥剑护身，挥枪拆招，他一枪一剑施展开来，曹继善剑上造诣纵然高深，一时之间却也占不到上风。

但是两人两剑一枪，忽快忽慢，有时剑枪交击，发出密如连珠般的碰撞，有时转身回旋，却又一记也没有相交击。

两人拼搏之际，上官平和老妇人被押在后面较远的一片松林之间，和斗场至少有六七丈距离。上官平目能夜视，看到祝士强左手使出“十八盘剑法”，记记都和原先的招式相反，正看得出神！

耳中忽听身边响起“刷”的一声轻响，回眼看去，原来老妇人一只又白又小的右手，又从大袖中脱出，抬手打出一缕寒芒，朝看守自己两人的汉子打去，然后又从衣内取出一柄锋利的匕首，刷刷两声，割断了身上绳来，小手很快缩入衣袖之中，等她顺手再从大袖中伸出来，却已恢复了鸡皮般的手掌，拿着匕首，刷刷快捷无比替自己割断了绑在身上的绳索，低声喝道：

“快随我来。”

她居然对前面站着的一个看守自己两人的劲装汉子，视若无睹，毫不在乎。那汉子也只是静静的站着，对身后两人，连看也没回头看上一眼。

上官平心知老妇人方才已在他身上做了手脚，一面问道：“老婆婆要我到哪里去？”

老妇人哼道：

“难道你愿意跟他到七星会去？”

话声一落，转身朝林中走去。

上官平只得跟着她钻入林中。

老妇人道：

“他们发现我们不见了，一定以为我们已经逃跑，也一定会分头追赶，我们只要躲到树上去，就可无事。”

上官平道：

“老婆婆不让我恢复武功，我如何上得去？”

老妇人道：

“连小孩都会爬树，你不会爬上去？”说完，自顾自纵身上树，一面喝道：

“快上来。”

上官平苦笑，只得手足并用，爬上去，隐住身子。

曹继善剑法一招紧似一招，找不到对方破绽，心头大是不耐，剑走灵蛇，闪电般疾刺两剑，把祝士强迫退了两步，暗暗提起功力，凝聚在左掌之上，静待祝士强攻来。

祝士强被逼退了两步，果在一退即上，枪剑同使，反击过来。

曹继善大喝一声，七星剑一招“左右逢源”，剑光闪“当”“当”两声，把对方攻来的枪剑一齐封闭，欺身一步，左手一掌直劈过去。

祝士强内力远逊曹继善，这一招枪剑被对方七星剑封开，已震得两臂发麻，一枪一剑分向左右汤开去，一时门户大开，曹继善欺身直上，一掌劈来，祝士强哪里还来得及封解，只好身形一侧，向右闪出，然后左手以一招“神龙掉尾”，长剑往后挥出。

但他还是迟了半步，身形刚刚侧闪出去，曹继善一掌势如奔雷，已经追击而至，但听“砰”一声，祝士强左肩被掌风击中，一个人斜撞出去三步之多，左肩剧痛，一条左臂已无法举动，长剑“当”的一声跌落地上。

他情知此刻曹继善若乘势追击，自己万难抵挡，急急朝自己阵地中退去。

曹继善自然不肯轻易放过，沉笑一声：

“祝士强，此时弃剑投降，随我回七星会去，还来得及！”

口中喝着，人已跟踪扑来。

祝家庄五名庄丁眼看总管负伤退下，立即从中间分开，让过祝士强，然后五人一字摆开，右手铁枪一举，枪尖对准来人，左手却已按上挂在腰间的匣弩机簧之上，动作如一，随时准备发射。曹继善仗剑追到，他自然不惧这五支铁枪，但目光一注，看到他们腰间挂着的五管匣弩，不觉站停下来。

一管匣弩，可以连续射出二十支箭了，五管匣弩，同时发射，岂非要射出一百支箭来？自己和他们相距不过五尺光景，距离既短？射劲更强，自己纵然不惧，何必和他们纠缠，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心念迅速转动，不觉呵呵一笑道：

“祝士强，你缩起头来，躲躲藏藏，岂是英雄？”

祝士强由五名庄丁护卫着徐徐后退，一面喝道：

“曹继善，祝某不慎，中你一掌，总有一天，祝某会连本带利和你算的，今晚少陪。”

五名庄丁手握匣弩机簧，目注曹继善，缓缓往后退去。曹继善怒哼一声，只得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离去，转身挥着手喝道：

“咱们走！”

目光一注，方才要一名弟兄押着上官平和老婆子，留在树林下的，这一阵工夫，三个人都没了影子，不由得心头狂怒，喝道：

“赵山，快过去看看，他们三个人到哪里去了？”

他不说话，躲在树上的上官平只是目注远处，倒也没去注意，经他这一喝，不由得低头朝林下看去，方才明明站在林下，形同木鸡的汉子，这一瞬间，果然不见了踪影，心中不禁暗暗奇怪，忖道：

“这汉子会到哪里去了呢？”

叫赵山的汉子奔到林下仔细察看了一阵，发现地上遗有割断的绳索，这就俯身拾起，送到曹继善面前，说道：

“回香主，属下在地上拾到两根断索，正是捆绑两人的绳子，看来有人把两人身上绳索割断，把人救走了，连同押着两人的一名弟兄，也被劫持去了。”

曹继善看了断索一眼，冷冷哼道：

“好个祝士强，他居然声东击西，趁着和本座动手，另行派人劫去三人，这是存心和咱们七星会作对了。”

他朝八名劲装汉子挥挥手，口中喝了声：

“走……”

“慢点！”一个阴阳怪气的话声，从来路传了过来。曹继善听得一怔，抬目喝道：

“什么人？”

只听来路有人接口道：

“是区区在下。”

路上出现了一条人影，蹒跚行来，那是一个穿着一件青布长衫的中年人，手中摇着一把黑纸摺扇，渐渐走近，此人生成一张瘦削脸，脸色苍白，但有些斯文，看去有些像落第相公，走到面前，朝曹继善拱拱手道：

“这位可是七星会青龙堂的曹香主么？”

曹继善打量着他，这人素昧平生，居然一口就叫出自己来历，一面颌首道：

“正是曹某，阁下……”

“如此就好！”青衫人含笑道：

“在这里就遇上曹香主，可省得在下多跑冤枉路了。”这人两颊没长一两肉，笑起来脸皮就一直皱到耳根。曹继善攒攒眉道：

“阁下……”

他两次说到“阁下”，那青衫人就抢着接了过去，说道：“在下是奉敝上之命，来奉邀曹香主的。”

曹继善心中暗暗哼道：

“大概是祝南山了。”一面问道：

“贵上何人？”

青衫人笑了笑道：

“曹香主去了、见到敝上，自会知道。”

曹继善哼道：

“阁下连贵上是谁，都不肯见告，怎知曹某会去？”

青衫人道：

“曹香主怎可不去？”

曹继善道：

“曹某为什么要去？”

青衫人笑道：

“敝上一共邀了两位客人，曹香主是其中之一，自然非去不可。”

曹继善觉得好奇，忍不住问道：

“ 贵上邀请的另一位是谁？ ”

青衫人诡笑道：

“ 快了，另一位很快就会来了。 ”

他连另一位客人是谁，都不肯明说。

曹继善心里暗暗嘀咕，此人言词闪烁，大是可疑，自己走了一辈子江湖，这种事倒是第一次遇上，他脸色微沉哼道：

“ 贵上见邀，可惜曹某还有事情，阁下替我回覆了吧。 ”

“ 怎么？曹香主不肯赏脸？ ”

青衫人脸上微有讶异之色，耸耸肩，说道：

“ 曹香主不去怎么成呢？ ” 曹继善不耐的道：

“ 曹某无暇，少陪。 ”

“ 咦，这…… ” 青衫人着急的拦在面前，说道：

“ 在下在敝上面前，夸下海口，说在下一定可以把曹香主请到的，曹香主不赏在下这个脸，在下如何向敝上交差呢？ ”

曹继善冷嘿道：

“ 那是阁下的事。 ”

“ 不，不！ ” 青衫人道：

“ 这事和曹香主有关。 ”

曹继善道：

“ 这和曹某有什么关系？ ”

青衫人笑了笑：

“ 大有关系，曹香主是七星会的青龙堂负责人，颜面自然最重要了。 ”

曹继善大笑道：

“ 曹某不去，就会没有颜面吗？ ”

“ 在下是这个意思。 ”

青衫人耸肩一笑道：

“ 曹香主去是一定要去的，由在下走在前面，替曹香主领路，曹香主岂不是大有面子？ ”

曹继善面目一凝，直注对方，沉声道：

“ 如何没有面子了？ ”

青衫人笑了笑，说道：

“ 在下若是走在曹香主后面，对曹香主就不好了。 ”

曹继善沉笑道：

“ 阁下走在曹某后面，又如何不好？ ” 青衫人忽然伸手朝前一指，诡笑道：

“ 来了，那就是敝上邀请的另一位客人了。 ” 曹继善抬目看去，果见在大路上正有两个人一前一后行了过来。

前面一个赫然正是刚才退走的莱芜祝家庄总管祝士强，他脸上隐有怒容，双手下垂，似是被人制住了穴道，虽是一路行来，但显然不是他愿意走的。

在祝士强身后，也是一个身穿青布衫的中年人，手中也摇着一柄摺扇，只是白纸的，他跟在祝士强身后，一看就知是押着祝士强走来的。

被人在后面押着走，自然没面子了。

曹继善突然仰天大笑道：

“阁下之意，也要把曹某押着去了？”

青衫人阴沉一笑道：

“曹香主肯自己去，那是最好不过了。”

这话就是说：你不肯自己去，那就只有押着去了。曹继善点头道：

“曹某一向喜欢吃罚酒，阁下有把曹某押着去的能耐，就押着曹某走好了。”

方才他要祝士强跟他到七星会去，现在又有人要押他去见主人，当真是一报还一报了。

青衫人大笑道：

“原来曹香主生有奇癖，那么在下恭敬不如从命，就只好押著曹香主去了。”

话声出口，人像鬼魅般朝曹继善欺近过去，伸手就抓。这一抓不但出手奇快，而且爪势极为古怪！

曹继善早有准备，口中大喝一声：

“来得好！”喝声中，夹杂着呛然剑鸣，剑光一闪，朝青衫人抓来左手削去。

他因早已有备，这一剑出手自然也快速绝伦。

青衫人左手直伸过去，招式丝毫未变，但右手黑纸摺扇却“嗒”的一声，架住了曹继善的长剑。

他这记以扇格剑、出手更快，正因为曹继善存心使剑，故而身躯并未退让，在他想来，我用剑削你左腕，你抓来的左手，自然非收回去不可。哪知青衫人以扇架剑，抓出的左手丝毫不受影响。

试想一个既未躲闪，一个手势未变，岂不是很快就抓到了？

曹继善削出的长剑刚刚被人架住，陡觉左肩一麻，已被一只其冷如冰的手爪扣个正着，心头不由大惊，左手再待封格，哪还来得及？半边身子已经麻木。

说出去真难以令人相信，名列七星会四大高手的青龙堂香主曹继善，居然会在一招之间，就被人拿住，这就无怪莱芜祝家庄总管祝士强也被人押着来了。

青衫人面露诡笑，左手五指一松，随手取下曹继善的长剑，很熟悉的替他返剑入鞘，说道：

“曹香主现在可以走了。”

曹继善身后八名七星会的劲装汉子几乎连看都没有看清，香主就被人制住，自然措手不及，来不及救援。

此时八人不约而同钢刀一摆，迅速的围了上去（这时押着祝士强的青衫人早已过去），对方青衫人只有一个人，并无帮手，这边有八个人，自然并不怕他，八柄雪亮的钢刀正待攻出！

青衫人“豁”的一声，打开黑纸摺扇，在胸前扇了两扇，笑道：

“诸位若想沿着回去，就不可出手，在下奉命来请你们曹香主，也不想出手伤人，但在下叫你们不可出手，你们也未必肯听，这样罢，你们给我把刀放下来总可以吧？”

他说话之时，右手摺扇忽然朝地上扇去，这一扇，扇起了一股劲风，山

石地上本来就有着许多碎石子，被他一记扇风卷了起来，朝八人洒去。

说也奇怪，这些碎石子居然不偏不倚，打在八个劲装汉子执刀右腕之上，但听惊“呵”乍起，紧接着连续响起一阵“ ” “ ” 之声，八柄钢刀一齐落到地上，八个汉子不由得脸色大变，纷纷往后跃退。

青衫人摇着黑纸摺扇，淡淡一笑道：

“诸位不用惊慌，在下说过不想伤人，绝不会伤了你们，你们回去，就说曹香主是应苗山庄之邀，作客去的就好。”话声一落，伸手拍拍曹继善肩膀，含笑说：

“别让敝上等久了，曹香主请吧！”

果然由曹继善走在前面，青衫人走在后面，一路行去。

那八个劲装汉子面面相觑，作声不得，俟青衫人押着曹继善走远，才各自从地上拾起钢刀，迅快的往来路奔去。

伏在树上的上官平看得心头大为惊讶，祝士强枪剑同施，武功已极为可观，但曹继善的武功，却胜过祝士强甚多，如今这青衫人的武功，又高过曹继善甚多，不知他是什么人？听他口气，是苗山庄的人了，这老婆婆不也是苗山庄的人么？

他回头看去，老妇人蹲在大树枝桠上，似是生怕被人发现，一动也不敢动。直等青衫人去远，才吁了口气，急急说道：

“快下去。”迅快的纵身落地。

上官平手足并用，爬下树去，老妇人已是不迭的催他快些，等他落到地上。

老妇人双手齐发，在他身上连拍带点，迅疾替他解开被封的穴道，说道：

“你经穴已解，可以走了。”

上官平舒展了一下手脚，果然真气已通，望着她道：

“老婆婆要回苗山庄去了？”

老妇人目中微有伤感之色，摇摇头道：

“我不回去。”

上官平奇道：

“老婆婆不回去，那要到哪里去呢？”

老妇人道：

“我也不知道。”

上官平道：

“苗山庄不是老婆婆的家么？”

老妇人道：

“不是。”她目光一注，问道：

“你呢，你要到哪里去？”

上官平道：

“在下也没有一定去的地方。”

老妇人眼中忽然有了喜色，说道：

“那我们就一起走吧，不过要走得快些，先离开这是非之地。”上官平点点头。

老妇人催道：

“快走了。”她走在前面，立即展开脚程，朝前奔去，轻功身法极为快速。”

上官平早就知道这位老婆婆身手极高，是以她展开轻功身上，毫不觉得奇怪，也随着眼了上去。

两人一前一后，一路奔行，老妇人回头看他跟了上来，居然毫不落后，不觉嘉许的道：

“你轻功倒也着实不错！”

上官平道：

“马马虎虎。”

老妇人敢情怕有人追上来，一路只是提气疾奔，先前走的还是大路，后来折入了小路，一路尽是山岭小径。这样奔行了一个多时辰，老妇人究竟上了年岁，跑得气喘吁吁，脚下也随着慢了下来。

第六章救人一命

上官平也跟着她放缓了脚步。

老妇人抬头看看天色，说道：

“天快亮了，我们要找个地方歇歇脚才行，这里是狗跑泉，再过去前面小山腰有一座没人的山神庙，我们到庙里去坐息一回，等天亮了再走。”

上官平当然没有意见，就由老妇人领路，转过山脚，朝一条山径上走去。

这时大概已有四更天了，四面黑沉沉的，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老妇人既说山上有庙，她认识路径，那自然有庙了。不多一回，走在前面的老妇人吁着气道：

“到了。”

庙在山坳间，依山而起，也小得实在可怜，一共只有一进殿宇，你不到山前，几乎找不到它。

庙门早已无存，一个小天井，杂草丛生，殿上神龛，也破旧不堪，到处都是石砾尘埃。

老妇人用手槌着腰，就在殿前石阶上坐了下来，抬头问道：

“上官平，你说有人要谋害你，那是什么人？”上官平觉得这位老婆婆生相虽然有些古怪；但人却不错，尤其她也没有家，没有去处，不禁起了同情之心，也感到同病相怜，这就说道：“就是莱芜祝家庄。”

老妇人问道：

“要害你的就是方才那个祝士强吗？”

“不是。”上官平道：

“是祝家庄的庄主祝南山。”

“石敢当祝南山？”老妇人道：

“他是泰山派的掌门人，干么要害你呢？”

江湖上都把祝南山当作泰山派的掌门人。

上官平道：

“在下奉先师遗命，找一个人来的，寄住伏虎庙……”老妇人道：

“你找的是什么人？”

上官平道：

“那是先师临终时说的，这名叫快活三。”

老妇人嗤的笑道：

“快活三又不是人，一定是你听错了。”

上官平道：

“后来祝南山也上山来了，他认为在下练的‘南天十八剑’就是泰山派的‘十八盘剑法’，就认定先师也是泰山派的人，他可帮助我找到快活三，邀在下住到他庄上去……”

老妇人道：

“那么他怎么又会要害你呢？”

上官平道：

“过了几天，他庄上一名庄丁来说：在徂徕山一座庙里，住着一个叫蒯乐山的人，声音和快活三相似，祝南山说大概是在当时听错了，就要庄丁把蒯乐山接到庄上来……”老妇人问道：

“他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上官平就把蒯乐山骗取自己内功心法，和自己听到叫蒯乐山的人和祝南山一段对话，以及祝南山要害自己，并杀了那个假称蒯乐山的人灭口，大概说了一遍，只是没说“紫气神功”，说成了师父传自己的内功心法。

老妇人听他说完，不觉怒声道：

“原来祝南山竟是这样一个人，哼，谋夺人家内功心法，当真是无耻老贼！”接着问道：

“那你到底是不是泰山派的人呢？”

上官平道：

“在下也不大清楚，不过先师教在下的‘南天十八剑’，确是泰山派的‘十八盘剑法’。”

老妇人道：

“那你一定是泰山派的人了，你想不想当泰山派的掌门人，我会帮助你的。”

她居然要帮助上官平当泰山派的掌门人。

上官平笑道：

“谢谢老婆婆，在下怎么敢有此奢望？”

老妇人两眼一瞪，说道：

“你笑什么，我帮助你当泰山派掌门人，你就是泰山派掌门人，这有什么好笑的？”

她这一瞪眼，目光就有些绿阴阴的。

上官平觉得这位老婆婆说话很天真，但这回他可不敢笑了。

老妇人口中忽然“唔”了一声道：“祝南山杀了那个假称蒯乐山的人，是为了灭口，一个堂堂泰山派的掌门人，居然觊觎人家内功心法，传出江湖，自然是一件没面子的事，他要祝士强迫你，没有追到，现在连祝士强都被押到苗山庄去，既没追上你，他自然不会死心的了……”

上官平忍不住问道：

“老婆婆，苗山庄的庄主到底是什么人呢？”

老妇人神色一沉，说道：

“你不要问苗山庄的事。”

她这句话口气说得极重，好像很生气；说出来之后，敢情又有些歉意，柔声道：

“你行走江湖，以后切莫提到过苗山庄，这对你会不利的。”

上官平心中寻思：

“苗山庄好像神秘得很！”一面点头道：

“在下不说就是了。”

老妇人道：

“祝南山为了灭口，我想是不会放过你的，我们一路同行，自然不会怕了他；但总是麻烦……”忽然她眨着眼睛，问道：“我有一个法子，就算机南山站在你面前，也保管他认不出你来。”

上官平望着她，问道：

“老婆婆有什么法子？”

老妇人伸手入怀，摸出手掌大，薄如蝉翼一张面具，说道：

“你把这面具戴在脸上，就没有人认得出是你了。”上官平望望那张面具，说道：

“这是小孩玩的，在下怎么能戴？”

老妇人笑道：

“你没在江湖上走动过，自然知道了，这是精制的皮面具，比一般江湖上人用的，大不相同，戴上了和天生一般，不易被人看得出来，这种面具能伸缩的，你戴上去就会正好，快拿去戴上了。”

上官平伸手接过，但不知如何戴法？

老妇人看他不会，一面说道：

“你要用双手把面具绷开来，轻轻覆到脸上，再用手掌在面部四周按平就好了，这张面具，是我一个世叔送给我的，它唯一的好处，戴在脸上，一点也没有绷得紧紧的感觉，而且你脸上的表情，都可以显得出来，不像一般面具，戴上了就死板板的木无表情。”

她一面说话，一面伸出手去，帮他用双手绷住面具，戴到脸上，还用手替他在脸上四周轻轻按着，熨贴平整，然后瞧着他一阵打量，笑道：

“好了，你自己看到了，也不认识了呢！”

她在给上官平熨贴面具的时候，两人身子自然凑得很近，上官平鼻中隐隐闻到老妇人衣衫里透出来一股非兰非麝，似有若无的幽香。

这时听了老妇人的话，忍不住举手摸摸脸颊，只觉脸上甚是光滑，和自己的脸孔差不多，几乎摸不出戴了面具，心中暗暗惊奇，问道：

“在下戴了面具，不知长成什么一个模样了？”老妇人得意的笑了笑道：

“你放心，不会变成丑八怪的，比你本来面目，也差不多英俊……”

这句话说出之后，她虽然是上了年纪老人，但总归是女人，不觉脸上一热，眼中隐有羞意。

上官平当然不会察觉，接着道：

“但这面具是老婆婆的，在下怎好一直戴着？”老妇人道：

“我给你戴了，自然就送给你了。”

她忽然轻笑道：

“等你当了泰山派掌门人，也可以戴了这张面具出游，别人就不知道你就是泰山派的掌门人了。”

说到这里，忽然“啊”了一声，望着上官平道：

“对了，你戴了面具，就不是上官平了，那你叫什么呢？我给你取个名字可好？”

上官平道：

“还要改名换姓吗？”

“自然要改名换姓才成。”老妇人伸出一根手指悬空画着圈，口中念道：

“上官平，平官上……哦，有没有姓平的？”

上官平道：

“有。”

老妇人拍手道：

“那好，你就叫平让观……嗯，这样太明显了，不如叫让……让贤，对了，让贤这名字很好，含有谦让之意，谦让是一种美德，你叫就平让贤好了。”

上官平看她很热心，也很起劲，就点着头道：“好吧！”

老妇人又道：

“你和我同行，别人问起来，我们是什么关系呢？”上官平道：

“在下和老婆婆是……”

他想不出来，也就说不下去。

老妇人手指又在向天划着圈，说道：

“我们……该说什么好呢？你是……唔……你可叫老身姑姑，就说是老婆子的侄子好了……”

他眼中流露出笑意，笑得好像很高兴，但脸上却竭力的忍着，不让笑容绽出来。

上官平点头道：

“好的，在下就叫老婆婆姑姑好了，在下从小就没有爹娘，认一个姑姑那是最好没有了。”

老妇人道：

“叫我姑姑，就不能再称在下了。”

上官平应道：

“是，叫你姑姑了，我就该自称小侄了。”

老妇人喜道：

“真是乖侄儿。”

上官平不觉从心里生出孺慕之思，说道：

“姑姑，小侄除了先师，一直没人疼过我，现在有了姑姑，姑姑一定会疼小侄的了。”

老妇人道：

“做姑姑的自然会疼你了。”

这话说出口，不觉脸上为之一热。上官平道：

“现在离天亮只有一会功夫了，姑姑一晚没睡，该坐息一回。”

老妇人当了他姑姑，对他更是关切起来，说道：“你也该坐息一回，才能恢复体力，从现在起，不准再说话了。”

话声一落，就在殿前靠着柱子坐下，闭目养神。

上官平也找了一处较为干净的地上，盘膝坐下，做起吐纳功夫来。

天色渐渐黎明，晨曦渐渐照上石阶！

老妇人首先睁开眼来，抿着嘴打了个呵欠，又举手拢拢她花白的头发，站起身，就回头叫道：

“让贤，可以醒醒啦！”

上官平倏地睁开眼来，起身道：

“姑姑，你不多休息一回吗？”

老妇人蔼然笑道：

“上了年纪的人，哪能和你们年轻人比？老婆子只要阖阖眼皮，就算睡过了，天还没亮，已经睁着眼睛等天亮了。”说着，忽然笑了起来，说道：

“你一定会说老婆子唠叨，一清早就说了一大串话。”

“怎么会呢？”上官平笑道：

“侄儿从小没有双亲，听了姑姑的话，就有说不出的亲切之感。”

老妇人听得笑了起来，说道：

“你少拍我马屁，快到外面溪水里去洗把脸，我们也该上路啦！”上官平道：

“侄儿戴了面具，可以洗脸么？”

老妇人哦了一声，说道：

“我忘了你戴着面具了，那就不用去洗了。”

上官平道：

“但侄儿要去溪边去照照面貌，不然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呢！”

说着，很快奔了出去，在一道小溪边，蹲下身子，照着溪水，看到自己的面貌。老妇人说得没错，这张面貌虽然不像自己，换了一个人，但却生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甚是英俊，只是年纪似乎比自己大了几岁，不觉对着溪水笑了笑，果然和没戴面具一般，连脸上笑容都照了出来。

回入神庙，老妇人笑着道：

“姑姑没骗你吧，老婆子的侄儿，不长得英俊些，那怎么行，将来不是连媳妇儿都讨不到了？”

她说的是上官平，自己脸上却不禁感到热烘烘的。

上官平道：

“姑姑，我们可以走了。”

老妇人点点头，两人离开山神庙，一路南行，中午时分赶到蒙阴，进了城，老妇人看到一家酒楼，传出阵阵刀勺之声，不觉回头道：

“让贤，咱们上酒楼去。”

上官平一摸身边，昨晚匆忙离开祝家庄，连碎银子都没有一分，心头一急，嗫嚅的道：

“姑姑，小侄身上没带银子，这怎么办？”

老妇人笑道：“银子我有，不用耽心。”

她走在前面，跨进酒楼，上官平只得跟了进去。

老妇人一脚登上楼梯，一名堂倌迎着哈腰道：

“老婆婆，几位？”

老妇人道：

“只有我和侄儿两个。”

堂倌抬着手道：

“二位请这里坐。”领着老妇人走到一张空桌旁，说道：

“二位请坐。”

老妇人和上官平各自拉开长凳坐下。

堂倌送上两盅茶水，放好筷子，一面问道：

“二位要用些什么？”

老妇人道：

“你要厨下拣可口的做起来就好。”

堂倌又道：

“二位要不要酒？”

老妇人回头问道：

“让贤，你喝不喝酒？”

上官平道：

“小侄不喝。”

老妇人道：

“那就不要酒了。”

堂倌退去之后，上官平一面喝着茶，一面举目看去，酒楼上差不多已有八成座头，但食客大半都是些商贾人，正在打量之际，只见从楼梯间走上五个人来。前面一个赫然正是祝士谔，他后面跟的是四个庄丁。祝士谔目光一动，就朝自己右首一张空桌走来，上官平不自觉的伸伸手摸摸脸颊。

祝士愕和四个庄丁落坐之后，堂倌就跟着过来，只听祝士愕吩咐道：

“酒菜拣现成的送来，要快，咱们吃了还要赶路。”

堂倌连声应是，退了下去。

祝士愕攒着眉，朝庄丁道：

“怎么两个人连一个都找不到，真急死人。”

一名庄丁道：

“小姐很可能是和上官公子成了一路，咱们只要找到上官公子，也就可以找到小姐了。”

祝士愕摇摇头道：

“不可能，妹子她比上官兄迟走了将近半个时辰，她也许去找上官兄；但绝不会一路。”

正说之间，堂倌送来了饭菜，老妇人道：

“让贤，咱们快些吃吧！”

上官平就低着头吃饭，这时堂倌也给祝士愕他们送去了饭菜，大家都在低头吃饭，一回工夫，祝士愕他们已经匆匆吃毕，起身走了。

老妇人放着满桌菜肴，只不过像蜻蜓点水一般浅尝辄止，饭也只吃了小半碗，就不吃了。

上官平却吃了三碗饭，喝了一碗汤，才停下来。

老妇人看他吃得津津有味，似乎很高兴，直等他吃毕，才招招手叫堂倌过来，一面从怀中摸出一片金叶子，递了过去，说道：

“够不够？”一片金叶子，足可吃得十五六席上等筵席，堂倌接到手中，掂了掂，陪笑道：

“够，够，太多了，小的到柜上去找……”

老妇人一摆手道：

“不用找了。”

这话听得堂倌呆住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乡下老太婆出手会有如此大方，就是过路的一品老夫人，出手赏赐也从没有如此阔绰！过了半晌，才如梦初醒，口中“啊”了一声，连连躬身道：

“多谢老夫人的厚赏。”

本来称“老婆婆”的，一下改口称“老夫人”了。

老妇人站起身，上官平跟着站起，走下楼梯，只听楼上堂倌大声叫道：

“谢老夫人厚赏。”

到得门口，两名站在门下的伙计也哈着腰道：

“谢老夫人厚赏。”

出了酒楼，上官平道：

“姑姑，你方才给他们的一片金叶子，有多少重？”

老妇人道：

“大概有五钱吧！”

上官平道：

“五钱金子，足可吃十席上等酒筵，你老人家一下就赏给他们，不是太多了么？”

老妇人道：

“五钱金子算得了什么，咱们不是吃得很高兴吗，只要高兴就好了。”

忽然“哦”了一声，回头问道：“方才那张桌上的人，说着上官公子，可是

你么？”

上官平道：

“是的，那少年是祝南山的儿子祝士谔，小侄差幸戴了面具，没被他认出来。”

老妇人道：

“他有个妹妹，叫什么名字？”

上官平道：

“叫祝倩倩。”

老妇人问道：

“人长得美不美？”

上官平道：

“很美。”

老妇人倏地转过身来，望着他，问道：

“她和你很好是不是？”

上官平笑道：

“姑姑想到哪里去了，这话叫小侄如何回答？”老妇人冷冷的道：

“这有什么不好回答的，她和你很好，就是很好，照实说就是了。”

上官平脸上一热，说道：

“小侄和祝士谔很谈得来，祝姑娘有时也在场。”老妇人目光似乎稍霁，哼了一声道：

“你不是听到了，人家是跟着你出来的。”

上官平道：

“小侄并不知道。”

老妇人道：“她爹很可能认为他女儿跟你私奔了呢！”上官平道：

“还好，我有姑姑可以作证。”

老妇人道：

“我才不给你作证呢！”

上官平问道：

“姑姑，我们要到哪里去呢？”

老妇人道：

“随便到哪里去都好。”

上官平道：

“小侄要找快活三，我们到泰山去好不好？”

老妇人摇摇头道：

“不行，泰山离苗山庄太近了。”

上官平道：

“但小侄非去不可。”

老妇人道：

“那你一个人去好了。”

上官平道：

“姑姑去过泰山没有？”

老妇人道：

“我一直被……住在……嗯……去是没去过……”

上官平笑道：

“姑姑以为泰山只是一座山吗？”

老妇人道：

“难道它不是一座山？”

上官平道：“姑姑没去过，所以不知道，泰山周围就有一百六十里，山上奇峰无数，不但风景秀丽，古迹也最多，远在三千年前，就很有名了，从舜帝东巡到泰山，光是皇帝，像秦始皇、汉武帝等到泰山封禅的就有七十二位之多……”

老妇人听得有些动了，问道：

“山上好不好玩？”

她虽然上了年纪，但童心未泯。

上官平在伏虎庙住了几天，虽没到过什么地方，但却听了不少有关泰山的掌故，这就说道：

“自然好玩，山上有南天门、一天门、二天门、云步桥、万丈碑、五大夫松、玉皇顶、天街、瑶池、天仙桥，还有斩云剑、观日亭，在日观峰看日出，那才是天下奇景呢……”

老妇人听得十分神往，怔怔的道：

“真有这么好玩！”

上官平道：

“小侄怎么会骗姑姑呢？我说的只不过是泰山名胜的十之一二罢了。”

“走！”老妇人催道：

“我们快走，这就上泰山去。”

两人由蒙阴向西，傍晚时光，就赶到新泰，落店之后，上官平现在摸着了姑姑的脾气，是个喜欢热闹又爱玩的人。

本来嘛，“老小，老小”，一个人年纪老了，就会和小孩差不多。落了店，她绝不会喜欢留在房间里吃饭的，非上大酒楼去凑“热闹”不可。

在房中洗了把面，这就走到老妇人的房门口，说道：

“姑姑，我们要不要出去吃饭？”老妇人道：

“要，自然要上酒楼去了，在这里吃，多没意思。”

上官平听得暗暗好笑，忖道：

“我早就料到了。”

老妇人略为盥洗，就和上官平一同走出客店，朝大街上行来。

这时虽然还没到上灯时分，但咱们古老相传，有两句老话，叫做：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没晚就要投宿，是怕赶路赶过了宿头，没处落脚也。

新泰虽是个小县城；但却是往泰山去的必经之路，除了前一阵子山上闹虎，游人裹足，这几天大家似乎已经淡忘了，进香和游山的人，又大批的涌了来。

新泰大街上，有半数人都是上泰山去的，此时街道上行人熙攘，车马往来，颇为热闹，街道两边，还有地摊，卖的都是些零星用品和食物。

正行之际，只见前面两个汉子，肩头都背着长衫布囊，显然是随身兵刃无疑。

上官平看他们是江湖上人，不觉留上了心，只听走在左边的一个说道：

“胡兄，你是不是觉得有些蹊跷，昨天，今天，咱们在路上发现了几拨道上朋友，都是往泰山来的。”

右边一个道：

“上泰山去，还有什么好奇怪的？”

左边一个又道：

“我看事情有些不大寻常，前一阵子，山上传出闹虎，现在虎患刚平歇下来，就有大批江湖同道赶上山来，可见一定有着事情了，你想：昨天咱们看到的是少林‘龙’字辈的高僧罗汉堂长老铁打罗汉能远大师，带着他罗汉堂八名弟子，匆匆往北而去，今天早晨，咱们又遇上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夫妇，带着三个门人，装作游山玩水，一路朝泰山而来，这不是巧合，必有它的事。”

右边一个道：

“那倒还有一个人……”

左边一个问道：

“谁？”

右边一个低声道：

“咱们中午打尖，不是遇上一个……”

“哦！”左边一个点点头，低声道：

“胡兄说他就是……”

右边一个立即拿话岔了开去，说道：

“咱们上酒楼去吧！”

上官平心里暗道：

“泰山上会有什么事儿呢？少林寺的什么铁打罗汉，一定是伏虎庙智通大师请来的了，至于西岳派掌门人夫妇，那也许是上山游览去的，哦，他们口中还有一个人不知是谁，右首汉子故意拿话岔了开去，不让他说出来，听两人的口气，好像对他十分惧惮，这人倒是神秘得很！”

心中想着，前面两个人已经身朝一家酒楼大门走了进去。

老妇人道：

“咱们也上去。”

天下酒楼，多半是一个样儿，进门就是一道宽阔的楼梯，迎面用红纸写上“登楼雅座”。大街上虽然还没有灯火；但酒楼上，此刻正好是食客上门的时候，早已灯火辉煌，人声嘈杂，闹烘烘的在高谈阔论了。

老妇人和上官平上得楼来，这时楼上还不过四成座头，这就挑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对面坐下。

堂倌过来送上两盏香茗，问道：

“二位要些什么？”

老妇人依然说着：

“你要厨房拣可口的给咱们做几色来就好。”

堂倌又问：

“二位要不要酒？”

老妇人道：

“咱们不喝酒。”

上官平却是只打量着楼上的食客，只见方才走在前面的两个汉子，就坐在自己右首过去第三张桌子。

左首临窗的一张桌上，坐着一个身穿天蓝长袍的中年人，此人长眉入须，朗目如星，颜下留着五络黑须，看去俊朗如同秋月，一看就不是寻常人物。他对面是一个粉脸桃腮，看去已是四十许人的中年妇人，她虽然体态轻盈，

但举止庄重，颇有大家风范。两人旁边，坐着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都是二十左右年纪。

上官平心中一动，忖道：

“这蓝袍人不知是谁，这份气宇，就和常人不同，哦，他们横头板凳上，还放着几个长形青布长囊，一望就知是长剑一类兵刃，会不会就是那两个汉子说的：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呢？”心念方动，只见从楼梯下又走上一个人来。这人身穿一袭淡青长衫，脸色冷漠，手执一柄乌骨摺扇，背着双手，缓步踱了上来。

堂倌立即迎了上去，陪笑道：

“客官这边坐。”

他打算领着客人往左首空桌上走去，大家都挤在楼梯附近，左首却空着一大片，还没人坐。那青衫人却一声不响在右首一张空桌上坐下。

堂倌只好走了回来，欠着身道：

“客官要些什么？”

青衫人一指那两人桌上，讲道：

“和他们一样就好。”

堂倌陪笑道：

“回客官，他们是两个人……”

青衫人冷冷的道：

“吃不下是我的事。”

堂倌碰了一鼻子灰，连声应是，吩咐下去。

一回工夫，堂倌送来酒菜，上官平和老妇人正在吃喝之际，突听右首第三桌上有人大叫了一声。

众人回头看去，原来那桌上坐着的两人，左边一个忽然大叫一声，一个筋斗翻倒地上，双脚一伸，便自一动不动。

这下事出仓卒，不由把全堂食客看得了一呆，只当他是中了邪。

坐在右边那个汉子急忙站起，俯下身去，仔细察看了一阵；忽然脸色大变，举目朝堂上食客打量了一眼，就神色恭敬的走到青衫人面前，抱拳作了个长揖，说道：“敝友刘三哥有眼无珠，得罪了高人，还望你老大人不记小人过，就饶恕了他吧，咱们哥儿俩是靠保镖为活，在镖局子里干个差事，养活一家大小，求求你老高抬贵手……”

上官平心中暗道：

“原来是青衫人出的手，他为什么无缘无故要向左首汉子下手呢？”

青衫人一手拿着酒杯，喝了一口，一手去夹了一筷菜肴，慢慢的吃着，对右首汉子说的话，恍如不闻，连看也没去看他一眼。

右首汉子看他不理，只得扑的跪了下去，连连叩头道：“求求你老高抬贵手，刘三哥不该在路上说起你老，就算他咎由自取，但他身死之后，一家八口势必冻饿而死，你老大发慈悲，就饶恕了他吧！”

青衫人依然自顾自喝着酒，没去理他。

上官平心想：

“听他口气，好像在路上说起过青衫人，哦，莫非他就是他们没敢说出口来的那个人，人家连你姓名都不敢说，还不够吗？你还非把人家置之于死地不可，这也未免太霸道了。”

想到这里，不觉甚是气愤，义形于色。

老妇人朝他使了个眼色，低低的道：

“咱们要不要救他？”

上官平点头道：

“有办法救他，自然要救了。”

老妇人微微点了点头。

这时那右首汉子眼看跪求他，他依然不理不睬，心头不觉一横，站起身，回到自己桌上，打开青布包袱，取出一柄钢刀，目射凶光，厉声喝道：

“好个恶魔，咱们兄弟在路上也没说出你姓索的姓名来，到底犯了你什么，你就出手要了刘三哥的命，老子这条命也不要了，和你拼了！”

钢刀一指，朝青衫人逼去。就在他话声甫落，一个人忽然间好似被人推了一把，从横里推出去了三四步之多，一跤跌倒在地上。

青衫人缓缓放下酒杯，两道森冷的目光，一直朝身穿天蓝长袍的中年人投去，呵呵大笑道：

“我当是谁敢管索某闲事，原来是西岳派华掌门人贤伉俪在此。”

说话之时，人也站了起来，双手朝蓝袍中年人抱了抱拳。

上官平心中暗道：

“原来那蓝袍中年人果然是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了。”

只听老妇人低声道：

“要救他，就要快，你把这颗药丸快去塞入那人口中。”

随着果然递过一颗药丸。

上官平接到手中，此时因青衫人站起身朝蓝袍中年人那一桌说话。大家的目光也都不约而同朝蓝袍中年人那一桌投去，谁都想看看西岳派的掌门人。

蓝袍中年人也慌忙站起，双手抱拳，拱了拱，朗声道：“兄台好说，华某不敢当，阁下大概就是江湖上人称无形杀手的索无忌索兄了？”

他两人相互抱拳为礼，已是暗暗较上了手。出手虽然无声，但两股内劲这一交接，就形成了一股旋风，把他们附近两席摆满了酒菜的桌子掀翻，哗啦啦全都倾倒在楼板上。这一来附近几张桌子的食客，纷纷走避，酒楼上顿时大乱。

上官平趁机一矮身，闪到左首汉子身边，把一颗药丸塞入他口中。

两人这一较上暗劲，青衫人似乎身躯一震，脸色微变，嘿然道：

“华掌门人‘太白真气’在下领教了。”

华清辉朗朗一笑道：

“索兄好说，方才出手的其实并非兄弟。”

说完，依然坐了下去。他桌上的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脸上，似乎都有了愤愤之色，但华清辉含笑坐下去了，他们自然也不敢作声。

无形杀手索无忌森冷的目光朝四周扫去，冷声道：

“难道这酒楼上还另有高人不成？”

这靠近楼梯一边，所有的食客几乎全都站了起来，没人再敢坐着吃喝。

有，那只有两张桌上的人，依然坐着没站起来。靠窗的一桌是老妇人和上官平，另一桌上则是一个酒糟鼻的小老头，他一手执壶酌酒，一手执着杯子，桌上只有一碟卤水花生和一盘卤豆干，他边倒边喝，似乎见到酒就是命，酒楼上闹得乱烘烘的，他几乎连正眼也没看上一眼。

现在大家都纷纷离席，这两桌的人依然坐着，自顾自的吃喝，自然极为

突出。

索无忌的目光像利剪一样，扫过上官平那一桌，忽然落到酒糟鼻小老头的身上，森笑一声，举步走去。

这时那躺在地上的刘三，忽然睁开眼来，翻身坐起。

右首汉子本待和索无忌拼命，但被人推出，摔倒地上，手中还握着单刀。

忽听有人“啊”了一声道：

“他醒过来了。”

右首汉子回头看去，刘三已经站了起来，急忙问道：

“刘三哥，你没事吧？”

右首汉子摸摸脑袋，又拍拍身上灰尘，说道：

“我没事，这是什么一回事？”

右首汉子低声道：

“没事就好，咱们走吧！”

两人正待转身，索无忌还没走到酒糟鼻小老头桌前，忽然回头道：

“你们两个给我站住！”目注左首汉子沉笑道：

“你居然好了，是谁救你的？”

两个汉子方自一怔，只听耳边有人低低的说道：

“你们只管走你们的，快些走吧！”

两个汉子死里逃生，闻言果然转身就走。

索无忌沉笑道：

“索某没答应你们走，你们敢走。”

举掌朝两人身后扬起，凌空劈了过去。他这回虽有击杀两人之心，但主要是想瞧瞧到底是谁在暗中出手，救了两人，哪知掌风刚刚劈出，果然又有一道无形潜力，从横里拦了过来，正好挡在下楼去的两人身后，像防风堤一般，把他一记掌风拦截住了。

索无忌目光扫动，华清辉果然没动，那酒糟鼻小老头也自斟自喝，双手忙得很，自然也不会是他了，上官平和老妇人两人，也正在低头吃饭，没有出手的迹象。这下真把他看得甚是恼怒，但既然找不到出手的人，又不好发作，不觉重重的哼了一声，从身边摸出一锭银子，在桌上一放，正待下楼而去。

只听那酒糟鼻小老头忽然嘻嘻一笑，自言自语的道：

“天底下都是些欺善怕恶的人，人家有来头，就不敢招惹，却要找些没用的东西逞威风，反正没用的人没有来头，死了也不会有人找你算帐……”

咕的一声，把一杯酒喝了下去。

索无忌正要下楼的人，忽然脚下一停，目注酒糟鼻小老头沉声道：

“你说什么？”

这句话说得虽然不算很响，但却对酒糟鼻小老头说的，声音也朝他直贯过去。

酒糟鼻小老头听得如雷灌耳，吃了一惊，差点连手中酒杯都掉了，抬头望望索无忌，咧嘴一笑，露出两颗黄板牙，陪笑道：

“你……你和小老儿说话？”

索无忌哼道：

“不和你说话，还和谁说话？”

酒糟鼻小老头伸手摸摸酒糟鼻，问道：

“你说什么？”

索无忌道：

“我问你刚才说什么？”

酒糟鼻小老头怔道：

“没有呀，小老儿没说什么？什么也没有说。”

索无忌嘿然道：“很好。”转身下楼而去。

酒糟鼻小老头似乎身躯微微一震，还在连连点着头道：“是，是，很好……”

上官平眼看索无忌转身之际，右手微抬，酒糟鼻小老头的身子也微微一震，分明是索无忌向酒糟鼻小老头下了毒手，心中不禁大怒，心想：

“此人当真是名副其实的无形杀手，心狠手辣，连一个不会武功的老头都要下毒手。”

这时华山派掌门人华清辉那一桌的人，都站了起来。堂倌赶忙走了过去，陪着笑道：

“客官要走了。”

华清辉取出一锭银子，说道：

“不用找了，多下来的，就算赔偿你们的损失好了。”堂倌接过银子，连连称谢。

华清辉打从酒糟鼻小老头桌子前面经过，目光看了酒糟鼻小老头一眼，举步下楼而去。

上官平心中暗道：

“看来他也已看出无形杀手索无忌对酒糟鼻小老头下了毒手，他是堂堂西岳派的掌门人，居然见死不救。”老妇人道：

“让贤，咱们也该走了。”

朝堂倌招招手，伸手从怀中取出一片盒子来，递了过去，说道：

“不用找了。”

堂倌一呆，还来不及说谢。

那酒糟鼻小老头已经凑了过来，嘻的笑道：“这位老嫂子，小老儿忘记带钱包了，你赏他们金子，就连小老儿的酒帐也一起算在内吧！”

堂倌瞪了他一眼。

酒糟鼻小老头笑嘻嘻的说了声：

“谢了。”他生怕老妇人不答应似的，急匆匆往楼梯钻去。上官平因老妇人身边有伤药，方才把刘三都救活过来，眼看他中了无形杀手的暗算，这就叫道：

“老丈……”

酒糟鼻小老头已经走下了几级楼梯，听到上官平叫他，走得更快，口中只是说着：

“谢了，谢了。”人已下楼而去，等上官平和老妇人走出酒楼大门，酒糟鼻小老头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老妇人问道：

“让贤，你叫那小老头干么？”

上官平道：

“姑姑方才没有看到么？”

老妇人道：

“看到什么？”

上官平道：

“方才无形杀手转身下楼之时，右手朝他扬了扬，我看他八成在他身上下了毒手。”

老妇人道：

“你叫住他，是不是想救他？”

上官平道：

“姑姑身边不是有伤药么？”

“伤药是有。”

老妇人道：“我为什么要救他呢？”

上官平道：

“姑姑方才不是也救了那个叫刘三的么？”

老妇人笑了笑道：

“胡老七和刘三，我认识他们，自然要救他了，这小老头我又不认识他，不是平白糟蹋我一颗‘紫金丹’么？”

第二天一早，上官平、老妇人会过店帐，离开客店，一路出了北门，只见岱宗坊前面，围着一大圈人。（岱宗坊在泰安北门外，是泰山大道的起点，一条阔广可容五骑并行的登山大道。）

只听有人问道：

“是怎么一回事？”

另一个道：

“死了一个路人。”

边上一人道：

“这小老头大概是中风死的。”

“小老头”这三个字钻进上官平的耳朵，不觉挤了进去，目光一注，那个躺在地上的人，不是昨晚酒楼上遇见的酒糟鼻小老头还有谁来？

只见一个年岁较大的老人俯着身子伸手在他胸口摸了摸，直起身，说道：

“这位老人家心脉还在跳，人还有救，最好找个大夫给他救治才好。”

上官平听说人还有救，急忙挤出人群，朝老妇人道：“姑姑，他人还没死，求求你，给他一颗药丸好么？”老妇人问道：

“是什么人？”

上官平道：

“就是昨晚我们在酒楼上遇见的酒糟鼻小老头。”老妇人道：

“你好像见到了，就非救他不可。”

上官平道：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姑姑，算是侄儿求你的好了。”

“你这人……真烦……”老妇人说话之时，已经伸手入怀，取出一颗药丸，递了过来，说道：

“拿去吧！”

“谢谢姑姑。”上官平迅即朝人丛中钻了进去，说道：

“这人的中风，在下会治。”

一直走到酒糟鼻小老头身边，俯下身去，一手捏开他的牙关，一手把药丸纳入他口中，只听“咕”的一声，他居然把药丸咽了下去。

上官平给他阖上牙关，站起身子，静静的看着他，围观的人中，有人问道：

“小哥，你给他服的是什么药丸？”

右边一个道：

“小哥，他是什么病？”

上官平只得胡诌着道：

“这位老人家是中了邪，俗称中风，在下给他服的是家传秘方，专治中风中邪的药丸。”

老妇人的药丸，真也灵效，不过盏茶工夫，那酒糟鼻小老头紧闭的眼睛忽然眼波滚动了几下，倏地睁开眼来，一骨碌从地上坐起，揉揉眼睛，朝四周望来。

有人欢呼道：

“好了，好了，他醒过来了。”

酒糟鼻小老头睁大一双豆眼，说道：

“好什么？小老儿多喝了一盅，正在陶然入梦，给你们吵醒了。”

边上有人道：

“老人家，你是发了中风，倒卧路边，是这位过路的小哥喂了你一颗药丸，才把你救醒的。”

酒糟鼻小老头目光骨碌一转，落到上官平身上，说道：“是小哥救了我？我怎么了？”

上官平道：

“这位老乡说得不错，方才老丈已经昏死过去，是在下喂你服了颗药丸……”

酒糟鼻小老头嗤的笑道：

“昏死，小老儿喝醉了酒，常常会昏睡上一两天，难怪小老儿嘴里苦苦怪怪的，原来是你小哥喂了我什么药丸，本来小老儿喝了一顿酒，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上两天，睡熟了，自然不会要喝酒，这下可好，小老儿一醒来，就得喝酒，不喝，酒虫会咬肚肠，那真是比死还惨，小哥，你身边可有银子？嘻嘻，金叶子也行。”

救了他的命，他居然还要讹诈起来，许多看热闹的人，不齿其人，纷纷掉头就走。

上官平脸上一红，嗫嚅的道：

“在下身上没带银子。”

酒糟鼻小老头笑嘻嘻的道：“没关系，下次你们上酒馆的时候，再给小老儿付帐好了……”刚说到这里，忽然回头一望，低声道：

“来了，来了，小老儿最怕此人了，他杀人不眨眼，我得躲他一躲！”

上官平不知他说的是谁，回见一个青衣人老远行来，这人正是昨晚暗算酒糟鼻小老头的无形杀手索无忌！等上官平转过头来，酒糟鼻小老头早已走得不知去向。

索无忌一直走到上官平身前，冷冷的道：

“小伙子，那小老头呢？”

上官平道：

“不知道，大概走了。”

索无忌道：

“小老头没死，是什么人把他救活的，你知道么？”

上官平道：

“是在下喂了他一颗药丸，把他救过来的。”

索无忌听得哈哈一笑道：

“小子，看你还是初出江湖，吹牛的本领倒给你学会了。”

上官平道：

“在下吹什么牛？”

索无忌道：

“他伤在我索某‘无形杀手’之下，岂是你普通一颗药丸便能救治得的？”

上官平道：

“但他确是在下一颗药丸把他救醒过来的。”

“很好。”索无忌道：

“你随索某去。”上官平道：

“在下为什么要随你去？”

索无忌还没开口，站在远远的老妇人叫道：

“让贤，你在和什么人说话，咱们也该走啦！”

索无忌阴森目光，一下朝老妇人掠去，冷冷的道：

“她是你什么人。”

上官平道：

“她是在下的姑姑。”

索无忌嘿道：

“我看你们两个，也是江湖人了，哪一门派出来的？”

突然右手一探，飞快的朝上官平肩头抓来。

上官平道：

“是江湖人又怎么样？”

话声中，斜退半步，避开了索无忌的一抓。

索无忌目光一凝，森笑道：

“好小子，身手果然不赖。”

口中说着，右手一收，紧接着又是一掌迎面劈来。

他外号无形杀手，方才一抓和现在的一掌，全然不带丝毫风声，上官平只觉一股阴柔的内劲，涌上身来，口中喝了声：

“你真要和我动手？”

右掌当胸竖立，迎着掌势，推了出去。

他练的是“纯阳玄功”，（也就是泰山派的“紫气神功”）本是阴柔掌功的克星，一掌推出，索无忌立时发觉不对，急忙收掌后跃，目注上官平，骇异的道：

“你是哪一派门下？”上官平道：

“在下没有门派。”

索无忌狞笑道：

“你那是肯说实话了。”

上官平道：

“在下何须骗你？”

索无忌道：

“小子，今日你不说出师承门派，惹怒了我，就叫你横尸岱宗坊下。”

上官平双眉一掀，怒声道：

“姓索的，你昨晚在酒楼上，连下毒手，残杀无辜，可见你嗜杀成性，作恶多端，你要我横尸岱宗坊下，我也要你识得厉害，好叫你以后收敛收敛。”

索无忌听得勃然大怒，怪笑道：

“好哇，小子，你以为索某对你心生惧惮了？”

身形疾欺而进，发掌拍来。

上官平单掌护胸，右手迎击而出。

双掌交击，也没有蓬然震响，两人各自被震得后退一步。索无忌真想不到一个弱冠少年竟能和他打平手，他外号“无形杀手”，手头狂怒，森笑一声，右手又是一掌直劈过来。

上官平右手跟着推出，但就在他右手推出之际，突觉一股阴柔内劲，已经袭到胸前，这股内劲，绝非他右手发出来的。一时不加思索，口中大喝一声，左手握拳，朝着那股阴柔内劲击了出去。

这一记他使的是师门中最凌厉的拳功——“一拳石”，拳头出手，立时有一团阳刚的拳风，应拳而生，迎向索无忌的阴柔内劲。

两股不同力道的内劲，一来一往，自然很快就接触上了，这回但听裂帛似的一声怪响，好像把天空撕裂了一般。

索无忌一个人被拳风震得接连后退了三步，本来森冷的脸上，这回更见狰狞，张嘴喷出一口鲜血，目注上官平，喝道：

“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上官平还没开口，老妇人沉声道：

“索无忌，你给我过来。”

索无忌当然不肯过去，冷冷的道：

“你是什么人？”

老妇人哼道：

“我叫你过来，你还不过来？”

随手一挥，飞出一条白影，索无忌连躲闪都来不及，但觉颈上一凉，一条纯白的小蛇，已经挂在他头颈上。

索无忌一惊，口中连“啊”了两声。

老妇人冰冷的道：

“索无忌，你好大的胆子，我叫你过来，还不过来么？”

“是，是。”索无忌连声应着“是”举步走了过去。

老妇人一抬手，那条小白蛇飞快的跃入她衣袖之中。

索无忌前倨后恭，现在对老妇人神色恭敬，垂手答话，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上官平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事不关己，也懒得去听，只是静静的站在原地，打量着来往的行人。

这一打量，就发现了一件事，因为这是一条登山大道，要去泰山进香和游览的人，都得从这里上去，这时正当早晨，登山的人就像一条蜿蜒长龙，黑压压的一直穿入浓密的松林之间。

本来这时候应该是上去的人多，下山的人少（下山的人，至少也是一二天前上去的，回下来应该都在下午居多），但今天情形好像有些特殊，上山的人和下山的人，各占一半，一条大道，分成了两半，一边是上山的人群，

一边是下山的人群。

本来上山的人，还没上山，游兴正浓，下山的人，已经饱览山色，游兴阑珊，两者各走各的，应该风马牛不相及，焉知这一上一下两行长龙居然会在会面之时，搭讪起来，没两三句话，上山的行列，忽然一阵混乱，本来上山的人，忽然回头加入了下山的队伍，变成了下山的人。

这一来，下山的人，愈来愈多，上山的人，却反而少了。不，上山的人，到了中途，都纷纷回头，不再上山了。

这情形看得上官平心头暗暗纳罕，他是从山上来的，对山上情形是最清楚不过，半个月前，山上闹虎，香客和游人绝迹；但这半月来，已经没有虎患了，何以上山的游客回头下山呢，难道山上又有虎患了不成？

老妇人和索无忌交谈了一阵，索无忌拱拱手，转身往山上行去。

老妇人叫道：

“让贤，你站在那里发什么愣？咱们该走啦！”

上官平走了过去，说道：

“侄儿觉得情形有些不对！”

老婆子道：

“哪里不对了？”

上官平道：

“姑姑一看就知道了，上山的人，走在半途上，都回头下山，想必山上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事故就更好了。”老妇人兴致勃勃的道：

“咱们不是有热闹瞧么？走，咱们上去。”

上官平心中暗道：

“原来人老了，也会有好奇心和爱热闹的。”

两人没有多说，就随着上山的人群，朝山道上行去。

宽阔的大路，渐渐变成了宽阔的石级，到此可以说真正的踏上了登山之路。

这时前面的人，已经开始有了窃窃私语，正在行动的队伍，忽然停止下来。

只听前面有人说道：

“诸位上山的游客、香客们听着，前面已经有人退下来了，听说山上不靖，前天、昨天，一连几天，已有十几名登山的人遇害，也有几名下落不明，山上虽然没有明令禁止游客、香客上山，但情势显然是不利于上山的人，大家不妨自己估量估量，继续上去，还是回头下山？”

这人大声说完，队伍间就起了一阵骚动，不少人纷纷朝下山的行列中插了进去，上山的队伍，好像立即解散了一般，一条长龙，只剩下寥寥几人，还在继续往上走去。上官平一眼就认出来了，走在前面的几人，正是西岳派的华清辉夫妇和他们下二男一女五个人，稍后，就是自己和老婆子两个，后面好像还有几个人，那也是稀稀落落，寥若晨星。

老妇人边走边道：“让贤，你的武功不错啊，连索无忌都挨了你一拳，打得吐出血来。”

上官平笑笑道：

“侄儿只是乘他不备，给了他一拳。”

老妇人道：

“看来你果然是泰山派的人！”

上官平道：

“姑姑从哪里看出来的？”

老妇人道：

“我怎么会看得出来，这是索无忌告诉我的，你这一拳甚是刚猛，极似泰山派的拳功‘一拳石’，他江湖经验极深，这么说，大概就错不了了。”

上官平道：

“方才他和姑姑还说了些什么呢？”

老妇人道：

“他告诉我泰山上赶来了不少武林人物，这些人不约而同的赶往泰山，好像大家都不知道为了什么事？”

上官平道：

“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巴巴的赶来呢？”

老妇人道：

“我也这么说，但索无忌说他真的不知道，我问他既然不知道，为什么也来了，他说是为了好奇，来看看的。”

上官平道：

“姑姑和索无忌很熟么？”

老妇人道：

“从前认识的，也不太熟。”上官平心中不禁起了疑窦，暗自寻思：

“自己明明看到索无忌对她执礼甚恭，好像下属见到上司一样，姑姑却只说是从前认识的，并不太熟，这明明是不肯和自己说了，她究竟是什么身分呢？”

正在思索之际，老妇人说道：

“我们快些走，到斗姥宫吃素斋去。”

上官平道：

“姑姑还说没来过泰山，怎么知道斗姥宫的？”

老妇人道：

“我是方才听索无忌说的，咱们如果走得快些，可以赶到斗姥宫去吃素斋，那里的素斋，名闻泰山，首屈一指。”上官平道：

“好，那就得走快些了。”

两人一路往上，快近中午，果然赶到斗姥宫了。

老妇人走进山门，就有一名年轻尼姑迎了上来，合掌道：

“老施主可是进香来的么？”

老妇人点点头道：

“老身老远的跑来，自然是进香来的了。”

年轻女尼道：

“老施主请随贫尼来。”

穿过大天井，进入大殿，神龛中塑着一尊千手观音佛像，全身金装，光耀夺目，这斗姥宫本来香火鼎盛，如今却是空荡荡的不见一个香客。

那年轻女尼替老妇人点燃起香烛，老妇人虔诚的跪下去叩了几个头，才行站起，一面说道：

“让贤，你也去磕几个头呀，菩萨会保佑你的。”年老的人难免信佛，上官平不好违拗，只得上去跪下，也磕了几个头。

老妇人伸手取出一片金叶子，说道：

“师父，这算是油香钱吧！”

年轻女尼合掌道：

“老施主厚赐，贫尼谢了，不知老施主二位可要在敝宫用素斋么？”

老妇人点头道：

“斗姥宫素斋，名闻遐迩，老婆子自然要叨扰了。”

年轻女尼合掌道：

“老施主二位请随贫尼来。”

她领着两人退出大殿，来至第二进右首一座自成院落的大厅之上，厅外花木如锦，亭榭玲珑，景色优美，客厅画栋雕梁，四面敞通，围以朱栏，更见富丽典雅！

这是一座膳厅，放着二三十张八仙方桌，围着黄漆板凳，但座上客却寥寥无几。

年轻女尼朝两人合掌一礼，说道：

“老施主二位请随便坐，贫尼告退了。”说完，转身退出。

老妇人走到大厅右首靠近栏外一片小池的一桌，说道：

“让贤，咱们就在这里坐吧！”拉开板凳，坐了下来。上官平道：

“这地方真是不错。”

老妇人道：

“看来今天客人不会太多。”

上官平道：

“大部份上山的人，都掉头下山，不知山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妇人笑道：

“管他呢，反正咱们是游山来的，如果有热闹看，那不是更好么？”

上官平心中暗暗道：

“听她口气，好像已经知道山上发生的事了，那为什么不肯和自己说呢？”

正在思索之际，只见一名身材苗条的少年女尼手托银盘，送来了两盏茗茶，放下银盘，伸出一双纤纤白嫩如同春笋的玉手，端起茶盏，放到两人面前，然后轻启樱唇，娇声说道：

“二位施主请用茶了。”

这女尼看去不过十八九岁，生得柳眉、杏眼、樱唇、桃腮未言先笑，声音更娇美无比！

上官平不觉多看了她一眼，说道：

“多谢师父。”

那女尼朝他嫣然一笑，低头走去。

上官平只觉这女尼甚是娇艳，不像是出家之人。老妇人哼道：

“有什么好看的？”

上官平道：

“姑姑看出来没有？这女尼好像不……”

老妇人冷声道：

“一个小尼姑就把你迷住了，没出息！”

上官平被她说得脸上一红，细声的道：

“小侄不是这个意思……”

老妇人哼道：“那是什么意思？不许再说了。”

上官平觉得这位姑姑，一下变得很难说话，只好不说。这时另一名年轻女尼又领着几个人走了进来，上官平认得正是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和他夫人雍容貌美的中年妇人，身后还随着两男一女三个年轻人。

那女尼把他们领到左上首一桌落坐，便自退去。

过没多久，又有一名年轻女尼领着五个灰衲和尚缓步走了进来。

前面一个已有六旬左右，手待檀木念珠，中等身材，双目开阖之间，隐隐闪着精光。稍后四个，差不多都有四旬左右，紧随老和尚身后而行，目不斜视。

那灰衲老和尚随着年轻女尼走上厅来，忽然看到坐在左首的西岳派掌门人，不觉口中低喧一声佛号，双手合十，躬着身道：

“阿弥陀佛，华大施主也在这里，贫僧失敬了。”

华清辉慌忙站起，拱拱手，朗笑道：

“原来是能远大师佛驾来了，哈哈，这倒真是巧遇。”

那中年妇人因丈夫站起来了，也跟着站起。

华清辉一指能远大师说道：

“这位能远大师就是少林罗汉堂住持，人称铁打罗汉的便是。”一面又朝能远大师道：

“这是拙荆。”

“善哉，善哉！”能远大师合十行礼道：

“原来是华掌门夫人，贫僧久闻阮女侠英名，今天得瞻夫人英姿，贫僧深感荣宠。”

原来这中年妇人是上代西岳派掌门人的独生掌上明珠，叫做阮清芬，和华清辉原是同门师兄妹，他们结婚之后，华清辉女婿兼门人，自然而然接掌了西岳派门户。

这时华清辉又朝两男一女说道：

“你们还不快去见过能远大师？”一面说：

“这两人是兄弟小徒朱传光、荣显宗。这是小女小芬，还要大师多多指教。”

那两个少年和少女一齐朝能远大师行了一礼。

能远大师也连连还礼，口中说道：

“不敢、不敢，华大施主的高足、令媛，都是英年有为，前程远大，阿弥陀佛。”

那领路的年轻女尼道：

“老师父和这位大施主既是熟人，就请坐这一桌吧！”她把老和尚领到了右首一桌，便自退去。

就在能远大师和华清辉寒暄之际，又有几拨人由年轻女尼领了进来，各自在空桌上坐下。其中包括了无形杀手索无忌。

上官平心中暗道：

“这位少林罗汉堂的能远大师，大概是伏虎寺方丈智通大师请来的了。”

接着另一名年轻女尼又领着一个手持摺扇的青衫文士走了进来。

那青衫文士看去不过三十出头，生得修眉朗目，气宇轩昂，他似乎不愿坐到中间去，目光一动，看到右首面临小池的一张空桌，就含笑道：

“小师父，那里比较清静，在下就坐在那里好了。”

他指的桌子，正好在上官平的右首一桌。年轻女尼嫣然一笑道：

“施主喜欢坐在那里，自然悉听施主尊便了。”

青衫文士蕴籍一笑，就拉开黄漆凳坐了下去。

这一瞬工夫，膳厅上已经来了不少人，厅上就有十来个年轻女尼像穿花峡蝶一般，给每一位客人端着茶水。

这十来个女尼，年龄都在十九、二十光景，而且都是带发修行，背后垂着乌油油的发辮，虽然穿着一身宽大缁衣，却掩不住她们婀娜的身材。

上官平因方才被老妇人数说了几句，觉得这位姑姑是个极古板的人，是以不敢再朝她们多看一眼。

这时忽听有人在身边“嘻”的一声轻笑，说道：

“原来老嫂子和小哥也在这里！”

上官平回头看去，这说话的正是那个酒糟鼻小老头，他耸着肩笑嘻嘻的站在桌旁。这就点点头道：

“老丈也来了。”

酒糟鼻小老头耸耸肩道：

“这里的素斋，平常要百金一席，而且还要斋戒沐浴焚香，才能入席，规矩多得很，小老儿最怕沐浴，就算小老儿沐浴而来，也付不出百金一席的银子来，所以想来尝尝，也没敢进来，小老儿一生就只有这么一个心愿，总有一天要尝尝这里的素斋。这回可是机会来了，今天既不用沐浴，也不用花钱，小老儿自然非来不可了。”说到这里，探探头问道：

“小哥这一桌，只有两位吧，小老儿可以坐吧？”

他口气是和上官平商量，但却老实不客气拉开板凳坐了下来。

第七章斗姥毒斋

老妇人本来沉着脸没去理会他，但听他说话，虽嫌噜嗦，却也觉得有趣，也就没有作声。

上官平问道：

“今天怎么会不用花钱呢？”

“嘻嘻！”酒糟鼻小老头忽然笑了起来，说道：

“原来小哥还不知道，今天的素斋，是有人请客，只要进来了，就可以分文不花，大吃特吃。”

说到这里，忽然尖着嗓子一面抬手，一面叫道：

“喂，喂，小师父，小老儿这里还少一盅茶呢！”

一名年轻尼姑听到叫声，果然端着一盏茶送来，放到桌上，娇声道：

“老施主多包涵，小尼没看到老施主进来，所以没送茶来了。”

上官平心中忖道：

“是啊，别人都是由年轻女尼领进来，只有他没有领路，大概是自己进来的了。”

酒糟鼻小老头笑嘻嘻的道：

“没关系，小师父送来了就好，小老儿就怕人家说客气话，听了客气话，可比喝穿肠毒药，还要叫小老儿难过……”

那年轻女尼听他唠叨，别过头自去。

这时又有人进来了，一名年轻女尼走在前面，后面一共是两个人，上官平看到这两人，自己脸上虽然戴着面具，但仍然感到有些不安，原来这两人正是莱芜祝家庄的庄主石敢当祝南山、祝士谔父子。

祝南山目光如炬，看到上首坐着西岳派掌门人和少林铁打金刚能远大师，不由微微一怔，接着虎步龙行，朝上首走去，口中呵呵一笑，抱着拳道：

“华掌门人贤伉俪、能远大师都在这里，当真难得，这是什么风，把大家吹上泰山来了？”

华清辉夫妇同时站了起来，华清辉含笑抱拳道：

“祝兄请了，兄弟和拙荆原是道经此地，拙荆没来过泰山，就顺道一览胜景。”

能远大师也合十道：

“祝施主好，贫僧原是去伏虎寺诵经，中午赶到这里，正好赶上素斋。”

祝南山连连抬手道：

“请坐，请坐，兄弟是应这里老师父的邀请，说今天有几位武林高人到了泰山，要兄弟来作陪的，兄弟还当是谁，却想不到是华掌门人和住持大师，远客早就来了，兄弟这作陪客的却反而迟到了。”

那领他进来的年轻女尼因华掌门人席上有女眷，能远大师的一席也已经坐了五个人，这就抬着手道：

“祝庄主二位，就在这一桌请坐吧！”

祝南山连连点头道：

“好，好。”他就和祝士谔坐了左首另一席上。

现在差不多是正午了，远处传来了清澈的云板之声，十几名年轻缁衣女尼，手托银盘，开始忙着上菜。素斋，不外乎青菜、豆腐、麻菇、金针，但斗姥宫的素斋，果然手艺高超，不同凡响，每一盘菜，吃到口里，都是鲜美

可口，但你却说不出它是什么做的？

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一般的素菜，馆里硬要把素菜一盘盘都做成了鸡鸭鱼肉的模样，用以自诩手艺，这不是叫吃斋的人口里的是吃素，而心里却是在想着鸡鸭鱼肉？这岂非是极大的讽刺？岂不是极大的罪过？

斗姥宫的素斋，并没有如此庸俗，一大盘菜肴，拼出来的是很精美的图案（那时并没有图案这两个字，但人的艺术头脑是古今一样的），使你赏心悦目，大快朵颐。

酒糟鼻小老头一边抡筷吃菜，一边直是摇头，说道：“菜肴是不错，可惜没有酒，这多可惜！”

上官平道：

“这里是尼庵，当然没有酒了。”

酒糟鼻小老头恨恨的道：

“他们不准备酒，就是有意要小老儿赔老本了。”

上官平道：

“老丈怎会赔老本？”

酒糟鼻小老头瞪着两颗豆眼，说道：

“他们不备酒，小老儿又不能不喝，这一来，就只有喝自己的了，这不是赔了老本么？”

说话之时，伸手入怀，摸出一个酒瓶，拔开瓶塞，咕的喝了一口，咂咂舌头，然后用手在瓶口抹了一把，把酒瓶朝上官平递了过来，说道：

“小哥，你也喝一口。”

上官平道：“在下不喝。”

酒糟鼻小老头瞪着眼道：

“好得很呢，这是真正二十年陈的绍兴花雕，又醇又香，你喝一口就知道了。”

上官平道：

“在下不会喝酒，老丈自己喝么。”

酒糟鼻小老头摇摇头道：

“要不得，男子汉大丈夫，连酒都不会喝。”

他又把酒瓶朝老妇人递去，笑嘻嘻的道：

“老嫂子，你喝一口吧！”

老妇人没有理他，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酒糟鼻小老头讪讪的道：

“你们都不喝酒，小老儿只有自己一个人喝了，喝，不会喝酒的人，将来做起新郎官、新娘子来，不被人家灌醉才怪，所以喝酒要趁早学学才行。”又是“咕”的一口，喝了下去。

上官平知道他上了年纪，说话唠叨，倒也并不在意。老妇人却怒目看了他一眼，虽然没有作声，却已隐有怒意！

就在此时，只见有人匆匆从厅外奔了进来，大声叫道：“诸位，这素斋有毒，吃不得！”

这是惊人之语，众人停筷看去，来人是一个肩背朱漆药箱的游方郎中。这人约莫四十出头，脸色苍黄，嘴上留着两撇鼠须，身上穿一件蓝色长衫，也洗得快要发白了。一望而知只是一个落魄江湖的术士而已！

众人中有人问道：

“这人是谁？”

另一人道：“他叫落魄郎中苏破衣。”

这时又有人大声叫道：

“落魄郎中，你怎知素斋中有毒？”

苏破衣道：

“在下是听到消息才赶来的，信不信是在诸位了。”

左盲一张桌上有人站了起来，大笑一声道：

“诸位，莫要相信苏破衣的话，他只是危言耸听，想卖他的草药了，兄弟也略知毒性，因为到这里吃素斋，原是平常之事，但今天忽然之间，不约而同来了这许多位武林知名之上，却教兄弟启了疑窦，因此兄弟从方才的茶水到送上来的每一盘菜肴，都曾以试毒犀角试过无毒，才食用的……”

他话声未落，突听有人“啊”了一声，尖叫道：

“不对，小老儿肚子好痛，会不会是中了毒呢……”

这尖叫的正是坐在上官平一桌的酒糟鼻小老头，他双手紧掩肚子，弯着腰，急匆匆往门外奔去。

落魄郎中苏破衣冷笑一声道：

“阁下试过茶水、试过素斋，有什么用？你听说过有一种奇毒，叫做‘五合一’么？那是用五种本身并无剧毒的草药配成的，那五种草药光用一种，任你是使毒老手，也试不出它的毒性来，但五种草药一旦合在一起，却成了天下最毒之毒，可说无药可救，先师当年穷毕生心力，研制成一种解药，可解‘五合一’奇毒，诸位中的可能就是‘五合一’了……”

他目光一动，举步朝上首走去，来至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面前，拱拱手道：

“华掌门人，在下药箱之中，只有十颗‘五合一’解药，诸位中的是否‘五合一’，目前尚难定论，但在下却只有这十颗解药，无法分配，华掌门人一向正直无私，所以在下要把解药留在华掌门人这里，就不虞被人恃强争夺了，此药服后，必须有半个时辰昏睡，那是药力发作必有现象，可以不用害怕。”

他一边说话，一边从药箱中取出棉纸包的一个纸包，放到桌上，又朝华清辉拱拱手道：

“在下告辞。”说完转身就走。

华清辉一怔，急忙叫道：

“苏先生请留步。”

苏破衣回头道：

“这仅有的十颗解药，还是先师炼制的，在下听到消息，匆匆赶来，也是聊尽心意，诸位中的如果不是‘五合一’，这十颗药丸就留在华掌门人这里，可备不时之需，如果诸位中的确是‘五合一’毒，在下也没有办法可想了，是以留此无益……”话声一落，就飘然出门而去。

华清辉目送他远去，一面朗声说道：

“这位苏先生倒是一位热心之人，但方才也有人说试过茶水素斋，都不曾有毒，在下刚才也运气试过，毫无中毒现象，不过为了小心起见，诸位不妨运功试试，如果并没有中毒，那么苏先生留下这十颗‘五合一’解药，暂时由兄弟保管，他日江湖上如果有人中了‘五合一’毒，可向兄弟索取好了。”

说完，就把纸包收入怀中，回身坐下。

这下，大家不禁窃窃私议起来，有人说，方才不该放落魄郎中离去的。也有人说：他只是空穴来风，胡说八道，不可相信。但大部份却都正襟危坐，正在运气检查。老妇人道：

“让贤，你运气试试，是不是有什么异样？”

上官平道：

“侄儿已经试过了，并没有什么，姑姑呢，你试了没有？”

老妇人轻哼一声道：

“这姓苏的真是……”

底下的话还没出口，突见上首右首席上坐着的少林寺罗汉堂住持铁打罗汉能远大师倏地起身来，大声道：

“诸位施主，在运气检查之时，务必仔细，如果第一次检查并无异处，最好稍过一回，再做一次检查，因为贫僧在落魄郎中苏施主说出咱们可能中毒之时，即运气检查过一遍，并无异状，但看他说得如此肯定，心中不禁还是感到可疑，刚才又运气检查了一遍，觉得确似有中毒之象，只是若隐若现，极为模糊，贫衲一时也说不出来，也许某种毒物，正在形成。也说不定，因此请诸位施主最好详加检查，或者再过些时候，再检查一次，方可确定。”

说完，合十一礼，又回身坐下。

这下，听得大家心头大为惊凛，能远大师是少林寺罗汉堂住持，他说的话，自然可信，放是，方才已经检查过并无中毒现象的人，纷纷闭目垂帘，运气行功，仔细检查起来。

上官平道：

“姑姑，你再运气试试看？”

老妇人听他关心自己，不觉看了他一眼，微微点了下头。“嘻嘻！”不知何时酒槽鼻小老头又回了进来，在板凳上坐下，探首道：

“小哥，这是在做什么，大家都像入了定的老僧？小老儿方才还以为中了毒，原来……嘻嘻，肚子吃得太胀了，现在出清存货，就舒畅多了。”

他看大家放着满桌佳肴，都已停筷不吃，不觉霎着两颗豆眼，奇道：

“咦，你们怎么都不吃了？”举筷夹起一块素鸡，往嘴里就送，边吃边道：

“鲜得很！”正待去夹第二筷！

上官平道：

“老丈，这素斋有毒！”

“毒个屁！”酒槽小老头夹起第二块又塞进嘴里，才回头笑道：

“江湖走方郎中的话，怎能相信？你没看到那郎中江湖得很！”

拿起调羹，舀起一大匙豆腐，送进口里吃得津津有味，又从怀里拿出酒瓶来，打开瓶塞，咕的喝了一大口酒。

只听上首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忽然大声道：

“诸位，这素斋果然不对，兄弟刚才运气，还并不觉得怎样，现在渐渐发现正有毒物在腹内聚集，看来当真是‘五合一’奇毒了！”

他此话甫出，右首席上有人应声道：

“没错，咱们确实中了毒，兄弟也感到腹内正有几种毒物，互相聚结之象！”

酒槽小老头听得神色一变，叫道：

“乖乖，这素斋真有毒，这可要了小老儿的命。”

这时正在运气的人，也纷纷感觉出来，自己果然也中了毒，一时不禁相顾失色！这一来，膳厅中立时陷入了一片惊惧气愤之中，大家都骂起斗姥宫的老尼姑不知是何居心？

直到这时，大家才发觉方才送茶上菜的十几名年轻貌美的缙衣女尼，已经一个不见。

这时中间一桌桌上忽然站起三个大汉，朝上首华清辉桌上走去，由走在前面一人朝华清辉拱拱手道：

“华掌门人，咱们兄弟中的大概是‘五合一’毒了，落魄郎中方才留下了十颗解药，就请赐咱们三颗吧！”

华清辉听得不自觉一怔，全厅中毒之人，不下三四十个，这十颗解药，自己如何分配？他还来说话。

下首席祝南山随着站起，说道：

“兄弟也要跟华掌门人乞取两颗了。”

只听有人洪笑一声道：

“华掌门人且慢，厅上人数少说也有三四十个，大家中的可能都是‘五合一’毒，不知华掌门人要给那一个好？”

那先前三人中，最后一个回头朝祝南山喝道：

“你干什么来不及，咱们三个说在前面，华掌门人该先给咱们了。”

祝南山一向以泰山派掌门人自居，给人家当众斥责，如何下得了台，不觉脸色一沉，冷然道：

“你这是对谁说话？”

那人也冷冷的道：

“自然是和你说话了。”

酒糟小老头朝上官平道：

“小哥认识他们吗？”

上官平摇头道：“不认识。”

酒糟鼻小老头道：

“这三人小老儿听人说过，叫做三才手。”

上官平道：

“三才手，只有一个外号，但他们有三个人呀！”

酒糟鼻小老头笑道：

“没错，他们原是在关洛一带的，怎么会跑到泰山来了，这三人原是同门师兄弟，老大向成龙，练的是‘破天掌’，以掌力成名，老二风从虎。练的是‘揭地爪’，是以爪力胜，老三苟啸天，练的是‘摧心拳’，大家就称他为三才手，也有人叫他们关洛龙虎狗的。”

只听祝南山大笑一声道：

“你是那一条道上的人，也不睁眼瞧瞧，泰山之上，还有你说话的地方么？”

那汉子听得大怒，沉哼道：

“咱们兄弟纵横中原，泰山之上，还能把咱们兄弟怎么样？你大概是这里的地头蛇吧？”

右掌扬处，击出一拳，一记拳风，暗劲山涌，直向祝南山撞去。

祝南山怒声道：

“不长眼睛的东西，祝某就教训教训你……”

挥手发掌，迎击过去。但听蓬然一声，两人功力悉敌，谁也没被震退。

那三人中的第二个冷笑一声道：

“朋友不过小有成就，就敢口发狂言，要教训人，只怕还差得远呢，老三，你退下些，我让他领教领教！”扬手凌空抓这人正是龙虎狗中的老二风从虎，他这一记“揭地爪”，果然功力深厚，五道指风，尖锐如同有物，一爪之势，十分凌厉！

祝南山看得暗暗吃惊，心想：

“这三人的路数，武功竟有如此了得？”但此时当着天下英雄，他岂肯示弱，沉哼道：

“祝某就接你一爪，又有何妨？？暗自凝聚功力，往前推出。

又是蓬然一声，祝南山接是接下来了，但右手掌如被五根尖锥刺了一下，有些火辣辣生痛，同时人也上身摇晃，后退了一步。

突听有人深沉的道：

“关洛龙虎狗，居然跑到这里来撒野，十颗解药，你们三个人要三颗，难道别人都只有中毒死了？”

呼的一声，一盘菜肴，朝风从虎头上砸去。这说话的正是无形杀手索无忌。

接着有人大声道：

“对，解药不能给他们三个，咱们江湖人，就从武功分个高下，决定解药给谁？”

风从虎刚和祝南山对了一掌，并没占到便宜，突觉一只盘子凌空砸来，举手一格，把那盘子震飞出去，口中喝道：“什么人砸来的，给老子爬出来……”

话声未落，那只格出去的盘子又朝他飞了过来。原来那只盛着素菜的盘子，经风从虎挥手一格，盘子凌空飞出，不偏不倚朝上官平上首一桌那个青衫文士飞去。青衫文士连看也没有看，手中摺扇随手点出，盘子经摺扇一点，比飞来之时还快，又刷的一声飞了过去。

风从虎喝声未落，盘子又凌空砸来，只好再次举手挥去。哪知这回砸来的盘子上含着的竟是一股阴柔内劲，举手挥去，盘子像一下黏在手上，却并未挥出。

这只盘子从无形杀手掷出，经风从虎挥出，再经青衫文士用摺扇一点，又朝风从虎飞回，中间这段时间，在大厅上空飞来飞去，盛在盘中的菜肴，却连一滴水都没溅出来；但这回风从虎举手一挥，没有把盘子挥出，盘子受到震动，一下侧了过来，连汤带菜，从上而下，倾倒了风从虎一头一脸。风从虎用手抹了一把，更是怒不可遏，大骂道：“哪一个混小子，你给老子爬出来……”

青衫文士低喝了一声：

“打！”

一缕劲风，直奔风从虎口中，“笃”的一声，那是一颗细小的石子，打到他口中，风从虎啊了一声，被打下两颗门牙。

同时祝南山被风从虎震退一步，脸上自然挂不住，口中嘿了一声，伸手从腰间取出两截两尺长的枪杆，接了起来，立即变成一支四尺长的铁枪，枪尖一指风从虎，喝道：

“朋友，咱们到外面去比划比划。”

无形杀手索无忌因风从虎喝出：

“给老子爬出来”，也虎的站起，喝道：

“姓风的，你给老子爬过来。”

三才手老大向成龙眼看祝南山和无形杀手向二师弟叫阵，二师弟却被一个没有出面的人打落了两颗门牙，心头止不住大怒的怪笑一声道：“很好，还有什么人冲着咱们弟兄来的，都给我站出来，咱们兄弟决不含糊。”

风从虎、苟啸天也同时掣出了随身兵器，风从虎是一对虎头钩，苟啸天是一对锯齿刀。

大厅上，刹那之间，形势紧张，双方箭拔弩张，从对掌演变成真刀真枪的厮杀场面！

同时四周的人也纷纷你一言我一语的响起了一片吵杂人声，有的说：谁得到解药，由比武来决定。有的说：应该由拈阄来决定才公平。

只见右上首席上少林罗汉堂住持铁打罗汉能远大师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诸位请肃静一些，听贫衲一言。”

他这句话是以佛门“狮子吼”神功说出，声若洪钟，内功较差的人，耳朵都被震得嗡嗡作响，厅上鼓噪的群豪，果然立时肃静下来，所有的目光，也都朝能远大师投去。

能远大师接着道：

“江湖上虽然有‘五合一’毒的传说，但试问大家是不是遇上过？以贫衲猜想，应该都没有，那么世上到底有没有‘五合一’毒，还是一个疑问。再说，方才落魄郎中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留下了十颗解药，诸位不觉得可疑么？第一，他怎么知道素斋之中，被人下了‘五合一’毒？这消息从何得来？第二，他留下的解药，是否可靠，是否真能解‘五合一’毒？第三，如果这十颗是真正的解药，那么大厅上共有三四十位中毒之人，他只留下了十颗解药，是何居心？诸位施主如果明白了这三点，就不至于发生争执了。”

他是少林高僧，说出来的话十分含蓄，意思就是指落魄郎中分明是使毒的一伙，他送来的解药不但靠不住，而且还十分恶毒，要大家互相残杀，鹬蚌相争，造成渔翁得利。

老和尚虽然说的含蓄；但厅上群雄都是老于江湖的人，岂会听不出来？

无形杀手索无忌道：

“依大师所说，咱们中了毒，不能服用解药么？万一落魄郎中留下的真是‘五合一’奇毒的解药呢？本来咱们四十人中，至少还有十个人可以活着回去，这一来，岂非全死在这大厅上了？”

他这话说得也不无道理。

能远大师道：

“贫衲不是说那十颗解药不可服，但江湖诡诈，很难确定它是真是假？贫衲之意，诸位之中一定有不少人身边带有解毒药物，何不先服下试试，是否能解身中之毒？如果大家携带的解毒药，确实无法解去奇毒，那就只好试试落魄郎中留下的解药，是真是假，如果真能解毒，咱们再研究分配之法，也务求公正公平，不可以武功强弱取舍，不知诸位施主意下如何？”

只听有人道：

“大师说的极是，只是方才发现中毒之时，就有不少人已经服下了随身携带的解毒丹丸，但却无法消解身中之毒。”

接着果然有四五个人异口同声的道：

“在下服了解毒药丸，不但奇毒未解，反而似有加速发作之象。”

能远大师一呆，说道：

“既然如此，咱们只好先试试落魄郎中留下的十颗解药，是否真是解药了，只是……”

老和尚似乎觉得下面的话不好出口，拖长语气，没有再往下说。

有人接口道：

“大师是否认为在场的共有四十个人，解药只有十颗，无法分配么？”

能远大师合十道：

“这两点，确实贫衲久思无法解决之事。”

先前那人道：

“要辨别是解药还是毒药，只需找个人试试就知道了。”

另外一人嚷道：

“阁下肯不肯自告奋勇，以身试毒？”

先前那人没有再说，大厅上也立即静止下来，这就说明了谁也不肯以身试毒了。

能远大师举步跨出，走到华清辉面前，说道：“华掌门人，请你取出一颗解药来，交与贫衲。”

华清辉道：

“大师准备服一颗试试毒性么？”

能远大师点头道：

“贫僧正有此意。”

华清辉攒攒眉道：

“如今想来，那落魄郎中出现得确实有点突兀，这十颗药丸，只怕是……”

能远大师微微一笑道：

“华掌门人觉得它很可能是毒药么？”

华清辉点头道：“不错，所以兄弟觉得大师太冒险了。”

能远大师双手合十，低喧一声佛号，徐徐说道：

“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只有贫衲试过之后，才能确定它是毒药还是解药了？”

华清辉肃然道：

“大师悲天悯人，正是菩萨心肠，兄弟只好从命了。”

探怀取出落魄郎中交给他的纸包，打了开来，取出一颗比黄豆略大的暗绿色药丸，交与能远大师。

能远大师接到手中，用指甲一划，分为两半，取起半颗，纳入口中，把余下的半颗依然递还给华清辉，说道：“这半颗仍由华掌门人收着，如果此丸确系解毒之药，贫衲一个人服下一颗，岂不太浪费了？”

华清辉点头道：

“大师顾虑周详，兄弟至为感佩。”

当下把九颗半药丸仍然包好了，纳入杯中。

能远大师服下半颗药丸，立即席地坐下，闭目垂廉，跌坐不动。

那四个随来的和尚同时离席，一排站在能远大师身后，双手合十，站立不动，大家都知道这四个和尚是在替能远大师护法。

这一瞬间，大厅上所有的人，目光都集中到能远大师一人身上，只要看他服了半颗解毒丸，是否有效，抑或有害，就可以知道这颗药丸的真伪了。

就在大家注意能远大师之际，只听一个尖沙的声音大声叫道：

“来了！来了！”这大声叫嚷的正是坐在上官平一桌的酒糟鼻小老头。大家似乎怪他在这时候不该大声叫嚷，每个人都不禁怒目瞪了他一眼。

酒糟鼻小老头却一点也不知趣，耸着肩朝瞪他的人嘻嘻一笑，说道：

“老和尚入定，有什么好看？花不溜丢的小姑娘才好看哩！”说着，伸手朝厅外一指，尖声道：

“你们瞧，小老儿没说错吧，她们不是走进来了？”

膳厅外面果然有两行十二个身穿天青衣衫、长裙曳地、秀发披肩的美丽少女，俏生生的从厅外走入。

她们正是方才给大家端茶送菜的缁衣女尼，只是此刻脱下了宽大缁衣，换上窄腰身的衣裙，就显得曲线玲珑、婀娜多姿！

每个少女腰间，都挂一柄弯弯的连鞘柳叶刀，左首挂一个锈花百宝袋，四周还缀着天青色流苏、款步行来，流苏随着飘动，画面美极了！

坐在厅上的大部分都是久走江湖的知名之士，看到这番光景，心里都已为数，该是正主儿来了！

就在大家看到十二个青衣少女分作两行，鱼贯从膳厅大门款步行来，自然想瞧瞧这十二名青衣少女后面，究竟是什么人？他在素斋中下了“五合一”奇毒，目的何在？

只听酒糟鼻小老头那又尖又沙的声音又大声嚷了起来：“啊，不好，大家快点，那老和尚不对啦！”

方才他要大家瞧花不溜丢的姑娘，等大家瞧到花不溜丢姑娘的时候，他又嚷着要大家瞧老和尚了！

老和尚当然是铁打罗汉能远大师了，他刚服下半颗解毒药，也正是大家所关心的事！

大家听了他的话，忍不住舍了花不溜丢的姑娘们，所有目光又转而朝大厅上首跌坐的能远大师投去！

这下，看得大家不期悚然一惊！

铁打罗汉能远大师本来就是中等身材，又黑又瘦的人，不黑，就不会叫他铁打罗汉了：但现在他竟然完全变了个人，变成了铜绿罗汉，头脸一片青绿，连眉毛也绿了，差幸他是个光头，如果有头发的话，只怕也成了绿头发，不但头脸，连他搁在膝上结着印的一只手和足有三寸长的指甲，都是绿的，除了他一身灰衲，没有变成绿色之外，整个人业已变成了绿人，而且还绿得发亮！他依然闭目垂廉，一动不动，如果他睁开眼来，绿光炯炯，那就要怕人。

大家自然看得出来，能远大师体内奇毒正在发作，此刻正以极大定力和奇毒相抗。谁也说不出这可怖的绿色毒，是“五合一毒”发作了？还是他服下去的半颗解药也是毒药？但无论如何这奇毒实在太令人触目惊心了。”

只听有人惊怖的道：

“果然是‘五合一’……”

“啊！大家快瞧，老尼姑来了，嘻嘻，这老尼姑还花俏得很呢！”

大家不用瞧，这人喉咙又尖又沙，大声叫嚷，不会是别人，准是那个酒糟鼻的小老头，他要大家瞧老和尚的，现在又要大家瞧老尼姑了。

老尼姑当然是下毒的主儿，也正是大家最关心的了，于是大家目光又不约而同的转而朝门口看去。

厅门口，果然走进一个身穿织锦僧衣，披春一头白发的老尼姑来。

这老尼姑你说他老，却脸似桃花，又白又嫩，两条弯弯如春柳般眉毛，连十二个苗条少女都比不过她眉带黛色，只是眼光太冷了，带着浓重煞气。你说她还年轻，那一头白发，根根亮若银丝，少说也该七老八十岁了。

酒糟鼻小老头说她花俏，倒也一点没错，雪白的长发一直垂到腰后，但在左首发鬓上，却插了一朵红花，与银发相映成趣，手中执一支乌木为柄的马尾拂尘。

这副打扮有些不伦不类，似俗非俗，似尼非尼，也有些像道姑，不过她身上穿的是女尼打扮，就称她老尼姑吧！

老尼姑跨进膳厅大门，她那秋水般又冷又厉的两道目光一转，冷冷说道：

“方才是什么人在说话？”

她脸上虽然还能保持得住青春，驻颜有术；但这一开口，声音可不对了，一听就是个老太婆，所以酒糟鼻小老头叫她老尼姑，也是一点没错。

厅上众人没有人知道这老尼姑是何来历？因此谁也没有作声。

酒糟鼻小老头看大家不敢作声，但话是他说的，赖也赖不掉，只好硬着头皮低低的道：

“是……是小老……儿”

老尼姑两道森寒目光朝酒糟鼻小老头射来，冷声道：

“你方才说什么？”

酒糟鼻小老头和她目光一对，登时像触电一般，打了一个冷噤，双手抱头，尖叫道：

“我的妈呀！老尼姑你……你不要这样看我好不好，你的眼光会杀人……”

老尼姑本待杀他立威；但看他这般窝囊，只是一个市井猥琐小人，又觉得杀之不武，忽然“格”的笑出声来，说道：

“我杀你则甚？”

厅上众人听得不禁一呆，她方才说话的声音，分明十分苍老；但这声格的轻笑，简直又娇又脆！

酒糟鼻小老头放下抱着头的双手，堆起满脸笑容，嘻的笑道：

“小老儿知道你不会杀我，但你的眼睛比电还亮，害得小老儿睁不开眼来，你只要不看小老儿就好了，哦，小老儿还没谢谢你这顿素斋呢！”

老尼姑再没去理会他，目光一掠厅上群雄，徐徐说道：“老身请斗姥宫代办了十席素斋，招待不周，诸位多多包涵……”

她不称“贫尼”却自称“老身”，那又不是尼姑了。酒糟鼻小老头哦了一声道：

“原来你不是这里斗姥宫的住持老尼姑？”

老尼姑沉喝道：

“要命，就不准多嘴！”

“好，好！”酒糟鼻小老头耸耸肩道：

“不说就不说。”

老尼姑续道：

“老身请诸位来，实是有事相商……”

华清辉这时忍不住站了起来。他是西岳派掌门人，在这座大厅上的群雄，要数他身分最高了，要发言，自该由他先说。华清辉抱拳道：

“在下和拙荆，只是顺道路过，一游泰山，只可说偶然碰上，躬逢其盛，厅上这许多朋友，是不是大师邀约来的，在下并不知道，但大师既在斗姥宫设下素斋，款待来宾，而方才大师又说有事相商，那应该是毫无恶意了；但厅上这许多朋友，都已身中奇毒，似有即将发作之象，大师可否先替大家解了毒再说？”

“好！”老尼姑一抬道：

“你们先送五颗解药给华掌门人。”

两旁伺立的十二名青衣女郎中立时有人答应一声，从身边取出一个小小的玉瓶，款步朝上首行去，走到华清辉身前，脚下一停，从玉瓶中倾出五颗黑绿色药丸，递了过去，樱唇轻启，含笑道：

“华掌门人，这是解药，请收下了。”

华清辉眼看青衣女郎从玉瓶中倾出来的解药，颜色、大小都和落魄郎中留下的解药，完全相同；但落魄郎中的解药，经能远大师试服了半颗，分明是毒药无疑，那么这青衣女郎取出来的，应该也是毒药了。心念一动，并未伸手去接，只是目注老尼姑，问道：

“这是解药么？”

老尼姑道：

“五合一奇毒唯一的解药，一点没错。”

华清辉自然不信，伸手入怀，取出纸包，打了开来，笑道：

“这如果是解药的话，华某就有了。”

青衣女郎伸着手道：“华掌门到底要不要么？”

华清辉道：

“华某已经有了，姑娘请收回去吧！”

青衣女郎轻哼一声，把五颗药丸心入瓶中，回身退了下來。

华清辉站起身，低声道：

“咱们走。”

他夫人阮清芬，女儿华小芬和两个弟子，一起都跟着站起，由华清辉领头，举步朝厅门口行来。

老尼姑冷冷的道：

“华掌门人要走了么？”

华清辉拱拙手道：

“华某和拙荆是游山来的，叨扰了素斋，自该告辞了。”他已看出这老尼姑不好对付，但也并不怕她，不过能不和她冲突，还是不起冲突的好。

老尼姑冷冷一笑道：

“华掌门人身中‘五合一’奇毒，不服解药，如何能走？”

华清辉听出她口气不善，只是含笑道：

“华某身边已经有了。”

“不成。”老尼姑冷然道：

“华掌门人不服解药，走不出百步，你还是在這裡服了解药，休息一回

再走的好。”

华清辉道：

“多谢大师关切，华某身边既有解药，随时可以服用，告辞了。”

“不行。”老尼姑冷然道：“你们非当场服了解药，不能离开这里。”

这话对江湖上任何一个人说，倒也罢了，但她这话是对西岳派掌门人说的，那就完全不同了！

华清辉在武林中名重一时，敢对他这样说话的人，当真是绝无仅有！

这一刹那大厅上登时人声静寂，所有目光全都集中到华清辉和老尼姑两人身上。

酒糟鼻小老头又尖沙着声音说道：

“吃就吃咯，吃了可以解毒，总比身上带着毒走出去好，人家老尼姑可是一番好心。”

华清辉目光飞闪，朗笑一声道：

“大师这是什么意思？”

老尼姑道：

“老身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今天这十席素斋是老身请的，被人在素斋中下了毒，不眼了解药出去，老身岂非背了黑锅？所以任何人要离去之前，都得服了解药再走。”

“这话一点也没错。”酒糟鼻小老头道：

“不吃了解药就走，死在路上，人家都会说被老尼姑毒死的，那时老尼姑就百口莫辩，再说……”

老尼姑一双寒锋般的目光朝他瞪去，酒糟鼻小老头赶忙咽了口口水，把底下的话也咽了下去。

华清辉冷笑一声道：

“华某之事，不劳大师操心。”要待举步！

刚才送解药去那个青衣女郎忽然横身一拦，说道：

“华掌门人，家师还没说可以让你走，你不能走。”

华清辉甚是气恼，沉笑道：“姑娘最好让开。”

那青衣女郎道：

“家师没有点头之前，小女子是不会让开的，除非华掌门人硬闯了。”

华小芬抢着闪出，娇声道：

“爹，让女儿来。”锵的一声，抬手掣出一柄寒光闪烁的长剑，剑尖朝

前一指，叱道：

“你让不让开？”

华清辉道：

“小芬，不可伤人。”

那青衣女郎娇笑道：

“剑，我没见过吗？何况你这柄剑只是摆摆样子的罢了，哪能伤人？”

华小芬听得柳眉一扬，说道：

“我这把剑不但能伤人，还能杀人呢，不信你试试看！”

玉腕一振，剑上嗡然有声，幻起三朵碗口大的剑花，品字形推出，一取青衣女郎咽喉和左右“将台穴”袭去。青衣女郎动也没动，只是举起手腕，纤纤五指像兰花般舒展，“铮”的一声弹在华小芬的剑尖上。

三朵剑花立时幻灭，同时只听“叮”的一声，似有金属落到地上，发出

来的声音！

华清辉白净的脸上神色为之一变，喝道：

“小芬快退后些！”一面朗笑一声道：

“姑娘好手法。”

华小芬还不知道自己长剑的剑尖，已被人家弹断了，是以还不肯后退。

青衣女郎娇笑一声道：

“华掌门人夸奖了，小女子若不弹断令媛的剑尖，喉咙岂不被她刺穿了？”

厅上众人也只当她弹出一指，把华小芬的剑势荡开而已，老实说，用手指弹开人家刺来的一剑，已是十分高明的手法了。如今听说她居然弹断了华小芬的剑尖，大家不觉吃了一惊，急忙凝目看去，华小芬手中执着的一柄长剑，剑端果然变成平的了，这下真把厅上众人看得耸然动容！

徒弟手法已有如此高明，那老尼姑自然更了得了！

华小芬听她一说，再低头看看自己长剑，一张娇靥不由胀得通红，气道：

“你敢弹断我长剑，我和你拼了！”要待纵身朝青衣女郎扑去。

华清辉伸手一拦，喝道：

“小芬，你给为父站住。”

阮清芬也及时伸出手去，拉住了女儿的手，柔声道：

“小芬，你不可再鲁莽了，这件事，你爹会处理的。”

华清辉目光炯炯，注视着青衣女郎，冷然道：

“姑娘自问拦得住华某么？”

青衣女郎媚眼如星，娇声道：

“这是家师吩咐的，没有她老人家点个头，小女子就不能放走一个人，所以就算拦不住华掌门人，小女子也非拦不可了。”

华清辉目光一抬，朝老尼姑道：

“大师那是逼华某出手了。”

老尼姑冷然道：“老身只是要她们拦阻厅上的人出去，没有说不让你们出手，华掌门人认为闯得出去，那就何妨试试？”

酒糟鼻小老头尖沙声音又叫了起来：

“要闯就闯，干么光说不练，教人看得干着急！”

华清辉听了老尼姑的话，不由剑眉一剔，口中朗笑一声，正待开口！

他夫人阮清芬含笑道：

“掌门人，好男不与女斗，你犯不着出手，这位姑娘方才露了一手‘兰花弹剑手’，足见高明，不如且由贱妾去试试看？”

随着话声，走上两步，朝青衣女郎笑了笑道：

“姑娘可以出手了。”

她话声温婉，举止大方，果然不愧西岳派的掌门人夫人。青衣女郎笑道：

“小女子奉命拦阻要出去的人，并不是和人动手，夫人不出手，小女子怎好先出手呢？”

阮清芬身为西岳派掌门人夫人，除了华清辉，她可算是西岳派的第二高手，听完青衣女郎的话，不觉微微一笑道：“那好，就算我来硬闯的好了。”

身若流云，右手抬处，轻飘飘的一掌，朝青衣女郎左肩拍去。

你别看她出手只是轻飘飘的，好像不着一点力道，实则这一掌乃是西岳派中著名的“莲花掌”，一招之中包含了九个变化，五指舒展，丛簇如莲！

青衣女郎左手翻起，手掌上下前后左右，摇曳不停。

两人双掌并没接触，只是在尺许距离之间，遥遥作势。

这一招说来较慢，其实双方手势变幻的动作，迅疾如电，阮清芬拍出一掌之后，紧接着第二掌又闪电拍了过去。

青衣女郎使的依然是左手，指掌奇幻，封解来势。

阮清芬连发两掌，都被她化解开去，口中一声轻哼，第三招双手齐发，掌势如缤纷花影，几乎一下就笼罩了青衣女郎身前所有大穴！

青衣女郎被逼得后退了一步，双掌突发，朝前推来。

但听“拍”的一声，四只手掌同时接实，在两人身前停住了！

不，那只是眨眨眼的工夫，四只手掌就分开了，阮清芬在这一瞬间，竟似被人重重推了一把，一个人往后连退了三步，忽然双脚一软，一跤跌坐在地！

厅上众人看得不由一怔，江湖上大家都知道阮清芬是西岳派上代掌门人的爱女，华清辉的同门师妹，武功并不在华清辉之下，她居然第三招就败在青衣女郎手下！

华清辉大吃一惊，急忙把她扶住，问道：

“你怎么了？可曾伤在哪里？”

华小芬和她两个师哥李传光、荣显宗三人同时长剑出鞘，一下挡在她前面。

青衣女郎早已双手一收，举手掠掠鬓发，朝三人娇笑道：“你们用不着这样剑拔弩张，只要不来硬闯，我是不会追击过来的。”

阮清芬脸色苍白，喘息着道：

“掌门人，咱们只怕是硬闯不出去了。”

华清辉满脸怒容，哼道：

“你没事就好，我不信她能拦得住我们。”

“锵”的一声执剑在手，一面吩咐道：“小芬，你扶住你娘，显宗，你护着师娘，传光断后，咱们冲！”

他仗剑走在前面，华小芬一手扶着娘，一手仗剑，荣显宗则在阮清芬的左首，三人紧随在华清辉的身后，稍后是他大弟子李传光。

老尼姑连手也没抬一下，只是微哂道：

“你们看到了，华掌门人准备硬闯了呢，他身中‘五合一’奇毒，岂能让他出去，大丫头，你去接他几招吧！”

她口中的“大丫头”，正是那青衣女郎，只听她口中“唷”了一声，右手一抬，“锵”的一声，手里也多了一柄弯月亮银柳叶刀，身形轻轻一挪，便已抢到了华清辉的面前，娇笑道：

“华掌门人，你中了‘五合一’奇毒，那可动不得真气……”

华清辉一剑在手，气势极壮，沉笑一声道：

“华某要走，谁能阻拦得住？”

挥手一剑，直点过去。他果然不愧西岳派掌门人，这一剑随手点出，就剑风嘶然，发出破空轻啸，可见他在这一剑上，已经贯注了真力，足以洞穿金石。

青衣女郎娇躯微侧，轻盈的避开了他这一剑，右手弯月般银刀随着划出一道弧形银光，朝华清辉执剑右腕截去。

华清辉练剑数十年，在江湖上算得是有数的名家，岂会被她所乘，右腕

一沉一翻，长剑立时卷起几缕剑光，精芒冷电，缤纷飞舞，人也随着疾欺而上。

要知华清辉在这一剑上含蕴的力道何等强大，青衣女郎的银刀和他长剑乍然一接，直震得她执刀手腕一阵颤抖，几乎招架不住，双脚也在地上不住的移动，互相转换，用以支持身子，不被震退出去。

华清辉想不到她居然接得下自己这一剑，并未被震退出去，不觉腕上用力，往下压去。

就在此时，他忽然感觉不对，对方刀上居然传来一股阴柔劲力，正在缓慢的抵消自己压力。

不！不是抵消。对方刀上的阴柔劲力，并未增加，而是自己的内功，却在逐渐消灭！

华清辉这一惊非同小可，口中大喝一声，奋起全力，左手一掌朝前推出。但他手掌还没推到一半，突然停住，身躯起了一阵颤抖，左手五指一松，“呼”的一声，长剑被青衣女郎弯月银刀挑起，飞起两丈多高，又是“夺”的一声，钉在大厅的雕梁之上！

大家看得几乎不敢相信，西岳派掌门人会在第三招上，就长剑脱手！

华清辉却在长剑脱手之时，脚下连退三步，砰然一声往地上跌坐下去。

他们下两个弟子李传光、荣显宗猛吃一惊，急忙一跃而上，两支长剑朝青衣女郎交叉攻到。

青衣女郎弯月刀左右一分，又是“ ” “ ” 两声，李传光、荣显宗两支长剑各自被震荡开去。但两人救师情急，哪还顾得了自己是不是对方敌手？长剑一抡，又一左一右急攻而上。

青衣女郎娇声道：

“你们这几个人当真难缠得很！”

银刀漾处，又响起“ ” “ ” 两声金铁交鸣，两支长剑又被她荡开，只见她身形一晃，从两人中间直欺过去，左手出指如风，朝左右两人闪电般点出。

李传光、荣显宗是华清辉门上嫡传弟子，对西岳派的武功剑法，可说已有相当火候，就是在江湖上，也可称得上年轻一代中的好手，但在青衣女郎手中，竟然连两招都走不出，就应指倒地。

西岳派五个人中，如今只剩华小芬一个人了，她心头又急又怒，拦在爹娘的身前，手中持着半截断剑，大声叫道：“你们要待怎样？”

老尼姑徐徐说道：

“大丫头，喂他们服下解药。”

青衣女郎应了声“是”，收起柳叶刀，取出五颗药丸，举步跨上。

华小芬横着断剑，颤声道：

“你过来，我就和你拼了。”

青衣女郎对她手中断剑毫在不意，娇笑道：

“那你就先服一颗吧。”

身形一闪，就欺到华小芬面前。

华小芬明明全神贯注的看着她欺近之时，就举剑刺出，但青衣女郎身法实在太快了，她根本来不及出手，人已到了面前，青衣女郎右手一把抓住她肩头，左手已把一颗药丸塞入她的口中。

华小芬还待挣扎，青衣女郎纤手在她后颈轻轻拍了一掌，笑道：

“快坐下来吧！”

华小芬再也无力挣动，果然一下坐了下去。青衣女郎再也没去理她，俯身把药丸纳入华清辉的口中，然后又给阮清芬、李传光、荣显宗三人依次服下了药丸。

这一下真把全厅的人都给震住了，大厅几乎静寂得没有一点人声，大家心里有数，自己武功剑术当然不如华清辉远甚，要想冲出去，已是极无可能之事。

纵使冲出去了，身上中了“五合一”奇毒，也是无法解得，不知老尼究竟是何居心，大家已经中了毒，她还要大家服她的毒药。

这时老尼姑左手微微一抬，早有七八个青衣女郎随着她手势闪身而出，七手八脚的把华清辉等五人移到了边上，让他们靠壁而坐。

老尼姑目光抬动，徐徐说道：

“楚子奇，现在该你了吧？”

厅上众人听她叫出“楚子奇”三字，不由又“咚”的一跳！

楚子奇是江湖上唯一足以和九大门派分庭抗礼的七星会会主，外号文曲星，据说此人武功极高，但江湖上只闻其名，很少有人见到过他。

原来七星会主楚子奇也在这里，大家忍不住纷纷回头朝席上打量，却不见有人答应。

老尼姑嘿然道：

“楚会主既然不答应，大丫头，你把解药送过去吧！”青衣女郎答应一声，从怀中取出玉瓶，悄生生朝大厅右首走来。

厅上群雄找不出楚子奇是谁，大家目光都随着青衣女郎移动。上官平看她朝自己这边走来，心中暗道：

“不知谁是楚子奇？”

酒糟鼻小老头尖声道：

“她是朝我们这边来的，哦，小哥，你不知道，楚子奇名头可大着呢，他就是七星会的会主，据说没人见到过他，今天能见到他，这机会不错吧！”

青衣女郎一直走到上官平上首一桌，那一桌只坐了一个人，那就是青衫文士。

大家看得暗暗“哦”了一声，楚子奇外号文曲星，他穿着一袭青衫，文士装束，早就该想到是他了。

青衫文士眼看青衣女郎朝他走去，脸上不禁流露出诧异之色，目光一直望着她，连霎都不霎。

青衣女郎一直走到他面前，嫣然一笑道：

“楚会主，家师叫我送解药来了。”

“在下……是楚会主？”青衫文士哈哈一笑道：

“姑娘不要认错人吧？”

青衣女郎道：

“小女子是奉家师之命来的，家师还会认错人么？”

“那很难说。”青衫文士笑道：

“令师没见过楚会主，难免把冯京作马凉了。”

青衣女郎道：

“小女子不管你是不是楚会主，解药送来了，你就快服下吧！”

青衫文士依然潇洒的道：

“多谢姑娘，也多谢令师，厚赐解药。”

青衣姑娘道：“楚会主不用客气。”

青衫文士含笑道：

“姑娘请把解药放在这里就好。”

“这怎么成？”

青衣姑娘娇声道：

“家师要小女子送上解药，是要小女子看着你服下了，才能退下。”

青衫文士道：

“看来姑娘想强迫在下眼药了？”

青衣女郎媚笑道：

“楚会主如果自己肯服，那就用不着小女子伺候了。”青衫文士大笑道：

“姑娘纤手如玉，拿着药丸送到在下口中，那真是艳福不浅，在下求之不得，这种良机，岂可错过？”

青衣女郎粉脸一红，冷声道：

“楚会主总该知道祸从口出吧？”

青衫文士依然笑着道：

“在下这是肺腑之言，倒不觉祸从哪里来？”

酒糟鼻小老头又尖着声音道：

“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是老话，你连这两句话都听不懂！”

青衣女郎口中轻哼一声，突然出手如电，朝青衫文士肩头抓去。

青衫文士左手一抬，疾快格开她左手，右手屈指轻弹，只听嗤嗤三声轻嘶，指风朝青衣女郎“华盖”“将台”袭去。

青衣女郎身形微侧，让开指风，左手舒展，手掌上下晃动，似虚还实，拍向青衫文士。她侧身让开那三缕劲急指风，宛如浮矢掠空，从酒糟鼻小老头头上掠过，嗤嗤有声！

酒糟鼻小老头大吃一惊，急忙缩下头去，尖声叫道：

“喂喂，你们有说有笑，说得好好的，怎么动起手来了，你们在这里动手，小老儿就坐在边上，一个不小心，就会打到小老儿头上，有话好说……”

青衫文士突然右手推出，“拍”的一声和青衣女郎玉掌对个正着，他在两只手掌接实之际，用小指在她掌心轻轻勾了一下。

青衣女郎一阵羞涩袭上心头，粉脸蓦地一红，身不由己后退了一步。

这原是电光石火般事，青衫文士朝她低低的说了句：“姑娘，在下失陪了！”

不见他点足作势，一个人忽然斜拔而起，化作一道青影，从众人头顶掠过，朝大厅门口飞射出去。

酒糟鼻小老头仰起脸啧啧的道：

“快看，他会飞，空中飞人，哦，啊，还有一个……”他就是不嚷，大家也都抬起头在看着！

青衣女郎看他凌空飞出，也急忙纵身掠起，越过众人头顶，追了上去。

“咄，咄！”酒糟鼻小老头尖声嚷道：

“小姑娘，你是女孩子咯，女人从头上飞过，这是触霉头的……”

突然大家耳中听到“碰”然一声，那青衫文士刚刚飞到门口，就像后力不继，一个人从两丈高处跌堕下来。

青衣女郎是衔尾追出去的，他跌堕落地，她也紧着飘身泻落，疾快的打

开瓶塞，倾出一颗药丸，塞入他口中。

青衫文士跌堕落地之后，似是已失去抵抗，任由她把药丸纳入口中，然后又在他后颈轻轻拍了一掌，不用说那颗药丸已经顺着喉咙吞了下去。

酒糟鼻小老头又在说了：

“这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解药咯，吃就吃，干么还要人家喂？”

大厅上早已鸦雀无声，只有他一个人又尖又沙的声音在说话。

老尼姑又在叫了：

“莱芜祝庄主，现在该你了。”

祝南山身躯一颤，慌忙站起身，抱抱拳道：

“祝……祝某……”

他话声还未说完，只听酒糟鼻小老头嘻的笑道：“华掌门人也变成绿人了，嘻嘻，还有他夫人，他女儿……原来女人变成绿人，比男人好看得多了！”

大家回目看去，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等五人，靠壁而坐，这一瞬工夫，已经变成了绿人，这自然是服了“解药”之故。每个人心头都感到十分沉重，连华清辉和七星会主楚子奇，这等大名鼎鼎的人物，都无法冲得出去，被强迫服下了“解药”，看到厅上之人，谁都免不了要眼“解药”，也非做绿人不可了。

正在大家感到死亡的威胁越来越接近，酒糟鼻小老头又尖声叫道：

“啊，大家快看，那老和尚站起来了！”

大厅上，“老和尚”只有一个，那就是少林寺罗汉堂首座铁打罗汉能远大师了。

能远大师服下半颗“解药”，没有多久，就剧毒发作，全身发绿，正因大厅上接二连三的有事，没人再去注意能远大师，此刻给酒糟鼻小老头尖声一叫，大家目光不觉朝上首投去。

本来跌坐不动的能远大师，果然已经站了起来。本来全身惨绿的人，此刻绿色已经完全消失，恢复了他又瘦又黑的铁打罗汉！

他明明剧毒发作，全身发绿，怎么会没有毒死？好像完全好了！

只听有人问道：

“大师身上奇毒是否已经解了么？”

能远大师不知发问的是谁？目光一抬，双手合十，徐徐说道：

“阿弥陀佛，这五合一’奇毒，果然十分厉害，发作之时，一身功力尽废，五内如焚，如今总算消失了。”

厅上起了一阵窃窃私语，接着又有人问道：

“请问大师，如今奇毒消失之后，只不知大师武功是否也恢复了？”

能远大师点头道：

“贫袖觉得已无异处，功力应该已经恢复了。”

他此言一出，只听另一个人兴奋的道：

“这么说，落魄郎中没有骗咱们了，他说过吃药之后，有半个时辰昏睡的，那真是解药了。”

老尼姑哼了一声，徐徐说道：

“诸位现在相信老身没有骗你们吧？方才老者小徒连败华掌门人，阮夫人、楚会主，你们以为是老身门下的大丫头武功比他们强么？”

大家都没人接口。酒糟鼻小老头尖声道：

“老尼姑别卖关子了，你快说吧！”

老尼姑没去理会他，接着道：

“那是因为华掌门人三位中了‘五合一，奇毒，目前虽不至发作，但只要一经走动，就走不出百步，他们要妄动真气，自然走不出三招了。”

酒糟鼻小老头点着头，唔道：

“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

祝南山站起身，正待举步，祝士谔也跟着站起。祝南山低声道：

“你坐在这里，不用过来。”

举步走到老尼姑身前，拱拱手道：

“大师仁心济世，祝某父子身中‘五合一’奇毒，请赐解药两颗，祝某无任感激。”

老尼姑冷冷哼了一声，说道：

“你现在相信了？大丫头，给他两颗解药。”祝南山拱手道：

“多谢大师。”

青衣女郎也没说话，从玉瓶中倾出两颗绿色药丸，递了过来。

祝南山接过药丸，拱拱手，回到座上，立即分给了祝士谔一颗，父子两人一齐吞服下去。

第八章石窟奇遇

接着只见无形杀手索无忌大步走上，拱手道：

“在下也请大师赐解药一颗。”

青衣女郎给了他一颗，索无忌随手吞服下去。

这一来，大厅上的人，纷纷站起，去向老尼姑求取解药。

上官平悄声道：

“姑姑，咱们要不要也去求取解药？”

酒糟鼻小老头低声道：

“不用，不用，只要喝几口酒就好。”

老妇人站起来，说道：

“咱们走。”

上官平跟着站起。

酒糟鼻小老头也跟着站了起来，说道：

“要走咱们就一起走。”

老妇人也没去理他，自顾自朝厅门走去。

老尼姑没说话，其余的青衣女郎也没加阻拦，老妇人走出膳厅，上官平也跟着出去。

轮到酒糟鼻小老头，一名青衣女郎忽然玉腕一抬，拦着道：

“慢点！”

酒糟鼻小老头伸手指指老妇人，耸耸肩，笑道：“我们是一起的，嘻嘻，一起的。”青衣女郎拿眼朝老尼姑望去，意似请示。

老尼姑微微点了下头，青衣女郎拦着的手垂了下去。

酒糟鼻小老头耸着肩，朝她咧嘴一笑，赶紧朝厅门外冲了出来，赶上上官平，嘻的笑道：

“小哥，你们到哪里去？伏虎庙地方清净，那里又有现成的客房，我看还是到伏虎庙落脚的好，泰山过几天，就热闹了，十年一次，机会难得，不看看热闹再走，真是太可惜了。”

老妇人本来一直没有理过他，这回听说有热闹好看，而且又是十年一次，不觉问道：

“你说的是什么热闹？”

酒糟鼻小老头连忙耸着肩，跟进一步，陪笑道：

“你当这些人上泰山做什么来的？小老儿说的是铁打罗汉，华清辉，楚子奇他们，难道真是游山来的，泰山有什么好游？哪里没有山，哪一座山没有庙，哪一个庙里没有和尚、尼姑……”

老妇人不耐的道：

“你在说什么？”

“哦！哦！”酒糟鼻小老头陪着笑道：

“小老儿是说这些人明明不是游山来的，却偏偏要说是游山来的。”

老妇人问道：

“他们那是做什么来的？”

“论剑。”酒糟鼻小老头耸着肩，低声道：

“十年一次的泰山论剑。”

老妇人奇道：

“我怎么没听人说过？”酒糟鼻小老头嘻的笑道：

“泰山论剑，本来是公开的，江湖上人人都是可以参加，但因六十年前的一次论剑大会上，被一个邪魔外道的什么教主技压群论，取得了剑主之尊，差点把江湖上搅得乱七八糟，后来经五岳剑派商量的结果，改为秘密举行，所谓秘密，就是不公开了。”

老妇人道：

“不公开举行，这热闹咱们就瞧不成了。”

“那倒不要紧。”酒糟鼻小老头道：

“要参加论剑的人，必须有五岳派或是其他大门派的两位掌门人推荐，看热闹却简单得很，咱们只要偷偷的上去就成了。”

老妇人听出兴趣来了，住足问道：

“在哪里论剑？”

酒糟鼻小老头道：

“玉皇顶。”

老妇人问道：

“是什么时候？”

酒糟鼻小老头道：

“三月半，还有十来天。”

老妇人问道：

“论剑论些什么呢？”

酒糟鼻小老头道：

“就是比剑咯，谁的剑术最高，谁就是剑主之尊。”老妇人道：

“剑主有什么好处呢？”

酒糟鼻小老头笑道：

“剑主之尊，这是一种荣誉，虽然不是武林盟主，但也和盟主差不多，江湖上谁不尊敬他？”

老妇人道：

“你不是说论剑不公开的么，江湖上怎么会知道的呢？”

酒糟鼻小老头道：

“论剑不公开，是怕参加的人龙蛇混杂，所以限定的资格极严，但论剑之后，谁是剑主，立时就传遍天下了，还有谁不知道？”

老妇人道：

“你怎么会知道的呢？”

酒糟鼻小老头耸着肩笑道：

“小老儿最喜欢看热闹了，前两次我都在一天以前，就偷上玉皇顶去，躲起来看，所以比听人家传说不知要清楚多少倍……”

老妇人问道：

“上一次剑主是谁？”

“北岳派的谭昆仑。”酒糟鼻小老头道：

“死了快三年了。”

他忽然压低声音道：

“有人说他是被人害死的，但北岳派的人却守口如瓶，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老妇人道：

“你知道的事情好像很多。”

“那自然了。”酒糟鼻小老头得意的道：

“小老儿喜欢热闹，也喜欢打听江湖上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不是吹的，武林掌故，和许多江湖奇闻，小老儿装了满满一肚子，就是说上三天三晚，也说不完。”

“那好！”老妇人色然心喜，说道：

“你和咱们走在一起，就可以讲些江湖上的奇闻给我听了。”

“好是好！”酒糟鼻小老头道：

“只是小老儿有个嗜好，喜欢喝上一盅。”

老妇人道：

“你要喝酒怕什么，我有的是金叶子，只是山上都是些寺庙，那里有酒买？”

“不要紧！”酒糟鼻小老头道：

“只要有金叶子，小老儿可以到山下去买，小老儿跑路快得很，年轻的时候，大家都叫我飞毛腿，小老儿只要有酒喝，就是一天上下跑两次都不在乎……”

他两颗豆眼贪婪的望着老妇人，笑嘻嘻的道：

“老嫂子，你金叶子在哪里？先借一片给小老儿去买酒可好？”

老妇人伸手从怀中取出一片金叶，递了过去，说道：“拿去。”

“是、是！”酒糟鼻小老头接过金叶，连眼睛都有了光彩，大喜道：

“小老儿这就下山沽酒去了，你们到伏虎庙等我……”转身欲走，忽然从怀里摸出两颗绿色的药丸来，交到上官平手中，说道：

“老嫂子，小哥，你们确是中了‘五合一’奇毒，这两颗解药是小老儿顺手牵羊摸来的，不过有一点千万要注意，眼药之前，必须极细心的把药丸外面一层绿色的药粉剥去，里面一颗红色的小药丸，才是真正解药。”

说完，耸着肩，两脚轻飘飘的朝山下就走。

上官平望望老妇人，说道：

“他的话可靠么？”

老妇人道：

“咱们确然中了‘五合一’奇毒，我因那老尼姑不像是什么好人，所以不愿服她的解药，才出来的。”

上官平奇道：

“姑姑发觉哪里不对了，怎么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呢？”

话声甫落，突听身后有人叫道：

“二位慢点走。”

上官平回头看去，只见一个人从后面追了上来，那正是无形杀手索无忌。

老妇人冷冷的道：

“你有什么事？”

索无忌一直奔到近前，才神色恭敬的拱拱手道：

“二位吃了素斋，身中‘五合一’奇毒，在下是送解药来的。”

他取出一个小纸包，接着说道：

“里面是三颗解药，但服药之时，务必把药丸外面一层绿色的药末剥去，里面有一颗梧桐子大的朱红药丸，才是真正解药，剥药时务必十分小心，不可剩下一丝绿粉。”

三颗药丸，那是连酒糟鼻小老头也有一份了。

老妇人听他说的和酒糟鼻小老头一样，忍不住问道：“那绿色的是毒药么？”“不！”无形杀手索无忌道：

“那是解另一种毒的，二位只要服朱红的解药就好了。”老妇人问道：

“这解药是那老尼姑叫你送来的么？”

索无忌陪着笑道：

“她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对你老下毒，这解药绝不会错，你老只管放心。”

老妇人朝上官平道：

“好吧，让贤，你把解药收下了。”

上官平答应一声，伸手接过解药的纸包。

老妇人朝索无忌道：

“你过来，和你说一句话。”转身就走。

索无忌连忙跨了上去，垂手道：

“你老有什么事？”

老妇人低低的道：

“你给我去弄些‘五合一’奇毒来，好吗？”

索无忌为难道：

“这个……”

老妇人哼道：

“你非给我弄到不可，我们要去伏虎庙落脚，今晚你就给我送来。”

说完，回身叫道：

“让贤，咱们走。”

上官平只好跟着她就走。

无形杀手索无忌望着老妇人背影，摇摇头，也回身掠起，往山道石级下去。

老妇人问道：“让贤，伏虎庙还远不远？”

上官平道。

“就在二天门，不太远了。”

“那不行了。”老妇人喘了口气道：

“本来我想到伏虎庙再服解药的，但‘五合一’奇毒好像已在发作，只怕赶不到伏虎庙了。”

上官平吃惊道：

“姑姑感觉怎么了？”

老妇人道：

“方才我还勉强可以行动，现在力气好像一点也使不出来了。”

“这就奇了。”上官平道：

“我怎么会一点也感觉不出来呢？姑姑，我来扶你。”“不……不用。”老妇人不要他扶，缓缓的走到一块大石坐下，喘息着道：

“你把解药给我。”

上官平道：

“你先歇息，我替姑姑把解药外面的绿色药粉剥去了。”他取出一颗药丸，细心的剥去了外层绿粉，里面果然是一颗朱红的小药丸，当下用手指在泥中戳了一个小孔，把药粉放入，然后又用脚填平了泥土，又仔细的看过药丸，已经没有一丝绿粉，才递了过去，说道：

“姑姑，快吞下去吧！”

老妇人目光之中流露出感激之色，说道：

“谢谢你。”

接过药丸，立即纳入口中，吞了下去。上官平看她吞下药丸，心中还是有些放不下，问道：

“姑姑，那小老头和索无忌说的话可靠么？”

老妇人朝他笑了笑道：

“大概不会错。”

只说了一句话，就缓缓闭上了眼睛。

上官平看她闭上眼睛，心知她服下解药，正在运功，当下就站在老妇人身边，算是替她护法。

他们立身之处，离登山大路约有两三丈远，这时只见一个身着蓝布夹袍的中年人从山下匆匆行来，肩头背着一只青布袋，沉甸甸的，但不像是兵刃，他似乎走累了，就在登山的石级上坐了下来。

这人休息了一会，忽然从他背着的青布袋中取出一块四方木板，往地上一放，然后又从布袋中取出两个圆形的木钵，放到木板两面，揭开盖子，伸手从钵中取出一把黑子，又从另一木钵中取出一把白子，不加思索，迅速的在木板上下子。上官平站在远处，看他一回下黑子，一回下白子，不过眨眼工夫，已经在木板上放下了几十颗子，心中暗道：

“原来这人是个棋迷，一个人自己跟自己下起棋来了。”

那蓝衣中年人下了几十颗棋之后，就没有再下，只是目不转睛的望着棋盘上那局棋怔怔的出神。

原来那是一局残棋，他不知从哪里看来的，所以先前几十颗棋，下得很快，那是布了一个“珍龙”，等到破解关键，他就一子也下不下去了，只是怔怔的望着棋盘发呆，过了半晌，伸手抓起一颗白子放了下去，但刚刚放下，却摇了摇头，又把白子取了起来。

这时山道上又来了四五个人，其中有一个夹着朱红药箱的正是落魄郎中苏破衣。

这几人看到蓝袍中年人在石级上摆着棋盘，一个人在下棋，忍不住都停下来，围着观看。

只要你懂得下棋，在棋旁观看，没有不说话的人，所以有句话叫做“棋旁不语真君子”，这种“真君子”，可说天底下几乎没有。

四五个人中，就有人指点着说，该下哪一颗子，也有人说该下这一颗子。

那蓝袍中年人抬起头笑了笑道：

“诸位想到的，在下也想到过，只是走不通。”

他拈起白子，依着先前那人说的下了一子，然后又拈起黑子，也下了一颗，果然不对，随即把那两颗子取了起来。又照着另一个人说的，下了两颗，还是不对，又取了起来。

落魄郎中苏破衣眼角瞄了山路一眼，似乎有些忍不住，蹲下身去，说道：

“我来试试。”他用药箱作凳子，坐下之后，就伸手拈了一颗白子放下。

蓝袍中年人跟着拈了一颗黑子放下，苏破衣又拈了颗白子放下，那蓝袍中年人又下了一颗黑子，两人连下了四五颗子。

苏破衣手里拈着一颗白子，只是沉吟着没下去。这时山下又有一人缓步行来。这人身材高大，穿一件紫红缎袍，一头花白头发，一把花白长髯，脸色红润，双目炯炯有光，手中拿着一支红得发紫的藤杖，看到几个人围着棋盘，忍不住也停下来观看。

苏破衣思索了半天，才下了一子，蓝袍中年人跟着应了一颗黑子。

苏破衣又思索了半天，搔着头皮，说道：

“好像又不对了！”把一颗白子往棋盘中放去。

“错了！”站在他身后的紫红缎袍老者提起手中藤杖，朝苏破衣下了的白子一点，他杖头竟似有吸力一般，吸着白子，朝另一处放了下去。

蓝衣中年看得一呆，说道：

“我想了几个月，怎么没想到这着棋呢？”

苏破衣拍手笑道：

“解了，解了，这一着妙极了！”

他还不知道这着棋是谁下的？急忙站起身，回头看去，拱拱手道：

“这位老先生一定是棋中高手了。”

紫袍老者呵呵一笑，手拄藤杖，举步朝山上行去。蓝衣中年人因“珍龙”已解，欣然收起棋盘，装入青布袋中，回身往山下而去。

苏破衣也夹起药箱走了，其余的人，也各自往山道上走去。

上官平一直守在老妇人身旁，没敢离开，也不知那紫袍老者如何破解了这局棋，但觉紫袍老者举杖之间，就吸起棋子，可见此人功力如何精深了，这人不知会是谁，如果酒糟鼻小老头在这里的话，他可能会知道。

正在思付之际，老妇人口中轻轻吁了口气，倏地睁开眼来，看到上官平站在她身边，目中含有感激之色，深深的看了他一眼，问道：“让贤，你一直站在这里么？”

上官平喜道：

“姑姑醒了，这里就在路边，我怕有人惊扰了你。”老妇人含笑道：

“真谢谢你。”

上官平关切的道：

“姑姑身上奇毒是不是已经解了？”

老妇人点头道：

“解了，哦，让贤，你真的没有中毒？”

上官平道：

“没有，如果中毒，一定会感到哪里不对，我一点感觉也没有。”

老妇人道：

“这就奇了……”

话声未落，只听“呼”的一声，一道人影已经到了两人面前。

上官平认出正是方才以杖吸棋的紫袍老者，心中暗暗一惊，忖道：

“好快的身法！”

紫袍老者满脸怒容，目光如电，迅快朝方才下棋之处一瞥，回过头朝上官平问道：

“小兄弟，你可看到方才下棋的人哪里去了？”

上官平道：

“老丈问的可是那个摆棋谱的人么？”

紫袍老者道：

“不错，就是他，快说，他往哪里去的？”

上官平道：

“他收了棋盘，是往山下去的。”

紫袍老者口中沉哼一声，正待举步，忽然又停住下来，问道：

“那个走方郎中呢，也是朝山下去的么？”

上官平道：

“不是，他是往山上去的。”

紫袍老者怒声道：

“好个鼠辈！”

挥手一杖，朝方才下棋的石级上砸去，但听“砰”的一声，碎石四溅，一方足有四、五寸厚的青石石级，被他藤杖砸得粉碎，一道人影宛如流星一般朝山下投去。上官平咋舌道：

“这位老丈好大的火气！”

老妇人问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上官平就把刚才有一个蓝衣中年人在这里摆下一付棋谱，后来就苏破衣来了和他正在下着，紫袍老者用杖吸棋，破解了棋局，大概说了一遍。

老妇人道：

“他已经破解了人家棋局，何用再怒冲冲的迫了下来？”

上官平道：

“不知他为了什么？也许他觉得除了那一着，另外还有更妙的下法。”

“不对。”老妇人微微摇头：

“他盛怒而来，绝不是为了想到什么妙着。”上官平道：

“那是为什么呢？”

老妇人沉吟道：

“他问了摆棋的人往哪里去，又问你苏破衣的去向，显然另有急事，才走得如此匆忙，但两个人一个上山，一个下山，道路不同，他赶下山去，那是失去找摆棋谱的人，如果找不到，可能回头还要找苏破衣……”

上官平道：

“可能他丢了什么贵重的东西，怀疑摆棋谱的人，或是苏破衣拿去了。”

“不对！”老妇人道：

“你说方才下棋之时，那摆棋谱的一直坐在石级上，苏破衣蹲着下棋，自然在他对面，这老人站在苏破衣后面，如果遗失东西，苏破衣嫌疑较大，他不找苏破衣，要去追摆棋谱的，那就证明不是遗失东西了。”

上官平道：

“不是遗失东西，他怎么会满脸怒容，有这么大的火气呢？”

老妇人忽然低哦了一声。

上官平抬目道：

“姑姑想到了么？”

“唔，很有可能……”老妇人点着头道：

“他中了人家的暗算！”

“这不可能。”上官平道：

“姑姑总也看到了，这位老丈身手极高，怎么会中人暗算？”

老妇人道：

“少林寺的铁打罗汉，西岳派的华清辉、七星会的楚子奇，身手不高么？一样中了‘五合一’奇毒。”

上官平道：

“姑姑是说这位老丈也中了毒么？”

老妇人道：

“我也只是推想罢了，他以内力吸取棋子，如果棋子上有毒，不是跟着他内力回到体内去了？”

上官平摇摇头道：

“江湖上用毒的人，有这么厉害，我也该去学学用毒才行，否则真是寸步难行了。”

老妇人笑了笑道：

“要学使毒，还不简单……”

上官平道：

“不知这位老丈中的是什么毒？我们身边还有几颗解药。”

老妇人笑道：

“解毒药物，多半也是毒药，每种毒药，只有一种解药，不能用错，你当索无忌送来的解毒药丸，什么都可以解吗？”

说到这里，催道：

“咱们已经耽搁了不少时间，快些走吧！”

伏虎庙是上官平旧游之地，但这次他是戴着面具来的，僧侣们当然认不出他来了。

知客僧法悟迎着合十道：

“二位施主请了……”

他底下的话还没说完，上官平就抢着道：“我姑姑是朝山进香来的，要在贵寺住上几天，不知贵寺可有客房吗？”

法悟连连合十道。

“有，有，二位施主上过香，礼过佛，贫僧再领二位去客房好了。”

老妇人伸手取出一片金叶，递给上官平道：

“让贤，你把金叶子交给这位大师父，算是汕香钱，我走得很累，要他先领我们到客房去，我要休息一会，明天一早再上香拜佛好了。”

上官平接过金叶，交给法悟，说道：

“这是油香钱，大师父先收下了，我姑姑上了年纪，山路走累了，先要休息一会，请大师父领路吧。”

法悟看她出手大方，接过金叶，口中唯唯应是，合十说道：

“女宾客舍和男宾有别，老施主请随贫僧来吧！”他领老妇人和上官平先至女宾客舍，到得门口，便止步道：

“老施主请，贫僧不能进去，老施主到得里面，自有人会接待的了。”

老妇人独自往里行去。

法悟又领着上官平来至男宾客舍，就有一名小沙弥迎了出来，法悟交代他领上官平去看舍室，然后合十一礼道：

“施主有什么需要，只管吩咐了能就是，贫僧告退。”上官平说了声：“多谢大师父。”

小沙弥了能就走在前面领路。上官平踏上长廊，看到自己从前住的房子，掩着房门，不觉问道：

“小师父，这间房有人住么？”

小沙弥了能道：

“有，是一位姓谭的施主。”

他领着上官平走到第五间，推开房门，说道：

“施主，这间房好么？”

上官平含笑道：

“哪一间都可以。”说着举步走入。

小沙弥了能道：

“小僧给施主彻茶去。”随即退了出去，不多一回，果然彻了一壶送来。

上官平道：

“多谢小师父。”

小沙弥道：

“不用谢。”

上官平道：

“我想跟小师父打听一个人，这一排最后一间，还有人住着么？”

小沙弥道：

“有，那是张施主，施主认识他么？”

上官平道：

“在下次来，住的是一位姓别的老人家……”“哦！”小沙弥笑了笑道：

“别老人家早就下山去了。”

上官平道：“别老人家是什么时候走的？”

小沙弥道：

“快有半个月了……”

只听走廊前响起一个又尖又沙的声音叫道：

“喂，喂，这里可是男人住的客房吗？怎么一个人也没有？”

小沙弥听到有人叫喊匆匆赶了出去。

上官平听出是酒糟鼻小老头的声音，他因此人只是个猥琐小人，也就没出去理他。

只听小沙弥领着他朝走廊上行来。

酒糟鼻小老头道：

“小师父，有一个姓让的年轻人来了没有？”

小沙弥道：

“小僧不知道。”

酒糟鼻小老头又道：

“这姓让的年轻人，是和他姑妈一起来的。”

他听老妇人叫上官平“让贤”，还以为上官平姓让了。小沙弥道：

“刚才有一位施主来了，小僧不知他是不是姓让？”

“不会错，就是他了。”酒糟鼻小老头嚷道：

“小师父，快领小老儿去。”

上官平听他嚷着，只好迎了出去，说道：

“老丈也来了么？”

“嘻嘻！”酒糟鼻小老头笑着道：

“我知道他来了，啊，小师父，小老儿住哪一间房？最好和他住在隔壁。”

小沙弥道：“是，是，老施主就是这一间好了。”

他推开上官平隔壁一间的房门，说道。

“老施主可要看看？”

“不用了。”酒糟鼻小老头拖着上官平衣袖，说道：

“小哥，到你房里去说。”

两人进入房中，酒糟鼻小老头低低的问道：

“小哥，你姑姑呢？”

上官平闻到他满口都是酒气，暗暗攥了下眉，说道：“姑姑住在女宴客房里，不在此地。”

“那就好。”酒糟鼻小老头舒了口气道：

“小老儿就怕见到她，嗨，一片金叶子，真管用，小老儿买了两缸酒，一包卤牛肉，一只卤鸡，店家还找了我七两三钱五分银子，如果遇上你姑姑、嘻嘻，这找来的银子不是要还给她了么？”

上官平道：

“姑姑既然拿出来了，就不会再要你我的了。”

“真的！”酒糟鼻小老头瞪大两颗豆眼，打了个酒呃，说道：

“那怎么好意思？不过你姑姑是给小老儿买酒吃的，反正两缸酒喝完了，下次还要买，那就真的不用再还给她了。”

上官平道：

“老丈买的酒呢？”

酒糟鼻小老头压低声音道：

“小老儿一路走一路喝，大概已经喝了半缸了，剩下的一缸半，嘻嘻，这里是佛门清静之地，不可拿着酒缸进来，所以小老儿在寺外藏起来了，待会等天黑了，小哥帮我一起去弄进来才好。”

上官平道：

“弄到这里来？”

酒糟鼻小老头缩着头，耸耸肩道：

“这房间小老儿住下来了，就是小老儿的地方，和尚又不会来查，放在房里，最安全了，就是弄进来麻烦些，你小哥是会武的，轻轻一跳，就可以跳进墙来，所以只有小哥帮忙才行，不过小哥帮小老儿的忙，也不会白帮的，有时候，如果要小老儿帮忙的地方，小老儿也会帮你的忙。”

上官平心想：

“我有什么地方要你帮忙了？”

不多一回工夫，天色渐渐接近黄昏，远处传来了“ ”“ ”震板之声！

酒糟鼻小老头一扯上官平衣袖，说道：

“快走，膳堂里开斋了，小哥快随我来。”

上官平在这里住过，当然认识，酒糟鼻小老头却抢着走在前面，进入膳堂，就在靠门口一桌拉开板凳，坐了下来，说道：

“小哥，坐下来，你姑姑还没来，咱们坐在门口，她一来就看到了。”

接着走进来一个素衣佩剑的青年，在另一张桌上坐下。

过没一会，只见一个素衣佩剑少女走了进来，朝那素衣青年桌旁走去，说道：

“大哥，你先来了。”

素衣青年道：

“妹子，快坐下来吧！”这两人敢情是同胞兄妹，身上还带着孝，男的看上去不过二十四、五岁，生得眉清目秀，斯文之中，透着一股英气。女的最多二十来岁，眉眼盈盈，美中带着些娇气，一望而知是武林世家出来的。

只听酒糟鼻小老头低声道：

“来了，来了。”

上官平回头看去，老妇人已经走了进来。

酒糟鼻小老头赶忙站了起来，陪笑道：

“老嫂子，快请坐下。”

他巴结的替老妇人拉开板凳，还用袖子在板凳上抹了一把。

老妇人朝他笑了笑。

“谢谢你。”

酒糟鼻小老头忙道：

“不谢，不谢，应该的，嘻嘻！”

上官平看得心中暗暗好笑，有钱能使鬼推磨，姑姑拿出了一片金叶子，酒糟鼻小老头就巴结得惟恐不勤了。

这时几名和尚送上素斋，每桌还有一个饭桶。三人各自装了一碗饭吃着。

只见方丈智通大师跟着铁打罗汉能远大师走了进来，身后跟着法善、法慈、法立、法悟四人，和随同铁打罗汉来的四个罗汉堂弟子，一路往膳堂上首行去。

里面十几桌和尚看到方丈陪同少林罗汉堂首席到来，一齐双手合十，站了起来。

铁打罗汉也双手合十，朝两边僧侣连连还礼，然后在上首一席坐下，智通等人也陪同四个少林僧人在下首一席落坐。全堂僧人才一齐坐下。

酒糟鼻小老头看了铁打罗汉一眼，直是摇头，还凑过头来，和上官平低低的道：

“铁打和尚有些不大对劲。”

上官平道：

“哪里不对劲了？”

酒糟鼻小老头道：

“你没看出来？”

上官平道：

“没有。”

酒糟鼻小老头摸摸鼻子，笑道：

“那就算了。”

只听邻桌那素衣少女低声道：

“大哥，能远大师也是来参加论剑的吗？”

那素衣青年道：

“大概是了。”

素衣少女又道：

“少林寺怎么只来了他一个呢？”

素衣青年道：

“少林寺只是来观礼的，自然只要罗汉堂首席来就够了。”一顿素斋匆匆吃毕，俗家的香客纷纷离去。老妇人和上官平三人也随着走出膳堂。

酒糟鼻小老头陪着笑道：

“老嫂子，咱们明天见。”

老妇人本待晚餐之后，要上官平陪她到处走走，但酒糟鼻小老头这么一说，她就不好开口了，口中哼了一声，转身朝女宾住处走去。

酒糟鼻小老头轻扯了上官平一下衣袖，低声道：

“小哥，咱们走。”

上官平道：

“老丈要到哪里去。”

酒糟鼻小老头低笑道：

“这里他们素斋还没吃完，铁打和尚没站起身，寺里的和尚自然也不敢先退，这是机会，小哥帮我去把一缸酒弄进来，就不会有人看到了。”

上官平不好推辞，只得跟着他走出伏虎庙。

酒糟鼻小老头颠起脚尖，一个人就像老鼠一般，走到伏虎庙西首的一片杂林之中，就一低头钻了进去，东转西拐，钻到一处草堆中，双手捧起一个酒缸，交到上官平手中，说道：

“这一缸就麻烦小哥了，你会武功，从这里翻墙进去，就是咱们住的那一个小园子，方便得很。”

说完，又从草堆中捧出一个酒缸，抱在胸口，说道：

“你只要一纵身就进去了，小老儿还得从大门偷偷的溜进去，麻烦大着呢，好了，咱们走吧！”

上官平双手捧着酒缸，觉得少说也有五十多斤，不知方才酒糟鼻小老头一个人抱着两个酒缸如何走上来的？当下只好点点头，矮着身子钻出杂林。

酒糟鼻小老头催道：

“小哥快些走吧，不过跳进去要小心些，别让和尚撞到了，我要走啦！”

他抱着酒缸，脚下很是滑溜，看去真有些像偷油葫芦的老鼠。上官平看他走了，只得也捧着酒缸，走近围墙，轻轻一纵，越墙而入，酒糟鼻小老头算得还真准，墙内果就是客房前面的一片花圃。

上官平四顾无人，迅快掠上走廊，走到自己房门口，推门而入，刚放下酒缸。只听隔壁房门有人呀然推自，接着听到似有重物放到地上的声音，心中不由大奇，暗道：

“难道酒糟鼻小老头回来了？”

心念方动，只见自己房门被人推开，酒糟鼻小老头一下闪了进来，直是喘气，说道：

“好……险！差点给那个……知客大和尚撞……见了，幸亏……小老儿……跑得快……现在……好了……都运来了。”

他喘得连说话都在断断续续，却双手捧起酒缸，说道：“多谢……小哥……待回到小老儿房里……来喝几口……”转身往外就走。

上官平摇摇头，过去掩上了房门，闲着无事，就脱衣上床，躺了下来。

正在胧朦入睡之际，只听酒糟鼻小老头在板壁上“笃”“笃”的叩了两下，压低声音叫道：

“小哥，过来喝一点吧，酒好得很，真正是十五年陈的女儿红，还有卤

牛肉、卤鸡，味道不错呢！快过未。”

上官平没去理他。

酒糟鼻小老头自言自语的道：

“年纪轻轻不会喝酒，也该练习练习，这么早，就已经睡了，真是够意思，好，不喝就不喝。”

接着只听他咕嘟咕嘟的喝酒声、嚼牛肉声、啃鸡腿声，还有酒喝得太快了的呛声、吐痰声，又是喝酒声……

这一排客舍的房间，都是木板隔的，只要有一点动静，隔壁房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上官平给他这一吵，本来正要熟睡的人，这回哪里还睡得着觉？

酒糟鼻小老头又喝又咳，喝了一回，又自言自语的道：

“这姓让的小子也真怪，我老头存心和他交朋友，两个人慢慢的喝，多有意思，偏偏这小子不识抬举，年轻人不会喝酒，嘿嘿，当真是楞头青，我老头一个人这样喝着闷酒，有多无聊？”

他咕嘟咕嘟喝了两口酒，接着又道：

“对，小老儿的有是好酒，还有这包卤味，还怕找不到陪我喝酒的人？快活三，对，就找他去！”

他唏唏嘘嘘的包起卤味，又轻轻打开后窗，爬了出去。

上官平听说他要去找快活三，不由得心头一动，急忙跨下木床，穿好长衫，轻轻打开后窗，穿窗而出，举目看去，只见酒糟鼻小老头已经爬上围墙，双手攀着墙头，往下跳去。

上官平急忙追了过去，足尖一点，纵身上墙，那酒糟鼻小老头已经到了七八丈外，只见他双手捧着酒缸，弓着腰，颠着屁股，正像一头老鼠似的直往山道上跑去。上官平岂肯错过？飘身落地，朝他追了上去。

酒糟鼻小老头一味的急奔，等上官平快要追上，他忽然舍了大路，一低头朝林中钻去。

上官平跟着追入林中，这片树林又密又深，黑压压不见天光，任你目能夜视，到了这里面，越走越深，渐渐伸手不见五指，当然也无法辨别方向，只能听到前面唏唏嘘嘘的有人踏着树叶子的声音，上官平就跟着那声音行进。

只是酒糟鼻小老头行动十分滑溜，忽左忽右，从树枝交叉的隙缝间钻来钻去的走着，上官平有几次几乎闪不过去，原来酒糟鼻小老头个子瘦小，有时弓着身子，低头钻了过去，你如果不弓着身子，不低下头去，就钻不过去。

这样穿林而行，足足走了一顿饭的工夫。等上官平穿林而出，举目打量，哪里还有酒糟鼻小老头的踪影。

再一打量，这里敢情已是后山，四周峰峦险峻，乱石嶙峋，连小径也没有，可见是平日游人不到之处，心中暗良忖道：

“酒糟鼻小老头是找人喝酒来的，怎么会到这种人迹罕至的地方来呢？”

心中正在想着，只听前面左首不远处有人发出一声惊呵之声急忙凝目看去，原来酒糟鼻小老头沿着一处石壁走去，可能一脚踏在苍苔上，身子一滑，抱着的酒缸忽然脱手飞出。

酒糟鼻小老头一时情急，不知身在危处，竟然双手一张，想去抢接酒缸，一脚踏空，身子就跌坐下去，这座石壁是个陡峭的斜坡，他跌坐下去的人，

就像小孩子坐滑梯一般，嗖的一声，往下滑落。

这当真说来凑巧，他滑落之时，那酒缸也正好从高处掉下来，给他双手抱个正着，他虽然抱住了酒缸，但滑落之势，其速如箭，一个人顺着斜坡，朝百丈深涧滑了下去。

这原是一瞬间的事，上官平看得心头猛然一惊，此时纵然飞身过去，也已无法把酒糟鼻小老头拉住了。

这座石壁虽然是个斜坡，却是十分陡峻，酒糟鼻小老头滑下去虽然尚无危险，但下面的情况不明，如果石壁下面是一处嶙峋乱石的话，他这一滑下去，难免跌个粉身碎骨了。

上官平想到这里，急忙双足一点，凌空扑了过去，一下落到酒糟鼻小老头滑落之处，脚尖才一着地，便已感觉不对！

这座石壁。竟然光滑如镜，滑不留脚，足尖无法停住，就往下滑去。

上官平上身一仰，几乎滑倒，急忙吸了口气，支持着分子，但也只能支撑着不倒下去，无法稳得住去势。

这当真合了“一泻千里”这句老话，上官平一个人就像穿上了溜冰鞋，笔直往下滑落，耳边生风，人如腾云驾雾一般，去势之速，使他几乎无法看清两边的景物。

但他心头清楚，索性随它滑去，一面暗暗提气作势，只要快到落地之时，立即提气横跃，卸去从上面落下的力道，即可无事。

这座石壁，坡度又陡又滑，就算没有百丈，至少也有六七十丈上下，上官平目光凝注，渐渐已可依稀看到底下是一处峡谷，估量离地面已不到十丈了，一时那还迟疑，立即猛吸一口真气，双臂一划，足尖一点，用出全身力气，朝横里跃去。

这一横跃，果然减轻了从上而下的压力，再接连两个起落，从十丈高处，安然飘落地面，不觉长长吁了口气，心中暗道：

“好险，自己若是不会武功，这一滑落下来，只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想到这里，不由为酒糟鼻小老头担起心来，这位老丈不会武功，这下恐怕凶多吉少了，一时无暇打量周围地形，急忙大声叫道：

“老丈，你没事吧？”一座峡谷，完全由这座又陡又滑的大石壁为主，形成一条狭长的谷道，谷底不用说乱石成堆，高高低低，大大小小，成了一个乱石坑，另一边是陡立的峭壁，比大石壁还要陡峻，仰首望去，浮云如絮，根本看不到上面的景象。

上官平顺着谷道，忽起忽落，一路凝足目力找去，却始终没有发现酒糟鼻小老头的影子，心中不禁暗自称奇，他滑落下来的地方，和自己相同，而且时间也只是稍有先后而已，不论是生是死，总不会距离得太远，何以会没有他的踪影呢？既然没有发现他的尸体，自然没有跌死了，何况谷道也没到尽头，那么他定是循着谷道行去了，当下也就随着谷道走去。

一路上也没见过酒糟鼻小老头，但谷道却斜斜的往里弯去，这里已经绕过那座光滑的大石壁了，两旁虽然还是高峰峭立，但却有了树木，谷道右首，有一条潺潺小溪，溪水从许多大小石块中流出。

这样又走了一里光景，峡谷已到了尽头，那是两山会合的一个山坳，草长过人，岩石如叠，依然不见酒糟鼻小老头的影子，心中暗道：

“这位酒鬼老丈会到哪里去呢？”

正待回转，忽见山坳下面比人还高的青草，似有偃仆之处，那是有人践

踏过，才会如此，莫非酒糟鼻小老头朝山坳上去了？这山坳间莫非是出路不成？

心念一动，立即举步朝山坳走了上去，这一路倒是不用找寻，因为有经人践踏而偃仆的青草可循，就像一条小径一般，两边都是比人还高的青草，间有杂树，人行其中，生似一条青草的巷子，曲折而上。

上官平越走越觉奇怪，酒糟鼻小老头怎么会到这么荒僻的地方来的？

不多一回，好像登上了一处石壁，至少这地方比谷底高了二十来丈，左首沿着石壁有一条横斜的石蹬，只容得一个脚印，石蹬上的青草，也有经人践踏过的痕迹，只是石蹬极狭，人须贴壁而行，这一段路自然极为险峻。

上官平到了这里，自然要过去看个究竟，这就贴着石壁走了过去。

这样又走了一箭来远，石蹬已到尽头，地势也忽然宽了。这所谓宽，比起石蹬来自然宽了许多，但也不过可容两个并肩站立而已。

上面是一座突岩，站在这里，就像站在走廊上面一般，里面黑黝黝的像是一个石窟。

上官平到了这里，不觉有些犹豫起来，酒糟鼻小老头不会武功，脚下绝不会比自己快，那么这一路践踏着青草来的会不会是他呢？到了这里，已无路可通，他是不是从这里来的？这石窟如此黝黑，不知里面还有多深，自己该不该进去？

他缓缓走近石窟口，正待凝目看去，忽然鼻中闻到一股浓重的酒气，这股酒气，正是从石窟中传出来的。

石窟中如果没有人，自然不会有酒气冒出来，这不是说酒糟鼻小老头果然在石窟中了，侧耳细听，窟中又寂无人声。

夜色已深，他一个人到这荒山石窟中来做什么？若是为了喝酒，要老远的跑到这里来喝，这人除非有毛病了。

不错，他说是找快活三来的，莫非快活三就住在这石座石窟中不成？

一念及此，正待举步朝石窟中走去，但继而一想，自己练过十年内功，平常在黑夜之中，纵然能看到数丈内的景物，那仍须凭藉星月之光，才能看得清楚，这石窟如此黝黑，进入其中，没有一丝灯光，就算内功最深的人，只怕也未必看得见景物，自己身上又没有火摺子一类东西，如何进去？

心中想着，右手不自觉的朝身上摸去，忽然手指碰到自己口袋之中，似有一件东西，心下觉得奇怪，伸手从口袋摸出一支五寸长黑黝黝的东西，再定睛一瞧，竟是江湖夜行人常用的千里火筒。

这下直把上官平看得大奇，自己从未用过千里火筒，身上也绝不会携带这类东西，那么这支千里火筒又是哪里来的呢？

他用大姆指轻轻在蝴蝶翅上按了一下，只听“嗒”的一声，火石打出火星，就突然冒出火光来，眼前登时大亮。

上官平心想：

“自己倒正用得着它。”

当下就一手执着火筒，举步朝石窟走去，这石窟比人略低，须得弯下腰才得进去，走了三四步，已可直起身来，他举着千里火筒朝四处一照，发现这座石窟地方并不很大，直走不过三四步，横的也只有十来步光景，中间有一方圆石，像个蒲团，可以坐人，此外四面都是凹凸不平的石壁了。

不，右首石壁下，还有一方数尺高的大石，火光照处，石上放着一个烛台，还插着半支儿臂粗的蜡烛。

烛台上的半支蜡烛，还是大红的，显然放了没有多久，心中不禁一动，就举步朝右首壁下走去，到得近前，才发现这方数尺高的大石，是从石壁上移开来，因为石壁间就有和这方大石同样大小的一个石窟。

上官平心中觉得好奇，伸手取下烛台，一手执着火筒，弯腰朝石窟中钻入。

火光朝处，这里面果然又有一个石室，这间石室略呈方形，四壁光滑，中间也有一个石蒲团。

石蒲团上，横放着一柄形式古朴的连鞘长剑。

石蒲团后面的石壁上，依稀有字，他走近过去，举着火筒，朝上一照，只见石壁刻着一行大字：

“泰山派紫气神功”。另外几行字体略小，刻着的文字，自然是“紫气神功”的口诀了，仔细一看，那是：

“东方有圣人焉，悟天地之大道，道曰无名、骑青牛、入函谷、紫气西迈……”

这是口诀前面的小引，上官平从小背得滚瓜烂熟，正是师父教自己的“纯阳玄功”！

“原来它果然是‘紫气神功’！”上官平心中暗道：

“这么看来，自己果然是泰山派门下了。”

再看上壁，也都刻着有字，他执着火筒，从右向左，一路缓缓的去，那可一点没错，都是自己练过的武功，“风雷掌”、“一拳石”、“十八盘剑法”、“乱石穿孔身法”，最后是单独的一招剑法——“一剑小天下”。这些都是自己练过的功夫，后面还有一行小字，刻着“泰山派第二代传人岳维峻敬镌。”

上官平心中暗道：

“看来这座石室，是本门祖师修道之处了！”

想到这里，不觉肃然起敬，赶忙用千里火筒点燃了蜡烛，然后熄去火筒，放到地上，朝着石蒲团，恭恭敬敬的跪了下去，磕了八个头，正待站起，忽见石蒲团上那柄长剑底下，好像压着一张白纸！

上官平站起身，走上一步，从长剑底下拿起白纸，只见上面写着：

“剑名斩云，为泰山掌门之剑，赐尔上官平，继承为本门第二十七代掌门人，今后务希格遵本派戒律，行走江湖，仁义为先，光大本门，毋负厚望。第二十六代掌门人留示。”

后面另有一行歪歪斜斜的小字，写着：

“你小子内功还差得很，进入此室，须在石蒲团上练功三日，当有莫大收获，出此石室，仍须以大石封壁，切记切记。”

这一行字，笔迹口气，都和前面不同，好像另外一个人加添上去的。

上官平看到这里，心想：

“不知留这张字条的第二十六代掌门人是谁？他老人家好像知道自己会到这里来的，才把字条留在剑下，他会不会就是师父要自己来找的快活三？莫非就是教自己‘一剑小天下’的那个异人？”

“哦，看来今晚酒糟鼻小老头是故意把自己引来的了，那么这后面的一行字，也是他加上去的无疑，他又是谁呢？”

“这字条上要自己在石蒲团上练功三日，会有莫大收获，自己该听从他的话才是。”

当下就退后一步，朝着石蒲团叩了几个头，伸手取起长剑，轻轻一按吞口，但听呛然龙吟，一道青光随手出鞘，映照得满室皆青，森寒逼人，心中大喜过望，立即还剑入鞘，放到身边，就依着字柬所示，在石蒲团上盘膝坐好，既然要在这石室中练功三日，就用不着灯火了。

索性一手挥熄了烛火，依照平日练功的口诀，澄心净虑，缓缓调息，运起“紫气神功”来。

先前他只当这石蒲团只是一块普通青石，也并不在意，但坐了一回之后，渐渐感到有一缕阳和之气，从石蒲团中间传来，由“尾龙穴”循着督脉上升，在全身周游一转，但觉周身充满了阳和之气，甚是舒服，心中顿时大悟，忖道：

“字条上写的练功三日，当有莫大收获，大概就指的是这股阳和之气了，泰山号称东岳，东方甲乙木，木生火，这个石蒲团，定然是本门祖师我到了泰山所蕴山脉灵气，才凿成蒲团之状的，本门“紫气神功”，原是先天纯阳之气，所以师父告诉自己是‘纯阳玄功’，练功之时，必须每日清晨，面对东方，吸取太阳精气，这块石蒲团，既是东岳泰山山脉灵气所在，坐在石上练功，得山脉灵气之助，自可事半功倍了。”

想到这里，自是喜不自胜，只顾行功导气，加紧练功。

哪知这石蒲团中一缕阳和之，气源源不绝的从“尾龙穴”输入，上官平坐了一回，已经感到全身充满了阳和之气，如今阳和之气愈来愈盛，本来这缕阳和之气，虽是阳气，还算温和，但体内阳气积多了，就愈来愈热，热得全身大汗淋漓。

时间一长，又由燥热变成了灼热，（他坐的石蒲团当然并不会灼热，灼热的只是体内真气而已！）好像身子烤着猛火一般！

不，你如果烤着猛火，灼热的只是皮肤而已，但上官平感到灼热的却是体内真气，连五脏六腑，都被这股热气的得炙热难耐，令人无法忍受。

上官平从小由师父抚养长大，平日听师父时常说起种种练功情形，心知自己必须坚定的忍耐下去。他咬紧牙关，澄心净虑，不去管它如何灼热，只是一心一意的按照口诀，运气行功。

石室之中，不分昼夜，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上官平渐渐已能耐得住如火的一般的热气，在体内运行，他不敢稍停，依然不住的运气导引，周而复始，勤练如故。这样又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灼热之气居然渐渐减弱，不，从石蒲团中传来的一缕阳和之气，依然源源不绝的从“尾龙穴”输入，并未稍减，只是上官平已能逐渐的把它运化，不再聚积在体内，灼热之感自然减弱，同时体内对这种热气，也渐渐的能够适应了。

只要你能适应，就会渐渐体会出它的功效来了，上官平但觉灼热之气，收为己用之后，整个人都充满了阳和之气，循环不息，有如龙行虎奔，自己都可以感觉到元真凝结，骨髓坚凝，所谓内莹神仪，外宣宝相的境界。他能够体会到好处，自然更不肯停止，继续练了下去。

这园他但感如醍醐灌顶，全身四肢百骸，舒畅莫可名状，渐渐就进入天人合一的忘我之境！

等他醒转，已经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睁开眼来，但觉眼前景物，纤毫可辨，心中不禁大奇，这石窟之内，暗无天日，自己又不曾打亮火筒，居然可以一目了然，难道这一番行气运功，内功会增进得如此快法。

再凝目打量，在室中的景物，确实看得清清楚楚，连两边石壁上刻着的

小字，也都笔画清晰，好像就站在石壁之下观看一般。

这下真教上官平喜得怔住了，字条上要自己坐在石蒲团上练功，当有莫大收获，如今这话果然应验了！

难道自己已经练了三天三晚不成？

当下就跨下石蒲团，又朝着石壁端端正正的拜了几拜，才双手捧起双剑，挂在腰上，举步走出石室，心中暗道：

“这方大石怕不有千斤以上，自己不知能不能移得动？”

一面缓缓吸了口气，功运双臂，两手捧住大石，朝窟窿中推去。

说也奇怪，这方千斤巨石，经他轻轻一推，居然毫不费事的就推了过去，心中不禁大喜，付道：

“原来自己力气也大得多了。”

当下对准石窟，缓缓推去，合上石壁，再仔细看去，竟是浑然天成，若非事先知道这方大石是可以开启的门户，很难看得出来。

原来外面这间石室，四壁粗糙，凹凸不平，巨石合上之后，石缝极细，被凹凸不平的石面掩饰住了，外人绝难发现，纵然发现了石缝，也无处可以着力，把巨石从石壁中挖出来。

上官平移好巨石，弯着腰举步跨出石窟，仰首看去，洞外一片黝黑，敢情这是在黑夜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在石窟中已经耽过了几天？侧身走过石蹬，举目一看，前晚经人践踏过仆偃的青草，都已恢复原状，早已看不出有人走过的痕迹了。

上官平知道路径，就循着原来的路径走下石壁，再循着峡谷，走了一箭来路，已回到那座滑下来的大石壁之下，心想：

“自己内功虽然精进甚多，但不知是否能登上这座坡度甚陡的峭壁？这道峡谷，两边峭壁插天，只有这座石壁，稍稍有些坡度，如果仍是无法上去，那就别无出路了。”

当下调匀呼吸，双足一点，但觉自己身子极轻，这一纵，差不多就纵起四丈来高，一时不敢大意，足尖才一落到石壁上，就纵身上拔，这样一起一落，提气疾掠，不过片刻工夫，居然轻而易举的登上大石壁（大石壁只是在半山腰，并非绝顶），然后再双脚点动，纵身朝右掠去，此处已有容足的石梗，走没多远，已是一片森林。

上官平怕在林中迷失方向，仰首看了看天上的星斗，然后穿林而入。这时他内功大进，和来时已是大不相同，这片密林之中，纵然不透天光，黝黑如墨，但他目光一瞥，远近景物，都能看得一清二楚，走来也就并不吃力，不多一回，便已穿过森林，正待往林外走去，忽然听到林外似有几个人说话的声音，这就脚下一停，举目朝林外看去。

林外不远，一共站着六个人，靠林下这边是四个人，中间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一袭天蓝长袍，左边一人和右边二人，都穿着一身黄衣。

在四人对面的两人，一个身穿黄衣的老者站在侧首，一个面对林下四人，也是身材高大穿着紫色长袍，只是手中拄着一支藤杖。

这六人看上去年纪都已有五六十岁了。

只听对面穿紫色长袍的洪声道：

“邀老夫前来的，就是这四位了？”

此人头发花白，脸色红润，生得浓眉凤目，胸飘花白长髯，双目炯炯有光，虽在黑夜之中，宛如两点寒星，说话的声音，也甚是洪亮。

他这话似是朝身侧那个黄衣老者问的，因此那黄衣老者含笑答道：

“奉请钟大先生的，应该是五个。”

这“钟大先生”四字听到上官平的耳中，不由一怔，暗道：

“钟大先生不是中岳派的掌门人么？莫非这紫袍老者就是钟大先生不成？”

只听紫袍老者道：

“还有一位呢？”

站在他左首的黄衣老者阴笑道：

“还有一个自然是区区兄弟。”

紫袍老者浓嘿一声道：

“五位是哪一条道上的朋友，邀钟某到这里来，有何见教？”

他果然是钟大先生！

现在站在他对面身穿天蓝长袍老者拱拱手道：“咱们能请到钟大先生，真是莫大的荣幸，主要是兄弟手下这位边兄弟想拜识一下钟大先生而已！”

他在说话之时，指了指站在他左首的那个黄衫老者。这四人面向钟大先生，上官平看到的只是他们背影，无法看到他们的面貌。

钟大先生冷嘿一声道：

“就是为了要看看老夫。”

为了要看他面貌，才把他约来的，钟大先生身为一派掌门，听得自然大是不像。

蓝袍老者笑了笑道：

“自然还有……”

钟大先生道：

“请说。”

蓝袍老者道：“兄弟还想借钟大先生手中的藤杖一用。”

钟大先生手中的一支藤杖，确实很精致，那是一根古藤做的，足有四尺来长，杖身四周本来长着许多刺的地方，如今凸出着一个个光滑而圆的节，只要看它色泽红中透紫，这支藤杖在钟大先生手中，至少也有数十年了，而且是寸步不离，才会有如此光泽。

钟大先生听蓝袍老者说出要借他的藤杖，不觉仰首发出一阵虎啸龙吟般的大笑，点着头道：

“很好，五位有本领只管把老夫的藤杖拿去。”蓝袍老者道：

“钟大先生那是答应了。”

钟大先生目中寒芒暴射，沉声道：

“五位那就来取吧！”

蓝袍老者哼了一声，说道：

“也好，咱们迟早总是要动手的，那也不用客气了。”他在说话之时，右手轻轻抬动一下，四个黄衣老者立即迅速的围着钟大先生散开，像梅花般分做五个方位，把他困在中间。

蓝袍老者翻起长袍，取出一柄二尺长，剑叶阔如手掌的短剑，又从肩头取下一面铁盾。其余四个黄衣老者也各自亮出兵刃，左首一个手中是一对虎头钩，右首两人，一个是一对短戟，一个是一对链子锥，方才站在钟大先生身侧的一个却是一点对穴镞。

这五人亮出来的都是外门兵刃，而且每人太阳穴鼓得高高的，一望而知

均是内外功俱臻上乘的好手。钟大先生看得暗暗惊异，这五人自己怎的从未听人说过？手中藤杖一抬，笑道：

“很好，五位请吧！”

蓝袍老者喝了声：

“上！？阔剑一举，首先攻了上来。”

四个黄衣人立即随同扑上，八件兵刃同时攻到。

钟大先生果然不愧是一派掌门，右手一振，藤杖横扫而出，光是这一杖，就风声如涛，隐挟雷霆，立时有三个人被逼得后退了一步。

他自然知道这五人之中，以蓝袍老者为首，因此一杖逼退三个黄衣人之后，藤杖迅若惊霆，朝蓝袍老者劈去。

蓝袍老者阔剑如风，剑上造诣极为精湛，一见钟大先生举杖劈来，阔剑起处，陡然朝杖上削来。

钟大先生最爱惜这支藤杖，岂肯让他砍上，手腕轻轻一转，“拍”的一声，击在对方削来的剑脊之上，震得右手臂微微发麻，心头不禁一惊。

那蓝袍老者却被他这一杖把阔剑直荡开去，一个人跟着被震出了三步。但此时其他四人的八件兵刃，业已从四个方向攻了上来。

钟大先生突然大笑一声，左手朝外一扬，但听锵的一声，一道匹练般的白光，随手朝外划去。

原来他藤杖之中，暗藏着一柄细长长剑，此时左手抽出长剑，就闪电一剑朝左首黄衣人劈去。

那左首黄衣人使的是一对虎头钩，此时看到钟大先生一剑劈来，虎头钩原是锁拿兵刃之用心，一喜，立即举钩去锁钟大先生手中长剑。

但他怎知钟大先生这出鞘一剑，威震中原，剑上贯注了内家真气，势道强劲无比，但听“”的一声，竟把虎头钩一个弯钩削断，左首黄衣人大吃一惊，急急往后跃退。

钟大先生一招得手，理该运剑攻向其他四人，但不知怎的，脚下突现踉跄，上身往前冲了一冲，总算他立时刹住，右手反手一杖，朝后扫出，呼的一声，又把两个黄衣人逼退了一步。

蓝袍老者和另外一个使链子锥的黄衣人，也忽然往后退下，但五人依然分立五方，远远的把钟大先生围在中间。

钟大先生左手持剑，右杖拄地，凛然而立，脸上现出无比愤怒之色！

蓝袍老者发出咯咯怪笑说道：

“钟大先生，现在应该可以答应赐借藤杖了吧？”

上官平心中暗道：

“钟大先生并没落败，反而略占上风，他何出此言？”

钟大先生目眦欲裂，洪声喝道：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可是在老夫身上做了什么手脚？”

蓝袍老者阴森一笑道：

“钟大先生一派掌门，咱们兄弟岂敢得罪？但大先生这支藤杖，咱们是非借不可，因此不可不在大先生喝的那壶酒里，下了少许散功散药粉，不料大先生内功精湛，还能支持得这许多时间才发作，倒是大出兄弟意外之事。”

上官平心中暗道：

“难怪方才钟大先生一剑削出，脚下出现踉跄不稳，这五人居然在他酒中下了散功药物，当真卑鄙已极。”

九章论剑大会

钟大先生怒哼道：

“好卑鄙的手段，老夫和你们何怨何仇，竟敢出此无耻手段，老夫先劈了你！”

挥手一剑，朝蓝袍老者劈了过去。他虽然身中散功药物，功力正在逐渐散去，但这一剑含愤出手，剑上真气迸发，剑光大盛，势道依然极强！

蓝袍老者不料他在毒发之际，还能劈出这样强劲的一剑来，心头大骇，急忙向旁闪出。

钟大先生剑势劈出，突觉后力不济，剑光到得中途，已成强弩之末，脚下一个踉跄，长剑堕地，人也随着扑倒下去。

蓝袍老者阴笑一声，一闪而至，出指如风，朝钟大先生身上点落！

上官平看得大怒，正待纵出林去，忽觉衣袖似乎被树枝勾住，方一回头，只听耳边响起一个极细的声音说道：

“年轻人稍安毋躁，这时候出去不得！”

上官平这才知道方才衣袖并不是被树枝勾住的，而是有人轻轻扯了自己一下衣袖，急忙转脸瞧去，自己身后那有什么人影，甚至连一丝风声也没有，心中暗暗付道：

“这会是什么人呢？”

这时，钟大先生已被蓝袍老者制住了穴道，两个黄衣人不待吩咐，立即走近过去，一人一边，蹲下身子把他扶着坐起。

那使虎头钩的黄衣人迅速收起兵刃，在钟大先生的对面席地坐下，探手入怀取出一个扁形盒子，打了开来，再取出一张东西，蒙在膝盖之上，又从盒上取出一支细小的毛笔，一面看着钟大先生面貌，一面低头在那张东西上描绘。

上官平心中暗哦一声，付道。

“那是人皮面具了，此人照着钟大先生的面貌，在面具上描绘，莫非假冒钟大先生不成？”

他因老妇人给了他一张面具，要他戴在脸上，是以一看就明白过来。

蓝袍老者早已收起阔剑，背负着双手，看着黄衣人在人皮面具上描容，状极悠闲。

一回工夫，那黄衣人已把面具描好，双手从膝盖上取下面具，送到蓝袍老者面前，说道：

“祁老请试试看？”

蓝袍老者口中“唔”了一声，接过面具，双手覆到脸上。

黄衣人又从身边布袋中取出一个纸包，走到钟大先生身边，打开纸包，里面原来是一把花白长髯，他和钟大先生的长髯比了比，然后从木盒中取出一把剪刀，依照钟大先生的长髯，长短修剪整齐，一面回头说道：

“张兄去搬一块大石过来，让祁老坐下来才好装上去。”

一名黄衣人依言走到林下，双手搬了一块平整的大石，放到蓝袍老者身侧，蓝袍老者在石上坐下。

黄衣人从木盒中取出一个小瓶，敢情是胶水一类东西，他拿起一把花白长髯，每取一根，就在小瓶中沾一下，很细心的把长髯黏到蓝袍老者颈上，此人手法敏捷，不过顿饭工夫，便已把长髯黏好，含笑道：

“祁老，可以了，你老比比看。”伸手递过一面铜镜。另一个黄衣人立即从身边取出一个千里火筒，擦的一齐打着了火光，举着火筒，在旁替蓝袍老者照明。蓝袍老者看看钟大先生，又看看镜中的自己，不觉呵呵笑道：

“好极，边兄这易容术果然高明的很！”

黄衣人道：

“祁老夸奖，属下这面具，不但神情逼真，就是用水洗脸，也是无妨。”

上官平隐身林中，因那蓝袍老者一直不曾转过身来，无法看到他的面貌，心想：

“蓝袍老者要假扮钟大先生，不知有何阴谋？”蓝袍老者站起身，走到钟大先生身边，俯身取起藤杖，一手拾起长剑，插入藤杖之中，左手一掌击在钟大先生胸口，说道：

“你们把他埋到林中。”

上官平吃了一惊，暗道：

“钟大先生被他害死了！”

只听那极细的声音又在耳边说道：

“年轻人，别动，钟老儿死不了的。”

上官平回头看去，依然不见有人。

那四个黄衣人依言挟起钟大先生，走入林来，在离上官平七八丈远一处幽暗的林下，挖了一个土坑，把钟大先生的尸体放下，盖上了土，用脚踏实，才行退出。

只见蓝袍老者缓缓转过身来，一手摸着花白长髯，点头笑道：

“好了，咱们可以回去了，你们四个这件功劳不小。”

他这一转身，上官平才看清楚，这一戴上面具，装上假须，简直和钟大先生一模一样，丝毫看不出是假扮的，那姓边的黄衣人一手易容之术，当真是神乎其技！

只听四个黄衣人一齐躬身道：

“祁老过奖，属下这是应该做的。”

蓝袍老者呵一笑，说道：

“老夫自会转报总宫，重重有赏。”

口中说着，一手拄着藤杖，履声笃笃，当先朝外行去。四个黄衣人跟在他身后，亦步亦趋，渐渐去远。

上官平心急钟大先生安危，急忙朝那土坑奔了过去。

就只有这么一瞬间的工夫，土坑业已被人扒开，埋在坑中的钟大先生的尸体业已不见，只剩了一个空坑！

上官平不禁看得怔住了，忖道：

“这是什么人把钟大先生救走了？自己不过朝蓝袍老者看了一眼，目送他们离去，就掠了过来，这人手脚竟有这般快法，土坑和自己相距不远，竟会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这人不用说就是方才两次叫自己不可妄动的人了，原来他早有安排的了。”

钟大先生既已被人救走，他也不用再在这里逗留，当下就大步朝山路上行去。

回到伏虎庙，差不多快有四更天了，悄悄越墙而入，从后窗回入房中，脱衣就寝。

第二天一早，还在睡梦之中，只听酒糟鼻小老头又尖又沙的声音说道：

“老嫂子不用急，让小哥下山去，曾和小老儿说过，今天一定会回来，今天若是不回来，你只管把小老儿的头揪下来。”

老妇人的声音道：

“老婆子把你头揪下来有什么用？让贤一回来，你就来通知老婆子一声。”

“是，是，老嫂子……”

酒糟鼻小老头道：

“小老儿早就说过他今天一定会回来的，只是老嫂子来得太早了，再过一回，保你有消息。从山下来，最快也要半个时辰，才能赶得到，那天小老儿捧着两个酒缸，就走了半个多时辰才到……”

老妇人敢情不想听他唠叨，转身往外便走。

酒糟鼻小老头关上门，自言自语的道：

“其实我也只是宽宽她老太婆的心的，让小哥那里去，我怎么会知道？又几时和我说过今天会回来？啊哟，这可不得了，让小哥再过一个时辰不回来，老嫂子非剥我小老儿的皮不可，看来我只有捧起酒缸，逃下山去才行，这姓让的小哥也真要命，小老儿好不容易遇上一个肯花钱给我买酒的善男信女，没有几天功夫，就要开溜，实在太可惜了。”

说到这里，忍不住槌胸切齿的大骂姓让的小子不是东西，到哪里去，也不说上一声，害得我酒又没得喝了……

上官平听得好笑，等他骂了一回，才举手在木板上叩了两下，说道：

“老丈，不用骂了，在下已经回来了，你也不用逃走啦！”酒糟鼻小老头听得大喜过望，一下跳了起来，尖声道：“让小哥，你果然回来了！”一把开启自己房门，再一把推开上官平的房门，冲了进来，说道：

“小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这三天到底到哪里去了？咳、咳，你小哥真把小老儿害惨了，你姑妈找不到你，就天天来逼问我，天晓得，你走的时候也没告诉小老儿一声，幸亏小老儿急中生智，说你有事下山去了，要二三天才回来，她……说今天你小哥不回来，她要去抓一条毒蛇，从小老儿的鼻孔里游进去，喉咙里游出来，我的天，小老儿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这长虫，要是被它咬上一口，那还得了？小老儿那天买来的两缸酒，还剩小半缸，正想抱着酒缸逃下山去呢，嘻嘻，你小哥回来了就好。”

他一口气说了一大堆话，说得口沫四溅，滔滔不绝。

上官平道：

“那天晚上，在下多蒙老丈指引……”

“慢点、慢点！”酒糟鼻小老头连连摇着手，问道：

“那天晚上？你说的是那一天晚上？”

上官平道：

“就是咱们来借宿的那天。”

“哦、哦！就是你帮小老儿偷运酒进来的那晚！”酒糟鼻小老头瞪着两颗豆眼，问道：

“小哥，你说小老儿那晚指引你什么？”

上官平道：

“不是老丈指示，在下如何能找得到那座石室？”

酒糟鼻小老头两颗豆眼睁得大大的道：

“你在说什么？小老儿指引你找到石室，哪里有石室？小老儿哪里指引过你了？”上官平道：

“那晚你老要在下喝酒，在下不会喝，你老一生气，就说要去找快活三喝酒，就抱着酒缸越墙而出……”

“有、有这回事，嘻，嘻，小老儿那是越墙而出？是爬出去的。”酒糟鼻小老头笑了笑：

“小老儿觉得一个人关在房里喝闷酒，多没意思？才爬出墙去，走到快活三，就在那山道上喝酒，一直喝到天亮才回来，酒喝醉了，就爬不上墙头，等和尚开了庙门，才回来睡觉。”

上官平道：

“老丈不是到后山去，从那座大石壁滑了下去吗？”

“嘻嘻！”酒糟鼻小老头耸着肩，笑出声来，说道：

“你小哥在说些什么？小老儿明明是到快活三喝酒去的，几时到后山去了？几时又从大石壁滑了下去？从大石壁滑下去，我这几根老骨头还不全拆散了？还能回得来？”

上官平道：

“在下明明看到老丈从大石壁滑了下去……”

“咳！”酒糟鼻小老头两颗豆眼上下的打量着上官平，脸上神气古怪已极，耸耸肩道：

“你……你小哥一定是遇上鬼了！”

上官平看他神色不像有假，再细看酒糟鼻小老头双目无光，实在不像是会武的人，心中大是疑惑，暗自忖道：

“莫非自己看错了人？”一面问道：

“那晚老丈可是穿过一片很密的树林？”

酒糟鼻小老头“啧”的笑出声来道：

“从这里上去，到快活三，走的都是宽大石板路，那用穿过什么很密的树林？对不，你小哥那晚准是遇上了老先生，只有鬼打墙，才会看到什么很密的树林，又是这里走不通，那里走不通的，小哥以后记住了，遇上这种情形，只要撒泡尿就好。”

上官平听得好笑，点点头道：

“可能在下记错了。”

酒糟鼻小老头问道：

“那么这三天三夜，你小哥到底哪里去了？”

上官平不想和他争论，只得笑了笑：

“在下是下山去了一趟，昨晚刚回来。”

酒糟鼻小老头一拍巴掌，嘻的笑道：

“小老儿没猜错吧？你姑妈看不到你，急得像什么似的，小老儿就说你最快也要两三天才会回来，你想想看，光是山路，下去要走半天，上来又要走半天，既然下山去了，总得住上一二天，这一来一回，不就两三天了么？”

正说之间，传来了早餐的云板之声。

酒糟鼻小老头忙道：

“让小哥，快去吃早饭了，你姑妈大概已经在膳堂里了。”两人来至膳堂，老妇人果然已坐在桌上，一手支额，似在想着心事。

上官平赶忙趋上一步，叫了声：

“姑姑。”

酒糟鼻小老头没待老妇人开口，就耸着肩嘻的笑道：

“老嫂子，小老儿说得没错吧，让小哥不是赶回来了？小老儿算准他今天一定会赶回来的，只是没想到他来得有这么快，年轻人脚底下快，要是小老儿，这时候还只走了一半路呢！”

老妇人没去理他，只是目注上官平问道：

“让贤，这三天，你去了哪里？”

上官平看她目光之中，含有责备之意，这就恭声道：

“侄儿有急事下山去了。”一面压低声音说道：

“这里不便说，待会侄儿再向姑姑详细禀报。”

老妇人听出他口气，似乎另有隐情，口中嗯了一声，也就没有多问。

酒糟鼻小老头嘻的笑道：

“老嫂子，事情奇怪得很，让小哥……”

老妇人冷冷的道：

“他叫平让贤，我叫他让贤，是他的名字，并不姓让。”

“是、是、平小哥……”酒糟鼻小老头连连点着头道：

“他说小老儿从大石壁掉了下去，小老儿从大石壁掉了下去，还不粉身碎骨？嘻嘻，还说什么……”

他用手搔搔头皮，接着道：

“对了，平小哥还说小老儿穿过一片不见天日的密林，哈，那不是鬼打墙还是什么？”

老妇人看他满口胡说，也没去理他。

不多一回，大家吃过早餐。

老妇人站起身道：

“让贤，咱们到庙外去走走。”

上官平跟着她走出伏虎庙，又走了一段路，两边苍松夹道，景物幽静，路旁古松之下，恰好有一二块大石，准备给游人坐息的。这时候不过是辰牌时光，山坡上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老妇人走到一棵大树底下，在一方大石上坐下，一面说道：

“让贤，你也坐下来，你不是说有话要和我说么？”

上官平应了声“是”，也在大石上坐下，一面低低的道：

“姑姑，侄儿其实并没有到山下去。”

老妇人奇道：

“那你到哪里去了？”

上官平道：

“这事说出来很奇怪，那酒糟鼻老丈还矢口否认……”老妇人哦道：

“他刚才在胡说些什么？掉下大石壁呀，鬼打墙呀？”

上官平道：

“这些都和侄儿去的地方有关。”

老妇人回过头来，目光凝注，问道：

“你到底去了哪里？”

上官平就把酒糟鼻小老头要自己替他运酒说起，他要自己喝酒，自己不会喝酒，他自言自语的说要去找快活三，抱着酒缸从后窗出去，自己如何跟在他后面，穿过一座密林，到了后山，他忽然酒缸脱手，一个人从石壁掉了

下去，滑到一半，又把酒缸接住……

老妇人霎着眼睛，说道：

“这不可能，酒缸失掉下去，人后滑下去，如何接得住酒缸，除非他身怀极上乘轻功，啊，后来呢？”

上官平接着就说自己也滑下去，要待伸手去抓，哪知石壁甚是滑溜，自己也跟着滑了下去，到得底下，是一处峡谷，自己如何循着偃仆的青草，找上一处石崖，发现洞窟，这洞窟里面竟是泰山派祖师修真之所，自己在石蒲团上看到一张字条，留赠斩云剑，并要自己在石上练功三天，详细说了一遍。

老妇人看他了腰间长剑一眼，说道：

“就是这柄剑么？”

上官平要待掣出剑来。

老妇人道：

“不用拔出来，唔，这么说，这酒糟鼻小老头是故意引你去的了。”

上官平道：

“侄儿也这么想，但酒糟鼻小老头却矢口否认，说侄儿遇上鬼打墙。”

老妇人哼道：

“他是故意的，想不到他竟是深藏不露的人，我们都看走眼了……哦！”

她忽然“哦”了一声，说道：

“让贤，你得了斩云剑，就是泰山派第二十七代的传人，那么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参加论剑了。”

上官平道：

“这个……”

老妇人喜孜孜的道：

“什么这个那个，你从现在起，不用再掩饰身份，也不用再戴面具了，泰山派二十七代掌门人上官平，何用掩掩藏藏，我早说过，要帮你当上掌门人的，现在不用我帮忙，你就当了掌门人了，你大大方方的去参加论剑，我是你姑姑，自然也可以大大方方的入场了。”上官平道：

“侄儿回来之时，还遇上了一件奇事。”

“哦！”老妇人道：

“你还遇上了什么事？”

上官平道：

“姑姑还记得我们上山来的那天，不是遇到一个人在山道石级上摆下一盘棋谱么？”

老妇人点头道：

“有这回事。”

上官平道：

“后来有一个穿紫袍的老人用藤杖吸着棋子，解破‘珍龙’么？你当这老人是谁？”

老妇人道：

“他是什么人？”

上官平道：

“中岳嵩山派的掌门人钟大先生。”

老妇人道：

“你从后山回来遇上他的？”

上官平就把钟大先生被一个姓祁的老者假冒之事，说了一遍。

老妇人心中微微一动，忖道：

“这是有计划的假冒，看来这次泰山论剑，很可能有重大的变故！”

想到这里，低低的道：

“你这位泰山派二十七代掌门人，也要小心，免得被人暗算了，唔，在会期以前，还是戴着面具，不露相的好。”上官平道：

“姑姑想到了什么？”

老妇人道：

“你想想看，华山掌门人华清辉、七星会主楚子奇，还有一个自称泰山派掌门人的祝南山和少林寺的铁打罗汉，都可能中了毒，嵩山派掌门人钟大先生又被人假冒了，显而易见有人在图谋这次论剑了。”

上官平道：

“有人图谋论剑？那是什么人呢？”

老妇人道：

“什么人我怎么知道？反正这次论剑，一定会有事情发生，所以你暂时还是要用平让贤这个名字，不能泄露了身份，等到论剑那天，再以正式身份去参加，才不会出事。”上官平道：

“侄儿真的要去参加么？”

“自然要正式去参加了。”老妇人道：

“我想，你师父临终时交代你到泰山来找快活三，和酒糟鼻小老头故意引你去后山石窟，大概就是为了这次论剑，哦，对了，这酒糟鼻小老头说不定就是你师父要你找的快活三。”上官平眼睛一亮，问道：

“姑姑怎么会有这样想法呢？”

老妇人笑了笑道：

“你真是初出茅庐，一点经验也没有……”她笑的时候，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来，接着道：

“你想，这酒糟鼻小老头原先和咱们并不认识，但却搭讪着和咱们走在一起，咱们住到伏虎庙来，也是他提议的，接着又故意把你引到后山石窟去，他若是和你没有渊源，你也从没告诉过他奉师命来找快活三的，他怎么会说要去找快活三喝酒？从这种种迹象看来，不是快活三，也至少和你师父有着极深关系了。”

上官平恍然道：

“姑姑说得极是，他老人家……”

老妇人摇着手道：

“你暂时也莫要露出口风来，只当不知道，他才会处处提醒你，说穿了，万一他不承认，反而不好。说到这里，忽然哼了一声道：

“他深藏不露，还故意唠唠叨叨的装疯卖傻，我倒要试他一试！”

只听酒糟鼻小老头的声音尖叫道：

“让小哥……喂，喂，平小哥，你在哪里，快来呀，那边在打架了，啊，真刀真枪，快打出人命来了……”

他边叫边跑，拖着鞋皮，梯梯他他的奔了过来。老妇人站起身道：

“我们过去看看！”

酒糟鼻小老头一眼看到两人，不觉嘻嘻一笑道：

“原来你们姑侄两个在这里谈心，小老儿打扰了你们了。”

老妇人恶狠狠的盯了一眼，问道：

“你说哪里有人打架？”

酒糟鼻小老头伸手一指，说道：

“就在前面，快走！”

他对什么事情好像很热心，梯梯他他的抢着走在前面领路。走没多远，前面果然围着一圈人，中间正有两个人刀光剑影，砰砰碰碰的打得甚是热闹。

动手的两人，一个是素衣青年，另一个是面貌浮滑的锦衣青年，两人使的都是长剑，素衣青年剑法凝重，大开大阖，使得甚是急骤。锦衣青年剑法轻捷辛辣，善于取穴，一支长剑，几乎当作点穴镞使，记记都是取人非死即伤的重穴。

上官平一眼就已认出那素衣青年就是住在伏虎寺中，在膳厅见过，还有一个素衣少女，大概是他妹子。

这时那素衣女子就站在边上，一脸激愤之色，右手按着剑柄，随时都准备出手。对手也有三个人同伴，脸上流露出似笑非笑的揶揄之色。

酒糟鼻小老头挤了进去，尖着声音喊道：

“喂，二位小哥，不用打了，真刀真枪，会弄出人命来的。”

那三个人同伴中有人喝道：

“老小子，你鬼叫个什么？”

酒糟鼻小老头道：

“我叫他们不用打了，刀剑无眼，伤了人怎么办？”

那说话的是个身穿蓝衫的人，冷笑道：

“伤了人又不是你小舅子，关你什么事……啊……”他话声未尽，突然“啊”了一声，口中吐出两颗门牙，一口鲜血。

“呛！”蓝衫人拔出长剑，不分青红皂白，就朝酒糟鼻小老头刺来。

长剑刺出，口中才喝了声：

“老小子，你是找死！”

他被打落了两颗门牙，说话就口齿不清；但出手一剑却狠毒无比，直刺酒糟鼻小老头前胸。

酒糟鼻小老头骤不及防，只觉眼前寒光一闪，他吓了一跳，忘了往后退，却朝前面钻去。

这一乱钻，却反而救了他一命，雪亮的长剑从他右肋下穿过，他既慌又乱，双手一夹，把长剑夹在肋下。他还以为被人一剑刺穿，看到蓝衫人长剑只露出一个剑柄，更加惊慌失措，口中大声叫道：

“啊哟，我的妈呀，我……我小老儿老命休矣！”

身子东摇西摆，没命的挣扎！

上官平看得剑眉一竖，正待上去。

老妇人轻轻扯了他一下衣胸，说道：

“等一等。”

蓝衫人被他夹住长剑，一个人东晃西晃的乱钻，一时哪里抽得出剑来。

四周没看清楚的人，只看到小老头背后露出一截剑尖，也以为被蓝衫人一剑穿了心，有人忍不住道：

“这位老人家不会武功，朋友出手也太狠了！”酒糟鼻小老头喘着气，点头道：

“是……太狠……了，我……完了！”

咕咚一声，往后便倒，他倒下去的，被夹住的长剑自然也松开了。”

蓝衫人急忙收回剑去。

老妇人看得心中暗暗冷笑：

“装得真像！”

边上另一个人道：

“他没有被剑刺中，怎么会倒下去的？”又有一人笑道：

“他是被吓死的。”

酒糟鼻小老头忽然睁开眼来，茫然道：

“我死了没有？”

边上那人道：

“你没被刺中，怎么会死？”

“真的没死？”

酒糟鼻小老头似乎不信，咬了一下手指，果然很痛，急忙一骨碌爬起，连连后退，两颗豆眼一瞪，朝蓝衫人埋怨道：

“真刀真枪也可以开玩笑的？你们年轻人真太不像话了。”

蓝衫人一剑没有刺中，还被他夹住长剑，心头更是气愤，狞笑道：

“老小子，谁和你开玩笑了？”

长剑一抖，又刺了出去。

上官平这回再也忍不住了，伸手一格，说道：

“朋友对付一个不会武功的人，一之为甚，你还好意思刺第二剑么？”

他这一格，正好格在蓝衫人执剑手腕之上，把他长剑格了开去。

蓝衫人手腕被他格开，手中长剑受到震荡，只听“喀”的一声轻响，剑身齐中折为两段。

边上看热闹的人眼上官平伸手一格，就把蓝衫人的长剑震断，这份功力，岂同小可？本来他们对蓝衫人用剑刺酒糟鼻小老头，已感不满，不由纷纷喝起彩来。

只有老妇人看到蓝衫人的长剑忽然断折，心中不禁暗暗哦了一声，忖道：

“这明明是酒糟鼻小老头在夹住他长剑之时，暗地里使了手脚。”

蓝衫人长剑被上官平举手一格，就齐中震断，心头更是怒不可遏，口中大喝一声：

“好小子，你给我躺下。”

扬手打出一蓬银星，朝上官平迎面洒出，这一蓬银星，蓝光闪烁，甚是细小，为数不少，而且分明还淬过剧毒。

上官平一下震断人家长剑，心头正感歉疚，要待向他说句道歉的话，哪知喝声入耳，对方一蓬蓝星暗器已经出手，不觉心头火发，右手疾发，斩云剑呛然龙吟，一招“变生一元”在身前划起一圈青光，但听一阵沙沙之声落到地上，对方打出的一蓬银星，悉数被剑光击落！

不，银星和剑光一触，悉娄绞碎，洒落一地。

就在此时，只听“锵”“锵”两声，另外两个汉子也同时掣出了长剑，喝道：

“三师弟，你退下来，让咱们来教训教训这个小子。”

蓝衫人手中只剩了半截断剑，自然非退下不可。这时只见其中年纪较长的一个长剑朝上官平一指，冷然道：

“小子，你叫什么名字？”

老妇人接口道：

“你们几个年轻人，有没有大人？有没有长辈？在泰山道上，怎么如此跋扈？”

较年长的汉子冷笑道：

“老贼婆，泰……”

老妇人没让他说下去，身形一晃，就到了他面前，挥手就是“拍”“拍”两记耳光，然后又回原处，冷声道：“没长眼睛的东西，你嘴里再不干净，老婆子就挖出你一对招子来。”

她欺身而上，打完两记耳光，又退回原处，动作之快，只是眨眼间事，别说四周瞧热闹的人了，就是被打了两个耳光的汉子，也没看清楚人影，自然无法躲闪了。

较年长的汉子心知遇上了高手，但他岂肯罢休，厉声道：“你们报个万儿来，咱们到泰山来，也不是怕事的人……”

只听一个尖细声音接口道：

“不错，咱们如果怕事，就不到泰山来了。”

这说话的人，是一个身材矮小的黄衫老道人，一张木无表情的脸上，满是皱纹，颊下留一把花白山羊胡子，身材生得似孩童一般，肩头背一柄两尺阔剑，连说话的声音也和孩童一般，尖而且细，两边太阳穴却鼓起很高，一双凹目之中，精光如电！

那三个汉子骤睹矮小老道，不禁喜出望外，立即同声叫道：

“师父。”

黄衫老道点点头：

“很好，你们都不怕事。”左手一抬，又道：

“叫他们住手。”

较年长的汉子躬身应“是”，立即大声喝道：

“四师弟，师父来了，你还不住手？”

锦衣青年和素衣青年打得正在难分难解，听到师父来了，精神一振，刷刷两剑把素衣青年逼退一步，托的跳出圈子，冷笑道：

“元岳剑法，也不过如此，在下领教好了。”转身走到黄衫老道面前，恭声叫了声：

“师父。”

那素衣青年也退了下來，和他妹子素衣少女站在一起。黄衫老道目光一注，问道：

“他们都是恒山派的人？”

较年长的汉子敢情是黄衫老道的大弟子，由他答道：

“那一男一女自称是恒山派的人，这几个不知道。”

老妇人道：“咱们不是恒山派的人。”

黄衫老道问道：“那你们是哪一派的人？”

老妇人冷冷的道：

“你不用问我们是哪一派的，是非曲直，你只要问你的徒弟就知道了。”

酒糟鼻小老头忽然钻了出来，朝黄衫老道笑嘻嘻拱拱手道：

“余道兄，你也到泰山来了？咱们已经有十年不见了。”

黄衫老道目光一注，微露诧异，问道：

“恕贫道眼拙，咱们在哪里见过面？”

酒糟鼻小老头摸摸鼻子，嘻的笑道：

“这话正好有十年了，上次泰山论剑，小老儿见过余道兄……”

泰山论剑参加的都是名重一时的武林门派，黄衫老道虽觉此人面生，倒也不敢怠慢，打了个稽首道：“贫衲抱歉，事隔了十年，当真记不起来了，不知老兄是哪一派的高贤？大号如何称呼？”

“嘻嘻！”酒糟鼻小老头耸着肩道：

“老小儿就在这里，嘻嘻，住在山下……”

黄衣老道听说他“就在这里”，那自然是泰山派的人了，泰山派掌门人石敢当祝南山，也并不怎么出色，他自然也并不放在眼里，但也不得不敷衍着：

“原来老兄是泰山派的高人。”他这句话，已经十分冷淡了。

酒糟鼻小老头却依然陪着笑道：“小老儿大号是没有，只是在山下摆了个摊子，给人补补鞋，十年前，小老儿听说玉皇顶论剑很热闹，就偷偷的上去，伏在草堆里，老远的看了一回，还是玉皇顶厨司老刘指给小老儿看的，你老道兄是崆峒派的余日休余老道，所以今天小老儿一看到你就认出来了，余道兄不认识小老儿，那也难怪，小老儿伏在草堆里，太远了……”

余日休听到这里，脸色一沉，左手大袖蓦地朝他挥出。

酒糟鼻小老头吃了一惊，口中噫道：

“你……你怎么和你徒弟一样，出手就伤人……”双手抱头，朝地上打了个滚，才算躲过，赶忙一下躲到老妇人的身后，尖沙着声音道：

“余老道，你还讲不讲理？我小老儿和你十年前也总算有过一面之缘……”

余日休一身功力，何等精湛，他这一记衣袖，虽然只使了两三成力道，但岂是一个寻常人躲闪得开的？纵然酒糟鼻小老头在地上打了个滚，避得狼狈，但能在他袖下及时避开，已是极为难得了。”

余日休目光一闪，望了他一眼，并未多说，只是朝大弟子问道：

“杨再春，你说，你们怎么打起来的？”

杨再春看了素衣青年兄妹一眼，说道：

“弟子等四人一路走来，遇上他们兄妹两个，四师弟只不过说了句：‘那小姐长得不错……’他们就和四师弟吵起来，说咱们一路跟着他们……”

素衣少女粉脸一红，哼了一声，抢着道：

“你们只说了一句？你们从伏虎庙前面一直跟了下来，嘴里不干不净的话，何止说了一句？这些话，亏你们还是崆峒门下，难听死了……”

她话声清脆，虽然带着一脸气愤，但说来还是十分悦耳。老妇人、上官平等人虽然没看到当时的情形，但只要听她这番述说，便已明了双方动手的原因，只要看崆峒门下这四个弟子，一副轻浮狂傲的样子，谁都可想到他们定是看那素衣少女生得秀丽，就一路跟着下来，你一句，他一句的风言风语，不堪入耳了。

余日休哼道：“贫道在问小徒，让他说完了你再说不迟。”素衣少女哼道：“他们避重就轻，说的话能相信么？”

杨再春道：“后来那小……子口发狂言，说他们是恒山派来的，咱们四个都瞎了狗眼……”

素衣青年道：“你这话就不对了，你们倚仗人多，沿路说话下流，在下

责问你们是哪一门派的人，如此没有门规……”

余日休哼道：“你说贫道门下没有门规，你们恒山派的门规果然好得很！”

素衣青年道：“道长休得如此说话，那时在下还不知道他们是崆峒门下，在下是刚才才知道的，他们听了在下的话，就问在下是什么门派？在下想：此次到泰山来的同道，大都和师门有旧，因此才说出在下是恒山门下谭玉山，哪知这位穿锦衣的听了冷笑道：‘元岳剑法’也并无出奇之处，你们姓谭就能唬人不成？咱们就这样动起手来。”

余日休不加可否，回头看了老妇人和上官平一眼，问道：

“他们呢？”

酒糟鼻小老头又从老妇人身后钻了出来，抢着道：

“咱们原是劝架来的，小老儿说：‘你们不用打了，真刀真枪的干起来，会弄出人命来的’，怎知这个穿蓝衫的抖手就给小老儿来了个一剑穿心，幸亏他这一剑偏了些，嘻嘻，只刺在小老儿腋下，他还不甘心，第二剑又刺了过来，让小哥……不、不，平小哥看不过，伸手格了一下，其实平小哥格的也不算重，又没碰上他的剑，不知怎的，他那把剑忽然断了，现在打造刀剑的人，就和卖酒的人一样，你要他酒里不掺水，他死也不甘心，打造刀剑，好好的百炼精钢里，照样给你掺些烂铁在里面，所以现在铸的剑不碰他也会断，嘻嘻，这就是人心不古，偷工减料，这位穿蓝衫的小老弟，那把剑就是这样，挂着做样子还好，真要动手，嘻嘻，也会不打自断……”

余日休看不透这酒糟鼻小老头的来历，但他一副猥琐样子，又不像是个高人，不觉目光如炬，瞪了他一眼。

酒糟鼻小老头还待滔滔不绝的说下去，被余日休这一眼，瞪得心头发毛，连比住口，但又讪讪的道：

“余……老哥你眼睛里有光，看得人心里会发毛，你别这样看我好不好？”

余日休掌崆峒门户数十年，江湖上很少有人和他称兄道弟，这不知死活的小老头居然称起他“余老哥”来，余日休却也真把他无可奈何，沉哼一声道：

“杨在春，你的剑如何断的？”

三弟子杨在春道：

“弟子两颗门牙，不知谁打落的，当时弟子正在和这小老儿说话，还当是他，所以弟子一怒之下，就刺了他一剑，却被他夹在腋下，弟子拔出剑来，再刺他的时候，这小子用手格在弟子手腕上，长剑就被震断了。”

“蠢东西！”余日休道：

“把断剑取来给为师瞧瞧。”

杨在春答应一声，俯身从地上拾起长剑，双手呈上。

余日休接到手中，仔细看了断处一眼，果见断处有着铁锈，碎屑铁蚀，并非被人震断的，心中暗暗觉得奇怪，崆峒门下的长剑，俱是百炼精钢，何来铁锈？掷下断剑，还没开口。

酒糟鼻小老头却开口了：

“你老哥现在看清楚了，小老儿说得没错吧，准是铁匠在钢里掺了烂铁……”

余日休突然心中一动，暗道：

“只有练‘离火神功’一类功夫的人，才能在顷刻之间把百炼精钢溶毁，

此人……”

他又看了酒糟鼻小老头一眼，觉得实在不像，接着又朝大弟子问道：

“那么是什么人打了你两个耳光？”

杨再春两边脸颊上都有红肿的指印，他自然一眼就看得出来。

杨再春一指老妇人道：

“是她。”

余日休抬目朝老妇人望来，点头道：

“很好，你替贫道教训了门人。”

“没错。”老妇人道：

“你们下弟子，以后说话最好清爽一点，再口不择言，走在江湖上，只怕不止挨上两个耳光，连性命都会丢了。”余日休怪笑一声道：

“崆峒门下，走在江湖上，随便就会丢了性命，那么崆峒派就不用再在江湖立足了。”

酒糟鼻小老头道：

“不立足就不立足好了。”

老妇人冷声道：

“你待怎的？”

“问得好。”余日休微嘿道：

“老夫身为一派掌门，自然不好以大欺小，但崆峒门下，也不容别人欺负，老夫当依情节轻重，分别处置，第一、恒山派这姓谭的小伙子藐视崆峒，出言不敬，老夫罚你跪下来磕三个头，即可无事。至于这个小伙子……”

他目视上官平，徐徐说道：

“你震断崆峒门人长剑，江湖各大门派，都把师门所赐长剑，重于生命，甚至有些门派还有剑在人在，剑亡人亡的规矩，震断人家长剑，乃是江湖大忌，但老夫可以酌情减轻处罚，你小伙子身边不是也佩着长剑么？老夫也要小徒以指力震断你长剑，两下扯平。至于这老婆子无故出手，打了老夫门下两个耳光，老夫看在你年纪大了，小徒只要打你一记耳光就好，老夫这样处置，你们服是不服？”

老妇人、上官平、和谭玉山兄妹听他不分是非，一味护犊，心中觉得有气，还未开口！

酒糟鼻小老头道：

“服，服，这话最是公平不过了，这叫做以子之盾，攻子之矛，好极，不过小老头还得替你加上三点，补充补充，不知你余老哥的意思如何？”

余日休道：

“你说说看？”

酒糟鼻小老头伸出一根指头，说道：

“第一、你老哥门下调戏这位小姑娘，话说得难听死了，该不该向这小姑娘跪下磕三个头赔罪，第二嘛，这姓杨的小哥用你老哥独门暗器崆峒夺命飞星，打得满天星斗，要不要交出夺命飞星来，让平小哥也打还杨小哥，第三嘛，杨小哥无缘无故刺了小老儿两剑，小老儿要不要也刺还他，至于第四……第四嘛，嘻嘻，小老儿一时忘了，待回想出来了再说吧，不过这三点，小老儿也是酌情减轻处罚，和你余老哥一样，是以子之盾，攻子之矛的意思，嘻嘻，小意思，你余老哥觉得公平不公平？”

他这番话，虽然把矛和盾说颠倒了，但也许是故意的，可是说的却大有

道理，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听得老妇人和那姓谭的少女都不觉脸有笑容。

余日休脸上青气隐现，沉吟一声道：

“你在老夫面前一再语无伦次，你当老夫好说话？”

大袖突然一拂，朝酒糟鼻小老头卷出。

这一记他为了要试试酒糟鼻小老头到底是否会武？是不是深藏不露的人？在衣袖上用了三成力道，一道袖风，直如浪涛般卷撞过来。

“你这是做什么？”酒糟鼻小老头吃了一惊，口中叫道：

“君子动口，小人动手，你老哥这……咦……好大的风……”他脚下踉跄后退，直退出七八步之多。

余日休这一记衣袖挥出的劲风应该何等猛烈，凡是猛烈的劲风，速度一定极快；但酒糟鼻小老头踉跄后退，虽似被袖风推出去的，但他退的并不快，这股劲风却只是随着他身前卷进，并没撞上他身子，但袖风到了七八步以外，风势业已由强而弱，转眼消失，酒糟鼻小老头待得风势消失，又梯梯他他的向前走上了七八步，埋怨道：“余老哥，不是小老儿退得快，你这一记衣袖，可就要了小老儿的命了。”

余日休看得目中寒芒连闪，哼道：“看来你果然是一位高人！”右手抬处，一掌凌空拍来。他衣袖一拂，就有三成功力，这回含怒出手，掌上已贯注了八成力道，一道掌风，势若狂涛，呼然如同有物。

“不高，小老儿一出娘胎，就注定是矮……”酒糟鼻小老头话声未落，咦道：“你怎么又来了，我们讲好不动手的……”

扭转屁股就跑。他拖着一双破鞋跑起路来梯梯他他的，根本跑不快，一颗头却一直往前钻，这在他看来，已经算是跑得很快了。说也奇怪，余日休这一记掌风，呼啸有声，一直跟在他身后追击，就是追不上他。

这回酒糟鼻小老头一直跑出一丈多远，听听后面没有风声了，才回头走来，摇着头道：“余老哥这玩笑开大了，你只要举举手，小老儿就要没命的跑，你如果再多举几次手，小老儿不被你一掌击毙，累也累死了，下次小老儿再也不跑了，你老哥一定要小老儿的命，小老儿也就认了。”

说着，果然在路旁的大石上坐了下来。

现在不但余日休看出来，就是上官平也看出来，这酒糟鼻小老头果然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天底下哪有劈出去的掌风，会追不上人的？

余日休心头更是惊骇无比，他身为崆峒派掌门人，武林中同辈高手，哪有这样一号人物，几乎连听也从没听人说过，一时对酒糟鼻小老头深感高深莫测；但他究是是老江湖了，自知再出手也是徒增笑柄，这就呵呵一笑，拱手道：“阁下果然高明得很，冲着你老哥，方才双方误会，就此揭过，余某少陪。”率同四个门人，朝山下而去。

酒糟鼻小老头嘻嘻一笑，尖声道：“余老哥给了小老儿的面子，小老儿谢了，你们师徒五个要补鞋的话，就到山下找我好了，老主顾小老儿一定特别便宜。”

余日休没有说话，师徒五个已经走远。

酒糟鼻小老头朝老妇人、上官平咧嘴一笑道：“他真的走了！”

上官平喜道：“老丈果然是高人，你还一直瞒着我们。”

酒糟鼻小老头震动豆眼，耸耸肩笑道：“你也和那余老道一样，说我高人，瞒着你们，小老儿几时瞒着你们，人高不高，一眼就看得出来，小老儿

又矮又瘦，还算高人？”

谭玉山和他妹子并肩走了过来，拱拱手道：“方才这场纠纷，多蒙这位老前辈、这位婆婆和兄台仗义出手，在下兄妹无任感激，只不知如何称呼三位才好？”酒糟鼻小老头抢着道：“没关系，这是小事情，不用客气，嘻嘻，大家都是自家人咯，哦、哦，你是问我们尊姓大名？小老儿姓再，再来一壶的再，名不稀，一点也不稀罕的不稀，嘻嘻，现在这名字已经有好久没用了，因为人家都叫我小老儿醉不死，这名字可好得很，小老儿喜欢喝上几杯，天天都能醉，那是求之不得的事。不死那更好了，长命百岁，永远不死，那不成了仙？哈，小老儿一说就扯远了，来、来，小老儿给你们介绍，这小哥姓让，哦，不、不，让贤是他名字，小老儿又忘了，他姓平，对，就是姓平，这位老嫂子是平小哥的姑姑，人好得很，出手又大方，一片金叶子，足有五钱重，可以买两缸酒，还有得找……”

老妇人道：“你说完了没有？”

再不稀（酒糟鼻小老头）连忙哦了一声，陪着笑道：“是、是、说完了，说完了。”

谭玉山连忙拱手道：“原来是再老前辈、姑姑、平兄，在下谭玉山，这是舍妹玉琴。”

再不稀嘻嘻一笑道：“谭姑娘，你这名字也好得很，很容易记，如果记不得，你只要记得弹琴就好，中间再加一个玉字，就是姑娘的名字了。”

谭玉琴知他生性诙谐，粉脸微微一红，娇笑道：“晚辈这名字，没有你老前辈的好。”

再不稀一拍巴掌，高兴的道：“姑娘真是兰心蕙质，聪明得很，若说天下名字，那就数小老儿应该第一、姑娘第二。”

说到这里，口中哦了一声道：“对了，你们几个小娃儿，和小老儿一见投缘，平小哥叫我老丈，现在你们两个又叫我老前辈，这种称呼俗得很，干脆，你们就叫我醉老哥，老哥哥，都比老丈、老前辈好听得很。”

上官平道：“这个我们如何敢当？”

再不稀道：“你小兄弟什么都好，就是太拘谨了，叫我老哥哥有什么不敢当的？”

上官平道：“老哥哥吩咐，自当遵命。”

谭玉山还没开口，谭玉琴道：“大哥，快叫老哥哥呢！”

谭玉山作着长揖，说道：“恭敬不如从命，在下就叫老哥哥了。”

再不稀的笑道：“你们两个小兄弟，还没这位小妹子的爽朗。”

谭玉琴道：“老哥哥，夸奖了。”

老妇人道：“我呢？也叫你老哥哥。”

“不敢，不敢。”再不稀耸着肩道：“老嫂子喜欢叫我小老儿什么，就叫小老儿什么。譬如醉老头、醉不死，都可以，老嫂子可别见怪，算起来小老儿也不过大你几十岁，叫我老哥哥也没不对，不过你是平小兄弟的姑姑，再仔细一算，小老儿就矮了一辈，也要叫你姑姑了，所以随便你叫就是了。”

老妇人笑道：“江湖上各交各的，我还是叫你老哥哥的好。”

“好极！嘻嘻！”再不稀望看上官平耸耸肩道：“咱们这笔帐，扳着手指头也是算不清的。”

谭玉琴问道：“老哥哥，你们也是参加论剑来的了？”

再不稀耸耸肩，笑道：“参加，嘻嘻，咱们三个没门没派，怎么参加得

进去？不瞒你小妹子说，咱们本来不是一路的，但想看看热闹，却有志一同，才凑在了一起，十年前，小老儿也来看了，因为玉皇顶里有个厨司，是小老儿……不、不，现在和你们说话，该称老哥哥了，他是老哥哥从前一个老邻居小女儿丈夫的哥哥，老哥哥弯来弯去总算和他认识，才带老哥哥进去的，老哥哥躲在老远，蹲着身子看了半天，这次这位老嫂子也喜欢看热闹，咱们才一起来的，过几天，老哥哥还是那条老路子，找玉皇顶那个厨司带咱们进去……”

谭玉琴屈着纤指道：“你老邻居小女儿丈夫的哥哥，那就是老邻居女婿的哥哥，干么绕这大圈子，听得人家糊里糊涂的？”

再不稀摇着头道：“那可不同，老哥哥那个老邻居有七个半女儿，我不说他小女儿，到底是哪个女婿呢？”

谭玉琴奇道：“女儿怎么会有七个半的呢？”

再不稀嘻的笑道：“他有七个女儿，一个干女儿，干女儿只能算半个女儿。”

谭玉琴咕的笑出声来，道：“老哥哥说话滑稽，叫人听了会不自禁的笑出来。”

再不稀道：“老哥哥就喜欢逗人笑了，一天多笑几次，一年下来就会年轻三个月，活到一百岁的时候，就像七十岁的人一样。”

谭玉琴道：“老哥哥，你不用去找玉皇顶的厨司了，今年论剑会是咱们恒山派主办的，到时候，大哥和我领你们进去好了。”

“哦，对了！”再不稀一拍手掌，笑道：“老哥哥忘了你们是恒山派的人，这十年的剑主是恒山派掌门人谭昆仑大侠。”

谭玉山道：“那是先父。”

再不稀耸肩道：“妙极，有你们两个领着咱们进去，不但有位子坐，看起来也近得多了，不用蹲在草堆里，委屈了两条腿，站起来的时候，好比有绣花针刺着一般，又麻又酸！那好，咱们就这样说定了。”

三月十五日，在泰山论剑，这是由来已久的一件武林盛事，每十年举行一次，据说最初是由五岳剑派发起的，例由五岳剑派轮流作东，柬邀武林各大门派，和江湖知名人士参加，藉作观摩，并由各大门派中，公推剑术最高的人为“剑主”。

剑主本来只是一项荣誉，并不是可以号令武林的盟主；但此人一旦获得“剑主”之尊，江湖上谁不尊崇。许多纠纷，也可以因他一言而解，遇上什么大事，大家也自然会一致推举他出来主持，久而久之，剑主自然而然的成为武林盟主了。

这在好的一面来说，剑主是安定武林的柱石，但若推举不得其人，也可能成为武林的灾祸。就像六十年前那一次论剑，魔教教主技压群伦，取得了“剑主”的尊荣，差点掀起一场血雨腥风，把整个江湖搅得支离破碎。

经过那一次教训，各大门派作了一项决定，论剑会依然十年一次照常举行，但不再公开邀请，除了五岳剑派和江湖各大门派的人之外，须由两个门派的介绍方可参加。

十年前，论剑会上，北岳恒山派掌门人谭昆仑以一手“元岳剑法”获得全体推许，登上了“剑主”的宝座，但他却在三年前突然过世。

今年泰山论剑大会，正好由恒山派作主人。恒山派自从三年前谭昆仑去

世之后，由他师弟杜东藩继任了掌门人。

三月十五日这天，通往玉皇顶的山道，早已由恒山派的门下弟子扼守，游人香客一律止步，就是武林中人，没有两个门派推介，也无法上得去。

山坡上的玉皇观，这一天就成为武林最高层人物的集会之所，泰山几座著名寺院的厨司，也几乎全集中到这里，以最佳手艺，做出一等一的素斋，款待天下英雄。

玉皇观是各大门派来宾休息的地方，（玉皇观因在极顶，地方不大）论剑的地点却在玉皇顶东南首一片平坦处，叫做平顶峰，也就是孔老夫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地方。

这天早晨，天色刚刚黎明，上官平就被再不稀叩着房门叫醒了：“喂，喂，平小兄弟，快起来啦，咱们要早些上山去呢！”

上官平应了声“是”，披衣下床，打了盆水，刚盥洗完毕，老妇人也赶来了。

再不稀耸着肩笑道：“看情形，你大概一晚没有睡好了？”

老妇人道：“这话倒给你猜着了，今天是论剑大会的正日，如何睡得着？”

上官平心里暗暗好笑：“姑姑上了年纪的人，还是童心未泯，为了瞧热闹，居然一晚睡不着觉！”

再不稀催道：“你好了没有？咱们该走了呢！”

上官平拿起斩云剑，佩到身上，说道：“好了。”

再不稀道：“那就快些走。”说完，梯梯他他的抢着走在前面。

老妇人朝上官平低声道：“你记住了，待会轮到泰山派出场的时候，你就不用和祝南山客气，取下面具，就说是奉尊师之命来参加的，你有泰山派掌门人的斩云剑为凭，是名正言顺的掌门人。”

上官平道：“这个……恐怕他们不会相信呢！”老妇人道：“你本来就是泰山派掌门人，哦，你说是第几代？”

上官平道：“二十七代。”

“这就是了，难道这还会冒充的？”老妇人道：“我想五岳剑派中人，自然有人见过把这把泰山派掌门宝剑的了。”

再不稀走了几步，回头看看，他们还在说话，忍不住叫道：“喂，你们姑侄两个话有完没完？再不快些走，就来不及啦！”

上官平道：“好，好，来了。”

再不稀摇着头道：“所以孔老夫子会说妇人小子不好养，上了年纪的老头还好，上了年纪的大小姐，说话就会噜嗦……”

老妇人冷还道：“你说什么？”

“没……没有……”再不稀连忙陪笑道：“小老儿是说今天一早我还没喝酒，说话还不会噜嗦。”

老妇人哼道：“这还差不多。”

三人这就一路往山上赶去，登上南天门，折而向东，不多一回，便已到了摩崖，但见山路两旁，站着八名身穿蓝衫的汉子，胸前挂着红绸字条，上书“迎宾”二字，垂手鞠躬，其中一名汉子正待趋上前讯问！

只见从摩崖上急步走下一对青年男女，口中叫道：“老哥哥，你们来了。”

这两人正是谭玉山、玉琴兄妹，谭玉山朝那迎宾汉子低低说了两句，那迎宾汉子点点头，退了下去。

谭玉山朝三人拱拱手道：“姑姑，老哥哥，平兄请上去了。”再不稀朝

八名恒山弟子点着头，拱拱手道：“诸位辛苦了。”

那八名恒山弟子不知这三人来历，也一齐躬身还礼。

谭玉山走在前面领路，谭玉琴却和老妇人走在一起，从摩崖再上去，就是玉皇顶了，玉皇观规模不大，此刻大门敞开，门上挂了一条红布横幅，上面贴着一行金字，那是：“欢迎武林各大门派高人莅临。”

再不稀嘻的笑道：“今天我这醉不死的老头也算是高人了。”

谭玉山兄妹没有把三人领入观去，却从玉皇观门口经过，一路朝东南首的平顶峰走去。

谭玉山怕三人不高兴，一面低声说道：“玉皇观地方不大，作为接待各大门派掌门人休息之处，所有随同师长前来的各派门人，都已在会场上了，姑姑和老哥哥、平兄三位，先到会场上去休息，大会不久就要开始了。”

再不稀耸着肩道：“没关系，有地方坐已经很好了，嘻嘻，二十年前，十年前两次论剑会，老哥哥都是蹲在玉皇观后的草堆里看，又远又看不清，两条腿老哥真吃不消呢！”

谭玉琴道：“老哥哥叫自己的腿，也称它老哥么？”

再不稀道：“这个你小妹子就不懂了，一般朋友叫做足下，那不是老哥的意思么？我称两条老哥，是因为他们受了委屈，才和他们客气，表示慰劳之意。”

说话之时，已经到了平顶峰会场，只见北首正中间放着一、二十把交椅，围成一个半圆形，中间是片空地，南首面向空地，放着数十条长凳，也围成了半个圆形，此刻已有几十个人坐在那里。

谭玉山把三人领到左首边上，说道：“三位请随便坐，小弟还有事去，不奉陪了，妹子，你没事，就留在这里陪陪姑姑吧！”

再不稀道：“小兄弟只管请便，不用招呼咱们了。”

谭玉山拱拱手，急步行去，四人就在两张长凳上坐下。

再不稀东张西望的看了一眼，压低声音道：“今年的论剑大会，看来比二十年前、十年前，都要热闹呢！”

老妇人问道：“你怎么看得出来的？”

再不稀道：“我也只是想当然耳，那些吃了五合一的人，和掉了包的人，今天自然都要亮相了，如果一点热闹也没有，干么要给他们吃五合一呢？”

上官平听得心头暗暗一动，忖道：“他说的掉了包的人，自然说假冒钟大先生的人了，这事自己从没和他说过，他怎么知道的呢？”心中想着，一面试探着道：“老哥哥，你看今天这论剑会，会有什么后果？”

再不稀嘻的笑道：“咱们是看热闹来的，管他五合一，掉不掉包，反正很热闹就是了。”

谭玉琴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忍不住问道：“老哥哥，你们在说些什么呢？”

再不稀笑了笑：“老哥哥一时也说不清楚，你慢慢的看吧！”

这时会场上人越来越多了，三五成群，有的找个位子坐下来，有些人却走来走去的到处乱瞧。

上官平看到昨天在路上和自己起冲突的崆峒派余日休门下四个门人，正好从自己这一边经过，杨再春等人自然也看到了，但因此刻是在论剑大会上，倒也不敢惹是生非，八只色迷迷的眼睛，溜着谭玉琴，就从前面扬长走过。

在他们身后不远，走过来的竟是无形杀手索无忌。

老妇人站起身，朝他走去。索无忌看到老妇人，似是颇感意外，拱了拱手。老妇人和他低低的说了两句。

索无忌有意无意的朝杨再春四人看了一眼，微微颌首，就继续走去，老妇人也自顾自回到长凳上坐下。

过了一会，各大门派的人陆续进场了！

当先入场的居然是崆峒派的余日休，率同崆峒门人杨再春、万家春、张在春、吕全春四人。

接着是形意门掌门人宋景阳、八卦门掌门人许玄通、五行门掌门人侯世海、七星会会主文曲星楚之奇，身后紧随一个白衣文士和一个黑衣中年人。少林寺铁打罗汉能远、伏虎寺方丈智通、率同门下法善、法慈。武当派元真子、丐帮长年独臂丐干靖边。

然后是中岳派掌门人钟大先生，他后面跟着两个青衣少女，和两个灰衣老者。西岳派掌门人华清辉、阮清芬、华小芬、李传光、荣显宗。南岳派掌门人罗浩天、率子罗青云。东岳派掌门人石敢当祝南山、率子祝士谔。

最后是本届主人北岳派掌门人杜东藩、率同谭玉山和他的大弟子谢传薪，陪同各大门派掌门人入场。

各大门派的掌门人或代表，都被请到上首半圆形的一排木椅上落坐。随同掌门人或师长来的各大门派门人弟子，则由谭玉山、谢传薪二人请到下首半圆形的二排板凳上落坐。

